

130:2

雲笈七籤

五

雲笈七籤  
卷之五

紀

元始天王紀

元始天王樂天自然之胤結形未洗之靈記  
 體虛生之胎生乎空洞之際時女景未分天  
 光冥遠溘浸太虛積七千餘劫天明氣清二  
 碑繼結玄雲紫蓋映其首六氣之電麗其真  
 夜生自明神光燭室散形靈觀之煙棲心膏  
 霞之境練宏洞改之演獨果靈符之即抗脚  
 玄降之章內氣玄尾潛想幽窮忽焉道遙流  
 盼忘旋瓊輪玉典碧筆玄龍飛精流靈耀電  
 虛宮東遊碧水森林之境上懸青霞九曲之  
 房建鑿金闕受號玉清著虛高上元皇太上  
 大道君受金簡玉札使來名東華方諸青宮  
 於神受命總統億倅玄降玉華之女金晨之  
 童各三千人飛龍嘉歌巨虬千尋覆天香爪  
 備衛玉闕天威煥赫陳于廣庭麗音羽蓋流  
 紫鳳雲金真玉光豁落七元神虎上符流金  
 火鈴結繭元皇位在玉清掌括上皇高帝之

具

太上道君紀

洞玄本行經云太上道君者於西那天醫察  
 山洋羅之嶽坐七寶寶木之下清齋空山靜  
 思神真合慶冥樞蕭胡自然擁觀萬化俯和  
 衆生是時十方大聖巨真事神詣虛鹿香指  
 首道前上白道君不審靈寶出法從何劫而  
 來至于今日凡幾度人為道如是復有轉輪  
 天尊是何劫生位遇真文得今太上之任致  
 是得度何獨如之巍巍德宗高不可勝願垂  
 賜告本行因緣解說要言開悟後生道言天  
 元輪轉隨劫改運一成一敗一死一生滅而  
 不絕幽而復明靈寶出法隨世度人自元始  
 闡光至于赤明元年經九千九百億萬劫度  
 人有如塵沙之衆不可勝量赤明之前於妙  
 華之中劫劫出化非可思議赤明已後至上  
 皇元年宗範大法得度者衆終天祝之亦當  
 不盡今為可桓明真正之綱維標得道者之  
 遐迹爾今即以開示於後使衆會於靈文之  
 妙義灌紫晨之流芳蓋皇上之育鹿我隨劫

死生世世不絕常與靈寶相值同出經七百  
 億劫中會青帝劫終九氣改運於是託胎於  
 洪氏之胞使神於噴胎之角積三千七百年  
 至赤明開運歲在甲子誕於扶刀蓋天西那  
 玉國浮羅之族復與靈寶同出度人元始天  
 尊以我因緣之勳錫我太上之號封靈院那  
 林昌玉臺天帝君位登高皇治古都玉京寶  
 由我身專承大法靈寶真文世世不絕廣度  
 天人慈心於萬劫溥濟於衆生功德之大勳  
 名聲於億劫之中致今報為信天所崇焉

上清高聖太上玉晨大道君紀

洞真大洞真經云上清高聖太上大道君者  
 蓋二晨之精氣九度之紫煙玉暉煥輝金狀  
 流真結化合秀花燒玄神寄胎母氏育形為  
 人諱諸養字上開元母姆三千七百年乃誕  
 於西那天醫察山浮羅啟丹玄之阿於是受  
 辭紫皇受命玉虛帆景上清位司高仙為高  
 聖太上玉晨大道君治藥珠日闕館七映紫  
 房玉童玉女各三十萬人侍衛於是採策七  
 園揚青元寶臨空備旌駕紫龍輿八煙

靈經空仰恭日華脩拾月珠攝林之琅  
寶餅玄河之紫葉優靈靈軒儀理帝書萬神  
入拜五德祀符上真侍奏天皇抱圖乃仰空  
言曰子欲為真當存日中君駕龍騰鳳來天  
景雲東遊蔡林迷入帝門若必昇天當思月  
中夫人駕十飛龍乘我流鈴西朝六儀遙詣  
帝堂精振運思上朝玉皇會尊教養儀以攝  
景星光散給辨以警常變皇合聲後天而凋  
夫大有者九天之紫宮小有者清虛三十六  
天之首洞於是

高聖太上大道君初來一景之與駕八素紫  
雲攝帝微養帝名錄童子俱東行詣野悅那  
林昌玉臺天見玉清紫虛皇上帝父九輝  
大長陽符  
太上大道君次來二景之與駕七素紫雲攝  
中微赤帝名定無彥俱南行詣高枕屬冲龍  
羅天見玉清真日虛皇太上道君受觀靈元  
辰陽符  
太上大道君次來三景之與駕六素紅雲攝  
太微白帝名纂洞石俱西行詣碧落空歌鈴

祭天見玉清昌陽始虛皇高元君受應辰元  
極陽符

太上大道君次來四景之與駕五素青雲攝  
玄微黑帝名齊元旋俱北行詣神摩地婁子  
野天見玉清七靜運生高上虛皇君受啓曜  
表長陽符

太上大道君次來五景之與駕四素黃雲攝  
始微上帝名按空子俱東北行詣扶刀蓋華  
浮羅天見玉清大明虛皇洞清君受玄景表  
平陽符

太上大道君次來六景之與駕三素綠雲攝  
靈微中帝名象巨文俱東南行詣貝渭耶菓  
初照天見玉清始元虛皇太會君受合曜表  
命陽符

太上大道君次來七景之與駕二素紫雲攝  
宣微下帝君名宏膚子俱西南行詣冲容青  
鬱離沙天見玉清七觀無生虛皇金靈君受  
齊輝表長陽符

太上大道君次來八景之與駕一素靈雲攝  
洞微真帝名洞潔德俱西北行詣卑跡察寶

輪法天見玉清八觀高元虛皇淳景君受高  
上龍燈陽符

太上大道君又乘洞景玉與駕太靈紫煙玄  
景之輝攝九微內帝君名申名問及上座九  
玄九天諸真仙玉等俱仰登彌覺羅臺齊地  
寥丘麗元靈振之都玉清上天見玉清靈輝  
太上玉皇明上大道君受高清太虛無極上  
道君陽符

三天君列紀

上清真人總仙大司馬長生法師主三天君  
姓栢成諱欽生字逆高乃中皇時人歲在東  
維之際誕于北水中山栢林之下夫名為欽  
生者以母感日華而懷孕年九歲求長生之  
道至十四與西歸公子巨靈伯尹俱師事黃  
谷先生黃谷先生者能為不死修靜無為不  
管他術合精內觀凝神空漠忘真安然以致  
不死後五百年遇金仙石公籍氏先生是夜  
童子三人受胎精中化化胞內經養神上法  
解結之要又登太帝滄浪山洞臺中雙玉穴  
酣紫明芝液過上清萬石先生授以乘飛駕

虛八氣景龍之踰反胎守白越度之法又廣  
成子授以丹首玉爐鍊雲根素金剛之經又  
授以飛煙發霜沈雲浮日朱之法又過始元  
童子半車小童受虛皇帝蘇仙忌真飛化一  
成萬解形之法後遇玉清文始東王金碑仙  
公號曰玉皇二道君告以胎閉靜息內保百  
神開洞雲房堅守三真之事後復詣二玉皇  
君問雲房之道三真之訣二玉皇君曰三真  
者此一身之帝君百神之始真也若使輔弼  
審正三皇內寧太一係胎五老扶精一居丹  
田固命護生一居辟宮紫氣灌形一居洞房  
三業分明於是變化離合共其同靈明雲雲  
宮紫戶玉門黃閣金室丹城朱總皆帝一之  
內宅三真之寶室也於是雲房一景混合神  
人上通冕旒下臨清淵靈真應感竹林慧草  
七靈廻轉七門幽深金扉玉匣符籙五篇公  
子內伏外率白元混一成形呼陽君陰上帝  
司命各保所生微哉難言非仙不傳又問呼  
陽君陰出入無方之法氣出神變之道二玉  
皇曰呼陽者三氣之所出入也召陰者六丁

之所從來也若得三氣之所生能知六丁之  
所因者則陽氣化為龍車陰氣化為玉女則  
騰躡無方輪舟空玄之上也夫氣之所在神  
隨所生為神在則氣成神去則氣散氣者即  
二十四神之正氣是為二十四氣也氣能成  
神神亦成氣散之為雲霧合而為形形出之  
為仙化入之為真一上結三元下結萬物靜  
為地身動為鬼神是以常混合二十四神變  
化三五之真人混成正一合為帝君即此本  
神也夫人受生於天魂結成於元靈天魂生  
之根元靈生之胎液會太一連觀三道神積  
玉宮液流玄府津流地戶深悠洞房日月煥  
於霄輝五神混於元父元父主氣化散帝極  
玄母主精變會元是以同命奉符開形扶  
神公子內守批磨保魂左攝養英右引白元  
雲行兩抱萬關流布也後二玉皇授成生大  
洞真經三十九章理風混合帝一之道斷環  
劉青童誓而傳得為上清真人位曰應仙大  
司馬長生法師主三天君理大玄都關風玉  
臺總司學道之仙籍主括三天之人神萬仙

受事於玉皇五帝北朝於靈野夫  
青靈始老君記  
洞玄本行經云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帝  
君者住在白氣御運於金劫之中暫生暫悅  
金映雲臺那林之天西妻無量玉國洛明玄  
微厥名元慶於此天中大建功德初無懈心  
無名仰敬宋陵大宮書其姓名記於赤蘭仙  
道壹成而後國多緣女元慶遂以寄世敬想  
靈慶奉天洞目宋宮敬其仙名一退邊經三  
劫中值大劫改運元慶又受氣寄胎於洪氏  
之胞上天以其先身好已故轉為女子朱靈  
元年歲在丙午誕於丹靈觀羅衝天洞明玉  
國丹靈之阿改姓洪諱那臺年十四發好道  
法心願神仙常市香骨無煙照冥大作功德  
諸天所稱名標上清南極上靈紫虛元君託  
作備入下世教化凡那臺身潔好尚至法迴  
駕於丹靈之阿改那臺靈寶赤書南方真文  
一篇於大那臺廟忌殊動自謂一生作於女  
子處於幽房無由得道因齋持戒思念願得  
轉身為男丹心迴敬遂成感通上真下降元

始天事神於味增之侯侯味之丘堂長林枯  
 桑之下來真侍坐是日那覺見五色紫光而  
 照著堂於心悟疑是不常仍出登塔四望  
 忽見東方森林之下華光赫奕祥可勝名去  
 那臺所住數百里中隔敬嗚谷滄海之口心  
 懷瑣瑣無由得往因又手造種種名那臺先  
 像不厚致作女身發心願學志期神仙高道  
 法妙不可得華日夕思念其得度得轉形為  
 男歷年無感常恐生死不得遂適爾齡之運  
 有於今日天河隔敬無由拔陳今當投身若  
 濼改命于天冀我形魂早得輪轉是定功德  
 萬劫之中冀見道真言說使從壇上投身那  
 空命赴險海極淵之中紛然無落即為水帝  
 神王以五色龍捧扶女身俄頃之間已於  
 聽中得化形為男子乘龍乘虛飛至道前於  
 是元始即命仙都賜加帝號於大劫受命轉  
 於靈寶青帝玉篇七百年中大劫教極青氣  
 運行隨元氣度以開元元年於彌羅聖臺會  
 絕家丘飛元雲振之都滄震元雲之號元始  
 又賜安寶華林寶始老帝君號

丹靈先生志記

洞玄本行經云南方寶昌陽丹靈先生志君  
 者本姓鄭字仁安大吏之胤生於禪家世界  
 赤明天中生有三氣之靈應其身來為鼓翻  
 覆冥形三日能言便知宿命年及十二面有  
 金容玉顏便委世離俗遠遊山林於紫雲洞  
 官遇玄和先生授仁安靈寶赤書三氣玄天  
 黑帝真文一萬智卷上品十戒而去仁安於  
 是乘戎而長齋火作功德珍寶若施以拯濟  
 之到口飽為功名徵天因於西那國遇天洪  
 災大水滔天萬姓流漂仁安於洪波之上汎  
 舟隨戎官黑帝真文以投水中水為開道百  
 頃之地為獸靈苑虎豹獅子皆任休親悉得  
 無他是時國王百口登樓而保救救不能得  
 慶仁安見王垂淚乃得舟而往以所佩真文  
 授與國王王敬而奉之水劫即退會然得過  
 王既得免真文於是即死去入雲中其知所  
 在仁安失去其文遂仙一階還履履度託命  
 告終死於北戎之阿羅雲靈見三十餘年形  
 體不灰光色鮮明無異生時在於北戎長林

之下時國王遊獵放火燒山四面火而去天  
 靈見之間百步之內火不得燃靈應虎豹其  
 不依親王怪而往見靈屋之上有三色之光  
 靈靈靈寶鳥獸可燒王乃伐薪圍見放火焚  
 燒于時見放火中靈起成人坐青煙之上指  
 指虛無五色煥爛左右侍者仙童五女三百  
 餘人爾然而至凡其舍獸依觀之者並在大  
 中皆得適度仁安以赤明二年底在尚午於  
 解摩地妻子野天中個家之康成姓洞得律  
 曰極矣受賜尚單寶昌陽丹靈先生帝號  
 丹靈先生也

中央黃老君記

洞真九其中經云中央黃老君者太上太微  
 天帝君之弟子也以混皇二帝始生為年七  
 歲乃知長生之要天仙之法仍妙論上思欲  
 納真言齋條靈想精心神源解脫於文蔚之  
 羅拔素於空任之時於是太上授九真之訣  
 八道秘言施授道成受言為太極真人  
 金門暗靈先生志記  
 洞玄本行經云西方七寶金門暗靈先生君

者本乃靈鳳之子也靈鳳以呵羅天中降生於衛羅天宮世界衛羅國王取而嘗之玉有長女子曰祀既嘗吾神靈常與共戲於是靈鳳常以兩翼負女而後十二年中文忽有胎經涉三月王意怪之因斬鳳頭埋者長林止中女後生文隨地能言曰我是鳳子位應天妃王即名曰皇妃生得三日有群鳳來賀玄霄玉霜洪泉曲水八線芝瑛年八歲執心肅操起拔俗倫常朝謁日暮則揮月於重宮之內王設厨膳物不味口天作大食一年不解重陳十丈鳥獸積死王女思憶靈鳳往之遊好焉而臨之長林丘中歌曰

香香靈鳳歸結長路悠悠我思木然願違萬劫無期何得來飛於是王所故鳳奮然而生抱女俱飛徑入雲中王女今於紫霄之上爰書為南極上元君常乘九色之鳳此女育生萬劫已奉靈寶致靈鳳降形得封南極元君之號皇妃功德遐徵天真感降以上元之午戊在庚申七月七日中待元始天尊會於衛羅玉國鳳麟之丘至壽華之下聚其侍生是

時皇妃所住室內忽有日象如鏡之圓空懸眼前皇妃映見天真大神普在鏡中長林之下一室光明於是自登通陽之臺遙望西方見鳳生丘上紫雲動物神光輝煥非可得名去皇妃所住五百步許遙以女根處在宮內無由得往須臾忽有神鳳來翔集於臺上皇妃白鳳言曰西方有道心願無緣不審神鳳可得暫駕見效與不於是鳳即執翅仗坐翻上臺之徑至道前元始天尊指以金臺王母即欲歸也便可抱樓皇妃叩頭上啓惟願衆

事持靈束神則枯骸更生言畢金母封以西靈玉妃之號即命元光靈寶被霜羅之盛出靈寶赤書白帝真文一篇以授皇妃交就三百年中仍值青劫改運皇妃方便寄胎於李氏之胞三年於西郡玉國金臺函谷李樹之下而生化身為男子改法上金華日易至關先元年歲在上甲元始天尊賜西方七寶金門塔靈皇老君號

五靈玄老君號

洞玄本行經云北方洞陰朔單營地五靈玄

老君者本姓字數明蓋玄皇之胤太清之曾生於元福養賢世界始青天中年十二性好幽寂心觀山水遠於家中歲去十日時復一還臂天下災荒人民餓殍一國殆盡數明於地境山下過一頂巨摩身自採取餉係窮

乏日得數道救度垂危數十餘口隨取隨生三年不覓他人往覓莫知其處是時半昔形體憔悴不暇嘗身遠救救頭死於山下九天書天功德金格記其玉名度其鬼神於朱陵之宮使帝建金翅大鳥宮教兩翼以覆其尸七百年中尸形不及至水劫改運水從尸漂於無星之淵水過而後數明尸由貝浦邪瀛初照天營單之國北靈玄丘四十年中又經山火滅行焚燒尸形於火中交鍊而起化成真人五色之雲覆蓋其上至開明元年於北壘玄丘政城卸諱寶會元始天王賜寶會洞陰朔單營地五靈玄老君號

雲笈七籙卷之一百一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

廿二

新書初集卷之百一十一

紀

混元皇帝聖紀

太上老君者混元皇帝也乃生於無始起於無因爲萬道之先元氣之祖也蓋無元無象無音無聲無宗無緒幽冥冥其中有精其精善其彌輪無外故稱大道爲天道者自然之極專也於幽無之中而生空洞爲空洞者真一也真一者不有不無也從此一氣化生後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上三氣三氣各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成德共生無上也自無上生後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中三氣三氣各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成德共生玄老也自玄老生後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下三氣三氣各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成德共生太上也自太上生後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一氣一氣生後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前三

氣三氣各相去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三合成德共生老君焉老君生後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化生一氣一氣生後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化生後三氣三氣又化生玄妙玉女玉女生後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三氣混化變爲五色玄黃大如彈丸入玄妙口中玄妙因吞之八十一年乃從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號爲老子老子者老君也此即道之身也元氣之祖宗天地之根本也夫大道玄妙出於自然生於無生先於無先擬於空洞陶育乾坤號曰無上正真之道神奇微遠不可得名故曰吾生於無形之先起乎太初之前長乎太始之場行乎太素之元得將幽虛出入審察觀混化之未判現清濁之未分紛縹緲之異光耀響聞之妙然窺德悅之容象觀鴻洞之無邊步宇宙之曠野歷品物之族群惟吾生之早乎獨立而無倫消則爲氣息則爲人矣

老君者乃元氣道真造化自然者也強爲之容則老子也以虛無爲道自然爲性也夫莫

能使之然莫能使之不然亦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不然故曰自然而然者也至若以地爲與操天爲蓋馳驚騰蕩翱翔八外不足比其大也窮幽極微至纖無際研剗釐刃鋒鋒銳不足言其細也綠竹八音蕭韶九成宮尚調唱律呂和平不足言其聲也玄黃煥爛丹青煇煌煌煌輝輝靡靡靡靡飾不足言其色也燦爛燦爛神明恍惚風說電達霆掣響遠不足言其疾也絳珠九來沈囑八溼水變散澤潤沛歲時不足言其止也陰陽不測變化無倫飄飄太素師虛及其不足言其神也光燭玄昧洞鑿無形仰觀太極俯察幽冥不足言其明也影離響絕雲銷霧除噴沫求火探果捕魚不足言其無也海宇宙之虛微掃雲僕於天衢下坑空而無處上寥廓而無隅包六合而遠域跨八維以爲區不足言其虛也然則道固無形大何爲名故乃託虛寄無假道以言之言之不足以盡意故歸之自然自然者理之極乃道之常也故果聖所共尊道尊德莫莫之貴而常自然惟老氏乎

老者者乃元生之至精此形之至靈也昔於虛空之中結氣凝真強為之容體大無邊相好聚備自然之尊上無所攀下無所躡懸身而處不顯不著著无明之衣照虛空之中如合日月之光也或在靈華之上身如金色面杖五明自然化出神玉力士青龍白狀麒麟師子引於前後或坐千葉蓮花光明如日頭建七曜冠衣長藉服披九色羅羅披項負圓光或乘八景玉輿駕五色神龍連流霄呈天升而騰光光鶴蓋神丁執尾從九鳥飛仙師子徐陰鳳翼翼軒或乘玉衛之車金剛之輪騁駕九龍三素飛雲寶蓋洞裡流映太無燒香散華浮空而采霞乘寶蓋可舞為或坐寶堂大殿光明七寶之帳承華翠網垂覆其上仙真侍神丁衛軒捧幢旛旛騎乘滿空或金容玉蕊寶雲燭煥兒几摺拂為物扶屐或玄霓素服白馬承輿仙童侍神光洞玄夫妙相不可具圖學上道之子宜識其形真形不測但存此足以感會也夫學不知其本如嬰兒之夫母能知其母又知其子既知其

子復守其母母者何也無中之有也是道也至真也宗極也一切所宗也隨感而應應有者做做則妙矣恍惚存存亡居者實之得伸暗者向之獲明迷者歸之果定故神明之君應著之情形像相好動靜有則以正理邪周徇無滯度度無窮故稱為尊或君或臣或師或友依緣相逢運此應者皆由精心感道道氣遠感是故隨機適品夫夫大道處於無形無形非凡所見應感以形妙相隨時而出或玉安全體夏及肉身或兼或步或等或早或山或岱或夷或夏不可測量隨感應妙應已則感或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洞有洞無洞徇一切悟者即心得道達者觸向乘其能榮識老若尊而敬之則得正真道矣論曰夫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聞聞而非也蓋示理教供空寂而不動也而道亦能便末見者見未聞者聞此明境智相發感而達道也然道寂唯殊其至一焉故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以此論之蓋由人心者也夫心之命道凡有二種一命法身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具足

微妙三界特尊二合真身猶如虛空圓滿清淨不生不滅若於此相未能明容須憑圖像條錄其心當鑄紫金寫此真形泥水銅照攝力所為殿堂帳座掃華燈燭隨心供養如事真身想念并倒功德齊華若能觀觀非身之身圖像真形理亦無二是以教像隨心便福報之輕重惟在其心命合增進自然成道所謂人能念道道亦令人即此之謂也

太微天帝君紀

紫微元光神宮變經云太微天帝君生于始音之端九曜神靈之亂玄氣未凝之始始流芳之寶而法形高遠元炁靈雲靈電玄煙流霽并輝耀路妙覺深察仍林袖上契發勢純和吐納冥津遠降靈生之胎噴發洪泉曲芝行年二十七金容內發玉華外映洞悉神聰朗觀虛玄機宰帝號其所任乎混沌九霄之靈飛繞洞清之深明曉覽於極玄領解運于偉津積感加於冥會妙發於自然是以得靈寶度炁光迴神靈寶登空之法修行內應上登玉清高上之華道備以付中央黃老第



馬

青雲帝君紀

洞真青雲帝君金根衆經云青雲帝君者九陽元皇玉帝之弟子也以中皇元年歲在東維天始告暉君育於玄丘玉國無崖之天瓊林七寶之下溟濛九域之濱法化應爾三日啓展厥姓堯輝字伯開仍有九龍翼若側七色瓊鳳騰若身神辨含芝以噴玄天女吐精以灌其玉童擲華以却穢神地歡香以擷塵含滋胎息法秀自照年冠二六面發金容體生靈符篆與燭化應運浮沉接心明靈之境遊進玉闕之墟執抗元皇之製落景九域之丘道通流盼遊經萬劫方運清霄雲房之間以紫雲爲履青霞爲域黃金爲殿白玉爲林五氣交結高堂連冕玉陸文階鳳閣四梁全童侍側玉華執中天仙羅衛五千餘人九陽元皇玉帝君時乘寶霞九鳳飛與輿輪羽星校森林千真萬衆億術飛行侍仙三十六人雲景帝座降於君與君共登九老仙都之宮九曲之房命西皇聖觀開宮鳳之靈寶錄

之靈出紫雲其狀主篇已受於君若修行道備位登玉清太上大道君授君飛雲羽蓋流紫鳳華金其玉光輝落七元金神靈符流金火鈴青玉璽九色無健之章卓有羽裙飛行上清於是縱景萬變迴轉五晨某虛日月攝日揚輪洞化離合與真同靈解形遊靈靈微儂千上登三元朝謁玉官遊覽無崖巨落九天出入洞門揭契玉仙仰東高上元始太真應氣順命位掌帝儀縱號萬道無仙不關下攝十天靈河懸五嶽四海莫不上鍊於君者也

總真主錄紀

洞真變化七十四方經云上清總真主錄南極長生司命君姓玉輝政生字易度乃太虛元年歲洛西番五商德運未明諸邊天元冥遊三輝齊昇晨風迅虛六日明焉若誕于東林廣昌之域長無之拜行年十四景世離俗心慕神仙遇紫府華先生授陰陽輔養削冠修生三五變鍊七九復神道御中和胎息之方行共術壽至四百年登玄溪之洞隱處之

房指詹先生亦金丹鍊靈芝之根乘金剛之經飛捷起霜比雲之方招霞咽精之道服御七年與日合景行經神州空洞之山過太一真人戴先生受帝君九鍊之方

中天玉寶元靈元老君紀

洞玄本行經云中天玉寶元靈元老君者本姓堯字信然蓋洞元之胤中和之曾生於晉恐世界有元天中流生之丘受生一切熙熙不掛泥沈無心食氣爲種天地未光無常童子於無色之國授信然靈寶赤書赤帝真文一篇於是而言是時惟得一身初不開張廣度天人善功未充運應身滅於骨元天中命終流生之州靈體地丘之下經一百餘年死而不灰常有黃氣覆蓋其上至水劫流行天下溟然靈骸四面涌土連天迺雲水道信然應化鬱然而起更與成人改姓道琳諱四元氏水過之後天地開光三象玄曜七元高明元始天尊以開光元年歲在己丑於高樞屬神龍羅天反魂林中錫元氏玉寶元靈元老君號

赤明天帝紀

洞玄本行經云昔釋教世界隊王有女字姪  
音一如生乃不言年至十四玉色之乃素女  
於南洋長泰之阿空山之中文之禮食常仰  
日咽氣引月服精自然充飽體不致損常行  
山中周而養洞忽與神人會於丹履之合栢  
林之下執絃音右手題赤石之上語絃音曰  
汝雖不能言可憶此也絃音私心自悼父生  
不奪口不能言素在窮山誓心自願得還人  
中當作功德無有愛惜百劫之復真與願會  
天為其感遂來宮靈重下教絃音理身之術  
爰亦書八字之音於是能言絃音暮夕朝禮  
天文道其既降進知吉凶役仗百靈坐命十  
方於山而出還於玉國時天下大旱人民焦  
燥王大懼怖祈請神明絃音往白玉宮常聞  
山中有女不言能感於天王識之乎王於是  
悟識是王女乃迎女還宮見女能言王見愧  
類女顯其道為玉仰爾天降洪雨注水至丈  
於是化形隱棄而去仍更穿形玉氏之胞運  
來應轉方又父生還為女身父字以福慶名

曰阿丘會年及人禮乃發大慈之心布施窮  
乏獨從一處不離於物然燈燒香長齋幽室  
升誠感積道為之降以開光元年十方大聖  
尊神妙行真人會南國丹霍之阿三元洞室  
青華林中衆真侍坐香華敬樂五千餘衆其  
父奕奕光明洞達映朗內外雲景輝煌如星  
中之月去阿丘會所住舍數十里中丘會時  
年十六見舍光明內外朗照疑似不常乃出  
南向望見道真丘會歡喜又手作禮退稱名  
曰丘會今違棄舍身親天事非分之慶莫如  
所陳請命十方天中之天惟靈吉鑒賜以誠  
言萬劫滅度冀得脫仙履見丘會心發大願  
力遍覆界因化作玉帝老人往告丘會云我  
愛十方尊神使命來語汝曰寶寶法典五道  
方行發欲仗人仁愛慈孝恭奉專長敬奉二  
親如聞汝父嘗將汝身已相許和受人之言  
父母之命不可不從宜先從之人道就備餘  
可救身違父之教仙無由成女答覆言我前  
生不幸夙無因緣功德未充欲作女身長夕  
危屬管在一心用意堅固應於自然生由父

母命歸十天誠違父教不知若言度見丘會  
執心高正於是使連丘會自云道既高遠無  
緣得勝乃乘紫雲大焚燒身形其形骸得成  
飛塵隨風自舉得至道前於走火然丘會投  
身紛然無著身如蹈空俄頃之間已見丘會  
化成男子止在道前元始天尊師命南極尊  
神為丘會之師授丘會十戒靈寶真文元始  
天尊又告南極尊神曰丘會前生萬劫已奉  
靈寶功德未備致寄生輪軸亞于今日化生  
人中見吾出法即得化形當度人九萬九  
千乃得至真大神為洞陽赤明天帝

南極尊神紀

洞玄本行經云南極尊神者本姓皇字度明  
乃閩浮茶園宛玉之女也生於樸茶世界赤  
明天中生乃富貴父為國王女居宮內金林  
玉榻七色寶帳明月雙珠光照內外玉給妓  
女數十人國中珍寶無有外之常欲布散大  
建功德志極山水訪及神仙道隱宮禁津路  
無緣志極不樂心自慈惠主意憐愍慈諭百  
端問女意故女終不言落落如雨切無一歡

王加其故樂日作唱度明閣樂常如不開  
 獨在一處清淨焚香長齋持戒日中乃餐王  
 知其意乃於宮中為踏工作山高百丈種  
 植竹林山上作臺名曰尋真玉臺度明臺於  
 宮殿登臺棲身遠道程人不得遠望影獨  
 宿一十二年精感吳蒼天帝君蓬萊宮玉女  
 二十四人來雲駕鳳下地度明宮去之夕天  
 起大風雷雨電激揚地舍旋轉驚動一國王  
 大懼懼莫知所從天曉分先失去山臺不見  
 其女天帝迎度明於陽丘之歡升陵上舍相  
 林之中朱鳳侍衛神龍翼軒玉童玉女三百  
 餘人於後大劫數交天地易位度明應在素  
 岳之側而上感其丹主朱官書其姓名化其  
 形骸於無始之胞一切而生得為男身於南  
 丹洞陽上館明珠七色寶林赤帝常寶昌陽  
 丹宮其老若鶴度明以兩極上真之號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三

廿三

傳

宋真宗御製胡聖保德真君傳序

蓋聞天心降顧邦家所以會昌靈命丕昭神  
 道所以協贊考載籍之攸記固今古而同符  
 矧復吾宗在于戰國基緒方始精感靈靈或  
 山祇而見形感帝所而協夢其來已久斯謂  
 不誣乃有接三統而開基將隆景業冠百神  
 而儲佑茂顯明徵真錄梅之名區號龜王之  
 真主見之於

胡聖保德真君矣太祖肇膺元膺觀德而無  
 言太宗振掃寰宇而前告若夫述玉晨  
 之寶曆序斗極之仙階告國命之廷洪示真  
 科之秘噴洪成顯降降乎物鬼神森詳謹博  
 臨揚乎天拱民社由是靈壇多峙徽稱斯宗  
 欽奉於芬馨仰祈於先覺固惟九域咸被底  
 綏豈止三秦獨增竹葉聲靈神妙續乃基為  
 仰嘉話之在人瞻至神之佑世由是載稽茂  
 典恭茲專名以為上帝之恒符文考之真應

安可然而無述故當堂之不列爰詔輔臣俾  
 詮靈到詢求斯至編帙成感風烈而昭然  
 思音徽而可觀誠足鑒之金板秘于蘭臺披  
 封奏歸美之心傾載於序引屬己度觀文之  
 暇即志於歲時題曰胡聖保德真君傳云爾

胡聖保德真君傳

惟忠惟謀同德守正位理功臣經  
 憲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吏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大原  
 郡公王欽若編集

建隆之初鳳翔府盤屋縣民張守真因避終  
 南山忽聞空中有召之者聲甚清徹守真驚  
 懼回顧無所見然行旅約數里又聞語云  
 汝若先行吾即在後如是者數日守真莫能  
 測既還其家又聞於室中曰吾父命降靈汝  
 何為頑梗如此不聽吾言吾若不為宋朝大  
 事當已粉碎汝矣守真方異之而且懼固曰  
 未審是何星辰如此臨降守真性本愚魯且  
 昧神祇願勿慮慮必無事來乃曰吾是南天  
 大聖玉帝輔臣授命衛時來龍降世但以非

正真之士無以奉香教故有異骨不願常流  
汝可虔心奉香道則也守其曰竊聞在男曰  
巫在女曰祝守其雖處凡庸而為慈類又曰  
吾上天之神非鬼也五嶽四瀆吾能役使  
汝若迴心入道勤奉香火當令汝應大國之  
徵命受真主之恩遇豈同巫覡之輩耶守真  
曰神人既若此教導不虛事乃故酒肉之  
類以祀焉又聞言曰吾神人也汝何為以腥  
穢饋我以汝未晚不欲罪汝此去但以香茶  
及素食鮮果為供吾雖不食飲汝之意也守  
真稽首而謝又曰吾為汝天上之師汝別有  
人間之師但訪高士以求度焉守真乃禮古  
樓觀先生梁荃為師度為道士遂於所居之  
側擇隙地出家則於此常宮內立殿以事神  
且募營米頗極精至神謂之曰觀汝皮心稱  
吾教專員潔之士可以驅邪吾先時汝汝如  
法得汝為民除妖後當令汝結壇俾汝為國  
祈福守真拜曰守真本貧凡庸粗魯且  
嘗緣風生來事乃敢今獲歸依願以至心永  
奉靈德理儀切法恭俟靈訓

真君曰劄法有三但以剛鐵為利刃香日  
一視便可用也或有疾之人伴汝揮掃邪氣  
雖其人無損或地祇作孽永被生殃分野為  
災國家餘慮當以劄治之或山澤之怪飛  
走之雄震竅開闢妻妾當以中劄治之  
或驅魘之徒愛魘之輩換邪毒物作祟客人  
當以下劄治之守真曰三劄之法已聞矣  
給壇之儀伏使指教

真君曰給壇之法有九上三壇則為國家設  
之其上曰順天與國壇凡星位三十六百為  
晉天大際極樞紐切弓矢法物羅列次序開  
建門戶具有儀範其中曰延祥保生壇凡星  
位二十四百為周天大照法物儀範降上壇  
一等其下曰祈穀福時壇凡星位一千二百  
為羅天大照法物儀範降中壇一等儀非時  
禱祀不及備此三壇亦當精潔潔淨異花  
果加鼓集神懸帶而告去地九尺焚香以奏  
亦可慮慮也中三壇則為臣家設之其上曰  
黃籙焚香壇凡星位六百四十其中曰黃籙  
珠慶壇凡星位四百九十九其下曰黃籙去邪

壇凡星位三百六十此三壇所用法物儀範  
各有差降下三壇則為士庶設之其上曰續  
命壇凡星位二百四十其中曰壽福壇凡星  
位一百二十其下曰却災壇凡星位八十一  
所用儀範量若等差此九壇之外別有應物  
壇或六十四位或四十九位或二十四位法  
物所須各以差降士民之類可量力而為之  
如臣庶上為帝王祈結當作祈穀福時壇凡  
一千二百位或為父母師尊親及祈福當為  
醮設壇隨儀增益也守真拜而受之自爾多  
有效驗不能備紀範德中太宗皇帝方在晉  
邸頗聞靈應乃遣廷侍齋信幣香燭純宮款  
醮使者齋戒焚香告曰晉王久欽靈異款備  
律儀增修殿宇仍奉乞物賜官名

真君曰吾將米連值太平元末宋朝第二主修  
上清太平宮建十二層堂殿嚴三界中星辰  
自有時日不可容易而言保為晉林大王言  
此宮觀上天已定增建年月也今猶未可使  
者歸以聞太宗覽奏而止太祖皇帝素聞之  
未甚信異遣使齋香燭香詞跪宮款禱石守

真詣關備詢其事守其真言之且曰非精誠  
 懇至不能降其神仍以上愛降靈事述聞奏  
 太祖召小黃門長甯於側謂中其曰神人之  
 言若此乎守其真曰陛下信備臣妖妄乞賜按  
 驗戮臣於市勿以斯言乘隙上聖詔守其真  
 於建隆觀日遣內臣王繼恩就觀說照移  
 時未有所聞繼恩再拜其首須臾真若降言  
 曰吾乃高天大聖玉帝輔臣蓋遵符命降衛  
 宋朝社稷來定運長泰業固非山林魁魁之  
 類也今乃使小兒呼嘯以此吾言斯為不可  
 效但說真官家言上天官關已成玉觀閣晉  
 王有仁心晉王有仁心凡百餘言繼恩懼  
 不敢隱其錄以奏因復面言神音歷歷聞者  
 親傳太祖驚歎異之時開寶九年十月十九  
 日之夕也翌日太祖升遐太宗嗣位奉石守  
 真於瓊林苑為周天大照作延祥保生壇照  
 覽真言降言於內臣王繼恩曰吾有言汝當  
 為吾奏之曰

奉此民繁案保天真八方設貢來指首為靈  
 操伏自稱臣親王視孝須裝梅迺相逐僕向  
 君親吾有捷疾一百萬諸位靈官萬城人若  
 行忠孝吾加福若行悖逆必誅身實到行之  
 紀平等天無私穢地無塵愛民治國勝前代  
 為年基業永光新  
 繼恩錄之於簡翌日以聞太宗覽之驚異稽  
 首謝曰國家之幸宗廟之慶亦衛上聖賜此  
 格言命載於內殿奉進內供奉官王守節  
 起居舍人王龜從就於山下築宮方卜地  
 於於南嶽  
 真君忽降言於龜從等曰此地乃修建上帝  
 官關之地不可易也於是乃定凡三年宮成  
 中正之位列四大殿前則玉皇通明殿次紫  
 微殿次七元殿次真君所御東廡之外有  
 天蓬九曜東斗天地水三官四殿西廡之外  
 有真武十二元神西斗天會四殿又有靈官  
 堂兩斗閣並列星宿諸神之像暨種種二樓  
 齋道堂寢廟不克備建碑以紀其事題曰上  
 清太平宮一如真君預言之制命常奉官一

人監官擇道士焚修每歲三元及誕節上本  
 今日並遣中使效照祀神之夕上望拜為戴  
 或水旱成國家將舉事率效禱焉初宮成真  
 君忽降言謂王龜從等曰汝輩詔修宮動則  
 至矣然何為不聞日月華門不畫八小殿壁  
 增輝覽亦未嚴備惟求速成以冀恩寵然  
 上天亦不持爾功亦不赦爾罪守節龜從頗  
 切驚懼然已奉祀不及增備惟增首新階  
 及至閣皆便增款賜白金千兩祝而守節歸  
 疾而亡龜從歿於兵刃此乃不持功不赦罪  
 之戒明矣太平興國初太宗皇帝親征太原  
 真君忽降言於守其真曰官家已臨汾晉非久  
 能復城池汝當令監官內臣等設照以謝勝  
 捷於上帝守其真等曰國家大事乞使捷音真  
 君曰上天已定勝負也喻旬而王師告捷監  
 官等以聞帝遣內臣盧文舉齎內庫香藥神  
 香調劑詣官陳照以謝上帝是夕真君降言  
 曰官家設此大廟上帝與諸天守其真等延  
 遠過於有唐矣至六年守其真以死明節諸關  
 朝賀石是因而奉曰聖真下降備為昌朝乞

降詔加號以奉靈現上元其奉春下詔曰太平宮神慶今上守降靈下上芳芬致屬辟靈有微大庇斯民屢垂丕覲宜加美號以答神休其封神為湖靈將軍詔命至官守其焚香以告其若忽降言曰汝當上問官家所言胡聖者端於何聖守其數日疑懼不敢答復言曰汝但配表官家不罪汝守其違其章以聞太宗覽之居近臣謂之曰

玉帝輔臣所輔者上帝也當以此意報守其今啓白也既而內臣傳命到官守其詣殿焚香以告其若曰此書是也七年守其復詣關朝其若忽降言曰吾有言汝當聞於官家曰

大道無陰陰降諸天衆聖皆欣悅來朝社稷善延年大平景運初與養君上端心顯明哲愛民治國官須切萬年基業永長新金枝玉葉無休歇

守其得之封關以問其守其著衣跪堂元大師自後發遣使照合

其若或有言守其皆塞以聞至道初居降言

謂守其曰吾建隆之初奉上帝命下降衛時今奉業已成社稷方永永平之世時雖有明君吾已有期却歸天上汝等不復聞吾言矣僕國家祈禱但屢深焚香北面告吾雖不降言當投福衛護宗社又曰汝過吾下降至今三十五年勳亦多矣

上帝已有符命授汝為玉土之主此限滿日升汝仙官汝亦不久住也自是不復降言明年閏七月十六日守其謂門人等曰吾已領符命今特去矣言訖而化既而聖上嗣位祭奉之典率遵舊式治受元符封泰山建玉清昭應宮於宮中實符閣之西北隅作擬命殿殿後為擬命閣以奉其若大中祥符七年詔曰擬命殿命仰祈於至神昭報殊微度增於結號是為外之大典庇民之深旨也而況翊宣元化式來東靈司陰陽於舍生捨明成於福地當王基肇啓因降詔而已彰泊文芳續承復先期而斯應由是丞督珍館備萬靈章

蒙介福於無學依鴻圖於景威願惟妙質紹撫錦區屬典禮之文信實祥祥之奉安綿保

幽贊同息欽崇是用益以玉繩奉之茂則式遠至精之懿庶伸祇奉之文期克奉於寶奉水保寧於品靈爰顯成命備各宰司謀體子懷共宣其事湖聖將單宜加號曰

湖聖保德真君自真君之降世也或時有所受人即俾錄而收錄之間有物憑妖怪為害之擾者皆投誠告則守其祈禱來教而往靡不祛殄凡所靈驗不可勝紀今錄其得聞者云守其嘗朝禮至玉皇大殿觀其題曰通明殿不曉其言因焚香告曰通明之靈竊所未諭敢祈其教真君曰

上帝在無上三天為講天之事萬象群仙無不臣者當陳金殿之光明明照於帝身身之光明照於金殿光明道無所不照故為通明殿諸天帝君萬靈得衛仙衆覺佛悉來朝謁仰視其殿惟見大光明中上帝儼然仙址紀述光明幽微諸天馬有王更者年七十餘少事戎帥克而退居於南鎮瞻靈雄勝殿五代時帝座塵可聽香聞妖怪

誕受之事則扼腕切齒自其君之始降未甚  
信簡泊日親觀其狀然歸仰自後常日二時  
赴官焚香伏拜雖風雨霜雪未嘗暫曠一日  
忠告守真啟殿門瞻禮焚香且泣曰老夫本  
僕剛氣幼事軍門不信邪魔常守正且百生  
有幸得遇

上真今已表絕大期將且所願歸全之後得  
在左右以備驅使為萬足美其君降言而許  
之未幾更無疾而終贈句守真忽於其君殿  
前聞空中有呼其名者曰我鐵輪將軍也汝  
何以略不見錄守真仰而問曰其君左右有  
四將軍常侍殿中守真常所慮事未知鐵輪  
將軍是何星辰名位空中又曰我即王叟也  
曾有至願乞侍左右今蒙收錄使守鐵輪位  
在四將軍之下汝今後或有難急勿忘吾名  
也真君嘗謂守真曰吾每巡遊周天有諸位  
靈官建疾吏兵數逾百萬學字汝知吾時  
從所至皆屏跡遠避敬讓海漫可以塵居而  
世之物態邪怪豈足欺耶吾念汝正直付汝  
御法律汝為民救患權災汝宜精勤無或懈

息積功立名加惠及物上天所鑒當錄汝名  
若慢道輕教不中虛寂自有陰責矣吾若一  
怒萬物立為埃塵汝其可當乎兼汝素有貴  
罰乃吾小將軍怒汝不尊禮爾汝自宜致恭  
於彼汝所與命彼各預知不可欺心貽汝禍  
患守真嘗一日從容焚香虔誠問曰守真親  
釋氏之教言天上下無如佛者未如

三清之上品位何若願賜其器以薦蒙降真  
君降言曰佛即西方得道之聖人也在  
三清之中別有梵天居之上帝則如世之  
九卿奉天子也守真曰其教流演頗盛於世  
又何理也真君曰教流中夏

帝之念也隨世感靈亦帝之念也守真曰道  
釋經典垂於世未嘗察未何者即獲其福  
真君曰太上道德經大無不包無不納符  
身鍊行治家治國世人若悟其指歸達其妙  
用造次於是信奉而行豈惟增福謀無所不  
至矣釋氏之四十二章經制心治性去貪違  
攝垂慈訓誠經以于惡亦一貫於道矣奉之  
求福固亦無滯至于周公孔子皆列僊品而

五經六籍治世之法治民之術宜在此矣世  
雖誠誦多不依從若口誦而心隨心隨而事  
應仁義信行理智之道常存子懷聖性正其  
人事長生久視之理亦何遠矣守真又嘗啓  
請云於南山中赤谷神祠者近鄉之人多所  
祈祀屠牛擊豕以為饗饋酒樂喧沸民氓鼓  
舞若斯之事其獲佑乎

真君曰於南山定名山福地人凡境聖今古  
皆然與妖致邪殺命祈福以茲僕福斯亦遠  
矣既而革舊滯匿其下捕賊者積薪焚之祠  
宇煨燼寂無靈真建隆末長安進士劉頌願  
有文學出於流輩嘗詣官拜侍曰頌欲知  
將來位秩高卑願賜靈符

真君降言曰天賦汝文性不賦汝祿位汝若  
學道運閑當猶延水若要求進身處促汝壽  
算也頌聞之不悅而退後三歲果無疾而卒  
雍熙中華山者吳先生陳搏卒於張超谷石  
室中世多傳其羽化守真朝禮之以因焚香  
啓告曰華山陳搏近卒時人謂之尸解未審  
其人功行證仙階乎敢者上其略賜指諭

真君降言曰博之鍊氣養神頗得其要然及物之功未至但有竹主掌爾端拱中和鳳翔府比郡郎中高峻祐字能官致禮既去

真君若降言於監官李鐸曰高峻結行齋志信死非久矣鑄竊志之憤而峻枯骸滿運京

為三司判官鐸聞之乃復笑答告曰高峻枯今為此職又何福耶

真君降言曰死將至矣數月而峻祐卒吏部尚書宋白乾德中家于盤屋有弟顯小字曰岐年十餘歲為狐鬼所惑號呼無慮舉動

失常忽力敵數夫家人莫能制醫延之輩至者必遭凌撲白因齊心遠所親詣官致禱懇

求術復

真君降言曰汝去吾當令守其往彼守其受

教而往方至其家坐於客館而岐亦已覺憚

惶失次家人遽出迎拜守其具問之因為聲

呼其名須臾岐斬其首從中唯唯而出至守其前戰汗沫息守其呵責移時尾乃露形叩頭伏羅守其以術戮之應手而斃岐亦仆地良久而蘇即復手念

真君嘗惡謂守其曰山下李靖廟中有狐鬼數十盤泊於彼本方地神適有紀報虛其為妖害民汝可速往逐之守其寡命仗劍而去須臾坐於廟前常呼數四俄而狐鬼數十悉出編列於前惶惑驚怖守其乃責之曰此上

真下降之地汝輩豈宜雜處今未敢戮汝可

速返林莽無以血污我靈劍尾等相顧狼狽

匍匐而散守其自往至還嘗不移時寓官道

士王德潤問其所過守其具道之德潤曰自

此至彼往復二十里何其遠耶守其曰我辭

廟時以劍揮下庭樹低枝在地可驗也德潤

僕曉理馬而觀馬來於廟前聞履微之氣不

可近得斷枝而還如再拜揖其時又有妖狐

數百在邠州城中頗為怪異守其聞之因焚

香致告具道其事願求救逐彼除之

真君降言曰此狐妖孽當於長安南山中化

形為香塵之狀誘彼居民捨財為僕其間地

心歸善亦十有八九

上帝以此故授其符命俾為邠州土地亦有

限數供其廣滿當自速去無能為官汝不必

往也開寶中鳳翔府民陳英家有山魈為怪投擲瓦礫日盈其庭時故燈焰欲艾其舍財物耗散觀者皆苦君術士禳禁令僧徒誦誦皆不能止乃移居遠適亦齋戒而至英美計無所出因齋戒待者易諸官庭積皮以告

真君降言謂守其曰汝今連受吾命今往為

除守其善拜負劍躍馬而奔而至其家而獅

凡之聲喧震如故觀者填隘皆曰此道士必

不能去此怪守其乃置器潔潔衣引劍而

入其怪忽然而止是夕為壇於庭中守其喚

劍立其上厲聲徐呼曰山魈鬼何在乎儻為

妖未已當出與吾較勝不然則當去萬里之

外釋汝之罪如是移時悄無影響自是其家

安爾乃隨守其詣官陳陳以謝焉又長安官

民楊氏家有鬼物為怪擲瓦礫久一日為變

變被其鬼物可軍處時有術士李提見者尤

善符禁楊氏居之方及其門若為物所警旬

旬而起俄復頽頽如是者三連夜積而走楊

氏復召僧來為道場誦經作梵唄以祛之俄

又若有物擲其遺具或投於屋或棄於井群



情惶懼而去乃至持水砧石亦自空中騰起  
三三兩兩相逐而落中庭遇物便觸而物無  
所損如是之怪尤眾不可具紀楊氏素聞  
真君之靈乃躬持香燭等物赴焚符具言其  
怪且求驅殄

真君降言曰汝當速歸吾今守真靈性也守  
真身并拜而往其家士民觀者填隘其戶守  
真易水整冠况水揮劍行於四隅其怪即寂  
然無聲守真謂楊氏曰此伏妖請為照以  
祛之向夕踏壇焚香禮畢而去一城之衆皆  
首稱敬守真晚歸楊氏隨詣官中陳陳以謝  
又官民刻文陳者名為孤鬼所惑心神恍惚  
動止不寧市中逢道流語之曰子面有妖氣  
必為邪物所著

真君下降可度心構之必愈斯疾文陳乃自  
香香燭兼夕馳赴中路為鬼物所迫或為僧  
尼婦女或為商賈為端勢感不遑文陳就逃  
且感復遇道流於路具告其故道流曰是皆  
鬼物也汝宜速往無或迷忘為某坊所害文  
陳心悟不數日奔迫至官深齋懸香百拜敬

下  
真君降言曰知汝遠來吾今守真靈性也守  
真身并拜而往其家士民觀者填隘其戶守  
真易水整冠况水揮劍行於四隅其怪即寂  
然無聲守真謂楊氏曰此伏妖請為照以  
祛之向夕踏壇焚香禮畢而去一城之衆皆  
首稱敬守真晚歸楊氏隨詣官中陳陳以謝  
又官民刻文陳者名為孤鬼所惑心神恍惚  
動止不寧市中逢道流語之曰子面有妖氣  
必為邪物所著

真君降言曰知汝遠來吾今守真靈性也守  
真身并拜而往其家士民觀者填隘其戶守  
真易水整冠况水揮劍行於四隅其怪即寂  
然無聲守真謂楊氏曰此伏妖請為照以  
祛之向夕踏壇焚香禮畢而去一城之衆皆  
首稱敬守真晚歸楊氏隨詣官中陳陳以謝  
又官民刻文陳者名為孤鬼所惑心神恍惚  
動止不寧市中逢道流語之曰子面有妖氣  
必為邪物所著

真君降言曰知汝遠來吾今守真靈性也守  
真身并拜而往其家士民觀者填隘其戶守  
真易水整冠况水揮劍行於四隅其怪即寂  
然無聲守真謂楊氏曰此伏妖請為照以  
祛之向夕踏壇焚香禮畢而去一城之衆皆  
首稱敬守真晚歸楊氏隨詣官中陳陳以謝  
又官民刻文陳者名為孤鬼所惑心神恍惚  
動止不寧市中逢道流語之曰子面有妖氣  
必為邪物所著

洞變化可冲天去住由自己三官教舊君令  
曹陰罪薄六丁奏上天東生要修道須知無  
上源  
洞元百拜虔謝而去關寶中侍御史路冲未  
詔知鳳翔府乾官禮詣守真跪者中陳無

洞元百拜虔謝而去關寶中侍御史路冲未  
詔知鳳翔府乾官禮詣守真跪者中陳無  
折降是夕深齋致禱曰冲身居職守阻拜其  
儀難以顯降爰祈降鑒乞賜真語以導靈味  
真君降言曰重力事者以為忠臣通財勿顧  
邪事其聞聖堂刑獄救瘞人民如合三違終  
為吉人積愆累咎必有沈淪東生本無形之  
性配有形之軀曠劫以來不能自悟自有無  
極世界不夜之輝混今太虛音冥同理  
又曰

六公乾坤內東生多不會進業而前行如盲  
蒼江障如粉會善觀自越千重海  
冲拜拜錄而來之左楠關左亂從一日齊心  
詣官焚香懇禱曰凡履履願靈空無礙幸逢  
上真願賜靈語如何併身以獲進幸  
真君降言曰勸汝修錄莫如精勤精勤不息  
上聖皆聞太平降世用武與文無大則不正

用武則益君食祿利勿違王命行言善但守  
清貧清貧者譽合天地國富者保火投冰投  
冰者火涸漸滅積惡者自貫其身自貫者殃  
及七祖地府下痛等及觀吾慧千人之索獲  
鈞有緣之人道之尊德之貴大道能生一切

物衆生頭象天足象地中心空然合真理鑿  
戶贖以爲空房室之中有一物亦無形亦無  
影者吾冥冥人不識若能識者得長生勝在  
天陰在地二氣同和誠有預空中造化乃自  
然自然之中生萬類天不高地不平大道混

合虛無理塵遠衆生客欲聞此是修行紫妙  
門關寶中玄相流倫掌運傳時疾度心遠使  
指官陳隱教告曰倫倫之質爾爾所使如  
何修行得免畜患欺期聖語以導愚蒙

真君降言曰靈物不病形軀自安形軀有病  
返照而看來人發之歸致於倫倫排覽之驚  
喜曰吾得之矣身而疾愈復遣入詣官無謝  
道士王德潤因遊於南山宮止宮中動未嘗  
大好養生而性極多所忘忽一日  
真君降言謂之曰汝學道外莫先嘗調習其

性以順天和志諸有爲勿耗心識融怡凝湛  
道乃可見復戒之曰莫管內莫管外來住具  
靈無靈處所居安樂是法家各自動行莫相  
待其相待先道之人無滯礙真空妙樂有天  
室與聖相同誠諸罪

又曰

妙理須行到周旋皆合道舉措見真空真空  
無煩惱混合太虛中自有無聲樂地鐘天寬  
問皆同凡聖道當持智慧觀可向今生  
德淵曰上感

真君降言教示不晚前篇內與聖相同誠諸  
罪願垂誨諭  
真君曰汝若除煩入靜鍊心修其積累其功  
數盈之復說九百節元神靈通而自同於聖  
天堂妙樂無所不至豈更有諸罪也故言與  
聖相同誠諸罪太平與國中駕部員外郎李  
鑄字和鳳州府備親靈應侯復來知監官凡  
十餘年志願嚴潔

真君前後降降僅十餘篇其所錄者教言  
一曰

建隆之初方策若亮上帝命吾衆聖皆知衆  
龍下降列宿相隨五嶽受命生張地祇潛扶  
社稷密位明時吾要李鐫知吾降期不得輕  
泄免漏天機

又曰

與吾獨異位國與吾以道理民與吾善善理  
家與吾不飲自醉醒時理民醉時理神此語  
是延年益壽之法吾勸府主記取  
又曰

萬官求理在貞明有慧俱通臨事清觀夫行  
道合陰德食君爵祿常若驚爲吾沈心復換  
骨者凡入聖齊長生天官快樂勝凡世不夜  
之輝挂一名  
又曰

府主累世爲人生中國與吾清真莫行糾曲  
與吾積善累功與吾輔佐明主與吾洗冤蒙  
民與吾掛心刑獄  
上帝若知名天官也剋取捨住世轉流之財  
但修取有形之像獲隨身之功得無量之福  
與吾不得因循不奈時光迅速靈官賞汝功

勳天曾與汝浴福若一依吾聖言必得延年益壽

又曰

年登七十餘住世不久居饒君壽百歲問汝得幾秋地府直須怕冥司難請求有功無功懼積罪必遭誅子孫難替代早覺其憂惡

又曰

有緣無緣福業相牽有緣福至無緣業纏三業大罪信根不固若違吾語如倚大山

又曰

聽吾之語必延年亦將康健保安然至誠不退修真理今生若在玉皇前

又曰

為汝度心星辰下降來駕於玄風去乘於法雨開首惡之耳目地積惡之人心靈歸投於

正路因汝陳告

上玄惡人盡來歸敬此汝之功也吾已與汝聞於

上帝俾汝獲福也汝宜清淨重清白者重白明者重明勿初動末忘中路變異迴濟為濁

四善為惡設靈官奏聞

上帝若知有誤於吾也又七月十日夜

真君降言汝忠勤奉國惠愛臨民吏要用心勿違吾誠未違吾之前所作諸惡吾與汝並銷除也遇吾之後況無諸業左右已錄汝功也史須晨夕與吾積其善功勿得怠惰吾聖言也又曰但行玉事流靈竟沈常差靈官護

助汝也或有諸事常行平正依吾聖言況是

太平君治化諸事前程汝但憂憂

又曰

托托莫憂煩軍府自然安寧事依玉道從他

天下傳

又曰

為主虔誠拜上玄宋朝社稷俾長安不久太平天下樂一家受福福如山

又曰

為主合度誠符心助太平去官繁其職奇事更宜精衆聖皆知汝舉措直須驚一朝功滿

後水住者三清

又曰

生前其亂憂已復亦無愁王判陽間事凡人得幾秋但依聖言若長生上天求

鶴母受一篇未嘗不長夕誦誦焉又嘗謂

曰汝年及八十利無修練之功未見掩形升魂亦當有所主宰爾籍再拜曰此生得遇上真下降屢受秘語他日償獲玉掌願與守真同列

真君曰人間官職守真不及汝天上名位汝不及守真也但心歸真正升仙階亦有時矣

淳化中西京留守中書令趙普嘗遣使僭禮

致醜度析願聞休咎

真君降言曰趙普扶持社稷甚有功勳

上帝所知賜汝福壽然以大妨小幽府亦有

寬對當辱誦具經告祈天地首懺前非吾亦

與汝達于

上帝庶解齒聲汝官職壽數已有限矣其使

錄之而去昔晚隨感涕因契奮謝道後遣人

詣官後照給事中奉知政事賈黃中嘗遣人

投誠致禱以祈聖誨

真君降言曰聖主命臣之事君道佐當代

心休古人善惡無隱蓋初必聞君臣合道可立功勳

又曰

愛民用心賞罰平等但休吾語合家保女殿中丞張卓嘗乙聖言

真君曰大道養汝性陰陽生汝身為吾動行道為吾動修其公廉常用意憂恤在乎民遇時位明主清濁上帝聞濁當終不久清貧為天人其教人道當從他人笑貧自有真家富清高不愧負

又曰

形凡性不凡為國顯清廉家積千餘口有罪自家擔

又曰

但服陽和氣天寬界業善地確則有用道德日日新延年積福應具空若至清虛無有妙理度脫有緣人

道士周務本嘗詣官奏詞一通乞降真語真君降言曰汝有詞言甚上天其如心意隔

關山仙宮不遠如指掌內外工夫全未圓陰

官察錄無健過免隨鄴都數百年休吾所語合吾道要後三清屬不難

張守真子元濟嘗奏戒誦官

真君降言曰汝父守真遭逢於吾故令子孫受福汝豈不聞信州龍虎山張道陵至今子孫不絕亦逢於上聖得道之復應及後世汝亦於吾有緣且須在家孝於父母食糧志於帝王立身揚名豈非好事又誨之曰無事莫街行動學必立名揚名在天下道廢有長生

又曰

為過自家知善易日相隨分明遠天道問汝阿律幾

淨化中

真君降言示守真曰當今朝聖明君德勳三清上天歸正道四海息交兵八方飲露靈五穀盡收成勳君須得德上帝賜長生

又曰

關西賊寇緣虜時數官家須指揮招捉使臣莫殺平人官家修德之際正賊須剪滅又嘗

降言誠輔進士曰千人心不同萬人心皆錯舉意不相通與聖難相約

難相約

真君又嘗降言誠官史事曰

每存忠信壽其天文武班行自有賢為主萬平定養常受黎庶心飢寒長行德行合其道燒香度祀告虛宜但願國安君長久齊心輔佐太平年

又嘗降言誠朝臣等曰

擎天之柱著功勳包羅大海佐明君文王治世及先日輔周乾坤在忠臣為主直須行決烈死生齊却戴皇恩常行吉善合其德快終如始是長身

進聖保德真君事迹表

日教若十日聞高字應命元聖曆期必有至神孝節賢與則標外係又唯頌載於聖觀

考古今之宜符見天人之交感日教者誠慶誠於朝言朝首伏以靈源錫長炎德嗣典景

祚有關玉徵允赫惟玉展之元輔奉金闕之明威降精爽不黨之民顯陰陽異潤之遠位

大邦之啓運者神宗之詔圖兆自歲先爭于  
 閏應時是增隆增儲茂厲徵稱典典當以先  
 楊聖宗乃至指紳紳士機日蒸聚藉首以瞻  
 時宗洗心以仰靈謁隨其性之遠近視其器  
 之淺深時亦或以徵音警其家志厚博之歸  
 咸洞其隱微並世之根滑誠其具正或感地  
 為靈靈之所未測或音旨致於秦賢之所  
 細究亦復備勝慮應通投指誠具發獲臨事  
 即必妙靈安之象既炳於人眾風叙之遊玉  
 運於霄極本載榮芬之紀增施應袖之祥凡  
 厥秘官悉存精謀持仲倫次以示方未敢謂  
 微且保承明經芥心仰誦蓮手統持其宛淵  
 仰粗伸紳紳痛念上真之茂躋實為昭代之  
 明徽豈夫庸瑣之村儻敢形容其事於望皇  
 帝陛下垂披法覽披輪搗文賜名以紀芳軌  
 作序以冠篇首式彰典奉永耀洪休 無任  
 禮天望聖戰汗屏營之至其所錄或  
 具君事迹三卷謹隨奉上進以聞 誠惶誠  
 懼頓首頓首謹言

批答

省表具之大妙道為大本於若冲至神無方  
 昭乎善應惟玉虛之元輔鬼理簡之具階幽  
 贊茲成靈影陰陽官華祖之受命降福環而  
 炳靈遠文考之紹休告

帝期而前兆式申美報華建棟庭來權增之  
 嚴科介蒼懸之丕祉若乃夷徽委鑿於靈依  
 憑示誨誨以惟勤昭明威而巨測沈兮之應  
 猶響冰然之軌正旋自照惠惠加崇奉儀  
 聯儀於恭節屬善就於元尊合妙語之具存  
 表格思之依威期於除緝以確休徽御任充  
 福衡道然非采惟資博洽庶就編聯而能細  
 細帙以惟精封錄靈而奉上懇求制序復真  
 今名再備漫昧之辭易致且聽之烈勉從勤  
 請良積明懇善尚之懷爾典典檢所請宜休  
 書笈七籤卷之一百三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四

廿四

傳

雲笈七籤卷一百四 廿四

玄洲上御蘇君傳甲年進事

先師姓蘇諱林字子玄濠陽白水人也少寡  
 異操獨處無倫倫異之志與日彌篤常負擔  
 至趙師琴高先生時年二十一受錄氣五命  
 之道琴高切為周原王門下舍人以內行精  
 精術及丹法能水游飛行時已九百歲雖不  
 死而已飛仙也後乘赤鯉入水或出入人間  
 而林既景丹霄志不終此後後改師華山仙人  
 仇先生仇先生者湯王時水臣也服胎食之  
 法還神守魂之事大得其益先生曰子真人  
 也當學其道我徒不足殫矣乃致林於消子  
 消子者真人也既見之遂授以真訣蘇林曰  
 欲作地上真人必先服食藥物除去三尸穢  
 滅殺蟲三尸者一名青古代人眼是故目睛  
 面微口鼻齒落由是青古之氣穿鑿泥丸也  
 二名白姑伐人五臟是故心室氣少善忘見  
 聞由白姑貫穿六府之液也三名血尸伐人

胃管是故腸輪煥滿骨枯肉燥志意不聞所  
居不圓失食則飢思慮感歎精誠昏急神爽  
轉錯由血尸流噬魂胎之關也若不去三尸  
而服藥者殺食雖斷蟲猶不死也徒抱五木  
雖動吐納亦無益者蓋其蟲生而求人不死  
不可得也是故服食不辟於死生由青古白  
姑血尸三鬼不去所致爾雖復斲數人體重  
滯者吞沃問又所夢非真顯倒縱錯邪法不  
除由蟲在內推動五神故也凡欲求真當先  
服制蟲丸制蟲丸者一名初神去本丸也欲  
作真人當先服制仙丸制仙丸者太上八瓊  
飛精之丹也夫求長生不死仙真之初罔不  
先服制蟲丸以除尸蟲建長生之根矣若人  
腹中有蟲寧待仙乎形中鬼安得真乎其  
蟲凶惡速人之死故當除之消于復合林曰  
我披帝石上補中黃四司大夫領北嶽公去  
世無復日也後林前清子靈靜之室得書一  
幅以遺林也其文曰五斗三一太帝所必精  
思二十年三一相見授子書夫但有三一長  
生不滅復得守之手能存三一名列玉札況

與三一相見乎加存洞房為上清公加知三  
元為五帝君後聖金闕帝君所以乘身迅雷  
周行十天宮由洞房三元真一之遺吾師未  
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三一  
三百年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中間  
復周遊名山者望八海迴翔五嶽休息洞室  
樂林草之靈修與鳥獸之相激川瀆吐精立  
陵翁鬱萬物之秀寒暑之節弋釣長流遊遊  
玄瀨靜心山岫念真養氣守居六丁玉女見  
衛晨轉六合無所碍東守形思真二千八百  
餘年定樂中仙不求聞達今平被居上補天  
位得御世澤憫憐純氣者其去矣請從此別  
子勳扁之相室飄室也林者書流佛傍徑拜  
空宿師之迹於是絕迹夫玄丹者泥丸之  
神也其法出太上素靈夜守三一為地真守  
洞房為真人守玄丹為太靈官也林建末法  
術施行道成則觀天下遊歷名山分形散影  
窺息丹陵黃庭市卷繩形狀真得富而福運  
化不倫時人莫能識也以漢元帝神爵二年  
三月六日合孝通曰我昨被玄洲居為真命

上卿領太極中候大夫與法判此明旦有雲  
車羽蓋昇龍駕虎侍從數千人迎林即日登  
天冉冉西而去良久雲霧覆之遂絕林未  
去之時先是太極遣使者下拜為中候真人  
後又太上遣王師下拜為五嶽地真人官在  
丹陵子見先師得道為仙已三被拜授而乃  
登昇蓋洪德高妙玄鎮宿感靈化空際神登  
八方龍昇鳳逐飛步真門隱顯律乘颶風  
塵冥道神矣其法珍矣非紙札靈書所能定  
宣今神根本師之標味爾將來有道之士以  
遊目也

太和真人傳元陽子附

太和真人尹軌字公度太原人也乃文始先  
生之從弟少學天文素讀藏錄來事先生因  
教服黃精花及授諸道經凡百餘篇皆家口  
訣先生登真之後即與陸士杜仲等同於先  
生宅修學時年二十八絕粒行氣專持上法  
太上哀之賜任太和真人仍下統仙察林杜  
陽官時復出遊帶神丹十餘箇周歷天下濟  
護有聲或錄金衆以贈貧窮或行丹藥以救

危厄家之人咸得其福利焉或上朝王宮  
 校一切行善善惡應審命之期或論天地  
 日月星辰運度賅使之分或遊宴諸天參校  
 神仙園藝品位都御之方或論重真始仙威  
 儀俯仰之格或臨諸地領察先人建功立行  
 齋請之福或監度學道男女經方藥餌之道  
 或遊百山川檢閱神司鬼神方錄罪福之  
 日或論風雨雷電水旱豐儉之事焉其所遊  
 行或為道士或為儒生或為童愚或為長老  
 不可以一塗限也或與羣真乘仙轡龍馭鳳  
 翼空駕虛雲馳電運出入無分形散對處  
 處遊集或遊五嶽之洞通十洲之宮出入荒  
 之域入九幽之府或酌碧海之津祀玄丘之  
 雲採丹華於閻荒報終實於玉國故上清瓊  
 文帝章曰太和真人與太華真人三天長生  
 君南極總司紫君西臺中使北帝中真九靈  
 王子太靈仙妃赤精玉童玄谷先生南嶽赤  
 松子中山王喬紫陽真人西城王君中黃先  
 生趙伯玄山仲宗等同修行三真寶經上法  
 皆面發金容項負圓光來靈宮遊雲紫庭

變化萬方通靈翔翔命立到微居萬靈攝  
 制羣魔決斷生死寫青乘煙出入帝庭焉

元陽子者仙人也生於北極之端育於虛無  
 之中與天地浮沈隨日月周迴被服自然合  
 剛惟柔優游乎太溪之外跡躡乎中嶽之上  
 觀和氣之布施察萬物之經紀覽緯度之差

序圖感乘之終始乃遇老君哀愍元陽遺經  
 一卷名曰黃庭乃太靈之始元陽陽之至道  
 分理之真要養神之訣文上古之人行得其  
 真中古以來不得其要傳授誤誤亦從來久

也本黃老作此經今學者皆得神仙然黃老  
 已來英儒之士多為注解不得黃老之本旨  
 失其要說於是元陽憮然追思採黃老之妙  
 識經為其注不能充盡道意深遠至通猶可  
 為學之徒仗微悟之爾有得黃庭經者老子

也史記或云黃者黃帝老者老子今亦謂太  
 上經為正也

太極真人傳  
 太極真人杜仲宇字通錫京人也以周昭王  
 丁巳年聞文始先生登真乃於茲靈宅樓玄

學道子時幽人逸士自遠而來者有五人焉  
 並沈默虛遠方雅高素道術相忘共弘不伐  
 之則也後穆王聞之為修觀建祠置神為道  
 士焉將以氣均業許為物祀故天子禮之  
 而不臣諸侯敬之而不爵至以其弘修道業

故也沖閑居幽室吟詠道德常攝護氣液吐  
 納光華經二十餘載幽感真人展先生降於  
 靈解侍者二人捧碧玉函立於左右仲乃拜

首求采案授九華丹方一函謂沖曰老君與  
 尹先生於東海八滄山居太帝集羣真天下  
 山川洞室仙人不遠而至時有地司發舉子

之勤勞老君勅我付爾仙經也沖俸按合服  
 而身生玉映五臟堅潤氣容息又感真人  
 李君授以太上素靈洞玄大有妙經沖復修  
 之甚得其驗遂乃解脫釋始保命延真傾瀝

摩神河觀衆妙馬穆王親奉道教以折神仙  
 於策遺風之報日馳千里中則崑崙山昇玄  
 園之宮西詣龜山謁王母於青琳之室東遊

碧海養敬文人採若木之華北遊玄壘南遊  
 長離回抱崑山之髓擊策虎豹役使百靈通

冥道幽冥測其涯年一百二十餘以懿王已  
亥歲上清元君遣仙官下迎授書為太極真  
人下任玉皇山山王矣

太清真人傳

太清真人宋倫字德玄洛陽人也以屬王甲  
辰歲入道於是凝心窳抱一冲和不交人  
事日誦五千文數過服黃精白朮積二十餘  
年乃密感老君項負圓明面放金光披九色  
龍蹠之被建七映暉晨之冠有仙童六人負  
其執每倫旬旬乞食乃告倫曰吾有事中之  
道通真之經生乎三元之始出乎九玄之庭  
五德合慶六氣凝精分真散景保遐固齡子  
能修之立致雲辨出有人無微幽洞冥三光  
並耀二氣齊靈變化適意飛昇上清倫拜授  
之乃闢蘊出靈飛六甲素未丹符以付於倫  
倫得經修之乃自然通感常有玉童六人更  
遮侍之察物如神言無不驗能望氣中步復  
渡涉險不由津路或化為羣鹿或化作鳩鶴  
翱翔原陸試人之心年九十餘以景王時受  
書為太清真人下司中微神仙之錄焉

論曰按樓觀仙師傳及樓觀本記並云昔周  
康王聞尹先生有神仙大度之志乃拜為大  
夫并賜嘉名因號此宅為樓觀高次昭王時  
大夫過老君因遂得道其次穆王乃欽尚道  
應為建祠修觀名幽逸之人置為道士自爾  
相承于今不絕故樓觀碑云樓觀者昔周康  
王大夫聞今尹君所立也以其結草為樓因  
即為號又云周穆王西遊秦文東獵並枉駕  
迴輪觀崇道教始皇建廟於樓而漢武立宮  
於觀此晉宋楊叔子今尚存秦漢廟戶相繼  
不絕由是論之乃驗老君西度關注於昭王  
之時信矣或云幽屬平敬之時西度者此由  
後人不見老君本紀妄為穿鑿者也幽王時  
孔子時有見老君者斯並化胡之後復還中  
夏幽演之時也或云老君西出散關者按張  
天師述老君本紀云老子幽宿託乃與文始  
先生遊此赤城上虞山過女几踏頭天柱太  
白山秦昭襄王聞之於西麓下為營城邑今  
散關中其故墟猶在是也謂曾於此過乃昇  
於崑崙山故此舊墟尚稱尹魯城老停履等

名爾以此詳之則癸丑年復非度此散關明  
矣或云史記無文事同虛妄者至如九天九  
壘川源土俗傳於六合猶有不書況其一區  
一第能備數焉若編以史為實錄者則天  
下諸郡圖書輿緯經論並為虛誕豈獨此一  
觀一傳而已哉蓋驗之在實其來久矣周宣  
王時郊聞採薪之人行歌曰巾金中入天門  
呼長精飲玄泉鳴天鼓養肥兒時人莫能知  
之惟老君曰此活國中人其燕秘矣斯皆修  
習無上正真之道也

太元真人東嶽上御司命真君傳

弟子中微仙人李蓮字安林撰

真人姓茅諱蓋字叔申咸陽南關人也姬曹  
分振氏族於茅積德累仁祚流百世誕縱明  
質繼踵相承高祖父諱漢字初成探議玄遠  
容寬真亡知周之衰不仕諸侯乃師於北界  
北阿尼谷先生遂隱遶華山盤桓靈峯道遠  
幽岫靜念神仙高抗蕭家絕塵人間也蓋曾  
祖父諱儋字泰能漢之第四子也任秦昭王  
之世位為舍人猶連車駟投尉長年恭儉此



弼新正有功業於時高祖父諱嘉字王倫仕秦莊王爲廣信侯始皇即位嘉始當莊襄王時也秦地漸以并巴蜀漢中宛鄂置兩郡矣北牧上郡以東爲河東太原上黨東至榮陽賦二周置三川郡以呂不韋爲丞相號文信侯以嘉爲德信侯使招置策家游士欲并天下始皇六年韓魏趙衛楚六擊秦取壽陵始皇使嘉將兵攻之有功焉衛追東都嘉又魁討皆平之始皇壯嘉志節賜金五千斤二十五年秦大興兵使嘉攻燕遼東得燕王而還又遣嘉定荆江南地皆降是年置會稽郡嘉將兵於會稽而亡始皇承其志因以相國禮葬之於長安龍首山西南嘉有六子並知名於時始皇皆官爵承先並各賜姓其第六子諱相字耆英不仕不學志願農耨即盈之父也相有三子長子諱盈字叔中次子諱固字季偉小子諱東字忌和盈少兼其操天才穎煥論志蕭抗行通遠遠不替聞達不交非類獨味虛恬心玄漢盈時年十八逢審家妾媿入于桓山號老子道德經及周易

傳珠取山米而餌服之濟景地產素提靈油仰希標玄與世永遠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盈高祖父像於華山之中衆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時共色注曰神仙得者茅切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言洲戲赤城耀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服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其對曰此仙人之誥勸帝求長生之事於是始皇忻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盈於恒山積六年思念至道誠感密應寢與妙論通于神夢夢見太玄玉女祀玉札而謁之曰西城有王君得真道可爲君師子莫不奉而文教乎心豁靈暢啓使內美覺悟流光之騰輝自謂已得之於千載夫明辰植輝東盼會道登履步峻德到西城喬戒三月沐浴向望遠超梅實險稍首靈城罕見王君後二十年從王君西至龜山見王母盈乃叩頭再拜自陳於王母曰盈小醜賤生枯骨之餘敢以不肖之軀而恭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質竊求積朝之期雖仰遠流莫以知濟律陰堅壑所養無守常恐一旦死於鑽坎之

難取笑於世俗之夫是以昔日負笈幽林貧師所生遠遇王君哀盈丹苦見授治身之要服氣之法於是靜齋深室遠行其事師並見告以盈身非玉石而無主於他氣非四時常生於內正當舉御出入呼吸中道和復得修形神靡錯感應忌穢則魂魄不滯理合其分氣觀其適乃可形精不枯宅不可廢也若使精神疲於往反津液勞於出入則形當日凋神亦枯落虛滅其始月虧其昔矣宜便妙防求其長易之亞西王母曰子心至矣吾昔先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大帝君見道以要言欲顯聞之邪於是口告盈以玉瓶金璫之道太極玄真之經盈拜受所言指首而立又告盈曰夫金璫者上清之華蓋陰景之內真玉瓶者太上之隱玄洞飛之寶章得其道者皆上妙寶靈登遠太極較要高空遊行紫虛也向說元始天王大帝君言是太霄二景隱書玉瓶金璫之文章也又有陰陽二景內真符與本文相隨太上法惟小校謂司命于玉札玄提錄字刊金黃映內曜素書上清微會

為上卿之君司命之任矣此道復判官付於子也然不先闡明堂官真之道亦無由得其實陰言也蓋於是辭師乃歸帶索說俗亦不矯於世自說入恒山北谷學儒俗之業時年四十九也蓋父母尚存父見大器為子不孝不親供養身遂致妄流走四方吾當暫為不生之子也欲杖罰之蓋長跪謝曰蓋受命應官得道法世事尚不相濟雖遠遠供養無旦夕之益能便家門平安父母老壽蓋已受聖師符籙見督勸者以天丁之兵見侍衛者以仙童玉女今道已成不可打擊恐三官考察非小故也父外信禮度未改內秀道德玄誠意有未釋故盡情狀俾眾不惑於是操杖向道過欲舉杖杖即摧折成數十段段皆飛揚如弓矢之發中壁穿中柱柱陷父悟不凡嘆為乃止蓋曰向所答正慮如此應追中人則有所傷故耳至陳宣帝時二弟俱貴蓋為玉官大夫西河太守國為執金吾並當之官卿聖相送者數百人時蓋亦在座理賓曰吾雖不作二十石亦有仙靈之職夫來

年四月三日當之官能如今日之集會不衆許之至期日盈門前數頃地處自平治無復寸芥皆青綠樓屋屋下鋪數重白氈容數百人坐進近禽麟胡路來者塞道客乃有數倍於送弟時聚賓五集賓乃大作主人不見使人但見金華玉杯自至人前奇綺異果不可名字酒又美好又有鼓樂竹金石聲動天地者看之芳蓮于散里飲食隨蓋六百餘人莫不解飽明日迎官某至文官則未衣素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牙旗彩杖曜日盈與家人及親族辭決而語宗室子弟曰夫其仙道隱貴在躋躋不應未先曲飾動聽聽吾所以不得照遠藏景齊舉空同者蓋欲以此道誘勸二弟之追慕也亦何但爾來之遠迷耶天下有心者當當位向神仙之真種留言記

日及之年方修盈槽柏遺事不得口說來為補益乃相與共歎而相謂曰家兄得道非他人也忍不往從觀稟問塞款而留此按云云方言以規度世乎縱往而不違兄之神仙終不使吾等死於非所也遂共棄家決自莫以辱斯舉以贖元帝永光五年三月六日渡江求兄於東山遂與相見悲忻流涕告二弟曰悟何晚夫二弟跪曰固來願下不違道德願賜長生濟弟元元蓋曰卿已老矣欲難可補復縱得真訣適可成地上仙耳其上清昇霄大術非老夫所學今且當漸階其易行以自支位於是蓋教二弟履背牙始生噴氣陳之遺以往血斷精熱枯攝筋骨之益亦得年不死之法也因以長齋三年授以上道度存明堂真之氣以攝運生精理存魂神三年之內竭誠精思神光乃見於是六丁奉侍天兵衛護蓋又各賜九轉還丹一劑并神方一首各拜而服之仙道成矣後授紫書之首各百字以付國策國策受其時亦有執儀者以啓正之紫書文曰太上有今天載真言言

成陽茅固家子南闕庚字季偉受名當仙位  
為定錄兼統地真使保舉有連年命相關動  
恭所准四極法今字館洞雲治丹陽句曲之  
山固其崩之動靜察聞又曰益固弟某撰素  
欲情雖晚反正思微微誠誠六天才賴標  
明今在司三官保命建名總括位宗領死記  
生位為地仙九宮之失勤數重靈關運方成  
數訓女官按諸妙靈液治百鬼與某校精開  
容水障江海流噴封掌金谷藏歸玉靈監桂  
龍芝洞草夜光治于良常之山帶北洞之口  
鎮陰宮之門也使者授書訖而去至漢平帝  
元壽二年八月己酉五帝各來方面色半從  
羣官來下受太帝之命授蓋為司命東卿上  
真君文以紫玉為板黃金刻之其文曰惟盈  
虛挺達明幽眇妙玄真目重蒙欽長北山靜  
心林澤積思求神登峻履谷舞春師門柳形  
絕巧投驅萬律丹誠率往肆其天然遙通明  
匠乃授靈萬剪髮脫冕現真身帶雲自樂  
不恥觀衆所適惟道所係以真情昭上帝威  
徽太玄今敬授蓋位為太元真人領東嶽上

卿司命神君若平心正格乘錄金石丹心攝  
衆栖神高映峻報盈以玉鏡錄推八威之策  
使盈征戍源澤折衝萬神君寒凍林谷味玄  
仰真息微窮幽岫啓心精誠今敬報盈以紫覽  
之節熟數年宛復盈括舉萬實封山名雲君  
棄家獨往離觀樂山與閻哈嶺冬袒山川今  
故報盈猶羽管被丹霄飛君使盈從空宵階  
揭命玉真君少練深數足履危仍心耽志尚  
曾不怙憚今故報盈以斑龍之興素虎之耕  
盈淨委太空飛輪帝庭君授養保景寒凌霜  
靈心求明真不厭不憚今故報盈以曲晨寶  
蓋瓊輝錄室良盈進盼九宮靜神溫密若遠  
秀連雲無疲於心潛形曲歡靜思萬林今故  
報盈以流金火鈴雙珠月明可以上聞太極  
通者上請君真心高靜法累不經書挺浩狀  
內外坦平今故報盈以錦莊縹緗白羽玄竿  
可以時居六陰玉女侍射君萬向歸物陰德  
萬生靈動之毛皆合經營今故報盈以鳳鸞  
之蕭金鐘玉琴可以和神虛作樂具舞靈君  
飢渴養神觀乎求真萬物不能欺其惑千邪

不能欺其浮今故賜盈普譽之號玉鏡金覽  
可以壽同三元刻蘭丹瓊也盈擇便清玄紫  
璣八映心輝靈離神曜太實實真人之長者  
故以太元鳥號君九德既備成積太微天人  
虛白不期同歸今明九事以報往懼盈心神  
方明四靈所括丹神啓煥東直不迴正任全  
固豈無照微今在宰上卿應括東嶽又如司  
命之任以領錄圖籍給玉童玉女各四十人  
以出入太微受事太極也治官赤城玉洞之  
府盈其准之動靜以聞於是盈與二弟決別  
而與王君俱去到赤城玉洞之府道次諸山  
川神靈有司迎啓引君將以千萬矣臨去告  
二弟曰吾今去矣便有向任不得復數相往  
來旦夕相見要當一年再過來於此山三月  
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期要音師及南嶽太靈  
亦其人建盼於二弟之處也將可託職之及  
有好道者待我於是乎吾自當料理之以相  
教訓未悟於是李偉思和遂留治此山洞內  
立官結得於外行道者萬物流園養生德如  
鳥獸各獲其情神驗禍福聖焉必明內法既

融外散坦平爾乃風雨以時五禾成熟疾風不起暴雷不行父老新曰牙山連金陵江湖擬下說三神來自鶴各沿一山頭居兩崖早稻陸田苗亦黍妻子感德寧休我無言愛白鶴翔青天何時復來遊

六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四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五

廿五

傳

清靈真人裴君傳

清靈真人裴君字玄仁右扶風夏陽人也以漢孝文帝二年君幼生焉為人清明穎悟素善於言笑自有精光蓋骨下膝聲氣高激呼如鐘鳴家奉佛道年十餘歲晝夜不寐精思積經常於四月八日與兩翅超原于上黨時季成共戴指佛圖時天陰雨忽有飛人著故布單衣中黃巾詣君年使言或君禮而問之不答君下車以載之履于孝成並大怒呵問何等人而上吾車半君乃陳論運懸俱載君自徒行在後觀無變色新載人自若亦不以爲怨也前至佛圖乃曰吾家近在下方下車安然夫之佛圖中道人支子元者亦頗知道宿爲人傳之云已年一百七十歲見君而歎曰吾從少至老見人多天而未字見如子者乃足居入由室之中幽靜之房大設豐饌飲食既畢時君更移陽處呼之共坐乃謂曰

吾善相人其如爾者子自中珠子正似此乎璣光星自背已下象如河魁既有貴壽又當神仙天下志願子賢享萬然律條未卷七氣未得不見妙事亦無緣而成也因而所修秘術客以告君道人口此長生內術世莫得知吾昔遊焦山及龍祖之阿遜仙人將先生者乃亦將子與也以神訣玉首授吾奉而行之於今一百七年矣氣力輕壯不覺衰老但行之不勤多失其志不能去世故雖延年不得神仙也猶是行之多違精思不至之罪也今以教子子秘而慎傳之

第一思存五星以體象五靈存之法當於密室以夜半後生氣之時風把五方之氣於嚴牀上半坐向月寔所在先叩齒九遍噴液三十過草存想五星使北方辰星在頭上東方歲星在左西方太白星在右南方熒星在膝中間中央鎮星在中心又行之出入遠行常思不忘無所不却萬福所不能干也夜當看見五老人則是五星精神也若見者當同以飛仙之道五神於扶人身形白日昇天

第二初以甲子上旬直開除之日為始以生  
氣之時庚申之辰勿以大醉大飽身體不精  
皆生疾病也當精思連念於走男女可行長  
生之道其法要秘非賢勿傳使男女並取生  
氣合養精血此非外法專持陰益陽也若行  
之如法則氣液雲行精髓凝和不期老少之  
皆返童童凡入靖先須忘形忘物然後叩齒  
七通而咒曰

白金精五華散生中央黃老君和魂攝精  
皇上天精散液骨靈無上太真六氣內應上  
精黃老還神補腦使我今會練胎中寶炁早  
男子中腎固精煉炁從夾脊上泥丸神曰  
還元女子守心養神煉火不動以兩乳蒸下  
腎夾脊上行亦到泥丸神曰化真養之丹扁  
百日通靈若久久行之自然成真女生住世  
不死之道也

第三用五行書又以除三尸常用朔望之日  
日時臨日南向日者當閉而不閉也心  
存兩目中出青氣心中出赤氣胸中出黃氣  
於是三氣相統合為一氣以貫一身須臾內

外洞徹如火光之狀良久乃叩齒十四通咽  
液十四過單此煉形之道降尸蟲之法也久  
而行之體有五香之氣目明耳聰長生不死  
第四名曰陰德致神仙之道其文曰常以甲  
子日沐浴寬甲子上旬日當燒香於所止床  
之左右久久行之天仙玉女下降也又一法  
當晨白犬白鵝犬名曰白靈鵝名曰白精諸  
八節日及行入五嶽乃登名山皆有神仙之  
所在處密放鵝犬於其間去勿迴顧天真仙  
官當與子芝英靈草夫又一法作素養後長

一尺二寸丹書其文曰赤郎無鄉里某欲得  
長生登仙度世飛行上清真人至神五嶽羣  
靈三官九府乞除罪名書奉單以青絲條金  
鍊一雙合以繩繫再拜北向置奉石上因以  
火燒成灰乃藏鍊於密石間而去勿反顧無  
鍊可用條脫一雙以代鍊古人名為絕客珠  
子也慎與多口嫉妬之人道之非但無益乃  
更致禍如此十過天上玉帝三官九府更相  
屬勅除人罪過者名生錄判定仙籍入山求  
芝草靈藥所欲皆得山神玉女自來營衛後

虎百害不敢犯違神靈祐助當欲使人得道  
關人心意惡鬼老魅不敢試人行此道易成  
而無恙若道士不知此術入山必多不利數  
為鬼物所試在人間則多橫禍災病財物不  
昌所願不從若能行此道長生神仙

第五太極真人常以立春之日日中時會諸  
仙人於太極宮刻玉簡記仙名常以其夕夜  
半時正北向仰視北極再拜頌言陳乞已罪  
多少之數求解解之書畢復再拜乃止至春  
分之日日中時見著瑤臺太素真人會諸仙  
官授定真經至立夏之日日中時上清玉帝  
會諸仙人於紫微宮見四真人論求道者之  
功過至夏至之日日中時天上三官會於司  
命河侯授定萬民罪福增減算至立秋之  
日日中時玉皇請真人詣中央黃老君於黃  
房雲庭山會仙官於日中定天下神圖靈臺  
至秋分之日日中時上皇大帝乃登玉清靈  
闕太微之觀會太上三老君北極諸真公八  
階大神五嶽尊靈仙官焉其共集議定天下  
萬兆之罪福學道之勤懈一一條判之司

命至立冬之日日中時陽雲真人會諸仙官  
五女定新得道始入仙錄之人至冬至之日  
日中時天真果仙譜方諸果奉太官見東漢  
有黃帝制定衆仙譜金書四字常以八節日  
夜半日中時七世祖父母及身中羅過羅過  
自除也又行之神仙不死夫秋分日者太上  
神真觀試爲仙自非真至者不可輕用其日  
齋畢也真人山官以八節日中時共會衆  
三日乃辭欲修道者當先齋戒勿失之也又  
一法每至八節日常會行入五嶽若神仙其  
人所棲名山之處也每於深僻隱處之中窈  
燒香乞願祝曰

精思行之常處隱室不擇名好乃服食茯苓  
餅丹醴華醴積十一年夜視有光常能不息  
從且至甲午年二十三本郡所命爲功曹君不  
應命身又別辟主簿轉別爲果秀才詣交安  
拜博士高第轉尚書郎轉中書郎轉中丞散騎  
常侍侍中出爲冠軍中候以伐句奴有功封  
神陽侯後遷其內刺史別爲劉安之時年四  
十五初迎君爲主簿後轉別爲亦知仙道欲  
食黃精積二十餘年身輕面有華光數與君  
俱齋靜室中以正月上旬君沐浴齋于靜室  
至三月奄有仙人來白鹿從玉童玉女各七  
人從天中來下在庭中他人莫之見君拜頌  
首乞請一言仙人曰我南嶽真人赤松子也  
聞子好道故來相過君何所修行乎君長跪  
自陳所來行凡百二十事松子曰勳存五靈  
別當授子真道奄然而去君於是乃求辭去  
官自稱爲疾欲詣太上請命遂棄官妻家逸  
遊名山身此微妙別駕劉安之從焉君時年  
四十五帝嘗微服一不應命過之不已君乃  
先遊到陽谷山以遊人間之網羅也遂入石

寔北洞中坐遺精思無所不至安之不能久  
寔山中時復出於人間君於後得雲子去乃  
登太華山入西洞至石室集積三十二年春  
見五老人皆中來詣君君拜頌首乞請神訣  
乃出杵芝見賜一老人中書中書青衣柱青  
杖帶通光陽霞之符乃東方歲星之大神也  
以青華之芝見賜出青書一卷是紫微始青  
道經也又一老人中書中書蒼衣柱蒼杖帶  
鬱真蕭風之符乃北方歲星之大神也以蒼  
華之芝見賜出蒼元上錄北斗真經中命四  
旋經四卷見授又一老人中白巾著白衣柱  
白杖帶皓靈扶帝之符乃西方太白星之大  
神也以白華之芝見賜出太素玉籙寶玄真  
經三卷見授又一老人中赤巾著赤衣柱赤  
杖帶四明朱碧之符乃南方炎氣星之大神  
也以丹華之芝見賜出龍胎太和丹經二卷  
見授又一老人中黃巾著黃衣柱黃杖帶中  
元八維玉門之符乃中央鎮星之大神也以  
黃華之芝見賜出四氣上樞太元黃書八卷  
見授乃五星之精天之大神也君拜服此

神之靈神經十句之間視見萬里之外能日步千里能隱能彰使鬼神乃遊行天下東到青丘過谷布于青帝君授以青精日水飲食青芝運到太山過司命君授以上皇金舞乃西到泥沙濱白水岸過太素真人乘龍雲耕建紫來巾以紫羽為蓋仗七色之節侍從神童玉女各二百舞人在白水沙洲空山之上方遊觀金城鳴玉鐘舞華樓望在空山之上去而不至君乃身投水淵浮白水冒洪波越沙岸啗鐵沈溺逢登空山見而拜焉城頭稽顙乞請其故太素真人笑曰危乎濟哉子今日始當得之矣因口歌版二景飛華上奔日月之法又授太上隱書會君曰此足以為真矣遂留空山上穆二景引日法誦隱書積十一年太素真人曰子道已成矣因以景雲龍與見我羽翼華寶之儀詣太素宮見上清三元君若當爾之時亦不知在何處也三元君治太素宮諸仙童玉女侍者有千餘人以黃金為屋青玉為林君既詣金闕拜舞首三元君以玉璽金真賜王女二十四人王

童三十二人見侍乃乘鹿雲中登復北遊詣太極宮見太極四真人四真人見授神虎符流金火鈴乃詣太微宮受書為清靈真人治青靈宮佩三華寶來飛龍景與仗青絳玉絳七色之節遊行上清九宮  
西玄者葛衍山之別名葛衍有三山相連西為西玄東為醫絕標山中夾名葛衍山三山有三府名曰三宮西玄山為清靈宮葛衍山為靈陽宮醫絕標山為極真宮三山總圍萬三千里高二千七百里有洞窟潛行地中通玄洲是為府也西玄山下有洞壺方圓千里金城九重有玉堂蘭室東西宮殿中有四百二十真人處為其樹則綠瑤草則芝英其鳥獸則麒麟鳳凰鹿兔各七萬里其間有高脾山上有洞光如日葛衍西玄醫絕標三山也道人支子元安符先生入室精思存五靈之神光服氣之法常以夜半之時靜室獨處平坐向東瞑目陰咒曰  
蒼無浩靈少陽先生九氣還肝使我魂掌上帝玉錄石上太清華因閉氣九息咽液九過

叩齒九過次向向日陰咒曰  
赤庭降雲上有高真三氣歸心是我丹元太微教字書名神仙畢因閉氣三息咽液三過叩齒三過次向西向向日陰咒曰  
素元洞虛天真神虛七氣守脾與神同居白玉金丹九帝之書使我魂仙死名已除畢因閉氣七息咽液七過叩齒七過次向生半之本命靈珠曰陰咒曰  
黃元中帝木命之神一氣符脾使我符真老君玄籙書名神仙先生久視與命水存畢因閉氣一息咽液一過叩齒一過次北向向日陰咒曰  
玄元北極太上之機五氣衝霄龜玉參差神名玉札年同二儀投仗六甲以數八歲畢因閉氣五息咽液五過叩齒五過爾乃存五方之氣都畢又咽液九過北向再拜陰咒曰  
謹白太上太極四真者請存五方五靈神仗五相見得語言畢乃稽思此一法存五靈先服氣陰規之道與出中庭存法畢耳此法乃運要不振又於靜思易之製若使更授傳

如此於靜室規時亦先存玉靈在體中使備然後服氣爾庭中之法所修須多難行又於致神之驗不勝於靜室之遠也復出要言秘之勿傳庭中之法以勸於始學使不懈怠爾為而古之室中為要法支子元受府先生第五首之訣以八節之日存思陳已立身已來罪過多少之數輪誠日狀已上考天皇諸真開寫之祐魁身歸善以求長生神仙者也蓋秋分之節者氣爽清靈太和之正日也東真諸仙是其日皆聽松為又地上刺蓋吏部坑城諸仙官並糾奏所在道士之功過及萬民有罪應死者也仙忌真記曰子欲昇天換秋分罪無大小皆上聞以罪狀仙仙甚難是故學道為心策此是朱火丹使仲陽先生之要言矣秋分氣調日和中順天地者也夫火炎之氣推於潤澤之勢玄水包津融於金生之府乃太陽光轉少陽藏養天地於是所以定剛柔之際合二象之序煥成說明乃剋陰陽三元定八節之擇日求道之要神夫妻並共日日中之時上皇大帝君玉尊陛下乃登

廣乘上清靈宅太空之闕丹城紫臺長錦玉樓華真系于太微之觀上闕九天之真皇中要太上三老君光極諸真及八海大神下命五嶽名山諸得道者尊靈為五會于陽家之殿共奏議定天下萬民之罪福記學道求仙者之勤儉儀化過日月修行善惡刑罰之科生死之狀各隨其所屬部境條條例則之司命書之皇錄罪福錄系刻于丹城之籍伏匿之犯惡陰德之細切者無不一二陳而知之者也其夕夜半官出中庭北向脫巾再拜長跪上啓太上北極天帝大帝君因容自陳己立身已來犯罪多少之狀乞得赦實從今自後改往修來之官言之以復信誓于丹心盟於天地不敢復犯惡之行也其中言在書陳之也畢云願太上皇帝制其罪名移書三官使神仙之錄玉册玉札長生天祝道其達靈草又叩齒四下再拜而還靜室深日刻責并存合三元中神今上啓太上如死者三名上仙籍罪除減或三元從九降官丹田三神也存合三元三神上啓天尊求恩救助

已自陳今必上聞也三秋秋分生籍乃定死名乃除此一法出經命青圖是養生秘法矣俗人雖存道未離人間善多罪衆犯之者非一恐未便可施用秋分首過之法也入山林中遠去人事蕭然獨處不犯鳥物者乃可為之既有反善之詞警有改行之言言已聞於高上之聽慎不可復使犯惡違生之事也重犯罪十過天地弗赦身死為輪非可復改補者失以此求道無所獲常也養生者有如水火之交爾得其益則白日昇天犯戒律則身沒三泉也又此日獨重於七節趙伯言所謂生死門戶者也三九素語曰秋判之日事畢重會生死之日也古人以秋分之日為秋判之日也所以爾者秋分之日乃會九天八地衆真人神上皇至尊三日三夕共定萬民之命所與議者咸多而神尊並尊故也諸八節日會天地諸真官復及節凡三日三夕而各還所司此是支公之口訣又別此一事不離七節之條例也彼夜神重查條經曰八節之日求仙極會天命來真官當對來節一



日駕靈詣闕節日月中華準入謁節後一日  
罪福分別三日三夕天事乃畢子其慎罪務  
為功德名可上其列編太極吾不試言知者  
深衷惠宜潛過秘而慎此亦支公所告出  
以傳示業若太素真人數業若二事為真人  
之法曰三視日初出之時注目閉氣十息因  
又咽日光十過當存今日光靈使入口中即  
而吞之準仍存青帝若從日光中來在我之  
左次存赤帝若從日光中來在我之右次存  
白帝若從日光中來在我之背次存黑帝若  
從日光中來在我之左手上次存黃帝若從  
日光中來在我之右手上五帝雖來乃又存  
陽燧辟雲之車駕九龍從日光中來到我之  
前仍與五君共載而奔日也業若止於空山  
之上修行精思一年之中身軀形象二年之  
中五帝俱來日形見在左右三年之中終日  
而言語災樂五年之中五帝日君連與業若  
聯乘飛龍之車東到日靈之天東雲長立大  
春之宮八極之城登明具之臺坐希琳之殿  
按業若以禪神之章九有之符食青精日輪

飲靈若玄飲於是與五帝日君日日而遊此  
所謂本日之道也日中亦有五帝一曰日君  
太上隱言中篇曰子欲為真當存日君駕龍  
騶鳳乘天雲東遊青琳蓬入帝門精思仍  
得要道不煩不上清靈列位真官乃執靈儀  
文弟二事為真人之法曰夕視月此目閉氣  
九息因又咽月光九過當存月光使入口中  
即而吞之準仍存青帝夫人從月光中來在  
我之左次又存赤帝夫人從月光中來在我  
之右次又存白帝夫人從月光中來在我之  
背次又存黑帝夫人從月光中來在我左手  
上次又存黃帝夫人從月光中來在我右手  
上五帝夫人聯來乃又存流鈴鹿雲之車駕  
十龍從月光中來到我之前仍存五夫人共  
載而奔月也業若止於空山之上修行精思  
一年之中身軀形象二年之中五夫人連俱  
來月形見在君左右三年之中並共笑樂言  
語五年之中五帝月夫人連與君共乘飛龍  
之車西到六嶺之門八極之丘備養之宮八  
景之城登七靈之臺坐太和之殿按業若流

呈夜光之章十明之符食黃琬靈津之精飲  
月華靈膏於是與五夫人夕夕共遊此所謂  
奔月之道夫月中亦有五帝夫人外經云日  
君月夫人者是少有身軀也太上隱言中篇  
曰子欲昇天當存月夫人駕十龍來我悅  
於西到六嶺蓬入帝堂精思乃見上朝天皇  
乃執給瑞華業若白日精思對日存日中五  
帝君夜則精思對月存月中五夫人五年之  
中日月精神並到共乘飛龍上達太玄始學  
則五靈形見按言賜王疏成則日月五帝君  
五夫人聯聯清靈乘雲太升朝陽三元精首  
金闕乃復玉靈金真威制羣神收使五女玉  
童北朝四真人受書為真佩神虎之符以制  
嚴六天按流金之符以命眾來精伏宵恍之  
節以周流九宮皆由精思微妙幽感天心足  
以靈降扶身上昇帝庭爾道士行之者則是  
耳不必以已仙人也若處空室及日月不見  
時但心中存而思之可也不得見日月要見  
視之為至佳惟精思心靈無所不達此言要  
也臨日者今日當閉而不閉之間也少令得

見日月之光景察而行之勿令人知雖神人同室而止有審其息者比有仍自不覺無事靈官爾不但此一舉而已求生奉命在於心三丹田三寸之間不是以龍變蟬蛻皆以一歎而成也八素經曰仙者心學心誠則成仙

道者內求內若則道來若者外求口發則貴至財者動心必寂則富春諸教動具用而所攻者一守之在牧用之機也

人教樂者存時合一文軌一文並行之太上隱書曰欲行此道不必愚賢但地上無此文耳真言古法啓誓乃得金丹之作道乃備焉青弟之盟道乃可實有得而行位為其人乃乘步雲雲氣到祈壇輪遊行九天上詣太極宮為高皇上元君樂者乃先容受太上靈儀

太素真人曰為真不知道者亦復多不妄於乘光揚景騰雲昇虛並日月之精遊九天之表養靈欲去呼吸太和乃不可不為此奇道此道亦易成而速得也聚真者不知此道者見吾來雲而揭日月五帝五夫人莫不敬觀而求請問之也吾亦復未示之也內視中方曰子欲步雲當存日月子欲登清冰當存

得美靈油則滅門口啟者黃老經言是也某君受命留在空山之上精思存存三事五年之中得見日月之精五帝夫人陳陸言及九有十明之符積十一年太素真人來告曰子成真矣因賜以龍車給以羽蓋並日月之遊精參五帝之間參詣太素宮見上清三元君受玉寶金真給玉女二十四人玉童三十二人北道詣太極宮及太微宮位為清靈真人太素真人曰子存日精五帝君口含太上靈儀文須此道成乃見日中君無此徒勞自煩

西玄山下洞壺中有此言刻以玉簡言以金字及玉屋清虛洞中亦見有贊儀鑄鑄之篇目爾而不盡備其惟太素宮高上雲及蓬萊府北室金柱玉壁刻文並備其也精心存命重復為之十一年而成爾與修洞經者大都等爾夫此二文是洞經之祖素靈經之圖爾爾凡階下仙真有贊儀之篇曰鑄鑄之容百者得其道皆達成而無誤也又致神之驗是為道疾得其要道者但速於大洞之秘妙爾非有仙名者皆不得聞此言聞見此言

五星雲空行不出乎處此之謂也夫守道者及學道求仙者修行至精皆可為之為之既得便成昇天仙人也此道不必真人而當獨行之也子有真骨真性而盡行之必能守守守慎不妄傳世故以相教耳黃老

太素真人曰子存日精五帝君夫人口含太上靈書須此道成乃見日中夫人無此徒勞自悞備右二條太素真人受太帝君靈言太上隱書云存時執之帝君云含之太素真

人教樂者存時合一文軌一文並行之太上隱書曰欲行此道不必愚賢但地上無此文耳真言古法啓誓乃得金丹之作道乃備焉青弟之盟道乃可實有得而行位為其人乃乘步雲雲氣到祈壇輪遊行九天上詣太極宮為高皇上元君樂者乃先容受太上靈儀

而致妄以語一人者即誠慘甚玉女玉童各十人自然使天大矣而失之語二人已上不可得以學仙也按油洞經之科亦即已有輕重之異誠損侍真使十倍於大洞地上青錄有相之道人而有此言者皆為師主男婦監寶大夫女稱執明大夫男稱左女稱右素奏并符曰大啟靈儀妙行降降非上真不見非上仙不聞以致日月五精之神乘龍身空足躡景雲還與五帝上入天門有之聞之慎勿妄言去世可出管金乃得要符弟子有心之者勿違篇目玉童上言油則極方身終不仙玉童玉女去而不還書文必失獲利三官予其慎之官為聖先峨嶺山此洞中石室戶權刻石書字曰警儀引日精結聚歲月神符道為上官位稱大夫真凡二十字下仙讀此不解其意仙人自有不見其為目者多矣其金液九丹蓋小術也皆不得飛行上清大洞真經有油之者按玄中科即滅一記玉童玉女各減一人三泄之身死不得成仙八太上警儀文結璣章有泄之者減玉童玉女各

十八天火燒生靈從火中失而還上天也再泄身刑死不從生學道終不成仙也泄言妄說篇目且受考於三官師有當因緣去世之日或歸反陰陰絕連歲變之時當有所校若無其人乃自隨身受之者皆青金丹樓之號為管天地不泄靈之盟約乃得出之師隨事上聞而有奏著日月也不從科條皆為妄油大洞真經乃中央黃老君之寶書非至真上士有五名之者莫見為章條目也真仙亦有不聞此言者夫初限令一百年乃得一出傳可成而不得妄說篇目太上警儀結璣文章以啟於日月之精神上丹日月通天元鹿太空之道也皆乘雲車羽蓋駕合羣龍而上昇空天紫庭也大洞真經以致於朝靈之道招神成真人之法也乘雲駕龍騰躍玄虛衣縷羽佩金真玉光道通太霞上昇九霄矣此二書天帝之祕塗微妙素真入縹緲其篇目但漫云二事者是挾津之甚也況世人而今知其甲乙乎有相過而得之者生誠好事仍可為之列有事曾故不一二舉君所安

真書篇目列之于左

支子元神訣五言誓先先生所秘用及降妖白伴詞中由靈玉居文之

青帝君授紫微始青道經一卷

蒼帝君授蒼元上籙北斗真經中命四遊經

四卷

白帝君授太素玉錄寶玄經三卷

赤帝君授龍胎太和丹經二卷

黃帝君授四氣上推天元黃書八卷

青帝君授通元陽霞之符

蒼帝君授鬱真雷風之符

白帝君授歸靈扶希之符

赤帝君授四明朱碧之符

黃帝君授中元八維玉門之符

右十首於太華山西洞玄石室受

谷弟子青帝君授青精日水青華芝草則青

丘交服

上皇錄司命君於太山授

太素真人授太上警儀文在白水沙明空山之

之上授

太素真人授太上結璘文在水沙洲空山之  
上投

太素真人授太上隱書在水沙洲空山之  
上投

上清三元君授玉皇金真太素宮全圖下  
投

四真人授神虎符流金火鈴在大陰宮  
日中五帝君授神中之事九有之符青精日  
粘雲碧玄醴

月中五帝夫人授流星夜光章十明之符黃  
琬紫津之粘月華雲膏

右藥君所受衆書符之目

藥君受支子元服茯苓法焦山蔣先生所得  
茯苓五斤咸治去外皮乃擲下細篋以漬白  
蜜三斗中盛之以銅器者耐熱曰瓦甕以此

器著大釜中著水煮半於所盛藥從頭微火  
燒釜令水沸煮藥五數及側蘇令相和合良  
又塞鍋頭煎出著鐵臼中搗三萬杵令可丸

但服三十九如梧桐子大百日百病除二下  
日可度書二年使鬼神四年玉女侍衛十年

夜視有光能隱能彰長生又視服此一年百  
害不能傷疾病不復于色及嬰兒肌膚充悅

白髮再黑眼有流光全藥齋三日實之再密  
盛處勿令婦人舉火及及機設之也五斤灰

本三斗白蜜為一劑當作木蓋蓋之煮藥  
上勿露也煮之時及側藥熟乃開之耳大以

好薪炭不可用不成燥藥以實之也當用密  
個候料視但以為意欲并令多少在煮藥成

預作丸盛之以密器可經於千歲不敗  
藥君受支子元服胡麻法蔣先生於黃金龜

祖山中授支公也

胡麻三斗記者黃黑無拘在可薄之皮搗潔  
於微火上熬令香氣極令細細搗以為散令

設沉澗勿下花白蜜三斗以胡麻散漬會  
中攪令相和使稠可安器著釜水中乃煮如

煎煮法本法也倘使今煎場可搗乃出搗之  
三萬杵如桐子大旦服三十九盒一劑腸化

為筋不知寒熱面反重頻投使藥重得先生  
惟服此二方先生已渡煙化升呼吸立至出  
入無間與乘龍上朝帝其位為仙宗者也

雷鼓擇胡麻今精

此二方與世方書小異藥君所授者驗而有  
實也云體先不虛損及年少之時當服花不

若出三十者當服胡麻蔣先生云此二方是  
大有之要法長生神仙之秘寶實玄經云伏

不活少胡麻治老令以齋戒服以朝暮升腫  
華散火精水實和以為一選精歸實此之謂

也升腫華散實也火精根本也水實胡麻也  
藥君以年少時所用故服花不二方同年皆

長生不死必仙之奇方也若大有實力者亦  
可合二物倍用蜜共煎濟以為丸乃佳亦宜

治老少矣矣本胡麻不必別作之也此二方  
蔣先生乃本在一處授支公不續之也是以

焦山而後本方得覽祖而胡麻方出明道秘  
之文乃不可得一宜其根源也至於支公授

藥君亦乃頃側靈笈之奧旨肆傾玄真之秘  
塗特以還靈祭天錄必當已知應為仙真手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五

傳

情虛其人王君內傳

魏牟子傳

華存師清虛真人王君諱茂字子泰范陽襄  
早人也安國侯七世之孫君以漢元帝建昭  
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誕焉洪基大業世積貴  
威若父諱楷以德行歸美此州所稱舉茂才  
除職郎轉中書大夫上當太守青門侍郎侍  
中左將軍屬門太守楷正色形管坦誠獻替  
納言推諫披林披頓率職履民政以禮成格  
刑寬賦不庸而敬天子賢之遷殿上三光使  
賓星太子臨春秋而書論禮易故飯仁長  
猶備善誘披言規勸揮紳乘其純大義已陳  
百王格其準遵光耀大夫諡曰文侯夫人司  
馬遷之孫淑慎沈博德配母儀蓋以清源而  
流國潤遠欽靈報教務分華胡耀是用忠孝  
著於上著善誘彰於外德世載矣斯人有  
焉君體六和之妙燕然天然之嘉贊合歲芳

以植續未嘗符而標實確灼煥於三辰峻逸  
超於玄風少談五經傍者百子餘算象緯道  
探陰陽及風燕律呂靡有不覽也父為好巫  
相孔光女妻婦在室以和人倫而君觀形淳  
觀明德獨往高期其全絕不內粉煥煥焉若  
望慶雲之宵於清浩焉似孔澆派之無極神  
族萬物之靈燕逸青溪之津陽朔野林長翻  
東園對靈鳳明以醫於南風匪亂華以阮於  
幽源走乃夜光潛理映耀於難掩遠名弗絕  
圓聲馳京夏四府交辟君即開卷之風噴然  
慈雲曰人間虛焉是覓得夫利害相攻有暗  
鷓鴣之視尤燕矣迷迷忘忘辭親入華山中九  
年無聞備至精感夫兮神映為人體期冥靈  
心唱至真爾一日夜半忽聞林樾中有入馬  
之聲着氣之音頻史之間漸近此山仰而望  
之見千騎萬乘浮虛空而至神人乘三素雲  
擎子把符符朱劍卷連披而執苑曲展頰齋  
錦旌蔽虛神人暫停焉而言曰吾太陰真人  
西梁子文也聞子好道勉勿山林未改其美  
誠可憐也勸乞生實為主夫君乃馳詣輪

較之下叩頭自搏而言曰衰以內人愚頑庸  
騷體染風塵臨眺觀性然少好生道莫知以  
度真人曰夫學道無師無師自解實太極真  
人神仙之司主試技學者領來正其爾子玄  
錄上清金書東華名編清虛位榮小有妙官  
掌括寶籙為天王之任爾位法心四景動象  
上雲道自成也後陽陽洛山中感南極夫人  
西城真人並降南極夫人乃指而嘆曰君當  
為王子登之師子登亦使弟子也良又西城  
真人長嘆而謂君曰夫學道者不可以倉  
卒期成生者不可以立爾輝故冥術機於玄  
元而高僧太妙峻靈霄以費梳夫夫道雖無  
形其實有焉妙難味味其實然然于當勤求  
其無無後見其至有子廣延諸妙無後究其  
坦大得有利有生得妙則平全也子求生雖  
焉而未見其深長道雖動而未啟其門殆猶  
泓湧波以索鳥是學夫木而訪朝韓爾是故  
子心愛於導引而未富為之使續續於理  
燕故神學為之凋落肝勞於視盼而魂精為  
之遠索脾竭於中神而丹田為之閉塞賢因

於經緯而津液爲之不降勝統於地統故四感爲之亂作五藏相攻六府懸覆三焦轉而不瀉八關絕而無續頓絕飯以助飲身待丹膏以固飲內爾正可却衰白之凋折猶不免必死之期會徒有萬年之壽豈足貴乎西域真人遂以即日授若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寶八道紫度黃炁石精玉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凡三十一卷依科立盟給誓而付乃將者觀玄洲須臾而至四面大海懸騰千丈洲上官闕朱閣樓觀瑤室瑤房不可稱記西域真人曰此僊都之府太上丈人處之乃將若入紫桂宮見丈人著流霞羽袍冠芙蓉之冠履帝神光手持火鈴侍女數百龍虎衛階太上丈人與西域真人相禮而已相携共坐若侍侍側焉太上丈人曰彼所謂王子登乎事道遠達良師時得之矣西域真人笑因命若拜拜畢太上丈人使坐北向丈人乃設廚膳可吸立具靈肴十種丹醴溢溢皆經靈授飛節玄香陳鈞天之大樂擊金鼓於七芒壇唱放音徹胡天丘於是龍鳳雲慶飛

鳳鳴嶺山阜供饒滂波凌濤雲起太虛風生廣遠靈歌九真雅水空無玉華作唱西妃折腰爾乃東仙揮袂萬神遙延射重霄節節慶雲纏綿於是太上丈人會二十九真人皆玄洲之太真公也共第一真人自稱玉仙道若指若而向西域真人言曰彼僊都者將西域之室客上宰之賓友視此子心脾澄逸神清形骸圓展不映六景發華殆真人之美者小有之賢王也未彼果何人我於是西域真人笑而答曰道者今何請音之不妙曲問之隨碎哉諸粗陳其歸要焉道天皇臣判太混之一杼分爲傳焉之體登大盈之一包散爲委窮之物是故立三光呼天而置最優特區域呼地而制五服制漏刻以分日夜正四時以財歲月五位以正方面山川以定除阻城寨以自居焉兵械以自衛焉旌旗與服以自表用九教以自養凡此之類象玄乎天而形存乎地日月有幽明之分寒暑有生殺之蒸震雷有出入之期風雨有動靜之節類若浮乎上而聚精波乎下慶典之數始亂之運實焉

之質善惡之性明昧之炁壽夭之命貴賤之位尊卑之班吉凶之微窮達之期普陳吳性發乎天而命成乎人也故立之者天而行之者道受焉極合神同混而爲一流道並行不可得分別也於是玉仙道若命侍女花蓮華瓊瓊珠玉抱壺等發慶雲杖錄錄出上清隱書龍文八靈真經二卷授于登又以雲若陽水展飛丹殿二升賜若若拜服之真人遂將若還西域九年道成給飛輦之車東行渡崑明滄海登廣泰山入始樺庭蕭文帝若稽首拜拜太帝授以龍景九文紫鳳赤書上清神圖八道玉錄次南行渡渤海丹海登長壽山詣南極紫元夫人一號南極元君授以九道迴玄太丹鍊書又指赤雲童子華蓋上公授以五雲夜光雲珠水霜南極夫人曰昔日之言宜負舉焉若稽首謝恩辭還次西行渡度丘巨海沈羽之津望崑崙山詣紫雲真人景真三皇道若授以玉道錄字曜耀太真隱書次北遊波靡赤玄海濟飲龍上河輓瓜津登廣野山詣高上虛皇大道玉若會其出

遊駕日月之衣來紫姑之充譽湯黃書之靈  
 物新八景之耀飛其為德不可稱數君再拜  
 道側唱者曰聞君乃詣上清玉晨帝君安清  
 六微元君二君授以寶河飛寶純玄金章及  
 賜太極陽書龍明珠絳和雲芝君拜而飲之  
 即身金色項映圓光七耀數華流映映形又  
 退登閑風之野玄圃之宮詣中皇玉帝交解  
 形遊變流景玉經乃趨對絕海弱河西詣處  
 臺揚九靈太真上清夫人退更清齋三月受  
 三華寶耀慶文飛書靈輝上蘇七晨素經退  
 又清齋三年浮浩汗之河登白雲廬山山周  
 迴三萬里遊行翌日趨詣紫清太素瓊闕即  
 太素三元上道君所治為處丹靈白玉宮飛  
 啟絕耀紫霞珠煥七光交陳給於雲字之上  
 奇麗玄黃不可名字仙童玉女侍君天尊蓋  
 無數也君既至稽首再拜詣瓊閣之下又時  
 太素三元上道君乃使爾來令若西林落授  
 君金真玉光流金文鈴籙落七元八景飛晨  
 又仗清真左夫人都靈蓋右陽玉華仲流姬  
 齊神策玉童授君以為太素清虛真人領小

有天王三元四司右條上公治玉屋山洞天  
 之中給王童玉女各三百人主領上清玉章  
 太素寶玄太極上品九天靈文六合秘籙山  
 海妙經志主之焉又總括洞內明景三寶得  
 奈虎折龍筆金蓋瓊輪八景飛與出入上清  
 受事太素寂冥太極也復歸西城清齋三月  
 授書為太素清虛真人夫

紫陽真人周君內傳

紫陽真人姓周諱義山字季通汝陰人也漢  
 丞相勃七世之孫以冠拔擢流世居貴官祖  
 父玄元風元年為青州刺史父初為范陽令  
 時君始生焉父復積秩累遷官至陳留刺史  
 君時年十六隨從在郡始讀孝經論語周易  
 為人沈重少言笑喜怒不形於色好獨坐靜  
 處不給名好然精思微密所存必遠常以平  
 旦之後日出之前正東而立漱口咽液脈蒸  
 百數向日再拜旦如此為之經年父怪而  
 問之所行何等君長跪對曰義山中心好日  
 光景之輝是以拜之爾至月朔旦之日輒  
 遊市及閭閻隱卷之中見窮乏飢餓之人解

衣與之時時上登名山曾然惡欲或入石室  
 中歎然獨笑時陳留大儒名士聞君感德體  
 性純美成修詣焉君輒稱疾不見賓客漢侍  
 中蔡邕陳留高士亦頗知通聞君德行數往  
 詣君輒解疾不欲見之父乃大怪怒責之督  
 切使出見之既不得已遂出相見成大發清  
 談及論神仙之遊變化之事君乃慨然內閉  
 欲神虛靜領而和之一不答也是歲大旱斗  
 米十錢路多飢軍君乃傾財竭家以濟其困  
 險行之人亦不知是君之慈悲也對焉物如  
 臨赤子斯儉善德仁愛之施矣後遇陳留黃  
 泰吉君曰聞君好道陰德流行用思微妙誠  
 感於我是以相詣吾是中歐仙人須林字子  
 玄也本衛人靈公末年生少好道感受學於  
 岑先生見授鍊身身功之道術後又遇仇公  
 公乃見教以服炁之法還神守魂之事吾行  
 之甚驗大得其益予少知還陽精微不泄又  
 知導引服炁吞景咽漿不復須陰丹內術補  
 胎之益也然猶三蟲未壞三尸未死故導引  
 服炁不得其理可先服刺在加九以殺蛟蟲

蟲有三名一名青古二名白姑三名血尸謂之三蟲三蟲在內令人心煩滿志不開所思不固失食則飢悲感戚動精志不至仍以飲食不節斷也雖復斷穀人體重澤毒本淡悶所夢非真顛倒纏結邪俗不除皆由此蟲在內挫動五臟故也殺蟲之方如後

附子五兩麻子七升地黃六兩米七兩

柴更振大者七寸柱四兩雲芝吳五兩

凡七種先取舊蒲根者藥作酒使清淨重美一斗半以七種藥文吐內器中漬之亦可不用文吐三宿乃出曝之令燥又取前酒汁漬之三宿又出曝之須酒盡乃止曝令燥內鐵臼中搗之下細篩令成粉取白蜜和之令可丸以平旦東向初服二丸如小豆漸益一九乃可至十餘丸也治腹內鼓實上蒸心腎結塞蓋肌膚全體輕有光華盡一劑則蟲死盡死則三尸枯三尸枯則自然落矣亦可散作不限一劑也然後合四鎮九加帶青黃精各一兩以斷穀單若導引服蒸不得其理可先服食聚草藥巨勝茯苓木柱天門冬黃連地

黃文黃桃橙及皮任擇焉雖服此藥以得其力不得九轉神丹金液之道不能覺仙矣為可延年益壽亦辟其死也若按以為之服食米五年身生光澤微視內見五臟乃就仙人求飛仙要訣仙人曰藥有數種仙有數品有

朱雲駕龍白日升天與太極真人為友拜為

仙宮之主其位可司其公定元公太生公及

中黃大夫九氣丈人仙都公此皆上仙也或

為仙卿大夫上仙之次也遊行五嶽或達太

清後使鬼神中仙也或受封一山總領鬼神

或遊翔小有群集清虛之宮中仙之次也若

食穀不死日中無影下仙也或白日尸解過

死太陰然後乃下仙之次也或受消于秘

要是中仙耳子名上金書當為真人我之道

非子非真人所學也今以守三一之法靈妙

小有之言二百事傳于石齒木柯若乾之與

子服之吾道畢矣子可達紫師也者每拜交

敬退而服神芝五年日視千里外日行五百

里遠遊行名山尋索仙人聞家山藥先生能

讀龍馬經遠往各之通衍門子於是授以龍

蟠經及三皇內文遠登玉皇山過趙陀子文芝園十六首及五行秘符又遇黃先生受黃素神方五帝六甲左右靈龍之書四十四訣退登礪家山遇上衝若受太素傳左乙泥洞東家之錄右辰素文齋啟之律連登嵩高山

遇中央黃老君今會仙人在其上太室洞門之內君頓頭拜辭已長生度世黃老君曰子

存洞房之內見白元君若君對曰實存洞房

常見白元君黃老君曰子道未足矣未見無

英君也且復游行受諸要訣當以上真道經

授子矣見白元君下仙之事可壽三千年見

無英君乃為其也可壽一萬年矣若每拜交

敬而退遊行天下名山大洋西登白空山過

沙野弟先生受太清上經退登我嶺山入空

洞金府遇黃先生受太丹隱書八卷十訣退

登峨山過陰先生受九赤班符退登崑山過

咸池甫受靈藥由素欲辭乃登果山過淮南

子處受天關三關乃進登平首山過張子房

受太清真經乃退登九嶷山過李伯陽受李

氏幽經乃進登鐘山過高丘子受金丹方二



十七首乃登鸞鳴山過陽安君受金液丹經  
 九鼎神丹圖乃登猛山過青精先生受黃素  
 傳乃登陸潭山潛入伊水洞室過李于耳受  
 隱地八術乃登我山過趙伯玄受三九素路  
 乃登陽落山過勿陽君受青要實書三五順  
 行乃登霍山過司命君受經命青園上皇民  
 籍乃登馬耳山過蓋羅子受紫度夫充內視  
 園中經乃登曜名山過大帝候衣神重受金  
 根之經乃登雲羽山過司馬季王受石精金  
 光藏景化形乃登大庭山過劉子先受七變  
 神法乃登都廣道木過谷希子受黃燕之法  
 太空之術陽精三進之要乃登桐栢山過王  
 壽受素赤丹符乃登太華山過南嶽赤松子  
 受上元真君書乃登太冥山過九老仙郡君  
 受黃米月華四真法乃登合黎山過皇人受  
 八素真經太上隱書乃登景山過黃香馬車  
 先生受九真中經乃登重壘羽山過玉童十  
 人元炁文人得白羽紫蓋服黃水月華法乃  
 劉森林登枕廣山過青真小童君受金書秘  
 字乃退南行朱火登丹陵山過翼神陽受仙

忌其記乃西遊登空山見無英君而進洞房  
 中無英君處其左白元君處其右黃老君處  
 其中無英君服金精朱碧玉液之袍光赤朝  
 霞流景耀天要太上靈燕之章佩九帝袪邪  
 之策戴翠上紫靈之冠蓋太玄丹靈上元赤  
 子之祖父也左連青宮之炁派灌萬神乃未  
 有天地先自虛空而生矣白元君服丹玉之  
 錦雲羅重袍白光內朱流景冬天垂輝映神  
 玄黃微虛要太上靈精之章佩玄元攝魔之  
 策戴招龍冠蓋玉房雲庭上元赤子之父  
 右夾給音之宣朝運生者也中夾黃老君走  
 太極四真王之師老矣上攝九天中得昆崙  
 黃閣朱天外紫戶在其內下與二君入洞房  
 圓三寸威儀具焉天至恩神見得為其人若  
 見白元君得為下真誓三千歲若見無英得  
 為中真誓萬歲若見黃老與天相傾上為真  
 人列名會空者既指之乃拜拜頌言乞與上  
 真要訣黃老君曰可還視子洞房中者乃冥  
 目內視良久果見洞房之中有二神人無英  
 白元君也被厭狀如在空山中者黃老君笑

言曰微乎深哉子用意之清也此白日升  
 天之道子遠登雲山披于上真之道若乃還  
 常山石室中壽戒念道獲積九十餘年中白  
 元君無英君黃老君遂使受之大洞真經三  
 十九篇有五重二十一八五五二十一一人皆  
 侍直燒香晝夜習之積十一年遠來書寫觀  
 白曰升天指天微宮靈書為黃陽真入佩  
 黃老之節八威之策帶流金之鈴服自然之  
 衣食玉醴之柏飲金液之漿治易折山金庭  
 銅城所謂紫陽宮也紫陽有八真人君處其  
 右一日三登真香一朝太微帝君以瑞氣為  
 紫陽別宮所謂洞庭潛宮也嵇家山有洞穴  
 潛行通玉屋清虛小有天亦潛通關風也

馬明生真人傳

馬明生者齊國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實少  
 為縣吏捕賊為賊所傷過太真夫人道東家  
 見而憫之官將殆死良久忽見一女子年可  
 十六七服青鹿裘容絕世行步其傍問君實  
 曰汝何傷也君實以實對夫人曰汝所傷  
 乃重刃闕於肺五臟泄漏血凝結府炁散腸

外此將死之息也不可復生如何君實知是  
神人叩頭求乞賜救護夫人於肘復箇中  
出藥一丸大如小豆即今服之登時而愈血  
絕瘡合無復慘痛君實再拜跪曰家財不足  
以謝不知何以奉答思惟當自戕斃力以  
報所受爾夫人曰汝必欲以謝我意亦可往  
可見隨去否君實乃易名姓自號為明生隨  
夫人執役夫人入東嶽岱宗山峭壁石室之  
中上下懸絕重巖深陸去地千餘丈石室中  
有金林玉几珍物奇輝乃人跡所不能至處  
也明生初但欲學金書方既見其神仙來往  
乃知有不死之道旦夕供給掃灑不敢懈倦  
夫人亦以鬼怪狼虎賊或來變試之明生神  
情澄正終不恐懼又使明生他行別窟因以  
好女於卧息之間調戲今接之明生心堅志  
靜固無邪念夫人或行去十日五日還或一  
月二十日輒見有仙人賓客乘龍駕鳳往來  
或有拜謁者真仙彌目復座客到輒令明生  
出外別室或立致精細廚食者果非常香酒  
奇漿不覺而至不可日名或守明生坐與之

同飲食又聞空中有琴瑟之音歌聲宛妙夫  
人亦時自彈琴瑟有一弦五音是奏高玄響  
微聞於數里衆鳥皆爲集於峭壁之間徘徊  
飛翔驅之不去蓋天人之樂自然之妙音也  
夫人接上常與明生同石室中而異稱爾幽  
寂之所都惟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之處  
但是常有一白龍來迎夫人即著雲光耀袍  
乘白龍而去袍上專走明月珠綴著衣襟帶  
玉佩戴金華太玄之冠亦不見有從者既還  
即龍自去不知所往石室玉牀之上有紫錦  
被褥繡羅之帳中有服玩之物瑰金函英玄  
黃羅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有兩  
卷素書上題曰九天太上道經明生亦无不  
致於研視其文也惟供給掃灑守晨室而已  
至於玩服亦不敢竊聞之亦不敢有所請問  
如此五年愈加勤勞無懈怠情夫人歎而謂  
之曰汝可謂真可教也必能得道者也以子  
俗人而不滿不慢恭仰靈然而美之廢雖欲  
求死亦焉可得乎因以姓字本末告之曰我  
名婉羅字幼遠事玄都太真者子爲三天太

上府都官司且總針天曹事官秩比人間卿  
位也年少數嘗官遊遠處廢事任有司奏勅  
降玉東嶽退其王之編司鬼神之師五百年  
一代其職因來視之屬其後使修守政事以  
補其遺我又在人間今奉君王命又被太上  
召不復得停念故年謹故以相落教汝長  
生之方延年之術而我所受服以太和自然  
龍胎之體適可披三天真人不可以教始學  
之者固非汝所得聞矣縱或聞之亦必不能  
用以持身也有安期先生號金液丹法其方  
秘要便可立用是九君太一之道白日升天  
者矣安期明曰來吾將以汝付傳之焉相隨  
猶久其術必得明日安期先生至乘駝騎著  
緋衣戴道冠帶玉珮及虎頭鑿囊觀之可  
年二十許膚白嚴整從六七僮人皆戴節奉  
衛見夫人揖之甚敬稱下官須臾設酒果廚  
膳飲宴半日許夫人語明生曰吾不復得停  
汝隨此君去勿憂念也我亦時時當往視汝  
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可以相存明生復淨  
而辭乃隨先生受九丹之道詩曰

其一

暫捨壙城內命駕依山阿仰瞻太清閣雲樓  
鬱峨巖壑中有真人來往何紛葩鍊形保自  
然俯仰食太和朝朝九天王夕館運西華流  
精可鹿騰吐納養青牙至藥非金石風生自  
然歌上下凌景實羽衣何娉娉五嶽非安室  
玄都是我家下看紫霓子為以些與埃顛粉  
塵濁中憂患自相離尚未悟妙旨安事於珠  
磨榻緣由道池密俱福臻多

其二

昔生昆陵宮共講天年延金液雖可遐未若  
太和僊仰登寶臺虛想鍊靈人忽遇扶桑  
王九老仙都真為勝紫凡肇靈顏一何鮮答  
我壽長途逢我自然津告以鳴飛術父以玉  
胎篇履骨硬玄炁素女為我陳俯挹琳風使  
仰上觀三天靈網立爾步玉霞可暫還玄都  
安足遠蓬萊山脚聞傳授相親定結友為天  
人替即游刑對稿必無懸賢秘則手無噴油  
則軀身親

明生乃隨安期先生負及西之女凡此到園

丘南至秦廣浴及青城九疑周遊天下二十  
年中勸苦備嘗安期乃曰子其有仙骨何事  
泰之甚耶吾所不及也遂授以太清金液神  
丹方而告之曰子若未欲升天但先服半劑  
與明生相別而去明生乃入華陰山依方合  
金丹餅之半劑得仙而與俗人無異人莫識  
其非凡漢靈帝特惟太傅胡廣知其有道嘗  
訪明生以圖作大明問之明生初不對後亦  
告焉無不驗者後人怪其不孝遂復服金丹  
半劑白日昇天臨去著詩三首以示符來漢  
光和三二年也詩曰

其一

太和何久長人命時不來喻如朝露晷奄忽  
睡覺頃生生世所悟傷生由莫靜我符身具  
人證神挹客雲盤桓足使官玄都可馳騁消  
子奉我道太其來見有朝朝三玉母前夕歸  
徽頌仰沐瓊瑤記俯嗽琳瑯并千餘猶一刻  
萬紀如電頃

其二

天地自有常人命數陰陽年若驚法靈符猶

輕失遊離有灼均委玉為塵土穢林羊無款  
羅絲葉豈終歲惜此繁茂推哀彼寒霜屬有  
存理必亡有與故有廢其官戲玄津與物無  
凝滯神冲紫霄內形接山水際對虛忘有懷  
遊目託容喬風塵將何來其道故可大

其三

濁塗諒為歎世樂豈足預探楊栢塵遐飄飄  
獨遠來家東乘微陰蕭蕭銀馬虛靈真與我  
遊落景來鴻御朝乘雲輪來夕駕扶搖去數  
嚙天地中蒼黎安得附

陰真君傳

陰真君傳 陰真君曰 啟附

陰長生者新野人漢和帝永元八年三月己  
丑立皇后陰氏即長生之曾孫也少處富貴  
之門而不好榮位潛居隱身卑務道術米聞  
有焉明生得度世之道乃以入諸名山求之  
到南陽太和山中得與相見乃執奴僕之役  
親運履局之勞明生不教以度世之法但旦  
夕與之高談榮華當世之事治生園圃之業  
十餘年女生米嘗懈息間時有共事明生者  
十二人皆怨老歸去獨長生禮敬彌肅而明

生數回言語得失之際屢罵之長生乃和顏  
悅心未謝不及如此積二十年後清問之日  
明生問其所欲長生聽曰惟乞生爾今以糞  
草之身委質天匠不敢有所汲汲憚於遠達  
也明生哀其語乃告之曰子其老能得道者  
也乃特長生入青城山中費黃金為金以示  
之丘壘軟血即以太清金液神丹授之欲  
別去長生乃叩頭陳謝暫留仙駕拜辭曰弟  
子少長乘樂布執早遊剋身勵已若臨味谷  
不能弘道積德宮暢妙味捷尸素壁立而老  
老及之是以心存生矣捨世身真天賜嘉會  
有幸遭遇自執箕箒二十二年心力莫植常  
懼敗筋骨力防漏洩微効靡勝恩養不酬夙  
夜感慨告以更生頓受重方是特灰之質蒙  
延燒之平矣林樾草患青澤之需若絕燕以  
其蘇息草關關其視聽咸奇殊豈非隨河所  
謝昔太虛及夜闌先生與而教具人洪崖君  
雲成公瀛洲仙女數人共生論得改營妻媾  
之誓數校有交帝之盟應登九光仙都九炁  
丈人諸君相愛之大樂必行不祭而安焉

之不成弟子預在曲室嘗侍惟則亦具聞諸  
仙起不得道之言嘗受丹師度矣先生今  
日見諭不復陳此或非先生所授之不盡將  
恐是弟子因窮窮為明生悲諭之曰非有不  
盡汝性執女味事然而和室官幽鑿以相審  
矣不復煩妻為俗人之信耳於是長生入武  
當山石室中合丹又服半劑不即升天而大  
作黃金數萬斤以布施天下窮之不問談與  
不談周行天下與妻息相隨舉門皆妻後妻  
之入手都山白日升天臨去著書九篇云上  
古仙者多矣不可具記而論但僕與已來高  
士得仙者四十五人追予為六矣二十八人見  
尸解去餘者白日升天為弟子丹陽葛洪子  
稚川曰嘗聞謠言有云不夜行則不知道上  
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間  
密自有思道得仙者耶陰若已厭神無雖未  
升天然方以嚴冕向聲相應便自與仙人相  
尋求聞見故知此近世諸仙人之數爾而俗  
人謂為不然已所不聞則謂之無有不亦惑  
哉夫卑澤間士以陽逸得志經藉自娛不羈

文彰不揚名聲不得求又不嘗聞道猶不能  
識之又况仙人亦何息今朝聞之徒知其所  
云為哉

陰真君自叙

惟僕延光元年折野山之予受仙君神丹要  
訣道成去世嗣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為真人  
行手去來何為俗間不死之道要在神丹行  
燕導引使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小道不能  
永度於世以至天仙子欲聞道此是聖言積  
學所致不為有神上士為之勉力加勸下愚  
大夫以為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存

吳猛真人傳

吳猛字世雲豫章人也性至孝小兒時在父  
母膝下無驕慢色後得道海峽上條路有大  
蛇時或斷道以氣吸吞行人行跡為蛇猛與  
弟子往捨地等蛇乃入穴深穴猛勸南昌杜  
公違地地頭高數丈猛踏地尾浴背而以足  
按頭弟子研殺之猛云此地是蜀精地死則  
杜殺滅矣果如言將軍王教迎猛道過官亭  
關神具官僚迎猛猛曰汝神王已直不宜又

居非據我不相問也神乃去至蜀見救將多  
疫病猛標滿水百步飲者皆愈日中請水者  
將千人救惡之於座救猛者然失去大相檢  
覆猛恐坐者多乃徐步於萬人之中連船天  
地冥合乘風迅逝一宿至家第子見兩龍負  
船罪如寬大猛云救踐人君之位命終此輪  
其年救死後太尉度亮迎猛至武昌便歸自  
言界蓋未至家五十里亡殯復變化弟子聞  
棺不見其尸

許遜真人傳

許遜字敬之南昌人也少以射獵為業一旦  
入山射虎鹿胎殺骨著卷中出墮地虎母低  
其子未竟而死逾愴然感惜折弓而歸聞豫  
章有孝道之士吳猛學道能通靈運聖歡我  
緣薄未得識之於是旦夕追禮拜猛又而彌  
勤已鑿其心猛升仙去時語其子云吾去後  
東南方有人姓許名遜應來吊汝汝當重看  
之可以真符授也至時遜果來吊其子以父  
命將真符傳遜來修其感有愈於猛

許遜真人傳

許遜字敬女小名秋丹陽句容人也世為青  
族冠冕相承秋總角好道潛志幽契曾從郭  
璞筮卦遇大杜之大有上六爻發璞謂秋曰  
君元吉自天宜學經舉之道初師鮑觀受中  
部之法及三皇天文一旦辭家往而不返東  
入臨安縣山中散髮去累改名遠遊服木黃  
精漸得其益注心希微日夜無間數年之中  
靈感玄虛太元真人定錄茅君降授上法遂  
善於胎息內觀步斗隱逸每一感道將超起  
雲漢後移臨海赤山遇三世龍趙道言傳太  
初秋因師世龍受解束及行之道服玉液朝  
腦精三年之中面有重額臨應得道三官都  
禁建典柄侯周訪主非使者展白虎出丹簡  
罪簿各執一通詰咎諸愆如其無者便當執  
也賴得真初即李開林相助秋告怖懼強長  
嚼叱吃而答曰大道無親唯善是其天地無  
私隨德乃於是以阪東流血無違龍蟠之舉  
三苗丹野涿鹿絳草並効大聖靈化高道上  
建瓚吾七世祖許子阿者積仁德陰加鳥  
獸遇凶荒瘡癘之年百遺一口子阿散財拯

救自營方藥已死之命聽於子阿子得濟者  
四百八人德陳我事應得仙者五人皆錄字  
青宮置是爾輩所可據乎言畢會司命君道  
中依李連袂而至魴等笑而走即得度名  
東宮為地仙中品秋第五弟諱小名穆官至  
魏單衣文散騎侍郎年七十二捨世壽山能  
通靈降其光怒息滿殿中結索小便不利遇  
西王母第二十七女號曰紫微夫人謂穆曰  
此病家訟之所致家又有怨鬼為害可服木  
自符靈藥除去紫微夫人因作服木杖以傳  
穆依方修合服十旬都倉眼明耳聰家親日  
少司命君父以飛步之遺告穆曰謂奇體道  
解幽遠精益中檢物秦德願負寬慈博採聞  
道必行道遠飛步餘哉地平策觀上起浮煙  
三清靈真仙之師友乃女里之先生必當封  
敕鍾邑守伯仙京傳佐上德則官錄名穆第  
二子虎牙理頓女根列聖真圖階天仙人成  
謂為實歎曰幽定錄君所告服藥事多隱語  
諸諸姓名曰鳳樓養木素衣炳靈復願思貞  
擬心虛玄五公石牌彼體所便急宜服之可

以少類三八合明次行玄具解駕倦怠可憐  
洞驚瘦刃應敷適心高玄棲隱沈正杰不  
衰木散除疾是汝所宜次履靴飯素較勿違  
益髓除息肌膚充肥然後登山詠洞講微實  
獸白齒爾能見機速得不死過度壬辰倦怠

藏木祀報周書太極道簡金書西華學服可  
否自應靈符理契同歸神洞相度稽第三子  
玉斧令真洞歲少有徽譽司徒辟據不執隱  
居茅山師楊義受三天正法曲素風文復定  
錄君授其上道告玉斧曰斧欲學道當如穿

井井形念深土愈難運出若不堅其心玉共  
行宜得見東陳耶又曰夫學道當專注精無  
散念微者修持神泊寂焉如察有所觀照焉  
若潛有所得始得道之門也猶未入道之室  
也所謂知道易易學道為難者也若乃幽寂

沈味保和天真正六府無視無聽此乃道  
之易也即是不能為之者所以為難矣許侯  
研之我斧于壘之義年二十八起靈登山映  
於東山與符言曰吾自穿神燕狀青東林沐  
浴明丘乘我同生每來噴澆流歡遊之迅西

野雲塵衣與內登婦驚故解勞何憂重將欲  
返身歸空但矯足自仰爾於是靜心一息遠  
憑靈臺登巖岬引領仰玄真志飛上遊空  
鍊真始覺形非我質遂忘驅遣神失依心頓  
外世務永絕足樂幽林外難一塞建志不倦

稽誠無餐遠遇明師見授奇術許謹新妙玉  
音洞容吐納平頰鍊形保骨沖炁氣派無復  
內外也但恨吾遭良師之太晚返滯性之不  
早吾得道之歡歡幸情事定錄其若以當說  
之矣奈賴成覆救濟之功天地不能踰也聞

弟遠造上法偶真重幽心觀靈無照陶太素  
登七闕之幾我味三辰以積遠虛落實求映  
胡九玄此道高妙非吾徒所聞也亦由下拋  
靈液未由望也然高行者常戒在危殆得趣  
者常險乎將失禍福之萌於斯而用道觀於

動神歸精感丹心得其趣之須臾若念慮百  
端陽以當道理勝百年亦無業也三官急難  
吾昔聞之在前七考之福既已播之於後因  
運乘易不亦違耶無成而敗自己而作故披  
千端因邪而生夫爾想善功苦心勞形勸立

功德萬物安晏亦何益哉斧子看蕭其可羨  
也本不自悟當違此事幸鶴何人享其高乎  
師友之給得夫所宗託景者真在於此舉也  
吾方接神空幽隱形深林探河谷之幽已擬  
丹單以成其失昔約道成當還脫信舉未道  
微程有聲聲亦欲曾催洞野有望瑛坐不期  
而柱其暫見弟因緣簡略已當增錄快報

楊義真人傳

楊義者不知何許人也位晉簡文帝為舍人  
朝隱唯善入其能識少好道服食精思遠能  
違實接其塵降玄人子考定錄安九華等技  
其道要西城王君又數風日月之精及思流  
九峰宮鍊理劍魄滅三尸之法玄清真人謂  
義曰夫為道當如射箭者其性不類乃道細  
的操志入山惟柱勿使乃獲至其養養度動  
行得仙簡文後師義得道

鮑觀真人傳

鮑觀字太玄陳留人也少有志慕洞於幽元  
深心冥諦人莫之知按洞天記云觀及妹五  
是光身七世祖李潞陳慮者俱杜陵北鄉人

同在渭橋為客舍積行陰德好道希生故  
 福遠於觀等使易世變錄改氏更生念為天  
 倫振曾雖與應齋並同觀也明經術律師  
 左元放交中郡法及三皇五帝劫名之要行  
 之神驗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晉太興元年  
 觀曾往江東於齊山北道見一人年可十六  
 七許好顏色俱行數里其人徐徐動足觀奔  
 馬不及已漸而遠因問曰相觀行步必有道  
 者其人曰吾仙人陰長生也太上使到赤城  
 君有心故得見我爾觀即下馬拜問寒溫未  
 及有所陳陰君曰此地復十年當交兵流血  
 計至蘇峻亂足十年也君慕道又夫吾相見  
 當得度爾仙法方得仙者尸解為妙上尸解  
 用刀下尸解用竹木皆以神丹藥筆書太上  
 太玄陰生符於刀刃左右須臾便滅所言者  
 而目死於林上矣其真身遠去勿復還家  
 家人謂刀是其人也用竹木如刀之法陰君乃  
 傳觀此道又與觀論晉室修短之期皆演一  
 為十廣十為百以表元帝託云推步所知不  
 言是陰君所說是陰君我其然矣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六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七

傳錄

陶先生小傳

陶先生小傳 陶先生名潛字仲博 先生諱弘景丹陽人也幼操英操聰明多識  
 五經子史皆悉諳究善書得古今法不肯婚  
 宦以資管未立且薄遊下位為宜都王侍讀  
 年二十餘使補祝服食遵行道要所得符文  
 妙陰蓋是真人遺跡於是棄行漸進乃拂衣  
 止於茅山馬觀其神俄明秀粉疎有元形如  
 長項耳間獨獨顯然吳眾矣

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 吳子明字本

利興

永明十年太歲己卯謝詹事倫先從吳興還  
 聞先生已辭世入山甚懷嘆賞於路中仍為  
 前傳雖未能究洽而粗舉大綱有似王右軍  
 作許先生傳細搜叔隱居先生諱弘景字通  
 明丹陽人也宅在白楊巷南岡之東宋初上  
 斷仍劉林度餘西鄉之桐下里至今居之陶  
 氏本冀州平陽人帝先陶唐之苗裔也堯治

箕州平陽故居馬漢與有陶舍爲高祖右  
司馬子青權位至丞相十三世祖趙漢末渡  
江始居丹陽七世祖梁交州刺史贊之弟仕  
兵爲鎮南將軍封句容侯食邑二千方與孫  
皓俱降晉拜驛郎散騎常侍尚書六世祖誤  
濟第三子水君中爲東陵王趙司馬碩允軍  
隨王出許昌因敗仍復過江爲大將軍王敦  
參軍敦爲丞相將軍諮祭酒後隨敦南下而  
情懼禍及乃移分屬籍築銅橫平晚起爲半  
騎丞相參軍不旋身平四年卒始別葬白石  
山之廣瞻湖北高祖毗有理識器幹高弁以  
文被黜不肯避官州郡辟命並不就後板校  
南安王位亦不起元興三年卒曾祖與公多  
才藝巨骨產孫衆郡功曾察孝廉除廣晉錄  
令義熙二年卒祖隆身長七尺五寸足姿狀  
有氣力使輕馬善騎射好學讀書善寫篆解  
藥性常行格杖爲務行參征南中郎軍事侍  
從宋齊武伐逆有功封晉安侯除正佐固辭  
頗嘆倚寵憂求宅以益佛寺弟與因辭官見  
譖則徙廣州後被恩除南海百縣令後

監新會郡大明五年卒於彼父薛良實字國  
重司徒建安王劉休仁母爲侍婢連向李侍  
御文除江下孝昌相亦開射善書畫善家  
資以寫經爲業一紙直價四十書體以平故  
蕭思話法深解藥術博涉子史好文筆風  
儀凡遊從典蕭思話王劉劉東周旋多爲諸  
貴勝所賞遇元徽四年冬銜使虜庭追郡國  
之好否得雅稱昇平元年還都具撰遊歷記  
并詩數十字及所造文章等別來賞者仍值  
石頭事亡失無復別本不得得世建元三年  
於歸亡背喪運奉善母東陵婦夫人薛智  
隱精心佛法及終有異焉先是負寶攜家隨  
蕭之孫州茅建二年蕭亡其年九月母覺有  
娠仍夢見一小青龍忽從身中出直東向而  
昇天遠視之不見凡既覺驚語比立凡云弟  
子當當生男兒應出非凡人而恐無後尼問  
其故以所夢答尼云將出家又答審爾亦是  
所願時年二十五其冬仍隨蕭部位還都住  
東府射堂前參佐麻中以茅建三年太歲丙  
申四月三十日甲戌夜年先生誕焉是年乃

閏三月明日朔旦便是夏至母即沐浴而起  
了無餘思先生四五歲便好書今猶有六歲  
時書已方幅成晚九歲十歲讀史記而書周  
易春秋雜書等頗以易文爲意年十一爲司  
徒左長史王劄子吳博士十三父昭宅席卷  
隨吏部尚書劉宋之淮南郡十五歸都寓居  
中外務曹舍後仍立別宅從此不復還舊廬  
十七乃寔常隨劉宋少之丹陽郡得於帳下  
食出入乘廐馬乘第二男侯少知名時爲司  
徒祭酒俱雅好文籍與先生日夜投奉未嘗  
不共味而食同車而遊俱與江數楮等俱  
爲顯帝四友故最以才學得名侯作宋德頌  
連珠七誓當世稱絕侯既亡後文章皆宋落  
先生欲爲善集竟不能得是歲昇明元年不  
先生年二十二隨劉丹陽入石頭城統衆業  
建事先生與韓資廣漢阿軍文徽及事敗城  
潰即得奔出侯及弟侯爲沙門以逃爲人所  
獲建康獄死人莫敢視先生躬自收殮葬葬  
查刑善善管理都早自此棄世寺山而止位  
宋齊之際物情未安既結劉宗常懷憂傷父



乃因紀僧吳事高帝於新亭即案帳內驅使二年正月既微之半從還東府公仍遣使侍第五息華六息萬侍讀兼勸公問管記事先生時年二十三除已陵王侍師明年侍從高祖登極還臺任殿內除太射豫章王侍師先生云幸運之際頗有微勳何處不容三兩階級遂不拜又明年隨安成王出鎮石頭次歲夏丁孝昌府君憂上即奉迎來還都安厝世祖即位以豫武將軍起侍宜都三侍讀齊世傳諸任皆總和記室子軍事還須有文才者先生於吉凶內外儀禮表章及賤賤啓牒莫不絕衆數王宮佐典言皆承授以為准格諸侍讀多有怨憚頗致譏嫉先生亦任之不介意年二十八服闋召拜左衛殿中將軍師醫時望先生驚亦不解所以即告度道

外郎但問人才若官何所枉者恐為爾誤我事度子時正被委任總知諸王府事先生不獲已而拜失年二十九清漢官新成帝安樂之先生并未獻頌又有伏受容亦上賦於是勅遣中書省舍人劉休宣旨褒贊并勅錄舊官金石會子時上意欲刻此頌於石碑王儉沮讓而止時獻賦者五人惟以先生為最將欲遷擢命母憂去職尋授豫武將軍起侍師酒食者祿隨宜郡王赴京帝欲幸武進官先生復作頌頌成而車駕事廢不復得奉云此頌體制英絕倍勝舊格三年還都方除奉朝請拜竟快快與從兄書云昔仕宦應以體中打斷必期四十左右作而首即出為浙東一好名孫祖得山水便投簪高邁希晉之志謂言指掌今年三十六矣方作奉朝請此頌顯可知矣不如早去無自勞辱明年五月遂拜奉朝請職求托兼林書雲之志於斯如夫是歲水明十一年士中歲也先生初隱不欲辭省出仍脫朝服辦神虎門鹿中徑出來李已釣語左右曰勿令人知爾乃往與王曼語別矣

云主上性至嚴治不許人作高奇事或致忤旨坐貶罪者便恐違即此志誰可作先生嘿思良久蒼云余本物志非為名若有此慮莫為所宜於是即不詣省直上表陳誠請賜帛十疋燭二十錠又別勅月給上役奉五斤白蜜二年以供服餌先生既還命理輪東下衆有憂德於征虜本梨酒輝伏皆云江東此來未有此事乃見今日爾於是止于句容之句山山先生云此山是金壇洞宮周迴百五十里名曰華陽之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名曰茅山所以自稱華陽隱居亦猶士安之玄晏梓川之抱朴凡往人間書疏皆以此院代石先善稽古執古七經大義備解而不好立義異於先儒議論惟著賦不善口談尤好五行陰陽風角蒸候太一遁甲星曆算數山川地理方圖所產及醫方者舉分刺藥為草木考校名類莫不諳悉善讀書不類常式列作一家骨體勁媚琴瑟射亦皆領括管言心中但如明鏡鑄形過物不覺有滯礙為入少憂感無塊礙淡來樂英音怒時有形於言述者

云皆是欲顯事屬物了無歡溢於曾憐先生以甲子乙丑丙寅三年之中就與世館王東陽孫遜龐容葉道家符圖經法雖相水皆是真本而經歷樞密意所未愜者於是更博訪遠近以正之戊辰年始往茅山使得楊許千首真跡欣感感激至庚午年又假東行浙越處處尋求靈真至會稽大洪山謁居士婁憲明又到餘姚太平山謁居士杜京度又到始寧荒山謁法師鍾義山又到始豐天台山謁諸僧標及諸處宿舊道士並得真人遺跡十餘卷遊歷山水二百餘日乃還爰及東陽長山吳興天目山於潛臨海安國諸名山無不畢踐身本輕捷登涉無難藉屨寒樓秘致危急致瘳瘳息朝夕無倦其刻有陰陽靈惠人莫得知之樂惜人書隨談治定在人間舉述甚多了不存錄謹錄先生所撰記世道書名目如左

學苑十快百卷元一書元生常云書外神欲探一事不可無格乃妙法古今未周以類相長為一百五十卷名為學苑元於皇覽十作世道近海湖書新法此法可理成之此書若華林帶周于書家無他卷之學矣考經論經義注并自立意共一秩十二卷三禮序共一卷并自注尚書先序序於一卷左傳已有別定更定書法易明即是易序不似在注老子內外參注四卷并自注三國志讀述一卷抱朴子注二十卷世語關字二卷休雅文史以書述世詳所開者續臨川康王世說二卷太公孫吳書略注二卷古今州郡記三卷并述古地圖一卷帝王年曆五卷起二皇至漢末竹書為三卷五十卷書其用外編之也實儀集三卷玉匣記三卷記名山地理七曜新舊術二卷占星略要一卷有十三法風雨水旱飢疫占要一卷有十法算數藝術雜事一卷兼百事吉凶曆一卷本車經伍七卷附復百一方三卷增補晉天初驗施用藥方五卷此二十四卷五世用所撰自書又作相書等述其記序如此等五在卷中登真隱訣三秩二十四卷此一秩皆先修行上真還經要相書不以出世真法一

秩七卷此一論道是書與軍中東其任執符于書道還經書已撰多有編譯史法水執法之圖不出外國學記一卷此一記先自記所多雜書不以示人合丹藥諸法武節度一卷兼金丹藥白要方一卷服靈書諸石藥消化三十六水法一卷服草木雜藥法一卷斷穀秘方一卷靈方秘奧一卷消除三尸諸要法一卷撰集服藥導引法一卷集人間諸却災急法一卷此九種所撰雜書自先五凡所撰書皆多如書大集食易雜錄書大書皆每部四又有國藥雜記書多未錄一二蓋如如此也

又作彈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二十八宿度數七曜行運昏明中星見伏早晚以機轉之悉與天相會云此修道所須非但史官家用又欲因流水作自然滿刻仗十二時輪轉循環不須守視而應山瀾水易生宮苑參差不定是故宋立先生形細身長七尺二寸照止閏二尺六寸薄皮膚露筋骨青白色長頰面疎眉目鼻小而平直長頰

聾耳左耳內輪有大黑點如豆耳兩孔裏各有十餘大毛出外二三寸方頗赤鬚髮短少鬚髮右者上有一紫點如兩錢大右股內有數十細黑子多作七星形起正方如鐵錘脚眼中常見有異光象左右各類未嘗言其狀聞人說小來本神儀端潔十五已上彌為美茂每出路人多嘆羨雖冬月行常執扇自障平二十九時於石頭城忽得病不知人事而不眠藥不飲食經七日乃豁然自是說多有所觀鬼事從此容色瘦瘠言音亦跌宕閑緩遂至今不得復常音響本清正大小稱形言詞率易無妄製行步舉動細細利類儀和明不嚴敬小大見之皆樂悅附而自令人畏服門徒胥附承承祇肅有知宮庭小來與人有隔數處便不與人共視助飲食及長近處宿息常自然安置性不胡調世中戲謔一切不為為人強精魂夜行獨宿無所短長一生不離塵入山以來中鴻未嘗離體

梁茅山員白先生傳

吳荆牧陶濬七代孫名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娘母夢日精在懷昇二天人降于

執香爐置左右曰當孕男子非凡人亦恐無後及生標異初而聰識成而博達因讀神仙傳便有乘雲馭龍之志年十七與江牧褚炫劉侯為宋并明四友仕齊歷教王侍讀皆總記室後魏精為特所重師法及清談言成獻頃宣旨褒贊無欲刻石王儉議莫乃止平二十餘服遺徒執典世館孫先生落黑經法精行進要殆通曲洞微轉來朝請乃拜奉解職答詔優歡賜與甚厚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咸云自齊已來未有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楊許真書遂登巖造靜自稱華陽隱居書院亦如此代名持愛松風庭院皆植每聞其響便邊然為樂至明帝欲迎往將山慈辭得止燕勅命納餐性為煩劇乃造三層樓先生居其上弟子居中棲實於其下令一小暨傳及而已潛尤隱權內修秘密深藏所詣遠屬實人可謂成而遠道者也身長七尺八寸為匡園通識謹心如明鏡遇物斯應少憂戚無較覽減喜怒清哀樂或有形於言述者

是顯事屬物深慕榮貴之為人卑任理虛飄飄然惟有雲間琴其所為皆自得於心非傳識能及尤長於鑰正偶深地理層算又不容發成即為體造渾天傷博之與天相會其甚真陰陽訣注老子等書二百餘卷至永元二年深托向嶽及梁武帝革命謀國境未定先生乃引諸識記果是應運之符又擇郊禪日靈驗昭著勅使入山宣旨酬謝帝數早與之遊自此之後動靜必報先生統得秘訣以為神丹可成恒苦無藥帝皆給之又于勃洛遊先生置兩牛一牛散放於水草之間二牛著金龍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求欲效曳尾龜豈有可效之理時有大事無不前已奏陳時人謂為山中宰相以大遁初獻刀二一名善勝二名成勝為佐實梁帝金樓子云齊陸士重陶員白士大夫重周弘正其於義理精博無窮亦一時名士也先生常作詩云我前任教從早秋坐空言朝陽破化作單于宮其時人事就欲玄理不習武事休養之難並如所言大同二年告化

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屢中香氣  
積日不散詔贈中散大夫諡曰貞白先生仍  
遣舍人監護喪事以稱得道得云後遂葬於  
且弟子數十人唯王遠知陸逸神舞上足焉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七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八

廿八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八

列仙傳

赤松子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服水玉以教神農能  
入火自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  
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  
高辛時復為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

案封子

案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胸正有  
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  
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視其灰壺  
猶有其骨持人共葬於崑崙北山中故謂之案  
封子焉

馬師皇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氣死生之  
診理之無愈後有龍下向之登平張口師皇  
曰此龍有病和我能理乃鍼其脅下口中以  
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有疾龍出其改言而  
治之一旦龍負而去

赤精子與

赤精子與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飲百草  
花至先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於市中  
貨鐵亦謂之鐵父

僮伶

僮伶者槐山株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  
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遠走馬以松子遺  
先亮不眠服也松者闌松也時人交服者皆  
至二三百歲焉

容成公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之師尼周穆王能善播  
導之事取精於玄化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  
精者髮白復黑齒墮更生事與老子同亦  
云老子師

方回

方回先時陽人也先時以為關士株食雲母  
粉亦與人民之有病者隱於五柞山中夏啓  
末為宮士為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  
而得去更以方回印封其戶時人言得回一  
團泥塗門戶終不可開

清子

清子齊人好餌木按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者天地人經四十八萬後約於河澤得經腹中有符隱於石山能制風雨爰伯陽九像法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嘯父

嘯父冀州人少在西周市上積復數十年人不知也後奇其不老好事者追求其術不能得唯樂其得其作大法臨上三禿山與梁母別列數十丈而昇天西邑多奉祀之馬

師門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亦能使火食燒李乾為夏乳甲龍師乳甲不能顯其心志殺而埋之野外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乳甲祀而禱之遂而道死

務光

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好翠服蒲藍操湯伐柴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辱吾不知

也湯既克桀以天下讓於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達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達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處其位况於專我哉不忍也遂負石自沈泉水已而自隱復四百餘歲

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馬相不從武丁以興迎而從遂不以禮遂投河浮山後進而父山

仇生

仇生者不知何許人涉時為木正三十餘年而更莊皆知其壽人也咸共師奉之其人云常食松脂在尸鄉光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幸其室祠之

卯疏

卯疏者周封史也能行系線形畫石鏡而服之謂之石鏡乳至數百年後來入太室山中

馬丹

馬丹者魯飲人也當文侯時為大夫至獻公

時復為暴正獻公滅狄殺恭太子丹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人晉都使諸大夫室公欲任之道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迴風中而去北方人專而祠之

陸道

陸道者云楚徒按典也好養生食素虛木實及無音子遊諸名山在蜀峨嵋山上人世世見之歷數百年也

葛由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刺木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終山終山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謠曰若得終山一挑雖不得仙亦足以東山下立祠數十處也

琴高

琴高趙人能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消彭之術許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解入涿水取龍子與弟日期期日皆奮躍於水傍設祀果乘亦鯉來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復入水去一本作作也

寇先生

寇先生者宋人也釣魚為業居離水傍百餘  
年得魚或放或賣或食嘗者冠帶好種為食  
其肥實為宋家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數十  
年獲宋城門鼓聚數十日而去宋人家宋來  
祀焉

安朔生

安朔生者琅琊上鄉人會葬於東海邊時人  
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  
夜賜金壁度數千萬出於半椰李皆置去歸  
書以赤玉馬一輛為報曰後千年求我於蓬  
萊下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  
海求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半椰李  
海邊數十處也

杜父

杜父者象林人也時黑而將白時黃而時赤  
南海人見而事之常服柱及髮以龜腦和  
之十九用十斤杜累世見之今荆州之南尚  
有杜丸焉

祝立仲

祝立仲寧人也會葬於某百餘年人以馬奔  
而因此動舍壞仲又呈中數十家屋陷水皆  
敗仲死民咸取仲尸棄水中收其藥賣之仲  
被裝而從商之取藥者仲者懼叩頭求來仲  
曰非恨汝使人和我爾吾去矣後為天餘胡  
玉驛使復來至某北方謂之蒲仙人

酒客

酒客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昔日得萬  
錢有過而過之主人酒常醉敗貧窮梁市中  
實人多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  
來為梁王使民益種芋菜三年當大飢果如  
其言梁民不死後五年解印政去莫知所終  
焉

任光

任光上蔡人善餅丹食於鄉里間積八十九  
年乃如是故時任光也稱說如故後數十年  
聞項復長老談之趙簡子聘與供歸常在相  
擲山上三世不知所存晉人常居其丹矣

祝肆翁

祝肆翁涪人居尸鄉光山下養華百餘年

皆有名字十餘頭某樵樹上置散散之欲引  
呼名即獲別而至費難及子得千餘萬銀置  
錢去之失作養魚池後年失山白鵝孔雀數  
百常止其傍矣

朱仲

朱仲會稽人常於市上販珠而石時下書券  
三寸珠仲讀明書笑曰真佳汝夫齋三寸  
珠詣闕上書珠好過度即賜五百金魯公  
主復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十珠送  
至闕即去下書會稽微聘不知所存景帝時  
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報去不知所之云

傅早公

傅早公魏人學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卧其  
上石蓋穿隙略不動時取黃精食之後以道  
千景帝禮之使止王郎中數歲道不可得有  
詔問公何日發路未花林上化為白石早題  
其脇曰傅早公謝天子復置石早於道靈臺  
上早後復去不知所存

祝立君

祝立君者太山下道士武帝時以道術靈實

歸髮白再黑高落更生復罷去上東巡太山君乃冠章前衣黃衣擁珠米迎拜武帝曰陛下勿上必傷足指及數里左足指果折上諱之但祠而還焉君立祠復百戶使承奉之

崔文子

崔天子太山人世好黃老事居潛山下後作黃老九成石父祠資藥都自言三百歲後有疫燕氏死者萬計長史告之請投文機米播擊黃教以徇民間飲散者即愈所食計萬後去蜀資藥故世實夜文赤丸散實近於神焉

赤頂子

赤頂子鄆人也鄆中傳世見之云秦穆公主魚史也數言鄆界災苦水旱十不夫一臣向迎而師之從受業以長好食松實天門木石脂齒落更生髮白還黑服霞純紐後往吳山下十餘年吳知所之

積子

積子鄆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之且數百年時壯時老時美時醜乃知是仙

人也常過醪酒於陽都家鄰女者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為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積子牽一黃犢來過鄰女悅之遂相奉侍鄰女隨積子出取桃李一宿而還皆建光甘吳邑中隨伺逐之出門共牽犢耳而走不能追也旦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嶺山下冬實桃李也

騎龍為

騎龍者漢亭人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十餘頭養食枯草廬而守之龍長大稍稍去後五十餘年水凍其廬而去一旦騎龍來至潭亭下語云我為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不信之者以為妖言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

主柱

主柱不知何所人與道士共上名山言先有丹砂可得數萬斤官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飛如犬乃聽柱取為邑令章君明餅砂三年得神砂飛盡服之五年能飛行真柱俱去矣

鹿皮翁

鹿皮翁蜀川人也少為府小吏工木精巧舉手能成器械峯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梯輪懸閣意恐橫生數十日梯道四開成上其巖作桐舍留止其傍絕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且七十年水來三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今上山水盡得一郡改者萬計小吏乃辭還宗家今下山著鹿皮衣遠去後上聞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昌容

昌容常山道人自稱陽王女食蓬萊根往來上下見之者二百餘年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實與參家符錢以遺致基歷世而然奉祠者萬計也

漢父

漢父南郡人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買瓜散之煉瓜子與桂附枳實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身山入水後百餘年絕居山頂呼漢父老與道生時事也

山圖

山圖號西人少好乘馬馬路之折脚山中道人數以雖黃宮路是活獨活吾來散服之一歲而不嗜食病愈身輕進道士問之自言五嶽使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使汝不死山圖追隨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春年復去莫知所之

谷春

谷春撫陽人歲帝時為師疫死而尸不冷家發費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家人迎之不肯歸發棺有衣無尸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橫門上人知道迎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

陰生

陰生長安渭橋下乞兒常止於市中乞市人厭苦以糞洒之旋復見身中水不污如故長吏知之試故警署柱格而續在市中乞又試欲殺之乃去洒者之家室自壞數十餘人故長安語曰見乞兒與美酒以見破屋之谷

子主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雷江都王自言寡先生是我作客三十年不得作且以為狂人也問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王遣吏騎上龍眉山顯見寡先生毛身廣耳被髮殿眾主見之叩頭更致王命先生曰此主吾比舍九世孫且舍汝家當奉死女子三人勿預吾事語竟大風發更走下山比歸宮中相殺三人王遣三牲立祠焉

陶安公

陶安公六安靖始師教行大火一旦散上行紫色衝天安公伏治下求哀須臾朱衣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而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決也

赤芥

赤芥者巴戎人為碧雞祠主得能作水噴煉丹與硝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鳥餘種餅實之於釜梧溪江間累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芥焉

呼子先

呼子先漢中關下卜師老而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家當與嫗共處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矣

負局先生

負局先生不知何許人路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而循吳市中街磨鏡一錢因磨之無問主人得無有疾者輒出紫丸藥以贈之得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真人也後上吳山絕頂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運運東山為汝會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

阮丘

阮丘雖山上道士衣裘被髮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中體態蓋百餘年人不知時下貴藥廣陽人朱噴有善疾疾立與



七物藥服之而去三尸後與瓊俱入浮陽山  
朱瓊發明之乃知是神人也地動山崩道絕  
聲或於人世共乘奉初之

陵陽子明

陵陽子明鉅鄉人好釣魚於黃溪獲得白龍  
子明懼解釣拜而救之獲得白魚腹中有書  
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  
泔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  
餘年山去地千餘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平所  
言驚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魚在否獲二十  
餘年子安死人取墓於山中有黃鶴來棲其  
冢遠擲上為呼子安

邦子

邦子自言蜀人好放犬知相犬犬走入山穴  
邦子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山頭上  
有臺殿宮府青松森然仙吏侍衛甚嚴見故  
婦主洗魚與邦符一函夜還與成郡令番君  
君發函有魚子也著記中養之一年皆為龍  
邦復送符還山上犬色更赤有長翰常隨邦  
往來百餘年遂留山上上時下來覆其宗族

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數  
十里共奉祠焉

木羽

木羽鉅鹿南和平鄉人母貧賤主助產嘗探  
產婦兒生便開目視母大笑母怖懼夜夢見  
大寇索慎守兒言此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  
汝子木羽得仙母陰信識之後母生兒字為  
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去遠  
過母家呼木羽為我御來遠俱去後二十餘  
年鶴雀旦旦以銜二尺魚著母戶上母匿不  
道而實其魚三十年乃發云母五百年乃終

玄俗

玄俗稱河間人眼已英實樂都布七九一錢  
蒼泊百朔河間王患瘋買藥服之下蛇十餘  
頭問藥意似曰王親乃六世餘飲下墮情非  
王之所招王嘗故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  
遭俗留王家舍人自言父世見俗俗之身  
無彩玉乃呼著日中看實無彩玉以女甥之  
俗夜亡去後人見於常山下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八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九

新纂雲笈七籤卷一百九

神仙傳

唐成子

唐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  
中黃帝聞而造焉曰報問至道之至唐成子  
曰爾治天下當不待旗而雨木不待黃而落  
莫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而閉居三月復往  
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答曰至  
道之精者有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  
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  
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  
故千二百年而未衰我先得吾道者上為皇  
失吾道者下為土子行去汝入無窮之間遊  
無極之野與日月齊光與天地為常人其豈  
死而我獨存焉

若士

若士者古之仙人也其知其姓名無人度救  
者以秦時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關至  
於紫微之山而見若士焉其為人也深目而

廿九

玄準身肩而倚壁壁上而救下欣欣然方迎風而俯顧見盧教因避瑛乎辟下盧仍而視之方踉蹌而食蟹蛤盧教乃與之語曰唯以教焉皆奉齋室窮觀六合之外幼而好遊長生而不惰月行四極唯此極之末窺今親

天子於此殆可與教為友乎若士澹然而笑曰嗚乎中州之民不宜遠而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數乎列星比乎不名之地猶空矣也昔我南遊乎洞洞之野北息乎沉嘿之鄉西窮窈冥之室東貫鳴洞之尤其下無地其上無天視焉無見聽焉無聞其外猶有沃沃之記其行一舉而千萬餘里吾猶未之能究也今子遊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陋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陰之上不可以久駐乃舉膺身遂入雲中盧教仰而視之不見乃止恍惚若有所喪也教曰吾比太子也猶昔鶴之與蝶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之遠不亦惑哉

沈文奉

沈文奉者九歲人也得紅泉神方去士符還

年壽命之道服之有功效之崑崙留安息二千餘年以傳李文淵曰土符不去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達度秘要後亦昇仙今以竹根汁煮丹及黃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

皇初平

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之中四十餘年儻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善易而問之曰吾弟牧羊失之四十餘年不知存亡之在願君與占之道士曰昔見金華山中有一皇初平非君弟乎初起聞之驚喜即隨道士去求弟果得相見惡善語畢兄問初平曰牧羊何在答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之香無所見但有白石壘壘復謂弟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兄與初平借往尋之初平言此此早起於是白石皆成羊數萬頭兄曰我弟獨得神仙道如此可學否弟曰唯唯好道便得耳初起於是便捨嬰兒留此初平共服松柏茯苓至萬日生在立亡日中無影類

有童子之色乃俱還鄉里親戚死方略盡乃復還去臨行以方教兩伯達易姓為赤松子也初起改字為魯班初平改字為松子其後服此藥仙者其有數十人

沈建

沈建者丹陽人也世為長吏而建得好道不肯仕官學導引服食之術連年却老之法又能理病無輟因見建者常奉之者數千家每遠行寄奴侍三五人雖一頭羊數十口各與藥一丸謂主人曰但累虛舍不煩飲食也便辭去主人大怪之云此君所寄奴畜十五餘口並不留寸資當如何連去之後主人飲食奴侍奴聞食氣皆吐連不視又以草與雞羊亦避去不食更殺雞人主人乃驚與之僕百餘日而奴侍身體光澤異於食時雖羊俱肥沈建三年乃返各復以一丸藥與奴侍雖羊乃連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能舉身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迹不知所在也

華子期

華子期者淮南人也師角星先生受山陰靈寶方一曰伊洛飛靈教二曰白鳥正機三曰平衡接合服之日以還少一日能行五百里能舉千斤一歲十易皮復乃得仙去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吳人也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不肯仕宦閑居養性時人莫知其所從來謂之治民養身而已入山作神丹將三弟子知兩弟子心不盡誠丹成乃誡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之飼於白犬犬即能飛者人可服之若夫死者即不可服也伯陽入山時將一白犬自隨又丹轉數未足和合未至自有毒丹毒丹服之皆暫死伯陽故使以毒丹與白犬食之犬即死伯陽乃復問諸弟子曰作丹恐不成今成而與犬食犬又死恐是未得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為之奈何弟子曰先生嘗服之否伯陽曰吾曾遵世路委家入山不得仙道吾亦恥復歸死之與生吾嘗服之耳伯陽便服丹入口即死弟子相顧謂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長生耳而服之即死當奈此何

惟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有意耶又服之丹入口復死餘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耳今服丹即死當用此何為若不厭此自可得數十年在世間活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為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殯具二人去後伯陽即起將服丹弟子姓虞及白犬而去遂入山伐薪人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弟子見書始大懊惱伯陽作參同契五相類凡二卷其說如似解釋周易其實假借文象以論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真旨矣

沈羲

沈羲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除病救濟百姓不知服食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義與惠賢氏共載詣于婦卓孔家運道連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沉車一乘從騎數十人皆朱衣仗牙帶紅羅滿道問羲曰君是道士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以問之騎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從生以來履行無違受命不長壽將盡矣

老命遣仙官下來迎之侍郎得延白鹿車走也度世若司馬生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有三仙人若羽衣持節以白玉板青玉界丹玉字授羲羲不能請遂載昇天爾時遣問新劍人皆共見之不知何等須臾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在田中食苗或有識是羲車牛以語家弟子數百人恐是邪魅將載入山谷問乃分布於百里之內眾之不得復四百餘年求還鄉里推求得數十世孫名懷慎喜曰聞先人相傳有租仙人仙人今來留數十日說初上天時云不見天帝但見老若老若東向坐左右數義不得謝但嘿坐而已宮殿費費有如雲氣五色玄黃不可名字侍從數百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眾芝實生龍虎辟邪遊戲其間但聞珠琅如銅鐵聲不可測測四壁習習有符書著之老若身身長一丈被髮衣本身體有光須臾數變玉女持金案玉盃盛藥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得一刀圭告言飲畢拜而不謝應後賜菓二枚

大如獅子脯五寸遺棄去曰汝還民間治百姓之疾弱者若被采上界書此符懸之其妙香雷迫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靈氣奄忽如睡已在地上今多得符者矣

### 李八百

李八百者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江州人計之已八百歲因名云李八百或隱山於峨眉居廬者知唐公房有志而不遇明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為公房作備客公房乃不知仙人也八百驕使任意過於他人公房甚愛之復八百詐為病困步欲卒公房乃命醫合藥費用數十萬錢不以為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遍身體潰爛臭濁不可近也公房乃流涕曰汝為吾家助苦勞年而得萬疾吾甚愛汝得愈無所怪惜而今正爾當奈汝何八百曰吾瘡可愈須得人妖之公房今三婢祇之八百又曰婢祇不能使疾愈若得君欲應倉算公房即自祇之八百言君欲復不能使吾愈若得君妻祇之當是公房乃復使妻祇之八百曰吾瘡已差欲得

三十斛白酒以沐浴乃當郡倉公房即為美酒三十斛致於器中浴瘡即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疾乃告公房曰吾是仙人子有志心故來相試子定可教也今具相授度世之訣矣使公房夫妻及祇者三婢以其浴餘酒醪洗即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房入雲臺山中合作丹丹成乃服之仙去也

### 李阿

李阿者蜀人也傳世見之不老如故常乞食於成都市所得隨多少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其所宿有古強者疑阿是其人常觀事之故隨阿還所宿乃去青城山中強後欲復隨阿去然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強曰汝隨我行耶是虎也取強刀以擊右刀折強強竊變刀折至旦復出阿問強曰汝憂刀斃耶曰實然父怒阿即取刀以左右擊地刀復如故以達強強遂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與車阿以脚置車下據其背背折阿即死強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抑脚而後如常強時年十八見阿如五十許人

至強年八十餘而阿猶如故語人言被其召當去還不復還

### 王遠

王遠者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夫博學五經教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遠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之事漢孝桓帝聞之遠微不出使郎國遠載以前京師低頭閉口不肯答詔乃題官門扇四百餘字皆紀方來帝惡之使人削之外字遠去內字後見悉皆散入木裏方平無復子孫鄉里人累世傳事之同郡故太尉公陳寔為方平築道堂旦夕朝拜之但乞福願從學遠也方平在純家三十餘年純家無疾病死災奴婢皆安蘇六畜繁息田園豐茂任官高遠復語純云吾期遠當去不得復得明日日中當發至時方平死純知其化去不敢下著地但悲啼歎息曰先生捨我去我將何恃具棺器燒香就林上束裝至三日三夜忽然失其所束帶不解如蛇蛻也方平去後百餘日純夢或謂純得方平之遺化去或謂方平知純

將終故委純去也方平東入括蒼山遇其佳  
賢門蔡經家

蔡經

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得仙方平知之故  
往其家謂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故來取汝  
補官俸然汝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  
天去當作尸解須臾如彼約嘗中過耳告以  
要言乃委經去經復志身體發熱如火欲得  
水灌舉家以水灌之如沃壤狀如此三日中  
酒耗骨盡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左  
視其被中有皮頭足俱存如蟬蛻也去後十  
餘年思還家去時已老還更少壯鬚髮皆黑  
語家云七月七日王君嘗來過到其日可作  
數百斛飲以供從官乃去到其日家假借覽  
置作飲數百斛羅列覆置屢中至其日方平  
果來未至經家一時間但聞金鼓雷管人馬  
之聲比近皆驚不知何等及至經舉家皆見  
之方平著遠道之冠朱衣虎頭畫幟五色之  
綾帶幼黃色少髮長短中也乘羽蓋之車  
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虎獅旌旗環繞威儀

如大將軍出也有十二隊五百士皆以瓊密  
對其口鼓吹皆乘麟從天上來下懸幕不從  
人道行也既至從官皆不復知所在唯尚見  
方平身生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道人與麻姑  
相問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致報  
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若來語否有  
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也答言麻姑  
再拜但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專原有序條  
教無階惡念久煩來來在故當將到而先  
獲詔當按行蓬萊令使暫往如是當遣使觀  
觀願未即去耳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也來時  
亦先聞人馬之聲既至從官當平於方平也  
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  
八許於頂中作髻餘髮散垂之至腰其衣有  
文章而非錦綺光耀耀目不可得名字皆世  
所無有也入拜方平方平為起立至定各進  
行厨皆金盤玉杯樽罍多是瑤華而香氣道  
於內外擊膺而行之如行栢矣云是麟脯也  
麻姑自說持持以來見東海三萬余日向到  
蓬萊水乃浸於往者會將略半也豈時復為

陵降平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行揚塵  
也麻姑欲見蔡經者及經姊弟婦新產數十  
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童少許  
來來便以拂之視以墮地皆成真珠方平笑  
曰麻姑故作少年戲也吾老矣不喜復作此  
殺捨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單  
酒此酒乃出天廚其味淳醲非俗人所宜飲  
之或能爛人腸胃今當以水浴之汝輩勿怪  
也乃以水一斗合酒一升攪之以賜經家人  
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  
不足復遺取也以一貫錢與餘執持相聞求  
酷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  
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可又麻姑手  
爪不似人形皆似鳥爪蔡經心言皆太醜暗  
得此瓜以旋嘗當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  
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意謂  
其瓜可飽背何也但見鞭者經背亦不見有  
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  
家比含有姓陳者失其名字當罷閉經家  
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神兒於是方平引

前與此人便乞得隨後驅使比於暮經方  
平日君且起向日立方平視視之曰噫君  
心邪不正於經不可教以仙道也嘗授君地  
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小箱中  
以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能令君延

壽本壽自出百歲也可以權災治病病者命  
未終及無罪過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  
有邪鬼血食作禍者君便帶此符以教社  
吏當收送其鬼君心中當亦知其輕重臨時  
以意治之陳尉以此符治病有數事之者數  
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孫行其符  
不復效方平去後經家所作數百斛酒飲在  
庭中者皆盡亦不見人飲之也經父母私問  
經曰王君常在何處經答言當治其齋莊來  
羅浮山括蒼山此三山上皆有官室如一王  
君常平王會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連及覆  
者數十過地上五歲生死之事皆先來聞王  
君王君出或不至將百官唯乘一黃麟將十  
數人每常見山林在下去地數百文所到則  
山海之神皆來迎拜謁也或有子道自言

者後數十年經復暫歸省家方平有書與陳  
尉其書書字麻落大而不錯先是人無知方  
平名連者起此乃知之陳尉家子今世世存  
錄王君手書及其符傳小箱也

涉正

涉正者字玄真已東人也說本始皇時事  
了似及見也漢末後數十弟子入吳而正當  
閉目雖行猶不開也弟子隨之數十年莫有  
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問請之正乃為開目  
目開時有音如霹靂而光如電照於室中弟  
子皆不覺頓伏良久乃能起正已復還閉目  
正道風莫見其所服食施行而授諸弟子皆  
以行赤房室及服石髓小丹云孝八百時正  
為四百歲兒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詩百篇  
補經數十萬言脫乃學道治弟子之術能使  
草木金石皆為火光照耀數十里中亦能令  
身及口中吐火指火樹生草即焦枯是皆  
之即復故亦能使三軍之衆各成一聚又有

鐵人亡奴在軍中者累日米之不得博語如  
主曰吾為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當歸  
伺捉取之於是博以一赤丸擲軍中須臾火  
起張天如果走出而得之博乃更以一青丸  
擲火即滅所燒屋舍百物向已焦然者皆

悉復故博每作火有能燒他人雖以水灌之  
終不可滅須博自止之乃止耳行大水中不  
但已身不濡乃能使從已者數百人皆不濡  
又能將人於水上布席坐飲食作樂使人  
舞於水上不覆不濡終日盡歡其病瘵者脫  
博自治亦無所云為直指之言念即念又山  
間石壁及地上磐石博刀入其中去初故見  
背及兩耳出石間良久乃沒又能吞刀劍數  
十枚及從壁中出入如有孔穴也引鏡為刀  
屈刀為鏡可續時不改須博指之乃復故形  
耳復入林瀛山中合神丹仙去矣

五子

五子者姓章名實而郡人也少學東經周幽  
王微之不出乃數曰人生世間去生轉遠去  
死轉近矣而但貪富貴不知養生命盡蒸地

則死位為王侯金玉如山何益形為反土手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赤子具交衆術乃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有餘篇其術以務應為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善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草芥充石為六畜龍虎立使成行分形為數百千人能步涉江海舍木噴之皆成珠玉還亦不變也或時閉氣不覺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申之不宜百日數十日乃復起與弟子行各九詔為鳥與之誓令閉目須臾皆成大鳥乘之一日行千里又能吐五色起數百丈飛鳥遍指之即墮地臨湖投符召魚龍即皆上岸又能使諸弟子舉眼即見千里之物亦不能久也其務魁勝以器盛水者兩甕之間吹而噴之水上直有赤光輝輝起一二丈以此水治百病病在內者飲之病在外者灑之皆便立愈復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

天門子

天門子者姓王名剛光明補養之要故其經

曰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廢陽也陰人者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者混殺行白虎取彼朱雀前我言或不死之道也又陰人之情有急於陽而外自收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為木慮也陽性蒸剛躁志踴躍至於遺宴聲和某言解單下明木之畏於金也天門子既行此道年二百八十歲猶有童女之色乃服珠羅得仙入玄洲中去

南極子

南極子者姓柳名融能舍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著而噴之與雞子無異黃中皆餘有少許粉如指端者取杯呪之即成龜者之可食腸臟皆具而杯底龜殼取肉則成運成杯矣取水呪之即成美酒飲之醉人舉手即成大樹人或折其細枝以利屋間連日猶在以漸萎壞與真木無異也服雲霜丹得仙去矣

黃廬子

黃廬子者姓葛名越善能治病千里寄姓名

與治之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蒸藥之道藥虎狼百蟲皆不得動飛鳥不得去水為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歲力舉千鈞行及走鳥頭上常有五色赤高大餘天下大旱時能到湖中召龍出催促使昇天使作雨數如此一巨與觀故別乘龍而去遂不復還矣

張道陵

張道陵字輔漢涪國豐人也本大儒生博綜五經曉乃許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弟子千餘人其九翁大要惟付王長後得越升七試皆過第一試升初到門不進使罵辱之四十餘日露霜不去第二試遣升於草中守稻無歌暴達英文詐言遣行過寄密與升接牀明日又稱脚痛未去還留數日顯以突容調升升終不失正第三試升行路上忽見遺金四十餘餅升趨道不取不視第四試升入山伐薪三虎交持之持其衣服但不傷升不恐怖顏色自若謂虎曰我道士也少不復非故遠千里來事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皇華山鬼使汝來試也汝不須爾虎乃去第

五欲升使於市買十餘疋物已估直而物主  
疑言未得直升即捨去不與爭訟解其衣服  
賞之於他交更買而歸亦不說之第六欲違  
升守別田數有一人來乞食求不殺形面目  
塵垢身體瘠瘦臭惡可憎升為之動容即解  
衣求之以私糧為食又以私米遺之第七欲  
陵將諸弟子登雲臺山絕巖之上有桃樹大  
如臂生石壁下趾不測之谷去上一二丈桃  
樹大有實陵告諸弟子有能得此桃者當付  
以道要子時伏而覓之三百許人皆戰慄却

退汗流不敢久臨其上還謝不能得唯升一  
人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  
吾死於谷中矣師有教者足此桃有可得之  
理乃從上自攀正得桃樹上足不墜取桃  
滿懷而石壁峭峻無所攀緣不能得還於是  
一一攀上桃得二百枚陵乃賜諸弟子各一  
枚餘二枚陵食一留一以待升於是陵乃斷  
谷伸手引升衆人皆見陵臂不加長如報一  
二尺物忽然引手升已得還仍以向餘一桃  
與升食昇曰過升猶以正心自投桃上足

不墜跌吾今欲截自投當得桃否衆人皆謀  
言不可唯過升王長不言陵遂自投不得桃  
上不知陵所在四方則皆遺天下則無底柱  
無道路莫不驚唯唯升長二人嘿然無聲良  
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師自投於不測之谷  
吾等何心自安乃俱自擲谷中正度陵前見  
陵坐焉脚玉牀斗帳中見升長笑曰吾知汝  
二人當來也乃止谷中授二人道要

樂巴

樂巴者蜀郡人也好道不修俗事太守詣與  
相見屈為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嘗謂巴曰聞  
功曹有神術可使見否巴曰唯唯即半坐却  
入屋中去冉冉如雲氣狀須臾失已而聞屋  
外作虎聲而虎走道功曹宅乃已耳後入朝  
為功曹正旦大會而已後至而頗有醉態酒  
至又不飲即面商嘆之司馬巴曰不恭招  
以問巴已頓首曰臣雖里以巨能治鬼護人  
為臣立生廟今旦者老皆入臣廟不得即委  
之足以頗有酒德遠來又觀臣本郡大火故  
噴酒為雨以滅之詔原復坐即今驛為昔同

成都果信云正旦日大火而自東北來賊之  
而有酒氣焉

淮南王八公

淮南王劉安高皇帝之孫好儒學方技作內  
書二十一篇又著鴻寶萬畢三卷論變化之  
道有八公往詣之門吏自以意難問之曰王  
上欲得延年却期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  
物給關精義入微之大儒下欲得勇毅武力  
扛鼎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皆者矣自無  
駐衰之術貴育之氣也豈能究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竭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並之不  
敢相過公笑曰聞王欲賢好士吐握不停苟  
有一个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學春鳴吠  
之士誠敬市馬者以駁駟駟師郭生以招群  
者吾等雖鄙不合所求故遠致身秋一見王  
說今無益亦不作預云何限之過見嫌播若  
王必見少年則謂之有道見垂白則謂之庸  
人恐非發石取玉探淵索珠之謂也博音等  
老雖以少矣言畢八公化為十五童子露髯  
青髮色如桃花於是門吏擊林馳以白王



聞之不及履即徒說出迎以登思仙之臺張  
 佛時之惟設象牙之林燭百知之香蓮金玉  
 之執穿弟子之履北面拱手而言曰安以凡  
 材少好道德爾鎮世業沉淪流俗不能遺類  
 負茲山林然夙夜飢渴思願神明沐浴垢穢  
 精誠得薄抱情不暢適若雲泥不圖厚幸道  
 君降屈是安極命當堂披覆喜懼屏營不知  
 所措唯乞道若某而教之則螟蛉假慕去地  
 飛矣八公使以成老人矣帝王曰雖復洗蠱  
 具備先學知王好道故來相從不知意何所  
 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蓋地為江  
 河壘土為山嶽一人能崩高寒洞收虎豹致  
 龍蛇役神鬼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在立亡隱  
 蔽六軍白日晝眠一人能乘虛步涉起海陵  
 煙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燒入  
 水不濕刀之不傷射之不中冬凍不寒夏暑  
 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為禽獸草木  
 立成轉徙萬物隨教移行官室一人能防災  
 度厄辟却衆害延年益壽長生久視一人能  
 無恙成金銀鈔為銀水鍊八石飛騰珠璣聚

龍駕雲浮遊太清在玉所鍊安於是旦夕朝  
 拜身進酒果先乞試之變化風雨雲霧無不  
 有勿違受丹經及三十六水銀等方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九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

廿

洞仙傳

元君

元君者合服九毒神丹得道者經九卷

九元子

九元子者鍊紫金神丹登仙其經曰庚辛

經

長春公子

長春公子者常散髮行歌日中金巾入天門

呼女精吸玄泉鳴天鼓養丹田柱下史聞之

曰彼長春公子所歌之詞得服玉皇守洞房

之道也

龔仲階

龔仲階者坐嵩山少童步六紀之強

上黃先生

上黃先生者於步斗之道得隱形法

蒲先生

蒲先生者常乘白鹿採芝草於茅山

茅塚

茅懷字初成陽南關人也即東卿弟命君  
盈之高祖入華山修道後來雲駕龍白日昇  
天先是其邑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  
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  
皇帝若學之願甚早秦始皇聞之因改臘曰  
嘉平

常生子

常生子者常飲水成玉屑服之以昇天

長存子

長存子者學道成爲玄洲仙伯

蔡瓊

蔡瓊字伯瑤師老子受太玄陽生符遺丹方

合服得道白日昇天常以陽生符治已死之

人但散骨存者以符授之即起

張穆子

張穆子者修太極上元年紀以昇仙後以此

法授其叔道王文卿尹子房皆得道

童子先生

童子先生者於秋山學道修浴翠針經得仙

九源丈人

九源丈人者爲方丈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陸  
精水獸蛟鯨之類

谷希子

谷希子者學道得仙爲太玄真官東方朔師  
之受闕風鍾山蓬萊及神州真形圖

王仲高

王仲高常在淮南帝行卜父老傳云比世見  
之任被言於淮南王安安欣然迎之謂安曰

黃帝吾父之長子也昔師來裏君受長生之  
訣即以傳安

陽生

陽生者住少室西金門山山有金嬰漿服之  
得道

西門君忠

西門君者少好道明諸藏錄以閉山圖授來

始皇而不能用

玄都先生

玄都先生者授仙人黑玉天地鈴經行而得  
道

黃列子

黃列子者嘗遊復九江射中五色神鹿遂跡  
尋穴遇神芝服而得風仙

公孫卿

公孫卿者學道於東萊青山一云涇源山山  
官中有合成仙藥得服之人立仙日月之神

蔡長孺

蔡長孺者蜀郡人夫妻共服十精丸體氣充  
盈年九十生一男名度世一百五十歲復生  
一男名無極年三百歲視之如少童

延明子高

延明子高者服犀角得仙

崔野子

崔野子者服水以度世

霍子真

霍子真者服批膠得仙

宛丘先生

宛丘先生者服刺命丸得道至湯之末世已  
千餘歲以方傳弟子莫若春服之三百年視

之如十五童子彭祖師之受其方三首

馬學

馬學者佳國穀城中兩眼赤爛腫子不見物而能明察例視比方多病癩癩里不容者輒來披髮祭為治之愈是祭云忘脚常乘鹿車行無遠近不見人牛推引而車自至或一日赴數十處請而各有一祭凡與人語自稱尼子作書三詩類牛或錄孝建二年三月初作書與西國人別至十六日中時果平

任教

任教博昌人也少在羅浮山學道後居茅山南洞修斗之道及洞玄五符能役鬼召神隱身分形玄居山舍虎狼不敢犯

敬玄子

敬玄子修行中郎之道存道守三一常歌曰遠望崑崙山下有三項田借問田者誰赤子字元先上生烏靈木雙關伏兩邊日月互相照神路帶中間採藥三微須飲款華池泉遊遊十二樓偃蹇步中原意欲觀神宮正值子丹服金樓兒玉凡華蓋與相連願見雙使者

博著太行山長谷何峰嶽真城相接障蔽我飛龍帶忽際無極洞黃精生泉底芝草放吐川我欲將黃精流丹在眼前徘徊飲流丹期翼書送解意猶未復外子壽得臂骨所經信自險所貴得神仙

官舉

帛舉字子高嘗入山採薪見二白鶴飛下石上即成兩仙人共語云頃合陰丹成就河北王母索九釀酒服之至良于高聞仙人言就訪王母者得九釀酒還告仙人乞陰丹服之即翻然昇虛治於雲中掌雲雨之任

徐道季

徐道季少住鶴鳴山後遇真人謂曰夫學道當中天青課大歷既雙白桐二赤此五神道之極事也其證隱也大歷者三皇文是之道季修行得道

趙叔期

趙叔期不知何許人學道於玉屋山中遇卜者謂叔期曰欲入天門修三關存來衣正昆崙叔期請其要道因以素書一卷與之是詣

精中記拜受之後得道

毛伯道

毛伯道劉道恭謝雅堅張朶期皆後漢時人也同於玉屋山學道三十餘年共合神丹成伯道先服即死次道恭服之又死雅堅朶期不取服藥而歸未出山忽見伯道道恭各乘白鹿在山上仙人輒即以從之二人悲愕悔謝道恭授以服仗方二人後亦度世

莊伯微

莊伯微者少好道不知求道之方惟以日入時正西北向閉目搜固想崑崙崑崙山積三十年後見崑崙山人授以金液方合服得道

劉道偉

劉道偉少入嶧冢山學道積十二年遇仙人試之將一大石約重萬斤以一白髮懸之使道偉卧其下顏色無異心安體悅又十二年遂賜以神丹服之昇天

匡俗

匡俗字子素少以孝悌著稱名將不起至心學真遊諸名山至羅葛山見山上有湖周迴

數里多生靈草異物不可識其傍有石井泉  
道湖中又有石屬至春秋時可能解飛獲有  
小石筒中有玉牒多記名山福地及得道人  
姓名復服食得道

### 盧耽

盧耽者少學道得仙復復任為州治中會時  
乘空歸家到曉則反州嘗元會期會在列時  
耽復至迴翔開前欲下次為感儀以掌拂耽  
得一雙履陸地耽由是飛去

### 范射

范射者巴西閬中人也久住支江百里洲終  
太平無為之道昭日盧歇項有五色光起冬  
夏惟單布衣而極溫時項已皜白至宋元嘉  
中狀貌不變其舌言凶雖為里外事皆如指  
掌或問先生是誰仙邪云東方朔乃默我  
小兒時數與之教繪又云我見周武王伐紂  
洛城頭戰前歌後舜宋文帝召見射答詔稱  
我或稱吾元克初為太子射從東宮過指宮  
門曰此中有博勞鳥奈何養賊不知文帝忌  
之勅射自盡江夏王使理於新亭齊岸問文

帝令發其棺看棺無屍乃悔之越明年射於  
子陳忠夜起忽見光明如畫而見射入門託  
榻坐又一老翁後王射起迎之忠門是誰射  
笑而不答須臾俱出門射問忠比復還東鄉  
善護我宅即百里洲也

### 傅先生

傅先生者學道於焦山中精思七年還太極  
真人與之木鑽使以穿一石盤厚五尺許或  
云石盤穿仙可待也於是竟夜鑽之積四十  
七年鑽盡石穿仙人來曰立志若期寧有不  
得道者即披以金液還丹服之度世

### 石坦

石坦字洪孫渤海人也遷趙魏諸名山得道  
能分身同時詣十餘家各家有一坦所言各  
異

### 鄭思遠

鄭思遠少為書生兼律曆候辟晚師易孝先  
受正一法文三皇內文五藏具形圖大清金  
液經綱玄五符入盧江為述山居仁及鳥獸  
所住山虎生二子山下人務得虎安虎父驚

逸虎子未能得食思遠見之將還山舍養飼  
虎父身還又依思遠後思遠妻出行乘騎虎  
父二虎子負經書衣藥以從時於永康橫江  
橋逢相識許隱且服藥酒虎即捨藥架火隱  
慮為痛從思遠求虎饋欲及熟神雷聞得登  
思遠為拔之虎伏不動

### 郭志生

郭志生字通明未提郡人會元帝時云已四  
百歲見之如五十許人有短髮書滿兩眉中  
常負之多止馬場張籍家每數日兵荒方生  
毒流生民將以溝渚為棺材者蠅為孝子必  
然之期可為痛心後二年孫思狀亂冬直殺  
客及賊死者十不遺一忽謂蹟曰應亡為吾  
備粗材器蹟不須釘材亦不須埋但送山巖  
中以石鑊材上復少日而死蹟謹依斯教經  
數日蹟親人自富陽還見志生騎白虎山中  
行作書與蹟

### 介球

介球者不知何許人也師白羊公受玄白之  
道能變化隱形常隨師入東海曾遇吳為先

主禮之先王為瑛起靜室一日之中數過道人問起居瑛或為童子或為老翁無所食吸不變餽遺先王欲學其術瑛以帝多內御遂不傳道法先王大怒執瑛著車中鞭打擊射之考校而瑛索獨存不知瑛所之耳

徐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許人也秦始皇時大死中多枉死者攬遺數有烏如鳥狀始皇死人面皆登時活有司奏聞始皇使使者齎此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先生云是東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現田中一名秦神芝其葉似蓬生不叢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乃謂可索得因訪求精誠道士徐福發童男童女各五百人率樓船入海尋祖洲不返不知所在連院義得道黃老遺福芝而使者來自龐車度世君司馬生乘龍車侍臨降延來白鹿車俱來返

車子侯

車子侯者扶風人也漢武帝愛其清淨稍遷其位至侍中一朝路家云我今補仙官此奉

應去夏夏中當暫還還少神變去如甚或帝思之乃作歌曰暮曲蘭兮延秀草發聲兮中酒華髮兮髮蒼風解個兮流芳皇天兮無慧至人遊兮仙那天路遠兮無期不覺解下兮霓裳

蘇耽

蘇耽者扶揚人也少以至孝著稱母食飲得蘇羹脫出湘州市買去家一千四百里俄頃便返耽叔父為州吏於市見耽因書還家家人大驚耽復白母曰耽受命應仙遠遠供養作兩大櫃留家中若欲須食扣小櫃欲得錢帛扣大櫃是所須皆立見餅且其怪其獨如此白官遣吏檢櫃無物而耽母用之如故先耽將去時云今年大疫死者絕半家此井水飲之無恙果如所言合門元壽每平百餘歲終聞山上有人哭聲服除乃止百姓為之立祠矣

張巨君

張巨君者不知何許人也許幸山得麟不愈清齋祭太山請命重哀祈訴恐有神人來問

曰汝是何人何事昔曾與冥天使我問汝可以實對幸山曰僕是汝雨年與許幸山抱疾三年不知罪之所在故到靈山請汝死生神人曰我是仙人張巨君君有易勞道可以射知汝禍祟所從幸山曰拜拜拜曰幸蒙神仙迴降願垂告示巨君為策於還冥國之恒初三初九六二六三有變巨君曰汝是無狀之人病安得愈乎幸山曰願為發之巨君曰汝曾將客東行為父親仇於道殺客內空井中大石蓋其上此人上訴天府以此病詢汝也幸山曰實有此罪巨君曰何故爾耶幸山曰父有為人所搏恥蒙此以終身時與客報之未至客欲告怨主所以誓之巨君曰實理難欺汝動自官吾還山為請命幸山斷愈巨君傳幸山且談遂善於易占但不知求巨君度世之方惜哉

馮伯達

馮伯達者豫章建昌人世奉孝道精進濟物遺民陳辭得旨與戴於生相似又是同時人元壽中伯達下郡後寄戴鄉人還而行且

梅根阻風連日伯遠謂船主曰欲得速至家但安眠慎勿開眼其夜聞榜下刺樹抄而不危抗竊有窺者見而罷使果其船返若電逝未晚到會伯遠尋入廬山不返

韓越

韓越者南陵冠軍人也心慕神仙形類狂愚隨師長齋誦詠口不輟嘗常身行無遠不入山或百日五十日無還家人問越未嘗實對後鄉人所枯木作弓於大陽山絕崖石室中見越與六七仙人讀經越後山中還於密村奉亡家迎覺指經疑非真尸發看唯竹杖耳宋大明中越鄉人為臺將北使於青州南門遇越容貌更少共語移時訪親表存亡悲欣嗟然越云吾婦息林未是今因與卿散一囊今溫酒頌儀之臺將還都暮下具傳越言而越婦服散嗽即愈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王敦欲反使之占夢曰吾昨夢在石頭外江中執犁耕脚占之璞曰大江扶犁耕亦自不成及亦無所成敦

怒謂璞曰卿自占命查何時璞曰下官命盡今日欺今誅璞璞謂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脫靴與吳宮言吾命應在汝手中汝可用吾刀伍伯感昔深恩街場行法燒後三日南洲市人見璞皆其子生服飾與相識共語汝聞之不信使關移焉璞得尸解之道令為水仙伯

戴孟

戴孟字咸子武成人也漢武帝時為殿中將軍本姓燕名隸字仲微得道後改姓名入華陰山校校法於清室其人莫若得玉佩金珮經石精金符符仙人郭子華張季遠趙叔遠山世遠常與之遊處

郭文舉

郭文舉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嘗游名山觀華陰石室洛陽陷入兵居大辟山停不於街苦覆而止時猛獸為暴文舉居之十餘年無恙恭相王導使迎至京師朝士咸共觀之文舉類然箕踞旁若無人周顛問曰猛獸害人先生獨不畏邪文舉曰吾無害獸之心故獸不

害人周顛虎虎懼劉敬共數文舉雖無骨人之才而有賈人之德咸和元年每歲遠山導不許復少日進入臨安白土山明年蘇峻作亂時人謂文舉避知故去也有老子經二卷羅威懸屋未嘗見清之山人俗謂師事

文舉受錄蘇上將軍史兵並見形於凱使役之今凱見社龍神或凱曰不可有房室不復為卿使凱後英整大文謂神即隱唯餘蘇史二人不復從命薛凱云故建師約太曹已攝史兵留我守中太上籙不復可使文舉亡如蟬城山下人為之立碑文舉嘗著書上著金碑詩金碑記後人於其所住將廟下得之次舉壽者數歲相似乃傳於世

姚光

姚光者不知何許人也得神昇之道能分數形影坐在立亡火之不能刀之不能其主身臨試之積歲數千束今光生於千束積歲十餘重火焚之煙焰燄日觀者盈都度謂光為環爐矣火息復見光從灰中揮衣而起神容晏如也手把一卷書其主諱不能解後不知

所之

徐考

徐考者其郡海鹽人也少有遺志能收果邪  
精錢塘人社氏女患邪孽召魁即見丈夫者  
白使為早衣入門學一叱即成白龜一旦與  
群從兄弟數人登石崎山祈春祭日暴雪不  
返明旦尋覓先覺在山衣服揀錄傳而不動  
或乃祀靈唯有空殿

丁今歲

丁今歲者遼東人也少隨師學得仙道分身  
任意所欲者變歸化為白鶴集郡城門華表  
柱頭言曰我是丁今歲者家千歲今未歸城  
郭如舊人民非何不學仙難塚費夫左元放  
為羊今歲為鶴斯並一時之跡耳非水為羊  
鶴也遼東指丁潛戴今歲漢初學道得仙矣

王嘉

王嘉字子年廩西安陽人也父在於東陽谷  
口携竿子登崖穴庭御六岳守三一冬夏不  
改其服顏色日少符堅累彼不就堅尋大舉  
南征以弟融為大將軍遣人問其日金堅大

強仍乘使者為衣冠徐東行數百步因隱  
其衣裳弄馬而還雖林而不言堅又不解更  
遣人問世祥云何嘉曰未與堅飲茶以為吉  
徵明年歲在癸未堅大敗於青春遂亡秦國  
是殃在末年也以秦居西為金晉都南為火  
火能鑠金也嘉身移萬高山地長安安同  
嘉朕應九五不嘉曰略當得長大怒曰小道  
士答朕不奉有司秦謀嘉及二弟子長先使  
人隴右逢嘉將兩弟子計已千餘里正是沐  
日嘉使書與長長令發嘉及二弟子皆並無  
尸各有竹杖一枚長尋丈

寇謙之

寇謙之者不知何許人也幼年好道入東魏  
寇宗山稽苦累年一旦得真人分以成丹白  
日昇天謙之符章救治百姓神驗于今北方  
猶行其道者多焉

董幼

董幼者海陵人也兄弟三人幼最小早喪父  
幼母偏舍其多病不能治家年十八謂母曰  
幼病固不可年愈徒費二兄終不得活欲休

道門灑掃以度一世許之幼在師家恭謹  
勤修長齋為學未嘗懈怠遂洞明道術年四  
十一夜有真人降授幼水行不溺之道以一  
馬鞭與幼幼以鞭水行於水上如行平地  
晉義熙中幼還家辭母云幼已得道不復留  
人間今還與家別母曰汝應往何處去復幾  
時可還幼曰應往峨嵋山更受業未有歸期  
中表鄉隣共送幼至匡陽西江見幼鞭水而  
行漸漸而遠顧謂二兄曰世世傳道業矣

劉暄

劉暄者不知何許人也長大多鬚垂手下膝  
父住武當山去襄陽五百里旦發之至不見  
有所修為頗以藥術救治百姓能勞而不倦  
用藥多自採所識草石乃窮于無性麻州刺  
史劉道產忘其臂長於襄陽錄送文帝每旦  
輒車載將往山採藥暮還送府僅供以兩短  
卷書與徵吏吏不敢取僅焚之一夜失慎關  
鎗如故聞閭門吏行夜得檣送送府僅語歎  
史云官身使我曠後勿釘棺也復果被殺死  
數日文帝疑此言使開棺不見尸但有竹杖

玉質

玉質者東陽人也入山伐木遇見石室中有  
數童子圍碁歡笑質物置斧柯觀之童子以  
一物如棗核與質今言咽其汁便不覺飢渴  
童子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爛已盡質  
便歸家計已數百年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一

宗一

洞仙傳

千古

千古者齊郡人也其父祖世有道德不殺生  
命善積善有驗於昔人常遊於曲陽流水上  
得神書百餘卷皆赤黑白素香古來自號曰  
太平青籙書持策平江東進餐會稽見士民  
皆呼子為子郎事之如神策指台為客在軍  
中將士多獲病請香水飲漱輒差策持兵數  
萬人欲迎獻帝討曹公使香占風色會有神  
驗將士咸崇仰香且先拜香後朝策見將士  
多在香所因怒曰吾不如子若耶乃收香責  
數香曰天久旱水道不通若不同人憂安生  
船中作鬼魅來吾將士敗吾都曲令香相除  
即縛香暴使清雨若能感天今日中大雨者  
當相原不備加誅俄而雲與雨至中滂沒  
將士共賀香策遂殺之將士涕泣收葬朝旦  
往視失尸策大怖恨後此常見香在其前後  
策尋為許貢伏客所傷懸號見香在鏡中因

控鏡大叫質劍擊而死世中猶有童子若道  
者

呂季

呂季者不知何許人也入山榜柴屋居山  
下尚有微氣婦來見之涕泣哀勸仙人尹伊  
聞之愴然謂婦曰吾是仙人能治汝塔即以  
角煎賜之并付其方藥盡未差可隨合作也  
能長服之令人神仙婦以善治季即愈季合  
藥服之十日忽然飛昇婦渡津追之顧謂婦  
曰道與世殊卿善自愛敬婦慨然復令藥服  
之三年使復飛去至蓬萊山見季季曰知卿  
當來爾

王子喬

王子喬者河東人也漢明帝時為西曹郎出  
為萊縣令漢法畿內長吏笏朝還朝每見子  
喬先生至不見有車馬跡而怪之明帝嘗使  
星官占候輒見雙鳧從東南飛來乃羅得一  
雙履時人異之

杜契

杜契字廣平京兆人也建安初渡江依孫策



後孫權用為立信校尉黃武二年起學道師介瓌受黃白術久久能隱形連復屠子山之東時與弟子採伐貨易山場市里而人不能知之數入網中得仙

范幼仲

范幼仲者蓬西人也受太素胎化易形之道常旦旦存青白赤三炷各如誕從東方日下直入口中抱之九十過自飽便上行之十年得道其法約其事驗太素秘道也

青谷先生

青谷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嘗修行九息服氣之道後合爐火大丹服之得道一旦天降劉文鏡於寢室授其杖解法得入太華山文鏡名寬私人也仕後漢位至司徒太尉親民如赤子怒不形類口無疾言好行陰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

夏頤

夏頤者不知何許人也少好道常服木和雲母後入具山遇赤須先生傳之要法又遇桐栢真人授之黃水靈漿法行之得道履少時

被公府辟書致於桑樹乃去當時成服甚高

劉諷

劉諷字德惠潁川人也師李主服日月精華得道後歸鄉里託形牧履而去

展上公

展上公者不知何許人也學道於伏龍地乃植李彌滿所住之山上公得道今為九宮右保司其常白諸仙人云昔在華陽下食白李美饑之未久忽已三千歲矣郭四朝後來住其處又種五果上公云此地善可種杏所謂福鄉之素可以降災癘

周太賓

周太賓巴陵侯姜叔茂者並不知何許人也學道在句曲山種五果五菜貨之以市丹砂今姜巴地多莊蔬即其種耶二人並得仙叔茂曾作書與太極宮傳云昔學道於鬼谷得

道於少室養翻於華陽待舉於遠城時乘氣車雲子句曲太賓著鼓琴背揮獨鼓乃彈而八音和以教康長生孫廣田即登也二人復

皆得道爾

郭四朝

郭四朝者燕人也秦時得道來自句曲山南所住處作塘過水今深基幾埋塘今猶有可識處四朝乘小船遊蕙其中每扣船而歌其一曰清池帶雲岫長林鬱青芝字為翔幽野

悟言出從容數撫揚神似精霄乘風未獲解脫期迺適丘林中其二曰浪神九陔外研道遂全真敢此靈風羽翼我華龍歸高舉方寸物萬吹皆埃塵顧東朝生草執蓋法車輪

其三曰遊空落飛緞虛步無形方圓景煥明實九鳳唱朝陽揮扇扇天津香藥屬雲翔遂造太微戶抱此金梨漿道遠玄陵未不存亦不亡其四曰駕欵每神宵披霞帶九日高皇齊龍輪邊造九華室神虎兩瓊林香風合成

張玄賓

張玄賓者定襄人也曾舉茂才始師西河嗣公受服水行洞房白元之事後過婁子明於少室山授以道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今

來華陽內為理禁伯主諸水兩宮玄質善謀  
空無無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生焉積小有  
以養小無見大有以本大無有有亦無焉無  
無亦有考所以我目都不見物物亦不見無  
寄有以成無寄無以得無於是無則無宅也  
太空亦宅無矣我未生時天下皆無無也柵  
栢諸靈仙亦不能折之自云曾於蓬萊遇宋  
晨生論無相得其實也

趙成伯

趙成伯者東郡人也少好道受業於邯鄲張  
先生抱日月之景服九雲明鏡之華得道來  
入華陽內為保命丞河圖云其楚多有得見  
太平者常語人云此論不虛此驗不久其所  
存明鏡非世間常法又善嘯聲香衝風之擊  
長林翠鳥之群鳴須臾歸雲四集來而其津  
樂長治者不知何許人也仕漢相帝至中書  
侍郎後歸中藏李先生受步天元法務之得  
道

杜島

杜島字叔恭吳國鐵塘人也年七八歲與時  
輩北郭戲有父老召島曰此童子有不凡之  
相惜吾已老不及見之島早孤事後母且孝  
有聞鄉郡三種命仕不就歎曰方當人尼殺  
亂非正一之炁元以鎮之於是師餘杭陳文  
子受治為正一弟子後治有數百姓咸附焉  
後夜中有神人降云我張鍊南也汝應傳吾  
道法故來相授諸秘要方陽平治島每入靜  
境香能見百姓三五世禍福說之了然嘗書  
符水應手即驗遠近道俗歸化如雲十年之  
內操米戶數萬嘗大傳謝安時為兵與太守  
見黃白光以問島曰君先世有陰德於物  
慶流後嗣若當位極人臣尚書今陰德於世  
臨終而五息僕係諸翁時年始出三十息得  
此燈為壽奉書云今君大見得逸獲納靈飛  
散方納服之云年可至七十大司馬杜溫北  
伐問以捷不島云公明年三月身征當挂其  
鋒繼至坊頭石門不開水涸糧盡為鮮早所  
攝謂弟子枕葉云恨不從杜先生言還至此  
歟符堅未至壽奉車騎將軍謝安領兵伐堅

問以勝負島云我不可往往必無功彼不可  
來來必覆敗是將軍功命之狀也堅果敗  
盧諶自稱先生嘗從弟子三百餘人島以白  
杜溫誅協東治老木之精術感百姓比當遠  
探官聞然後乃死耳咸安中鍊夜半從男女  
數百人直入宮稱海西復位一時間官軍陳  
勳溫方歎伏後桓沖欲引島為息護為從事島  
辭曰吾兒孫並短命不欲令連任至曾玄孫  
方得吾福耳島曰吾去世後當以假吾法以  
破大道者亦是小騙除也與黃巾相似少時  
消滅素書此言為封付要馮氏若有異異可  
開示子姓勸修德自守隆安中卿即孫泰以  
杖威貶於及極廷者眾島忽漏日聚集眾樂  
無度初書吏崇視生市凶具今家作衣衣云  
吾至三月二十六日中當行體尋小息至期  
於寢不覺尸赤赤深諸道民弟子為之立碑  
諡曰明師矣

息謙

息謙者魏郡人也性縱誕不耻惡衣食好飲  
酒不擇精麈常吟白風從胸中入酒在杯中

怪手握四十九靈光在上頭，羅我羅香下獨  
向冥理笑又曰：連不登龍門，還不求名位，无  
以消天日，常作蕪蕪辭，於易古常在，建康  
後巷許新婦店前，筮一卦一百錢，日限錢五  
百，止次卦千錢，不為也。誰母住尚方門外路  
西有養女三四人，自料理，日送錢三百  
供養，母餘錢二百，以飲酒乞與貧寒。晉海  
西旦出見赤蛇，盤于御林，俄爾失蛇，詔謙筮  
卦。易林曰：晉室有盟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  
憂。海西曰：可消伏，不謹曰：後年應有大將北  
征，失利以三萬人，逆之於壽春北，此吳可消  
明年秋，担温北討，敗績於豫州刺史，乘真不  
為後，按詳真還，銀石頭，磨海西立簡文，温妾  
產息玄，至難難，謙筮曰：公第西北六間馬，歐  
壞竟，便是男兒聲，杰雄烈，當震動西海，温  
賜謙錢三十萬，謙云：謙用筮錢，常患不盡，且  
交无容錢處，請還公庫，温不聽，許氏以空櫃  
借謙貯錢，俄而夫人復送錢三十萬，謙從得  
温錢後，日筮三卦，以供養母，以温錢飲酒，求  
能酣客，不問識與不識，群聚，控飲於是，遠近

嗜飲客，隨謙者，幾許氏，常以賢人，禮待，謙不  
計求酒之多少，謙後辭不復，許氏辱，竟經  
年，忽於燕，潘過，謙曰：家中欲得，極用，先令隨  
還家，取先所寄錢，謙笑曰：三年飲酒，數千斗，  
唯四十者，纔足相補，正餘一百半，許有耳，大  
夫不復足，顧吳吾以瓜刺壁，記之，寫筆，便知  
也。許氏試依自言，筮不差一文，謙後母夜亡，  
謙旦還，云：因緣盡矣，而去不知所之，數日，許  
氏家人於落星路，邊見謙，卧地，始謂其醉，捉  
手，牽引，唯空衣，無尸也。

朱庫

朱庫者不知何許人也，久服石春，辟殺符水，  
不飢不渴，強丁不老，庫忽云：應得仙，剋日發，  
與親舊，別云：當有迎者，單衣白鞋，須臾有兩  
黃鶴，下中庭，庫使度世中庭，仍有三黃鶴，相  
隨，飛向東，郭外成三黃，末道士，攜手東行，因  
鄉人附書與家家人看，尸，唯有空殼者。

姜伯真

姜伯真者不知何許人也，少好道，在徂山，採  
藥，忽值仙人，使伯真，平立日中，背後觀之，其

心不正，仙人曰：勤學之至，而不知心不正，為  
失因，數之服石，腦石，腦色，斑，柔，軟，形如小石，  
處所，皆有久服，身熱，而不渴，後遂得仙，警陽  
子，服之，亦得道。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

神仙感逸傳

吉宗老

吉宗老者豫章道士也。巡遊名山，訪師學，而未有所得。大中二年，戊辰，於舒州村觀一道士，弊本冒風堂，甚急，見其來，投觀中。與之道室，而宿既，無燈燭，言人喜，悉見室內有光，自障而竊之，見無燈燭，而明，惟以小胡盧中出，采被，唯細棉器，用陳設，服既無所不有。宗老知其異，扣門，請之。道士不應，而竊光亦專滅。宗老乃坐其門外，一夕，守之。其天曉之後，聊得一見，及曉，推其門，已失所在。宗老剝心責己，同遊天下，以訪求焉。

葉連韶

葉連韶者信州人也。幼年，然操避，而於大樹下，忽見雷公，為樹枝所夾，奮飛，不得，樹枝當雷後，却合。連韶為取石，撲開枝，間然後得去。仍愧謝之，曰：約來日，却至此可也。如其言，明日復至，樹下雷公亦來，以星葉一卷，與之，曰：

此行之可以致雷，而性疾，若立功，故人也。我兄弟五人，葉雷，葉雲，葉雷，葉雲，二必即相應。然雷五姓，剛躁，無危急之事，不可喚之。自是行符，致雨，咸有殊効。嘗於吉州市中，醉太守，捕而責之，欲加凌辱。連韶於階下大呼，雷王一聲，時中，早日光，猛，俄使雷露一聲，人守顯沛太守，下階，禮之，請為致雨，信宿大霖，雨澤遂足。因為遠近所傳。遊濟州時，方又西，黃河純官，吏被水為勞，忘其腹食。連韶以饑，札長二尺，作一符，立於河岸之上，水湧，溢，堆阜之形，而沿河流下，不敢出其符外，人免，繫溺于今傳之人，有疾，請符，不擇，葉雷，雷而投之，皆得其効。多在江浙間，周遊好，而靈不，修道行，後不知所之。

于滿川

于滿川者，吳成，都，舉，官也。其所居，鄰，里，闕水，有一老，史，常，挈水，以供，數家，又，吳，忠，三，月，三日，滿川，於，學，射，山，道，真，觀，看，望，市，中，見，水，老，人，與，之，語，云，居，在，側，近，相，引，符，符，者，訖，即，速，滿川，過，其，家，入，植，竹，徑，歷，果，堂，可，十，里，許，即

見門宇，殿閣，人物，空闊，有像，技，園，繪，若，宮，觀，為引，至，大，厨，中，人，亦，甚，眾，失，老，史，所在，問人，乃，葛，瓊，化，厨，中，爾，云，來，日，筮，市，方，營，設，大，齋，頃刻之間，已三日，矣，賣水老史，自此，亦不復來。

進士王叙

進士王叙，漁，經，復，史，之士也。孜孜，耽，耽，窮古人之所未，窮得，免，儒，之，所未，得，著，美，數，年，三十卷，六經，得，失，史，所，差，探，求，者，不，缺，其，責，而藥，其，盲，矣，所有，二種，之，篇，釋，辭，之，說，則，古人高，識，洞，鑿，之士，有所，不，逮，焉。嗜，酒，自，娛，不拘於俗，酣，暢，之外，必，切，磋，義，理，研，覈，切，樞，亦，猶劉，關，之，詭，胡，古人，矣。然，其，咀，吸，風，露，吐，噴，雷，霞，因，亦，成，疹，積，年，苦，吟，而，莫，能，愈，避，燕，中，道，邊，櫻，杖，樓，笠，者，鶴，貌，高，古，異，諱，其，倚，名，曰，希道，笑，謂，之，曰，少年，有三，歲，之，累，那，何，苦，齊，若斯，辭，以，不，然，道，曰，夜，可，愈，也。予，雖，釋，仔，有，鍾鼎，之功，何，疾，不，除，也。獻，委，質，以，師，之，資，于，津水，之，濱，三日，而，授，其，訣，曰，木，精，天，魂，金，液，地魄，坎，雷，運行，寬，猛，無，成，金，木，有，數，泰，母，金，宜

近劫六旬遠期三載商歌曰魄微入魂牝牡  
結陽响陰攝神鬼賦千歌萬讚皆未決古往  
今來抱日月受而製琴高餌之周星亦且瘳矣  
乃隱時自度伴狂混時年八十殆於彭山道  
中獲者瘳之無幾又在成都市常寓止禁溫  
醉時整歎結尾為客尤甚醉有草草露身  
林野無所憚焉斯亦蟬蛻得道之流也

王從祀

王從祀者宦官也蜀王初制邛蜀整推為  
永平軍從祀為監軍判官自是收剋成都罷  
鎮為郡從祀栖寓蜀中十餘年食貧好善不  
常厥居於邛市有老叟觀而視之曰將有大  
厄濱于死所探懷袖中小瓢以丹砂十四粒  
與之曰餌此旬日而壽生勿為怪也可以免  
難矣服之三五日蘇果生焉月餘詔誅宦官  
從祀亦在其數人咸勸其逸去答曰君父之  
命豈可逃乎佯首趨繁太守東而上詣蜀王  
持乞宥之視其狀貌無復宦官矣

李從

李從者餘杭太守禮之子也雅尚玄微不

務名宦於開化私院自創靜室三日五日即  
一度開室焚香終日乃出時有神仙降之奇  
煙異香每見聞於庭宇因言入靜之時有青  
童引入至天中高山之上朝陽者君見命  
張天師為元中大法師以代尹真人之任初  
尹與三天論功於太上之前太上帝辭胡擾  
於中原蓋金華莫不能裁之尹真人之過也  
再立二十四化分別人鬼澤及生靈遠度之  
功也此二者各宜登臺冥恩取驗於大道可  
即勅尹真登一蓮華寶臺端寂而坐頃之萬

景皆睦又命遠度赤登此臺既坐良久則奇  
彩異光種種變化天人交暢矣自是以遠度  
代尹為元中法師焉己未年間李從之說丁  
酉年於西川濠陽見張道士云天師降授道  
法遠近敬而事之因聆其天師降教之事云  
天師遠度近為元中法師與今世所說符契  
論功登臺之事一無異者蓋玄功者冥難可  
詳驗聊以紀其異也

李登

李登號遠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嘗歷

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  
本經素書朱漆軸紙以王臣題云大魏真君  
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獻諸名山  
用傳同好其本原爛抄讀數千遍意不曉  
其義理因入泰至羅山下逢一老母髮鬢當  
頂餘髮半無髮衣狀狀貌善異語見道  
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魁登驚  
而問之曰此黃帝陰符老母何得而言之母  
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  
而得之答指首再拜具告所得世曰少年額

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日角血腦未滅心影  
不偏賢而好法神勇而無智真是善男子也  
然四十五當有大厄因出丹符符一道貫於  
杖端今登覽而吞之曰天地相保於是坐於  
石上與登說陰符之義曰陰符凡三百言一  
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  
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  
戰勝之術皆內出心機外合人事觀其精微  
黃庭八景不足以為玄察其至要聖傳子史  
不足以為文任其巧智孫具轉白不足以為

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月之得其道君子用之得其術常人用之得其法誠分不同也知傳同好必清齋而後之有本者為師無本者為弟子也不得以官貴為重貪賤為輕違者壽紀二十奉命日誦七遍益心機加年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於名山石巖中得加算父之母日日已曠矣吾有琴飯相與為食袖中出一瓢令茶釜中取水既滿矣勉急重言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及還已失母所在但留琴飯數升而已茶食之自此絕粒開元中為江陵節度副使御史中丞筮者許略作太白陰經十卷又著中台志十卷時為李林甫所排位不大顯意入名山訪道後不知其所也

### 劉考廣

劉考廣者金陵礪登倉人也嘗為浙西衙職事節度使唐若山若山好道與其弟若水皆遇神仙授以道要開元中明皇竊異之秋節鎮浙西逾年而棄位泛海遺棄於船舫內監軍使以事上聞詔若水於江嶺仙山訪之不

知所適考廣十年後來使揚州於魚行邊若山擔魚貨之若山召考廣至其家門巷臨陸蒿徑荒樸窳草堂墳壙道人行入門漸平布碑花卉臺榭繁華之飾遠非世有今生設食聞其尚員官錢家內窮懸惻之形於容色既而今於所止店中備生餼及炭是夕唐詰其店置炭鐵烈火而去謂之曰汝後世子孫合於仙山遇道不宜復居小職但負隱立園可也此金三分之一以支官中債其二置產實家力勿食珍羞以增爾祿勿衣綺縠以增爾福陰功及物濟人之急道之所重也度人上品五千文妙經行而動之為考廣得金如其言償官債管家素於礪登世世八九十其孫松年入道天台焉

### 宋文才

宋文才者眉州彭山縣人也文才初與鄉里數人遊峨眉山已及絕頂備遺其所會市履步承之去伴稍遠見一老人引之行皆廣陌平原奇花珍草數百步乃到宮闕玉砌瓊堂雲樓霞館非世人所親老人引登考臺顧

望群峯森列於地有道士弄菴青童探藥浴梁巖石靈鶴翔空文才驚駭問老人曰此為何處也答曰名山小洞有三十六天此峨眉洞天真仙所居第二三天也揖坐之際有人達呼文才之名老人曰同侶相求不可久住他年復來可也命侍童引至門外與同侶相見迎顧失仙宮所在同侶曰相失已年月矣每日來求今日乃得相見爾文才具述所遇之異焉

### 劉景

彭城劉景因遊金華山尋真訪道行及山半覺景物異常山川秀茂見紫門高閣勢出雲表入門左右池沼澄澈嘉樹垂條葦花行列披曼柔弱其實如翠巖香藕鼻景顧望無人因振擲其實於懷袖中未暇啖食俄有大子數輩馳出火之號欲擇唾景乃倉惶失措四顧無瓦石可投探懷中所攜之果以擲之果盡而火亦去也迴顧前之宮宇但林谷榛莽而已時僧休與劉景友善嘗語其事跡者也

### 連球

蓬球字伯堅北海人也晉太始中入員丘西  
王女山中伐木忽覺異香球迎風幸之此山  
廓然自開宮殿盤鬱樓臺傳球入門窺之  
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仙女彈碁於堂上  
見球俱驚起謂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奉香  
而至焉言訖復彈碁如初有一小者登樓彈  
琴戲曰元暉何謂獨昇樓球於樹下立臥以  
舌抵窗上盡露俄有一女乘鶴而至曰玉華  
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按行  
諸仙室可令蓬去球懼出門迴頭忽然不見  
及還家已是建平中英舊居間舍皆為菴基  
因復周遊名山箇道不返

王可交

王可交者蘇州崑山人也本農畝之夫素不  
知道年數歲暇有五色光起夜則愈甚冥冥  
之中可以鑿物或人謂其所親曰此疾也先  
晝即喪其目矣父母悉召庸醫以灸之光乃  
絕矣咸通十年十一月可交自市還家於河  
上見大鰲一艘飾以金珠飾以珠翠張樂而  
遊可交立而觀之鰲馘于岸中有一青童引

之於防見十餘人戴冠羽服衣文斑駁雲霞  
山水之狀各執樂器一人唱言曰王三叔欲  
與汝相見亦不知何許人也傍一人言曰好  
仙骨為火所損未可與酒但不食十年方可  
得道耳以菓子一枚與之今食可交食一半  
留一半在手中遂乘樂飲酒童子復引之上  
岸忽如夢中足履及地已墜於天台山海布  
之巖下頃刻之間水陸千里台州刺史袁從  
疑其詐妄移驛驗其鄉里自失可交之日泊  
到天台之時已三十日矣可交自此不食糧  
狀解縶束以羽褐授之使居紫極宮越州康  
察御史大夫王諷奏曰始以神遊天上之蕭  
詔一曲俄如夢覺人間之甲子三旬雖云十  
載為期終恐一朝死去詔曰神仙之跡具載  
縑緗靈異可稱忽詳聽鑿定非凡骨況在名  
山今古不殊逢流何遠妻本道切加安郵遂  
其相隱於是任其遊息數年猶在江表間

陳簡

陳簡者婺州金華縣小吏也早入縣未嘗聞  
跨跡以愆意逢道流其行甚急脫簡不覺隨

之行三五里所及一宮觀殿宇森竦雲倚大  
山引之至一室內有棋棊筆墨之屬以黃書  
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以汝有書性為我  
書之發禮視之皆古篆大書不識筆字亦未  
審攻學心甚難之道流已去無推讓之所說  
柔本書之甚易半日已畢道流以一杯滂與  
之曰此金華神液不可妄得飲之者壽無限  
窮味甚甘美因分謝而遣之曰世難即復來  
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已三日矣還  
家留筆書遺勸異常而不復飲食太守解梓  
方將受籙頗異其事以為神仙嘉應判縣狀  
曰方傳祕籙有此嘉祥既彰悟道之階允叶  
登真之兆畢復入金華山去亦時還郡中

金庭客

金庭客成道中自剡溪金庭路由林嶺間將  
抵明州行三十里忽迷失舊路忽忽而行  
日已將暮莫知栖息之所因遇一道士荷鋤  
問津焉道士曰此去人家稍遠無宿處之所  
不嫌樂隨宿於吾廬可也引及其家則林徑  
幽邃山谷冲寂既憇廡下久之烹野蔬藥苗

貧之頃有和其門者童子報云隱雲觀請來日者既曉道士去約童子曰善祇來客雲因問隱雲觀置來幾年去此觀遠近答曰自古有此觀去此五百里常隱雲中世人不見故以為名客驚曰五百甚遠尊師何時當還答曰尊師往來亦頃刻耳俄而道士復歸欲留客久住客方有御闈之念懇辭而出乃遣童子示其舊路行三二里失向東所在及問歲月已三四年矣尊師復往再訪其蹤無能知其處所矣

裴沈

裴沈仕為同州司馬云其再從伯自洛往鄜州日晚道左聞人呼冷下馬拔蒿美草之見一病鶴垂翼俛俛翅上瘡痂無毛異其有聲惻然哀之忽有白衣老人曳杖而至謂曰即君年少豈解來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必能飛矣裴頰知道性甚高逸遂曰甚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佳然須三世人是其血方可中用即若前生非人唯洛中胡盧生三世人矣即若此行非有急切豈能却至

洛為求胡盧生耶裴沈然而返洛中訪胡盧生裴沈具陳其事拜而祈之生無難色取一石合子大如兩指以針刺臂滴如乳下滴合以授裴曰無多言也及鶴處老人喜曰固是信士乃以血塗瘡上言與之結緣既而謂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大人時之隨行數里至荏竹落草舍龐龐狼藉菜湯甚美若老人指一土瓮曰中有少漿可飲飲之裴視瓮中有杏核一扇大如笠中有漿其色正白乃力果飲之味如香酪不復飢渴裴拜老人頌為僕老人曰君世間微祿不可久住君賢奴真有所待吾與之友出入遊處君自不知今有一信也君遠之因囊一物物大如美菴或無齒開共視鶴瘡並已生毛矣又謂裴曰君向欲飲當哭九族但戒酒色耳裴還洛中將竊問其僕四角名有赤蛇出頭乃止其叔問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因食之入王屋山不知所終裴壽至九十歲也

權同休

權同休元和中舉進士下第遊江湖間遇病貧窘有村夫賃雇已一年矣秀才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市甘草在者但其湯火盡不為市疑其怠惰而未暇治之忽見折小樹枝盈握握之近火已成甘草又取蠶沙按之為豆湯成與真無異秀才大異之疾稍愈謂雇者曰余貧病多時既愈將他適欲市少酒肉會村中父老丐少路糧無以辦之雇者乃斫一枯桑樹成數段札聚於盤上以水澆之悉成牛肉以水數斛為酒會村中父老皆至醉飽復東歸三十餘秀才方慚謝雇者曰景遠遇道者過亦甚長今請為僕奴以師事焉雇者曰余少有失滿為凡賤合役於秀才自有限日勿請受當且卒其季秀才難措之每所手指當憂慮不安雇者乃辭去因為說得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若惟於泥中朱筍及髮類藥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

曹格潘尊師

杭州曹格潘業觀有潘尊師者其家曠足處襟大度延接賓客行功濟人一旦有少年家



狀疎俊異於常人諸觀者潘曰某遠跡尋師  
 德義極人志難甚欲求託師既復竹徑中茹  
 齋內寄止兩月以避厄難可乎或妻見許勿  
 以預置為憂勿以食饌為慮只借酒二升可  
 支六十日矣潘雖不測其未聞欲逃難欣然  
 許之少年遂匿於茅叢中亦無人追訪之亦  
 不飲不食六十日既滿拜謝告從空問潘  
 曰尋師曾假授符籙乎潘云所受已及洞玄  
 中盟矣但未敢參進上法耳少年曰師之所  
 愛品位已高然某曾受正一九州社令蘇一  
 階以買奉傳以申報茶耳即雙會於天尋前  
 傳社令名字及靈官將吏隨所呼召兵士騎  
 乘應時曾至既畢今之曰傳授之後隨尋  
 師營衛召令與今無異由是兵士方隱又謂  
 潘曰可於中堂曼曼為壇設案祀焚香恭坐  
 九州内外吉凶之事靡不知也但勿以靈血  
 為犯苟或違之冥必有譴若精潔守慎可致  
 長生神仙矣言訖隱去不知所之潘即啟牕  
 隱凡坐於中堂須臾四壁之內事無巨細一  
 一知之如是旬日為靈官傳報頗甚詎料潘

物然曰我聞人也四遠之事何須知之嚴約  
 靈官不使傳報自職司不宜曠闕所報益  
 多約之不已潘乃食肉嚼蒜以却之三五日  
 所報之聲漸遠靈官不復至以亡一夕少年  
 來曰吾輕傳其訣已罪譴責師犯汚真靈罪  
 當冥考念以前來相容之恩不可坐觀淪陷  
 別授一術廣行陰功救人疾苦用贖前過不  
 爾當隨於幽獄矣潘自啗掌食之後自知已  
 失及聞斯說憂懼異常少年乃取米屑和之  
 為人形長四五寸置於壁竇中又授玉子符  
 兩道戒潘曰民有疾苦尼難求求救者當問  
 粉人以知見某簿本然以音符故之勿取絲  
 錢務在積功贖過耳動行不替十年後我當  
 復來自是潘以米糞救人祛災驅疫赴之者  
 如市十餘年少年復至潘留逾月多語諸天  
 方外之事然後別去歲餘潘乃無疾而終其  
 其得尸解之遺也

盧勳

相國盧勳進士射策為尚書郎以喪求出為  
 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而不研見人常

於郡後山齋養性獨處左右接待皆守遠去  
 非公召莫敢前也恐有一人承飾故舉踰垣  
 而入公詰之云姓王問其所自云山中來公  
 笑而謂之曰即王山人也此來何以相教王  
 曰公之高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復運方降  
 由是有沉綿之疾故相救耳山齋無水公欲  
 召人力取湯茶之屬王止之以腹中藥於井  
 中解丹一粒投腹中之水以丹與之因約曰  
 此後五日疾當康愈惜當復三年當有大厄  
 勳立陰功故人憫物為意此時當再求相逼  
 在夏之初也自是盧公疾愈旬日平復明年  
 解印還京舉靈鐵判官夏四月於榜本東門  
 道左忽見山人尋至盧完會而言曰君今年  
 第二限終為災種重以君在郡去年當完歡  
 活三人之命矣已息矣只此月內三五日小  
 不康已固無憂也望日山人令使二僕持錢  
 十千於狗脊坡分施貧病而已自後復去云  
 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於萬  
 山頂候此時若節制漢上當有丹華相授勿  
 愆期也自是公揚歷任清切便善貴戚而後

出鎮漢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月五日午時登嵩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粒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道氣而無陰功未與道品動更宜修也以金丹十粒授於公曰當專上壽無怠修鍊世限既畢佇還蓬宮矣與知微揖別意不復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狀貌常如三十許唐公年僅九十耳目聰明氣力不衰既終之後吳香盈室

### 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自云河南緱氏人常遊京洛聞者老云五十年來見之狀貌常如四十許莫知其甲子也好養氣而有酒飲蒲葷薤公重盈作鎮之初年仙苗居於紫極宮王今待之甚厚又聞其嗜酒日以二植餉之間日仙苗因出過一熊者荷擔於官門觀非常也意甚異焉因市其新厚情厭價者得金亦不讓而去子芝令人購其後以問之熊者徑趨酒肆盡飲酒以歸他日復來謂子芝曰是酒佳即佳矣然殊不及解縣石氏之醪也子

適自彼來恨向者無侶不果盡於對酌子芝

因降階執手與之擁爐折於樵者曰石氏芳醪可飲不獲者歎之因升筆書符一置於火上煙未絕有小豎立于所樵者勸之曰爾傾尊師之僕挈此二植第往石家取酒香符與尊師一醉時既昏夜門已為禁小豎謂僕曰可閉目因搃其頭人與酒壹壺出自門階已及解縣買酒而還目與子芝共傾焉其甘醇郁烈非世所倚中官無者謂子芝曰子已醉矣子召一客伴子飲可乎子芝曰可覆書朱符置火上瞬息聞異香滿室有一人吾室堂裏髮眉素袍素問樵坐獲曰坐引滿而進二壺且恍然者燒一鐵筋以煖紫衣者云子可去時東方明矣速各執別樵者因謂子芝曰識向來人否少頃可造河清廟睹之子芝送樵者訖因過廟所觀夜來共飲者過神耳鐵筋之驗宛然趨均郎中時在兼府自驗此事弘文館校書郎蘇魏亦寓於中條吾熟蹤跡其後子芝再過樵仙別傳借錄之談且為地仙矣

### 鄧又玄

鄧又玄者名家于居長安中其小與隣舍間丘氏子偕學於師氏又玄性樸率自以門望清貴而聞丘子寒賤性狂戲而罵之曰爾非類而與吾偕學吾雖不語爾寧不懷於心乎聞丘黯有慚色盛饒乃死又十年又玄明經上第相蜀州憲軍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屠與有同舍伏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宴遊又玄累受伏生金錢之賂然以伏生非士族未嘗以禮親接之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伏生不得預及酒闌又謂又玄曰伏生與子同舍于會宴而伏生不預豈其罪邪又玄慙而召伏既至又玄以危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辭又玄怒罵曰爾守井之叱使知劍乃何僭居官秩耶且吾與爾為伍爾已幸矣又何敢辭酒乎因捧水起伏生慙耻而退蓋官門月餘病卒明年又玄官罷僑居濠陽而常好賣老之道聞蜀山有吳道士又玄高其風往而詣之願為門弟子醫之且十年未嘗有所授又玄稍惜辭之而還

其後因入長安漢城迎薛有一童子十餘歲  
貌秀而慧又玄與語機辯萬變玄深奇之  
童子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君之手  
又玄曰忘之矣童子曰吾生閭丘氏居長安  
中與子偕學而子以我為非類罵辱我又為  
仇氏子作尉唐與子向舍受我厚賂而謂  
我為市井之賤何吾子驕傲之甚也子以衣  
纓之家而凌侮於物非道也哉我大清真人  
也上帝以爾有道氣使我生于人間與汝為  
友將授汝神仙之訣而汝輕果高傲終不得  
其道吁可惡哉言訖忽不復見又玄既悟其  
罪而意以懲悔而卒矣

姦雜客

姦雜客道兄者不知名氏場帝末引空揚素  
箇守長安帝幸江都素持權驕貴視物情  
衡公李靖將廢盛謁之因得素侍立紅拂妓  
姓張第一知素危亡不久素素而奔靖靖與  
同出西京將還太原稅贈於空石店與姦雜  
相值乃中形人也赤鬚而姦破衫褻衡而來  
投布囊於地取枕欬卧看張妓理髮妾地立

梳於牀靖見姦雜視之甚怒未決時時側目  
張熟觀其面故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探視靖  
今勿怒急梳頭畢欬袖前問其姓卧者曰張  
妓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連拜之問第幾云第  
三又曰妹第幾曰最長喜曰今日幸得逢一  
妹妓遂呼靖曰李郎且來拜三見靖連拜之  
環坐對肉為食客以餘肉餽驢笑曰李郎貧  
士何以致異人且語其由客曰然則何之曰  
避地太原復命酒共飲又曰嘗知太原之異  
人乎靖曰州前之子年可十八姓李客曰似  
則似矣然須見之李郎能致予一見否靖言  
余友人劉文靜與之甚仰必可致也客曰望  
氣者俾吾訪之遂約其日相依於汾陽橋及  
期果至時語於文靜曰吾有善相者欲見郎  
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方議促轡遂致酒  
迎之俱見太宗不衫履楊木裏而乘神氣  
揚揚遊與常異客見之默然居坐氣長心  
死飲數杯柅靖謂曰此真天子也靖以告劉  
益善質既出虬鬚曰吾見之十得八九也然  
亦須今逢兄見之又約靖與妹於京中馬行

東酒樓下既至登樓見虬鬚與一道士對飲  
因環坐為約與道兄同至太原道與劉文靜  
對坐鬚靖俱會文皇亦來精彩驚人長揖而  
坐神清氣爽滿坐風生顧盼如也道兄一  
見恬然下榻子曰此局輸矣於此失局奇哉  
杖無路矣知復寓言罷罷既出謂虬鬚曰此  
世非公世界也他方可矣勉之勿以為念同  
入京虬鬚命其婦妹與李郎相見其婦亦天  
人也虬鬚紛巾褐囊扶彈而至相與入中堂  
陳樂歡飲女樂三十餘人非王侯之家所有  
也殆若洞天之會既而并二十牀以繡帟蓋  
之去其地曰此乃文簿鑰匙耳皆珍寶貨泉  
之數併以充贈吾本欲中華求事或龍戰三  
五年以此為輕費今既有主亦復何為太原  
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一  
妹善輔贊之非一妹不能贊明主勉之哉此  
去十年後東南數千里外有異是吾得事之  
秋也聞之可潛以酒相賀因味家僅百餘人  
出拜曰李郎一妹是爾主也言訖與妻或裝  
乘馬而去道兄亦不知所之靖得此事力以

助文皇婦大素貞觀中來而夫泰有海賦以  
燒船千艘共十餘萬人拔餘國殺其主自立  
為王國內以定靜靖知此鬚成功語告其妻  
乃澀酒東南而賀焉故知真人之興乃天受  
也豈庸庸之徒可以造次亂亂者哉

崔希真

會稽崔希真本名曰有翁新老更立門外  
雪中崔處見之有憐憫之色得問之更去  
筮與語頗其狀貌不常乃問其姓氏云某姓  
易第三崔從生崔曰雪寒既甚作大裘賜解  
可乎更曰大寒四時悉足食之益人勿以政  
不利中津崔然之自促令備假時崔頗欲  
召畫工為圖連阻阻寒畫工未至崔請侍于  
壁更取几上畫墨畫一林枯松一採藥道士  
一鹿隨之落筆迅逸畫高古殆非人世所

有食畢致謝而去崔異其掌實以自隨因遊  
淮海遇琴方圓畫者使問之琴者曰此稚川  
之子易三即畫也崔成道初入長安於瀛楊  
遇常蘇者狀貌與史相類因問非易三郎乎  
蘇者笑曰非也易三郎是晉代葛稚川之子

人間安得識之負蘇而去不知所之

趙僧懷一

趙僧懷一居雲門寺成道中噴晨欲上殿燃  
香忽見一道流相顧而語曰有一奇燒事能  
往遊乎懷一許諾相與入山花木繁茂水石  
幽勝或逢葦藥天長松文道或瑤樓殿日層

城倚空所見之異不可殫述又之覺軌道流  
已知矣謂曰此有仙桃千歲一實可以療飢  
以一桃授之大如二升器者香味非世所  
有食訖復行或凌波不濡或騰虛不礙或蟻  
身雲來或振袂空中或仰視日月下窺星漢  
如是復歸還舊居已月歲矣懷一自此不食  
周遊人間與父母話其事因入道歷訪仙山  
是尋靈跡去而不復返

王廓

有本王廓成道中自剝漚隨船將過洞度風  
甚泊舟若山下與數人出岸尋山徑登山而  
行忽聞酒香問諸同行皆曰無良又香愈甚  
路側巖間見有洞穴廓心疑為遂入穴中行  
十餘步平石上有窟穴中有酒濁而飲之味

極醇異飲可平半餘間然似醉生歡實究之  
則相醒乃歸舟中詎於同侶眾人爭往求之  
無復所見自此竟悅無疾漸服五穀乃入名  
山學道去後看仙經云君山有天酒飲之昇  
仙廓之所遇者乃此酒也

楊大夫

楊大夫者官官也亡其名年十八歲為冥官  
所攝無疾而死經宿乃蘇云既到陰冥間有  
麻署官屬與世無異陰官某指示之見其名  
字歷歷然云年壽十八而亦無官請記亦有  
一人為其請乞願許再生詞意極切久之而  
冥官見許即令還其人送楊數百字將別楊  
愧謝之知再生之恩何以報問其所欲其  
人曰或遣為砂弓即相報也因以大銅錢一  
百餘與楊依然而覺平復無苦自是家訪焉

砂弓亦莫能數或作小宮闈屋宇笑而報之  
如是者數矣楊頗留心雖非志在丹石能製  
及塊丹有症候暴死者研丹一粒扣關其口  
灌之即活嘗救數人有聞官夏侯者楊與丹  
五粒以服之既而以冥官速去責問之次

白云曾服揚大夫丹一粒耳冥官既違還夏侯得丹之效既蘇盡服四粒歲餘又見黃水者遠捕之云非是冥曹乃泰山追之耳夏侯隨去至高山之下有官關焉及其門見二道士問其平生所履一一對答徐答曰昔曾服揚大夫丹五粒矣道士違令却還夏侯拜謝曰某是得神丹之力延續年命願改名延年可乎道士許之復即因改名延年矣揚自審丹之靈切常以救人其子隨自自巖邑歸京未明行二十餘里歌於大莊之上忽聞莊中有驚竊哭泣之聲問其故主人之子暴亡隨解水帶中取丹一粒令研而灌之良久亦活揚物產贖足早解所任職意圖放難以金石為務未嘗有疾年九十七而終晚年遇人攜一弓問其名云為砂弓也於角面之內中有走砂楊買而焚之以報見救之者見其足魂升方云是救者按之自密符製故無能得其術者矣

薛達

河東薛達通中為綿州刺史歲餘夢入洞

府見鋪饌甚多而不親人物亦不敢食之乃出門有人謂曰此天倉也明日詣於窟穴或曰州界昌明縣有天倉洞中有自然飲食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持靈輿與親吏訪之入洞可十餘里猶須執炬十里外漸明頗又三五里豁然與人世無異崖壑極廣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林羅列林上有飲食名品極多皆新食軟美甘香靈饌拜而食之又劉閻三五所詣以來於薛公為信及齋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為石矣洞中左右有散麪漉麵堆壘積或不知紀極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既間且深隔溪見山川房第歷歷然不數渡而止近崖坡中有履跡往來皆長二三尺繞如有人行處薛公聞之歎異靈跡而莫窮其所以也余按地理誌云少室山有自然五穀甘果神芝仙藥周太子晉學道上山有九十年寶籙留於少室山在嵩山西十七里從東角上四十里下又上十里得上定思十里有大石門為中定思自至崖頭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室內有自然經

書自然飲食與此無異矣天台山東有洞入十餘里有居人市肆多賣飲食乾符中有遊僧入洞經歷市中飯甚同香買蘇餅唱之同行一僧服氣不食既飽行十餘里出洞門已在登州兵平縣界所食之僧依變為石以此言之玉列石髓張華龍膏得食之者亦須累積陰功天批仙骨可上登山品嘗常人嗜之必化為石矣

蜀氏遇晉氏飢羣三五人揆木弓竹矢入白鹿山捕獵以自給日值群鹿駭走分路格之一人見鹿入兩崖間競逐入遠隨而逐之行十餘步但見城市構比閭井繁盛了不見鹿徐行市中因問人曰此何處也答曰此小成都耳非常人可到子不宜久住遂出宛密誌歸路以香太守劉俊俊使人隨往失其舊所矣度仲冲應判記曰武侯西陽縣南數里有孤山巖石峭拔上有堯自成畦壠拜而乞之極自拔食之甚美山頂有池魚鱉至七月七日皆出而游半巖室中有書數千卷道士

所遺經也元壽中有蠻人入此山射鹿入石  
穴中蠻人逸之穴傍有樺因上即豁然開朗  
別有天日行數十步桑果蔚然阡陌平互行  
人甚多蠻人驚遽而出旋削樹記路却結伴  
尋之無復處所顧野王云天地之內名山之  
中神異窟宅非止一處則桃源天台皆其類  
也

僧悟玄

僧悟玄不知何許人也雖寓跡緇褐而潛心  
求道自三江五嶺歷覽諸名山無不遊歷每  
遇洞府必遠之焉入峨眉山聞有七十二洞  
自雷洞之外諸巖石室還穴之間無所遺焉  
偶歇於巨木之下久之有老吏自下而上相  
扼面生問其所詣悟玄具述尋訪名山靈洞  
之事吏曰名山大川皆有洞穴不知名宇不  
可輒入訪須得洞庭記錄讀經審其所屬定  
其名字的真里數必是神仙所居真經記相  
合然後可遊耳不然有風雷洞見神洞地獄  
洞龍蛇洞誤入其中害及性命求益及損深  
可戒也悟玄驚駭久之謝其所教因問曰今

峨嵋洞天定可遊否吏曰神仙之事吾不  
多言但謂洞主自可問耳悟玄又問洞主為  
誰吏曰洞主姓張今在嘉州府門屠肉為事  
中年而肥者是也語訖別去悟玄復至市門  
求之張生在焉以前事告之張曰無多言也  
命其妻向與悟玄為餌以內三器與之悟  
玄辭以不食肉久矣張曰遊山須持赤刀不  
至飢乏然後可行若不食此無由得到矣勉  
之再三悟玄亦心自計度恐是神仙所試不  
敢拒命食盡三器厭厭彌甚張亦勸之固不  
能食矣食訖求去張俯地拾一瓦子以授之  
曰入山至某峯下值某洞門有青松下有迴  
溪上有峭壁此天真人所居之洞也以瓦  
扣之三二十聲門闢則入無過門即扣之則  
神仙之境可到矣俟教人山果得洞與所指  
無異以瓦扣之良久峭壁中間洞內高廣平  
穩可通車馬兩面皆石壁深時有碧泉流  
渠夾路左右凡行十餘里又值一門扣之復  
開大而平闊往往見天花夾道所見花卉  
之異人物往來之感多是名姝麗人仙童玉

女時有仙官道士部伍車騎僕僕不絕又遇  
一門扣之彌切瓦片碎盡門竟不開久之聞  
震震之音疑是山石摧墮懼懼而出奔走三  
五十步已在洞門之外無復來時甚疑其復  
訪洞主已經月餘屠肆宛然而張生已死十  
許日矣自此志樓名山苦求度世復入峨眉  
不知所之矣

費冠卿

費冠卿者池州人也進士擢舉將歸故鄉別  
相國鄭餘慶公素與秋浦劉令友善喜費之  
行託以寓書焉手札盈幅誠投費戒之曰劉  
今久在名場所以不登甲乙之選者以其編  
率不拘於時捨高科而就此官可善遇之也  
費因請公略批行止於書末費其因所託屬  
稍委青眼公然之發函批數行復城之如初  
費至秋浦先投刺於劉劉則委諸茶上略  
不顧賜費俸立俟命久之而無報疑其不可  
干也即以相國書投閣者劉發覺驚惶甚焉  
曰鄭某若漢用此書何為學而書之費愈懼  
掛閣而入趨拜於前劉恻然顧之擇坐與

語曰已暮矣劉從令排店費曰日已昏黑或得逆旅之舍已不及矣乞於懸塵之下席地一宵明日却詣店所即自解囊裝紆席於地劉即拂衣而入良久又出曰此廷賓之所有一闕子可以懸息僕棄於外可也即令左右引僕大衛子分給下處劉引費單隨席入廳後對壺小闕子中既而閉門鎖緊甚嚴費莫知所以據榻而息是夕月明於門窺中窺其外悄然無聲見劉自操篋若掃除堂之內外庭廡階壁靡不周悉費異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焉將及二更忽有異香之氣非常人世所有良久劉執版恭立於庭似有所候香氣彌甚即見雲冠紫衣仙人長八九尺數十人擁護而至劉再拜稽首此仙人且詣堂中劉立侍其側俄有筵席羅列饈饌奇果香溢閣中費聞之已覺神清氣爽須臾奏樂飲酒令劉令布席於地亦侍飲焉樂之音調非世間之曲仙人忽問曰得鄭某信否對曰得信甚安頃之又問得鄭書否對曰費冠卿先輩在長安中來得書笑曰費冠卿且喜及

第也今在此耶對曰在仙人曰吾未合與之相見且與一杯酒但向道早修行即得相見矣即命劉酌一杯酒送闕子中費冠卿窺見劉自呷酒了即於階下取盆中水投之費疑而未飲仙人忽下階與徒從乘雲而去劉拜辭馮咽仙人戒曰爾見鄭某但令修行即得相見也既去即詣閣中見酒猶在驚曰此酒萬劫不可一遇何不飲也費力爭得一兩呷劉即與冠卿為修道之友卜居九華山以左拾遺徵竟不起鄭相國辱以去世劉費願秘其事不知所降是何仙也

鄭南海紫雲遷任史

鄭南海為牧梁宋其表弟進士劉生寓居汝州有紫雲山即神仙靈境也劉以寓居力困欲之梁宋求飲因行諸藥肆中既坐有樵史倚榜於壁亦坐焉主人連叱之曰此有官客何忽唐突劉欲起而趨謂主人曰某聞人也樵史所來必有所求或要藥物有急難所請不可今去懸樵史令坐問其所要史曰請一幅絨及筆硯耳劉即取絨中絨筆以授之史

樵史自若書畢以授於劉書曰承欲往梁宋梁宋吳方重且夕為人訟承欲訪鄭生鄭生將有厄即為千里客兼亦變形色紫雲樵史任其書且劉覽驚異筆勢遒遠越逾常倫看讀之際失史所在月餘鄭為人所訟然官千里之外皆如其言劉即於紫雲山居物色求訪不復見史世實其言兼冠化闕方失其所在此也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二

傳

任生

任生者隱居嵩山讀書志性卓犖常夜闌異香忽於簾外有謂生曰某以冥數合與君偶故來耳生意異其物堅拒不納其女子問簾而人年可二十餘狀態艷質世異之見有雙鬟青衣左右翼侍夜漸久願謂侍者曰即君書籍中取一幅紙兼筆硯來乃作贈詩一首曰我名籍上清謫居遊五嶽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又曰某後三日當來言畢而去書生覽詩見筆札秀麗尤疑其狀異三日果來生志彌堅女子曰妾非山精木魅名列上清數運冥合曾請人間自求匹偶以君閑清願侍巾箱不止於延福消禍亦莫貴而且壽不反自執迷亦薄命所致又贈一篇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畫靈區君子意何如書生不對面牆而已女子重贈一篇曰阮郎迷不悟何憂中情書明日海山卷錄舟却歸

去嗟嘆良久出門東行數十步門閉漸上空中去地百餘丈猶隱隱見於雲間以三篇示於人皆知其神仙矣痛生之不遇也數月生得疾見二黃衣人手持縑來追日子命已盡遂被引去行十餘里忽見帷節幡蓋遠道不絕有女子乘翠蓋侍衛數十人二黃衣與生聞易隱於墻下女子望見既互問曰何人黃衣長言女子笑曰是嵩山讀書傳命漢謂黃衣把縑來曰公數盡矣今既相遇不能無情索筆判牒更與三年生再拜之二使者曰此三素元君仙官最貴既有命即須回使者遂至舊居見身卧於床上使者從獲推之乃蘇嗟恨累日復三年果卒

羅公遠

羅公遠八月十五日夜侍明皇於宮中既月公遠曰陛下莫要月中看否帝雅之乃以柱杖向空擲之化為大橋遙道如銀與明皇昇橋行若十數里精光奪目寒氣侵人遂至大城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皆素練霓衣舞於廣庭上問其曲名曰霓裳羽衣也

乃密託其聲謂彼為奔氣所逼遂獲羅橋迴返翻羅橋隨步而滅明日召樂工俸其詞作霓裳羽衣曲遂行於世明皇欲俾隱形之術公遠秘而不說上怒乃遣善射者十人伏於壁召公遠與語眾失俱發公遠數斃上令瘞於宮內月餘中使白蜀迴奏事詔云臣且駭谷見羅公遠今附起居車於成都望車駕上大驚問其行孝如何曰跳足攜鞋一隻乃今聞棺視之雅見一草鞋在棺有箭札十數安禱山犯闕明皇幸蜀有禱羅公遠來謁召之即不見思其意維公延蓋公遠字也上悔恨歎息累日

羅方遠

羅方遠江夏人也刺史奉致致觀者如市有白衣人長丈餘質貌甚異門衛者皆任俄有一小兒侍邊叱曰汝何故離本所驚怖官司其人摘衣而走官吏執小兒至案所具白判史問善姓對曰姓羅名方遠自幼好道適見守江龍入州者設其叱令迴判史不信曰爾何誕妄若誠有龍即令我見本形方遠曰請



試之乃於江濱作小坑深獨一丈去岸八九尺引江水注之刺史與寮佐都人皆往往視遠巡有白魚可長五六寸隨水入坑騰躍漸大有青煙如練起須臾黑氣滿室雷電絕赫風而馳驟久之乃息見龍於江心身與雲氣相連光滿水食頃方滅刺史具表以進方遠時明皇方留意神仙即日召見上與張果老素法善草基次二人見之大笑曰村兒有何解乃各執葦子數枚謂方遠曰此有物曰空手及關子果無所有意在方遠處上大喜果自復累試其術如神

李師授

會昌元年李師授中丞為浙東觀察使有商客遭風飄不知所止月餘至大山瑞雲覆繞奇花異樹盡非人間所觀山側有人迎問安得至此客具以生刀今移舟於岸既登岸乃云須揚天師遂升至一處若大宮觀既入見一道士眉鬚俱之侍衛十餘人坐大殿令上與語曰汝中國人也昔地有緣方得一到此即蓬萊山也乃今左右引於宮內遊觀玉堂

翠樹光影奉目院宇數十皆有號至一院為鎖嚴固窺之梨花滿室者凡捧焚香階下客問之此院誰何答曰此是白樂天院樂天在中國未末耳乃潛記之遂辭歸數可至越具白應使李公畫錄以報白公公已脫煙埃投棄軒冕與居昧昧者固不聞也安知非謫仙哉

李儒

李相名儒未達時居復郢間復州黃嶺山秀麗無比李公因踏登臨此山行數里退漸幽小阻絕無取有人傷服市藥為業結廬山下李公與語甚相狎因留宿其舍李公曰此境山泉奇異當為靈仙之所都唐儒生曰有道士五六人蓋物外之士也數日一來莫知其所居處與之難熟不肯細言李公曰某可來相謁否曰彼其品人然頗好個足下但求美艱一棹或得見也李公辭歸後得美酒早而往至數宿五人果來布裘紗帽森林草履相見遠道寒暄大笑乃相與臨清澗撐石濯足戲調儒生為列席致酒五人顧酒香歎曰

何處得此物來且各三五盞儒生曰非某所能致有客携來願為仙兒乃引李公出歷拜五人相顧失色悔飲其酒意怨儒生曰公不合以外人相擾儒生曰此人誠志復是士流許之從容亦何傷也意遂漸解見李公謙恭特甚乃時與笑語自來生曰坐來生再拜就席少頃酒酣乃視李公相謂曰此人似西華坐禪僧良久云具是使屈指計之曰此僧去來四十七年矣問李公之歲適四十七撫掌曰須求官職福祿已至遂與李公握手言別過兩踰嶺捫蘿蹑躡翻如飛條忽不見李公後乃登第果拜相領西蜀節制

王水部

大曆中有水部王負外者篤好道術雖居朝列有布衣方藥之士日與遊從一日有道侶數人在聽王君方與談會陰剛策老攜瓶路側客近聽所王君妻令左右止之因附耳於壁聽道信言竊笑不已王君僕使皆怪之少頃藥老備事畢王君將如廁過於戶外藥老飲水似有白事日負外甚好道王君驚曰

老人安得無有所解否對曰某曾留心知  
負外醜似好道然無所遇適來聽工數人大  
是凡流但眩惑負外希酒食而已王君異之  
其真罵之曰君身爲朝客乃與樵夫交結連  
人逐之裝老笑請去王君遂從客曰老人請  
後日相訪王君齋沐淨室策老布袍曳杖而  
至有隱逸之風王君坐詰茶酒更進裝老曰  
負外非真好道乃是愛藥術欲鑪火可驗取  
一鐵合重二斤分爲兩片致於火中須臾色  
赤裝老解布衫角舉兩丸小於麩粟探碎於  
合上復以火燒之食頃裝老曰成矣今王君  
僕使壯者以火筋持之擲於地遂成金色  
如雞冠王君降壇再拜而謝之裝老曰此一  
兩款常食三兩然負外亦不用留將旋貧之  
遂辭去曰從此亦無復來矣王君曰願至仙  
伯高弟中起居容速否裝老曰可蘭陵西坊  
大菜園後相尋遂別王君乃易服往果見小  
門叩之有蒼頭出曰莫是王負外否遂引入  
堂宇甚新海裝老道服相迎侍女十餘人皆  
有珠色茶酒果實甚珍服月輝煥迥晚王君

告去裝老送出門旬日再至其第已爲他所  
質裝老亦不知所在

### 崔生

進士崔生嘗遊青山解鞍杖履無價御驢遠  
而走馳之不能及約行十里至一洞口時已  
曠黑纏即步入崔生悚懼不敢前進方因疲  
矣遂寢巖下至曉洞中微明乃八十餘里望  
見巖壁間有金絳綰而被甲執兵者守衛  
之崔生知是仙境乃告曰某塵俗之士願謁  
仙翁守吏趨報項之召入見一人居殿服羽  
本身可大餘侍女數百與崔生趨拜使坐  
語忻然留宿酒味珍香異果羅列謂崔生曰  
此非人世也驕遠獲走者余之奉選也蓋  
一女子願事於君此亦冥數前定耳再拜  
謝遂以女妻之數日今左右取青合中藥兩  
丸與生服之但覺臍脘清淨摩體若蟬蛻登  
然嬰兒之貌爭朝望與崔生乘鶴而上朝  
宮月餘崔生曰某血屬在人間請歸一決非  
有所德也仙公戒之曰崔郎不得淹留速與  
符一通急有急禍此可隱形慎不可避宮禁

臨別又與一符曰善急即開乃命取一驢付  
之崔生到京都試往人家皆不見因入內會

劍南進太真齋齋乃竊其珍者上曰計無賊  
至此必爲妖取之遂令羅公遠作法以朱字  
照之寢殿戶復果得崔生崔生具言本末上  
不信令笞死崔生乃出仙翁臨行之符照公  
遠與持執者當時絕劍良方起卷上曰此  
人已居上界不可殺也縱殺之臣等即受福  
亦非國之福上乃赦之擢授其事不實遂數  
百人具兵服禁術士送至洞口復見金城絳  
闕仙翁御殿侍從森然出呼曰崔郎不取吾  
語幾至朝殿崔生拜訖遂昇洞門所送者欲  
隨之仙翁以杖畫地成川聞數丈崔生妻  
一傾中化爲五色絳橋今崔生踏過橋隨步  
即渡既至洞口崔生謂送人曰事只如此可  
以歸須臾雲霧四合咫尺不見唯聞鸞鶴蕭  
籟之聲遙望雲山而去上方知其神仙也

### 黃尊師

茅山黃尊師法錄甚高嘗於山前瞻觀起天  
尊殿置講求資日有數千人時講集初合忽

有一人排門大呼親善庶黑言詞鄙陋腰揮驢鞭如隨商客者馬道士奴時正熱誘某何事自不向深山學修道業何敢妄語黃師不測之即輟講進詞謝之衆人悉莫不敢恠忤良久詞色稍和曰如是聚集豈不是妄修堂殿耶都用幾錢專師曰要五千貫其人曰可盡璧破鐵釜及雜鐵來黃師疑是異人遂遠令於觀內諸處收拾約得鐵八百斤其人乃掘地為鑪以大鎔之揮懷中取一胡盧寫出兩丸藥以物攪之少頃去火已成錄曰此合錢萬貫若備觀計用有餘計規資乏如所獲無多且罷之黃師與徒衆皆敬謝問其所欲笑出門去不知所之後十餘年黃師奉詔入京忽於市街西見柁爐鞭者肩舁小輓子隨弱驢老人行全無茅山氣色黃松趨揖乃松手指乘驢者復連叩頭黃但植體而已老人髮重白視之如十四五女子也

盧杞

盧相名杞少時甚貧與市垵麻業者於東郡廢宅稅舍以居麻婆亦子然盧公常以疾卧

月餘麻婆問之者來為作粥食盧病愈多謝之復累日向晚自外歸見金犢車子立麻婆戶外盧且驚異密訪之見一女子年十四五真神仙人明日嘗訪麻婆曰即君妻妾作婚姻否如是則為請求之盧曰某貧賤安敢稱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諧矣請即君清春三日會於城東廢觀既至見古樹荒草久無人居遠迤雷電震耀風雨暴至化為樓臺金鑪玉帳景物華麗俄有緋繡降空即所見女子也與盧相見曰某奉上帝命遣人間自求匹偶即君有仙相故遣麻婆傳意旨更七日清齋當再奉見女子時麻婆付菓兩丸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忽失所在古樹荒草蒼然如舊麻婆與盧遂歸又清齋七日履地種粟適已暮生未移到二胡盧生於曼上漸大如兩斛粟許麻婆以刀割其中及七日之期與盧公各處其一仍今盧公具油衣三頓風雲忽起騰上碧霄耳中雜聞波濤之聲遠運東去又謂盧曰莫寒否今著雨衣如冰雪中行復令著至三重即甚溫暖謂麻婆

曰此去洛陽多少筭曰已八萬里良久胡盧止息遂見樓臺皆以水晶為牆垣被甲仗者數人麻婆引盧公入見女子居殿侍從女數百人命盧公坐具酒饌麻婆屏息立於階衛之下女子謂盧公曰郎君合得三事取一事可者言之若欲長留此宮奔與天罪次為地仙宮居人間時得至此下為中國宰相如何盧生曰在此實為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某為太陰夫人仙格已高郎君便當白日昇天須執志堅一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仍須啓上帝乃索青然為寫素當庭拜奏少頃聞東北喧然聲云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趨降俄有幢節香幡引朱衣少年立於階下朱衣宦帝命公得太陰夫人狀云盧杞欲住水晶宮如何盧公無言夫人但令病癒又無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錠銷玉足以賂使者欲其稽顙食頃間又問盧杞欲求水晶宮住否欲地仙不欲人間宰相否盧公大呼曰欲得人間宰相求水趨去太陰夫人失色今麻婆連頌去遠入胡盧俸前聞風雨之聲

至地達到舊居，應相儼然。時已中夜，胡蒼與麻葉俱不見矣。杞復果為相。

### 盧李三生

昔有盧李三生，隱居太白山，讀書兼習吐納。導引一旦，李生告歸曰：「某不能甘於寒苦，且浪跡江湖，欲別而去。復李生為椅子圍，更隱款折官錢數千貫，竊摩不得他去。貧悴日甚，偶過揚州，阿師楊遠見一人，草履麻衣，視之乃盧生也。曾號二男，李生與之語，哀其家弊，盧生大罵曰：「我貧賤，何耻公不外物投身，凡冗之所，又有積負，且櫻因拘，尚何面目以相見乎？」李生原謝，二男笑曰：「居所不遠，望日馳馬奉迎。」至旦果有一僕御，駿足而來。云：「二男邀即君既去，馬疾如風，出城之南，行數十里，路側有朱門，斜開二男出，星冠寬袍，容貌光澤，侍女數十人，輿轎下，僕貨金，列送李生中堂，室額名花異木，設在仙府，又累出藥品，悉皆珍奇。既夕，引李生坐北亭，置酒曰：「適命得佐酒者，頗善琴，張須臾，紅燭引一女子至，容貌極麗，新解甚長。李生視琴，張上有朱書十

字，云：「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罷酒二男曰：「真願作婚姻，否此人名家寶號，兼美李生曰：「甚安歡，及此二男許為成之。又曰：「公所負官錢幾何？」曰：「二千貫，乃與一柱杖，曰：「將此於波斯店內取錢，可從此學道，無自礙身陷壘也。迨晚，僕人復御前馬，至二男舍，李生去，送出門，海歸，頗疑訝為神仙矣。即以柱杖詣波斯店，其單見杖，曰：「何以得之？」係語付錢，遂得免。繫而去，既驚且異，乃再往盧二男所居，將謝之。即荒草廢地而已，悵望而歸。其年往汴州，行軍陳長淮，以女嫁之。既見，頗類盧二男。北李見者，復解琴，復仍有朱字，視之，果見天際之句也。李生具說揚州城南盧二男事，中道宴之事，女曰：「某少年兄弟，戲言之句，當夢見云：「仙官追如公所，言也。李生實訝之，其復竟不能得遇。」

### 李石

唐相李石未達時，頗好道，嘗遊嵩山，荒草中，聞有人呻吟聲，視之，乃病鶴，鶴乃人語曰：「某已為仙厄，運所鍾，為鶴者，見傷一足，將折頰，

得人血數合，方能愈也。君有仙骨，故以相託。李公解衣，即欲割血，鶴曰：「世間人少，公且非純人，乃被一睨，曠日待往，東都，但映照之，即知矣。李公中，跳自視，乃馬首也。至洛陽，所遇頗眾，悉非全人，或犬或鹿，驢馬，首備於橋上。見一老翁，騎驢以映照之，乃人也。李公敬揖，具言病鶴之事，老翁忻然，下驢，置臂割血，李公以小瓶盛之，持往，鶴所，酒其傷處，眾來討，某鶴曰：「公即為明皇時宰相，後獲免，相見非遠，慎勿墮志。李公拜之，鶴冲天而去。」

### 李圭壽

近有選人李圭壽者，新婚東出，聞過華嚴廟，將妻入，謁金天王，妻拜未，斜氣飽，而倒唯心上，微暖，昇歸，容師馳馬，給奉，陰謀，求醫，街之人，謬宰曰：「葉仙師善術，奉詔，投龍，迎去，此一驛，公可疾往，迎之。李公單騎，馳去，約十五餘里，遇之。李公下馬，伏地，流涕，歎拜，具言其事。仙師曰：「何等效應，乃敢及此。遂與李公先行，謂從者曰：「鞍馱，速驅來，持朱鉢及筆，至香已，聞哭聲，仙師入見，曰：「事急矣，且將墨筆，及紙，

來送書一符焚香以水冥之符此飛走聲如  
飄風良久無應仙師怒又書一符其聲如雷  
頃之亦無驗少時輕狀到取朱筆今李公左  
右兼少許薄粥以飯其起乃以朱書一符噴  
水叱之聲如霹靂須臾口鼻有氣聞良  
久能言問其狀曰某初拜時金天王曰好夫  
人第二拜云留取遠左右執歸院道已三日  
親賓大集聞殿門門者走報王曰何不速却  
乃第一符也遠避門外聞甚門者數人細言  
於王王曰且發遣是第二符也俄有素龍飛  
入王扼喉纔能出聲曰放去某遂有人送出  
第三符也李公慶靈以謝之是知靈廟女子  
不得入也

盧常師

秘書少監盧常師進士擢第性恬淡不樂軒  
冕世利義然無留意因素官之東洛謂所親  
曰某與浙西魚尚書故舊旬日當謁去又曰  
某前身是僧生禪處猶在會稽亦疑自訪遠  
跡家人亦怪其將遠行而不備舟楫不旬日  
而卒

裴公

裴公少時有術士云命屬北斗應身星將  
軍宜每以清酒名果敬祭當得冥助也裴公  
自此未嘗懈息及為相機務繁迫乃遣始志  
心或不足未始言於人諸子亦不知在京有  
道者來宿于裴公第中夜謂曰相公昔年事  
奉天神何故中道而止崇護不已亦有威於  
相公裴公心知其原真不知靈應復為太原  
節度使家人瘡疾召女巫視之有彈胡琴巫  
顛而倒之良久蹶然而起曰請見相公原真  
將軍遣某傳語何大無情都不相知也將軍  
怒甚相公何不敬謝之裴公大驚女巫曰嘗  
擇良日齋潔於靜院焚香設酒果將軍亦欲  
示見於相公別日裴公沐浴具朝服立於階  
前東面真酒再拜見神被金甲持朱戈身長  
三丈餘面鵠而立裴公驚悚流汗俯伏於地  
不敢動少頃即不見問左右皆曰無之自是  
裴公事奉有踰厥初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三上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三 下

索四

續仙傳序

先賢有言曰人間得仙之人且千不聞其一  
況史書不載神仙之事故多不得於世詳其  
史意以君臣父子理亂忠孝之道激勵於古  
也若敦尚虛無自然之迹則人無所拘制矣  
史記言三神山在海中仙人居金銀宮闕不  
死之藥生其上人有欲往者則風引舟而去  
終莫能到斯亦激勵拘制之意也大哉神仙  
之事靈異罕測述云初之符也守一錄氣拘  
謹法度孜孜辛勤恐失於纖微及其成也千  
變萬化蹤跡人間或藏山林或遊城市其荒  
異者多徑海上諸山積功已高便為仙官早  
者猶為仙民何者十洲間動有仙家數十萬  
耕植芝田課計頃畝知種稻者是看仙官分  
理仙民及人間仙凡也其隱化者如蟬蛻留  
皮換骨鍊氣養形質於塵網然後飛昇成於

真仙信非虛矣浴生而慕道常規積習及老  
遊歷宦途周遊寰宇凡接高尚所說或覽傳  
記兼復閱見皆銘於心而言於讀又以國史  
不書事散於野刻當中和兵火之後墳籍猶  
闕罪有素筆記而述作者處世斯久人漸稀  
傳惜哉他時寂無遺聲本故編錄其言分爲  
三卷真寶好事君子學道之人諱稱用顯真  
仙者故朝請即有行深永縣令兼監察御史  
賜緋魚袋沈汾撰

玄真子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  
文進士擢第善畫飲酒三斗不醉中真養氣  
卧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  
公稱真神與之友善真所爲湖州刺史與門  
客會飲乃唱和爲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  
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  
箸笠綠垂斜風細雨不須歸真神與陸鴻  
漸徐士衡李成頌共唱和二十五首遺相誇  
賞而志和命丹青寫畫其詞須史成五  
本花木禽魚山水景傳奇絕蹤跡今古無倫

而真神與諸賓客傳說歡伏不已其後真神  
東遊平空驪志和酒酣爲水戲舖於水上  
獨坐飲酌滿鉢其席來去迅速如剝舟聲復  
有雲鶴隨履其上真神親賓來佐觀者真不  
驚異善於水上執手以謝真神上舟而去今  
猶有傳實其畫在人間者

真采和

真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嘗衣破藍衫大鉢黑  
木屨帶闊三寸餘一脚著靴一脚跣行夏則  
衫內加絮冬則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  
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嘗醉踏歌  
老少皆隨着之機捷諧謔人間應聲答之笑  
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鞋踏歌云踏踏踏  
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柳  
枝古人混泥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  
寶鳳到碧落畢竟自由生白波長景明耀在  
空際金銀宮闈兩是戲歌詞多率爾而作皆  
神仙竟人莫之測但以錢與之繩穿拖行或  
散失亦不還顧或見貧人即與之或與酒家  
周遊天下人有爲兒童時見者及斑白見之

顏狀如故後踏歌濠梁聞於酒樓上某醉有  
雲鶴盤旋覺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靴衫屨  
帶拍板冉冉而去其靴衫等旋亦失亡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國人也幼而師道士王玄真  
居大峯巖巖在括州之西其巖外北亦名爲  
苦事於玄真深慕仙道嘗登山頂採實積  
餌歷十餘年一日就溪濯足見岸側二小花  
犬孺子異之乃尋進入枸杞叢下歸告玄真  
訝之遂與孺子俱柱伺之復見二犬戲躍遙  
之又入枸杞下玄真與孺子共尋掘乃得二  
枸杞根形狀如花大堅若石洗淨歸以煮之  
而孺子森薪者火三日晝夜不離甕則試嘗  
汁味取突不已及見根爛以告玄真共取食  
之俄頃孺子忽飛昇在前峯上玄真驚異久  
之孺子謝別玄真昇雲而去到今俗呼其峯  
爲童子峯玄真後知其根蓋不知其子壽亦  
隱於巖之西陶山有採捕者時或見之

王老

王老坊州宜春縣人也居于村野頗好道愛

客務行陰德為竟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日有  
繼纒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妻俱迎禮之居月  
餘間日與王老至談益勤甚相歡洽俄患惡  
瘡偏身王老乃求醫藥者齊益加勤切而瘡  
日甚遂將逾年道士曰此不煩以凡藥相療  
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為精潔釀  
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甕盛酒每日加舉浸之  
遂脫水入甕三日方出覺髮膚皆潤而稍復少  
年肌若凝脂王老聞家親之驚異道士謂王  
老曰此酒可做能令人飛昇上天王老信之  
初甕酒五斛餘及甕三二斗在爾清冷香異  
異於常酒時方與二人持甕次遂共飲皆大  
醉道士亦飲云上天去否王老曰願隨師所  
通於是祥風忽起縹雲如蒼屋舍草樹全家  
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磬聲數村  
人共觀望驚歎惟備鼠無而不去風定其質  
持甕二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  
長年今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鄉存焉

侯道華

侯道華自言峨嵋山來泊於河中永樂觀若

風狂人眾道士皆輕易之而道華能斤斧觀  
舍有所損悉自修葺登危歷險人所難及處  
皆到又為事賤多有客來不問道俗凡庶悉  
為擔水汲澆灌足浣衣又淘澗澗園幸備  
歷以資於眾眾益感之驅之甚於僕隸而道  
華愈忻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  
之於口眾咸問之要此何為答曰上天無惡  
憐仙人集歲美之經十餘年殿梁上或有神  
光人每見之相傳云開元年中有劉天師嘗  
鍊丹成試犬死而人不取服藏之於殿梁  
皆謂妄言忽暴風雨殿微損道華乃登梁復  
見光於梁上陷中鑿起木得一合三重內有  
小金合子有丹透谷之樹下其合吞丹訖遂  
無變動謂之虛無忽一日入市醉歸其觀前  
素有松樹偃蓋甚為勝景道華乃著履上  
樹悉斫去松枝群道士屢止之不可但斫曰  
他日斫我上昇處眾人常為風狂怒之且甚  
道華樂縣今至其公人觀見斫松深訝之眾  
具白於縣官於是責辱之道華亦忻然復七  
日道華晨起沐浴裝飾焚香曰我當有仙使

來相迎但望空拜不已果騎朱信須臾人言  
見觀前松上有雲鶴盤旋遂蕭響亮道華忽  
飛在松頂坐久之眾甚驚忙永樂縣官遠道  
俗奔馳瞻禮其青摩道華縣官叩極流血道  
華拱手以謝道俗云我受玉皇詔授仙臺郎  
知上清官善信院今去矣俄頃雲中仙眾作  
樂隆隆降凌雲而去

馬自然

馬相字自然杭州莒官人也世為縣之小吏  
而相獨好經史攻文學乃隱道士天下遍遊  
復歸江南而常醉於湖州陸雲溪翌日而出  
衣不濕坐於水上而來言適為項王相召飲  
酒欲醉方遂演演觀者如雲酒氣猶衝人狀  
若風狂路人多隨者又時復以拳入鼻及  
出鼻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  
隨溪水走未去指樹今斷復續後遊常州遇  
馬植出相任常州刺史會聞相名乃遣相見  
迎禮甚異之植問道兄章同宗姓欲為兄弟  
翼師道術可乎相曰相公何望曰扶風湘戲  
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馬風牛但且相知無微

同姓意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之  
郡齋益敬之或欲會吹植請見小術乃於席  
上以莞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  
食衆賓皆稱善美異於常瓜又於過身及襪  
上擲錢所出不知多少擲之皆言銅錢擲投  
井中呼之一飛出人有以取者須臾夫之  
又植言此城中氣極多湘書一符令人帖於  
南壁下以筋繫壁衣窺鼠成群而末走就符  
下俯伏湘乃呼鼠有一大者近塔前湘曰汝  
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屋宇晝夜擾  
於相公且以慈罰為心未能殺汝宜便舉果  
離此大鼠乃迴群鼠前皆叩頭謝罪遂作隊  
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此城內便絕鼠後南  
遊越州經河巖禪院僧三數言方齋而湘  
與華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弟子王  
延史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擇者  
但使以飯粥不食促知微延史速食而起僧  
齋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到諸暨縣兩店中  
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  
遠應此有三人問者極喜請於主人願見道

士及入乃二僧見湘但禮拜哀鳴曰極僧不  
識道者昨夫迎奉致貽責怒三數百僧到今  
下林不得某二僧是主事且不坐所以得來  
固已於之湘惟睡而不對知微延史但笑之  
僧念來乞湘起曰此復無以輕慢人為意迴  
去入門僧輩當能下林僧迴果如其言湘翌  
日又南行時方春見一家好松菜求之不得  
仍聞惡言命延史取熟筆知微言求菜見阻  
誠無松理况在道門詎宜施之湘笑曰我非  
訟者也作小戲爾於是延史揮筆湘畫一  
白鷺鷥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人  
趕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獨子走趕捉白  
鷺鷥其踐其菜碎盡不已其主人見道士戲  
笑求菜致此慮復為他術即來求湘曰非  
求菜也故相戲爾於是呼鷺鷥及獨皆飛走  
搜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悲無所損又南遊霍  
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店宿舍小而行旅  
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  
容已過日暮知微延史曰祇能舍宿爭會壁  
睡湘口爾但俗林中睡我坐可到明夜皆睡

而湘躍身梁上一脚掛梁倒睡適主人夜起  
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坐上何難  
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時請知微延  
史入家內淨處方出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  
在知微延史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傍自霍  
桐迴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前有枯松  
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年餘即化為石自復  
果化為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山側作數截揚  
發自廣州節度使袁州刺史蔡惟尚奇異  
知之乃從而截就郡齋致之龍興寺九松院  
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  
存焉或有告疾者湘無藥但以竹杖打病處  
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  
雷鳴便愈有患腰腕痺曲持杖而來者亦  
以杖打之令放杖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  
帛與湘阻讓不免留之復欲與嘗人所遊行  
之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其甚杭州春望  
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歷教穿人心  
九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  
光吞遠嶺雨添嵐氣近高林春早說作驪山



計滄海茫茫轉吏源後歸故鄉省兄適兄遠出嫂姓喜歸湘告曰我與兄共此宅今歸要分我惟愛東園爾嫂姓異之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見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姓訝之不食但飲酒而待兄不歸及夜遂卒明日兄歸問妻子具以實對兄感恫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純思望耳乃棺殮之其夕棺翩然有聲一家驚異乃葬於東園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劍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於東川謂人曰我墮官人也新羽化於浙西今又為玉皇所詔於此上昇以其事奏之遂勒浙西道杭州覆之發塚視棺乃一竹杖而已

駱逸微

駱逸微不知何許人也為道士神氣清爽靜默虛衷或醉多遊於洪州名山見之多年或十數年不見則賴狀益少於當時如此識者不測其服煉丹藥遊行定止復於酒樓乘醉飛昇而去

許碁

許碁自稱高陽人也少為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嵋山經兩京復自荆襄汴宋抵江惟牙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羅浮無不遍歷到處皆於懸崖峭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碁自峨嵋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蹟者莫不歎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山嘗醉吟曰閨苑花前是醉鄉酒以翻玉母九霄歸群仙拍手煙輕薄滿向人間作酒狂好事者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雲夫依見摘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後當春景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樓醉歌昇雲而去

金可記

金可記新羅人也實貫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練形自以為樂博學稽古屬文清麗美姿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儀擢第不仕隱於終南山子午谷居懷遠逸之趣手植奇花異果極多常焚香靜坐若有念息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

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無阻者藉勸為事人不可借也大中十一年十二月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為英文侍郎明年二月十五日當上昇時宜宗願以為異遣中使徵入內園辭不就又求見玉皇詔辭以為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道賜官女四人香藥金鍊又遣中使二人專看待然可記獨居靜室官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聞室內常有人談笑聲中使竊窺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官女中使不敢舞驚二月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映鶴翔白鶴笙簫金石羽蓋瓊輪幢滿堂迎之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溢山谷莫不瞻禮歡異焉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也為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端美肥白言談秀麗人見皆愛之頗有道術夏則水綿冬則單衣卧於雪中去身一文餘周臣氣出如蒸而雪不凝又指燈

即滅指人若陳風所吹颺然指度間花草  
颺颺而動多遊名山自茅山出嗣州希言觀  
入括蒼洞辟穀服氣或時食鹿肉五斤以蒜  
蓋一盃操喫畢即飲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  
求得其一片符食之者言不作蒜氣味如異  
香餘日在齋舌間者不歇得食之者踴多而  
畢身無病壽增八九十玄白到處住則以金  
帛求置二三美妻行則捨之人皆以為得補  
願還元之術又遊越州適大旱方暴惡樂龍  
以祈雨涉旬允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為凡所  
折兩須俄天命非上泰無以致之乃於所止  
觀焚香上祝經夕大雷雨告足越人大神異  
之復到信州又逢天旱祈禱有道士知玄白  
能致雨州人乃請之遂作術飛釘釘城隍神  
雙日刺吏韋德隣誑其婦女復釘城隍神  
此妖怪也將加責辱使使李輩欲向之手脚  
皆不能動悉自仆倒柳杖亦自摧折玄白天  
謂德隣曰使君行悞劉根欲誅劉祖楠也德  
隣方懼祈禱更禮而遣之其靈屢施不可  
備錄後於撫州南城縣白日上昇而去

### 賀自具

賀自具莫究其所來也為道士居嵩山有文  
學為事高古堂艾修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  
甲子然道俗相傳見之多年莫皆不善為異  
一日雲鶴偶空聲樂清亮自具忽飛昇而去  
時有處士陳因在東都見洛城人觀望瞻禮  
驚歎不已乃為詩曰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  
再熟賀仙三清樂奏嵩山下五色雲屯御  
苑前朱頂舞翻迎絳節青雲歌對駐香輶誰  
能白晝相思泣太極光陰幾萬年

### 鄧去奢

鄧去奢衛州龍丘人也家住於九茅山下少  
入道遊學道術精思忘夜年三十餘便居處  
州松陽縣安和觀其觀即葉靜能故鄉學道  
之所而觀比五里有卯山高五十餘丈相傳  
云漢張天師及葉靜能皆居此山修道去奢  
慕前事登具山結庵以居後觀中道士相率  
山下居人為構屋及遠堂殿設老君張天師像  
及葉靜能真影朝夕焚香朝禮山東南有一  
方石闊二丈餘平若砥蓋天然也去奢常坐

其上拱默靜想一旦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  
有斬邪劍二口并觀貯丹在此石下可以取  
之去奢謝神人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  
惟荒謬守真而已託茲山棲獲安父家聖佑  
丹之與劍誰可轉取神人曰但勤修無忘劍  
丹自可立致後三年神人乃以劍丹送於去  
奢劍乃張天師七星劍丹以石匣藏之一瓶  
貯之傾藥有斗餘如麻子紅色光明去奢自  
服及施人有疾皆愈時號水蘇人華造因中  
和年蕘亂之復據土人據巖險浙東連帥具  
以上聞朝廷議欲息兵乃被遣以刺史而造  
凶險聞去奢神與劍丹乃以兵圍其山取去  
奢并劍丹到州奪其劍丹而因鑰去奢於空  
室中時方炎暑一月日不與之水造為去奢  
已斃矣及聞室見神色儼然顏狀紅白愈於  
來時造驚異乃即送去奢歸山劍丹留之一  
夜風雷飛鳴失所去奢聞劍却歸石下爾後  
居山十五年餘每言常見龍虎異鳥行於庭  
際安和觀道士多寓山頂燒香見龍虎鳥跡  
感驚異之去奢不食多年或人穢謫其山春

冬則狂歌來驚我則喜蛇所驚去者又言  
每當兩只在山半常見雲龍雲公喜姓神鬼  
甚眾或到此相見或有禮焉又齊宿道士夜  
聞去者所居靜室若與人談話竊窺之惟聞  
異香滿室及環珮聲或見有戴蓮蓬冠紅服  
螺髻垂髮碧顏水男女四人對坐侍使皆玉  
童玉女光明照身復有神人遠立於側而道  
士皆不敢驚但虔敬而已一日去者告道士  
曰恐當離此山去不長相見也復數日有綠  
雲鸞鳴聲樂滿空徘徊山頂復有軒輿幡幢  
靈童駕鹿鹿皆五色亦騎鸞鳳迎去者昇天  
而去山下道俗觀望者甚眾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  
及長好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玉室  
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形米度世之  
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著醫心方靈苑  
仁慈凡所舉動務行陰德濟物為功偶出路  
行見牧牛童子殺小蛇已傷出血思邈求其  
童脫衣賸而救之以藥封裹救於草內復月

餘出行見一白木少年僕馬甚壯下馬拜思  
邈謝以言曰小弟蒙道者所救思邈聞之不  
以為奇少年復拜思邈請以別為戴之信行  
如飛到一城郭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  
赫人物繁雜僕者王者之居少年廷思邈入  
見一端正美貌給帽將水侍從甚異欣喜相  
接謝思邈曰深思道者故遣兒子相迎前者  
小兒獨出忽為惡人所傷賴脫木賸救獲全  
其命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今得面  
道者榮幸足矣俄頃進入者宮閣內見中年  
女子領一青木小兒出再三拜謝思邈曰此  
兒癡騷為人傷損賴救免害思邈者記嘗救  
青蛇即訝此何所也又見左右皆閩人宮妓  
呼檢帽者呼女子為妃后心異之潛問於  
左右曰此涇陽水府也王者乃命賓客設酒  
饌妓樂以宴思邈辭以辟穀服氣惟飲酒爾  
留連三日問其欲對曰山居樂道思真鍊神  
日雖所窺心固無欲乃以輕銷珠金贈行思  
邈堅辭不受曰遺者不以此為貴耶何以相  
報乃命其子取龍宮藥方三十首與先生此

真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僕馬送先生  
歸山既歸深自為異歷試諸方皆若神效後  
著千金方三十卷散龍宮方在其內又以聲  
色診人之疾著脉經一卷大行於世隋文帝  
輔政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  
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至唐  
太宗時召諸醫師評其容貌甚少曰故知有  
道者誠可事重漢門之徒望虛言哉將授以  
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拜諫議大夫復固辭  
歲年九十餘視聽不衰范陽盧照隣有時名  
而潦惡疾妄累受之不同時避天之路致問  
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  
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天天  
有四時五行乘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  
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漲而為虹蜺天地之  
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  
動而為往來液而為榮衛形而為氣色發而  
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  
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熟否則生  
寒結而為疝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息竭

此而為焦枯於發乎而變動乎形惟此以及天地則亦如故故五緯盈縮星度失度日月錯行華宇流離此天地之疾疹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湧此天地之荒蕪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癘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人事故人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銷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趙起武夫公侯干城謂大將也不為利迴不為義疾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其文學也顯出其道術也不可勝紀高宗復無何制授承務郎致之尚藥局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儼其衣冠端拱以坐謂子孫曰我為世人所逼隱於桐府條鍊將并無何之卿臣於金闕不能應召往來俄而氣絕遺令薄葬不設盟器柱宇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屍人棺如空衣焉已尸解矣

張果

張果隱於恒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長生秘術者老云為兒童時人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赴則天召之出山伴死於姑女廟前時方吳暑須臾果爛生蟲於左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遣書令人某暗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對語氣絕而死暗乃焚香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蘇暗不敢違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遣書令人盧重玄貴重書迎果果隨嶠到東京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生拜謁問以方外之事皆說對每云余是妾時丙子年人時人莫能測也又云先時為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丸明皇留之內殿賜之酒辭以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明皇聞之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古雅雅海謁見上言辭清爽禮貌矜憐明皇命坐果曰弟子嘗侍立於側不可賜坐明皇念喜

賜酒飲及一斗不醉果辭曰不可步賜退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爾明皇又追賜之酒忽從項湧出冠子撲落地化為菹明皇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夫道士吳但金菹在地覆之菹貯一斗餘之乃集賢院中菹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乃下詔曰恒州張果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跡先高尚心入霄冥是混元虛應居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間以道樞靈會宗極今則將行朝禮爰升窺合可錄音光祿大夫號道玄先生果累陳老病乞歸恒州賜錢三百足隨從弟子二人給驛肩輿到恒州弟子一人放迴一人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又遣使招果聞之示卒弟子奉之復發之但空棺而已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唐宗景雲年中隱於城陽山南鳩踏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輕健行疾奔馬時或負薪以賣折腰常辦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歸吟曰員新朝出賣酒日西歸時人美

問我字雲入翠微邇來三十餘年或施人危  
急或救人疾苦城市之人多訪之不見但覽  
蒼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雲山山靜靜夜  
觀明月開朝飲碧泉無人歌壘上谷鳥戲巖  
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誦其  
詩有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  
處題之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來遊經傳舍  
覽詩吟之嘆曰此仙人詩也詒之於人得宜  
平之寶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之  
不得乃題詩於蒼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  
人后煙鎖迷高跡雲林隔大虛窺庭但蕭索  
倚杖空躑躅應化遶天鶴歸宮千載餘宜平  
歸春見壁詩又吟曰一池荷葉未無盡兩畝  
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者移春不免更  
深居其春復為野火燒之真知宜平蹤跡後  
百餘載至咸通十二年郡人許明恕家有婢  
當逐伴入山採樵一日獨於南山中見一人  
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婢曰汝許明恕家人  
也婢曰是其人曰我即明恕之祖宜平也婢  
言曰常聞家內說祖翁得仙多年無由尋訪

宜平謂婢曰汝歸為我向明恕道我在此山  
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得時出山內虎狼甚多  
山神惜此桃婢乃食之甚美頃之而直違婢  
隨樵人歸家言之婢歸覺攪攪到家具  
言入山違祖翁宜平其明恕頃將上租之  
名牽牛取杖打之其婢隨杖身起不知所之  
後有人入山內逢見婢重顏輕身衣樹皮  
行疾如風遂入昇林木而去

劉商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好學強記攻文有  
胡昭十八相頡行於世兒童婦女悉誦之進  
士擢第歷臺省為郎中性脫道術逢道士即  
師賢之煉丹服氣靡不動切每歎光景甚促  
筋骸漸衰新馳禁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官何  
益於已古賢皆墮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幸畢  
婚嫁不為俗累豈劣於許遠遊哉是以托病  
免官入道遊及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賣藥  
聚觀頗衆人言多有靈效果中見商目之甚  
相異乃籠藥攜手登樓以酒為歡道士所談  
自秦漢歷代事皆如目視商頗為異即師敬

之復言神仙道術不可得也二春商歸傷止  
道士下樓閃然不見商益許之翌日又於街  
市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喜復單上酒樓  
劇談歡醉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  
到揚州相携上酒樓藥囊為贈別千載更何  
求商記詞得靈藥乃別去後商尋之不得見  
也商乃開囊視重重累累一胡盧得九粒藥  
如麻子休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飢身  
輕飄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宣與張公洞  
當春之時愛暮畫溪之景乃入胡父諸善居  
隱於山中近樵者猶見之曰我劉郎中也吳  
知所止蓋已為地仙矣

劉瞻

劉瞻字小字宜哥兄瞻也瞻家貧好道嘗有  
道士經其居見瞻異之問知道否曰知然瞻  
性饒俗氣業慮未淨遂可住學道士曰能相  
師手瞻曰何哉於是師事之隨道士入羅浮  
山瞻與瞻俱讀書瞻山栖求道無中裏紫角  
布衣事道士為文而瞻性慕榮道瞻謂瞻曰  
鄙念不系則遠於山野爾得第則勞於塵俗

竟不及於部也然慎於官貴四十年當有驗  
曰神仙迅速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麻  
廟陽尺易致馬周張嘉貞可以繼踵矣自後  
瞻愈精思於道乃僊於羅浮山瞻進士登科  
屢歷清顯及昇輔相頗著煥爛之稱俄頃而  
行次廣州潮臺泊舟江濱忽有雙角方衣少  
年衝暴而來衣履不潔欲見瞻左右皆訝  
乃語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異以  
對瞻驚歎乃迎而見之瞻顧貌可二十來許  
瞻已皓然矣初為逐臣悲喜不勝瞻復勉之  
與爾為兄弟手足所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  
矣瞻益感嘆謂瞻曰可復修之否瞻曰凡身  
還禁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  
弟奈何況已昇天仙誰能救爾今惟來相別  
非來相救也於是同舟行別語平生隔關一  
夕失瞻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乃南  
行歿於此所矣

羅萬象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有文學明天文詞精於  
易節操奇特惟布衣遊行天下居王屋山又

之復遊羅浮山歎曰此來明洞天昔葛稚川  
曾以此煉丹今雖無卻微相留即自註泊  
爾於是愛石樓之景乃於山下結庵以居常  
餌黃精服氣數十年或出遊覽城泉山布水  
下採藥及入福廣城市嘗舉飲酒來往無定  
或一食則十數人之食或不食則莫知歲月  
光悅輕健日行三四百里健行奔馬莫及後  
却歸石樓奉竟不復出隱於山中矣

司馬承貞

司馬承貞字子微博學能文政家道為一體  
號曰金剪刀書傳於天台山玉霄峯自號白  
雲子有服餌之術唐則天詔之不起齊宗  
深尚道教屢加事與承貞方赴召齊宗問陰  
陽術數之事承貞對曰若君經云損之又損  
以至於無為且心目所見知覺損之尚未能  
已宜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齊宗曰理身  
無為則清高矣理國無為如之何對曰國猶  
身也莊子云將心於澹合氣於漠順於自然  
乃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  
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為而成無為之旨

理國之要也齊宗深賞異留之欲加寵位因  
辭不可奪歸山乃賜寶琴花轎以達之公卿  
多賦詩以送常侍徐孝伯撰其墓者三十餘  
篇為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世世羅處用  
早隱於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貞將還  
天台歲月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亦有佳處何  
必天台承貞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仕官之捷  
徑爾處用有慙色明皇在宥天下以好道術  
徵詔承貞到京留於內殿頗加禮敬問以延  
年度世之事承貞隱而微言明皇亦傳而秘  
之故人其傳知也由是明皇理國四十五年  
雖林山犯關鑿與神勇及為上皇還又七年  
方始與駕歸西天數豈非遠力之助延長耶  
初明皇登封泰山迴問承貞五嶽何神主之  
對曰嶽者山之巨鎮而能出雷雨潛精神仙  
國之望者為之然山林神也亦有仙官主之  
於是詔五嶽於山頂別置仙官廟自承貞始  
也又蜀女真謝自然以海神指遂求師船  
為風飄到一山見道士指言天台山司馬承  
貞者在丹臺身居赤城此真良師也遂奉隔

弱水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無以到自然乃迴求承貞受度後白日上升而去承貞居山修真勤苦年一百餘歲重相體瘦若三十許人有弟子七十餘人一旦告弟子曰吾自玉帝奉東皇達來富有真靈得駕今為

東海青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去人間城項氣絕若蟬蛻已解化矣弟子莫其末寃焉

關丘方遠

關立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也幼而辯慧年十六精通詩書學易於廬山陳元贍二十九年大丹於香林左元澤澤奇之後師事於仙都山陽真嚴劉庭瑁瑁具出世之術三十四受法錄於天台山玉霄宮景靈宮真文秘訣書以竹授而方遠守一行氣之嚴篤好子史辭書每振卷必一覽之不遺於心嘗自言葛稚川陶貞白吾之師友也登太平經為三十篇備書極要其聲名愈播於江淮間唐景祐二年錢塘彭城王錢鏐深慕方遠道德禮揭於餘杭大游洞築室宇以安之列行業以奉之昭宗崇徽之方遠以天又推尋奉地

將欲荆榛唐祚必當筆易傳之國綺不出山林竟不赴召乃降詔褒異就頒命服俾耀玄風賜號妙有大師玄同先生簡揚聖化燈發棠味真靈事蹟關關吳楚由是從而學者若正一真人之在蜀趙昇王長宏混於門下弟子二百餘人會稽夏隱言譙國戴陽廣樂陽

鄞隱瑤吳郡陸陽周廣陸威陸林或都章隱芝皆得道要而升堂與者也廣平程紫霄應

召於春宮新安瑤師道行教於其國安文胡

謙光魯國孔宗魯十人皆受息真鍊神之妙

言其餘遊於聖跡處於名山不復得而記矣

天復二年二月十四日沐浴焚香場拱而坐

俟半午而化顏色怡暢屈伸自遂異香芬襲

三日不散弟子以從俗葬舉以純棺但空木

而尸解矣葬於大勝河之傍白鹿山後有道

俗於仙都山及廬山累見之自言我捨大羅

洞歸隱嵩山天柱源也

蘇師道

蘇師道字道微新安歙人也性聰淳其言行

謙謹養親以孝聞深為鄉里所敬少師事道

士子方外即德海之從兄也德海自出郡出

牧新安之二年方外從之荆南書記早持異

子入道學養氣修真之術周遊五嶽名山到

新安德海乃於郡之東山遷勝地權宜以居

之日為開政山房而師道事之手勤十餘年

傳法發真之要後出遊績溪山自言覺

內傳見服松脂法乃與道信上百大山採松

脂崖石迎聲百丈遠以名之其四望高千餘

仞夜宿於崖頂松下天清月朗忽聞仙樂起

自東南紫雲上達遙而來連綿過於石金山

石全與百丈其高相等平地隔三十里山

頂相望咫尺間乃聞仙樂到彼經少時鼓小

鼓三通復奏樂金石箏蕭絲篳篥琴弄琴瑟而

拍莫審其曲調聲揚而清特異人間之樂自

三更及雞鳴而止復問於山下人是夜皆聞

之其同侶數百方採靈藥遠聞仙樂豈非有

感此亦若得道之嘉兆矣其後遊行歸南嶽

禮玉清及先天二壇後泊招仙觀入洞靈源

時當春景聞秦真人舊隱處不遠有花木甚

異採樵者時或見秦真人在其間師道喜之

乃辟穀七日晨起獨趨山中漸行見苑有異香不覺日晚忽到大溪傍見一樵人臨水生於沙上師道驟欲親近之乃負薪將下溪迴顧師道却駐懸榜問獨此何往應之曰學道尋仙深心所切聞蔡真人隱此山願一禮謁耳樵人曰蔡君所居極深人不可到師道曰攀藤登崖已及於此有山通行宜憚遠近樵人又曰日將暮矣且行過此山東有人家可宿師道欲隨樵人去樵人遽入水甚淺及師道入水極深而急不敢涉樵人曰爾五十年後方過得此漢日送樵人步水面而去不見乃迴山東行十餘里遙望見草舍三間有蘿落雜火漸近見一人青白色似農者年可三十獨居見師道到甚訝師道深山自行忽曰家累俱出何為主人又問師道此來何之應曰尋蔡真人居主人曰路上見一樵人否曰見主人曰此蔡道者適過也師道聞之禮祝曰凡愚見仙聖不識亦命也已這夜山林深黑投宿無地又問曰從何來具以登陸新安尋真之由以對乃許入其舍復指師道令近

火鑪邊牀上坐曰山中偶食煮飯之未歸師道曰絕粒多時却不以食為命見火鑪有湯鼎覆有數箇黃瓦合主人曰合內物皆堪喫任意取之乃揭一合是茶主人以湯澆及喫氣味頗異於常茶復思茶更揭之合不可開遍揭諸合皆不能開師道心訝不似村人家而不敢言主人別屢睡日高不起又無火燭購中曰此孤寂之處忽病無以相待前村人家甚多可以往彼師道便行數里不見人家悉是虛險乃迴已遠向宿之處復行約三十餘里即逢見一老人欣喜邀於石上坐問入山之意具以前事對之老人曰蔡君父子俱隱於此山昨夜所宿之處即其子也又曰爾道氣甚深仙骨未此入山飢渴何能却理誠折草一莖與師道形如黃苗而長尺餘嘗之味甘復令取泉水喫次舉頭已失老人所在師道悲歎不已而覺食茶吞之復氣力輕健愈於來時欲却沿山路尋宿處其路已為棘蔓蔽塞前去不通却迴招仙觀衆道士忽見師道驚異曰此觀地雖靈寂側近嘉歇甚

多人罕能獨行何忽去月餘日實又喜望師道曰昨日方去始經一宿具言見樵人及宿處又逢老人道士皆歎曰吾輩雖同居此觀徒為學道知有蔡真人無緣一見吾子風有仙分已見蔡君父子其老人者曾聞彭真人亦隱此山豈非彭君子乎一入見遠達三仙人一日一宿人間月餘矣其實積習之命也師道深自歎異駐紮仙觀時鍊逾年後以親老思歸却回問政山每入諸山拾薪斲藥或逢虎豹見師道垂耳搖尾術伏於地師道以手撫而呼之乃起隨行或以薪藥附於背上負之送歸而去昔郭文泰之居大將洞伏虎亦如之歛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為人之害者自師道之成也其親時問師道遊學所益具陳其事親聞之而喜曰汝以孝養我以道資我亦幸為汝母矣此蓋宿慶之及也後又出遊復思往南嶽九嶷山早聞梅真人蕭侍郎皆隱至南嶽山時人多見之梅即漢南昌尉福也蕭即子雲字景喬與之公子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之亂全家入山二人俱得道於此



師道且止玉尚清虛觀恩慕梅三遊都木坑或冀一見堅心以去山行極深忽見一人布衣烏紗帽類者五十許人師道禮敬問之初自稱行者問師道何往乃以尋梅嵩為答行者曰聞爾精勤慕道遍訪名山情亦非易欲見二者行者可以相引爾當潔其淨已應王籙有名雖未便飛昇亦度世術行者又曰我謝修遠也恐爾未識故以自言本居南嶽與彭泰同隱已三百年知爾嘗遊洞窟涼我適為東華君命主玉筍山林地仙兼掌清虛觀壇土社今爾與我有道誼是時相見然梅蕭日中為小有天王所召恐未便還非可俟也師道於是虔拜曰凡世內人探探大道幾神注想以朝繼夕未知要妙若浮于海詎識其涯不期今日獲見道君實百生之幸也修道曰丹心懸苦深可憫哉爾世事未了且當還爾出山路往我所止隨行數里忽見草舍兩間甚新潔有牀席小爐然火煎湯像若書生所居而無人修道命師道入坐於木兔上俯道自坐白石鹿牀上俄有一髮童童

以湯一盞與師道啣之神氣冥然又指令祭上自袖取書一卷俯道曰此書者也但習之無忘當得真音師道意欲求佳師學未之啓言而修遠已知曰爾有親姪老雖有見能奉若欲更南遊此未可言住我弟子紫芝在九嶷山若往彼見之為我傳語兼出書指示之得盡其旨矣或不見但投書於毛如溪上洞中仍題石壁記我傳語之意紫芝當日授爾要道言訖乃發遣師道還俄不見修遠已在柳木坑師道入清虛觀笑眾道士驚曰一去七日而返何之也師道具以對之有道士二人欣躍乞與師道共入柳木坑到舊處巖石草樹歷歷宛然但失其草舍竟日俛望而迴師道得書者文字可據皆說龜山王母理化果仙秘要真訣也他仙習此當得其天世人授之跡來洞府其間有統義不可究也後到南嶽九嶷山湘真觀月餘尋聞紫芝蹤跡咸言毛如溪有一隱士莫知姓名人或見者師道累入山尋之不見乃知修遠之言投書題石壁後常夢神人稱紫芝教之以釋姓淨

意乃醒然經歲餘復還開政居二十餘年每焚修即以二卷彭謝真形畫像瞻禮仍自以管輅編異傳於道俗其後吳太祖霸江淮間聞師道名遠冀其道德謹於軍庶繼登君止及廣慶建元官以居之每并壇祈岳禱福水旱無不應效天地成動煙雲呈祥是以人情感德造化境若華胥俗皆可封雖古今異時靈大帝之介君也乃降褒美為道遠大師問政先生以顯國之師也弟子鄭德在王處訥揚正聖汪用真程守朴曾景實王可儒崔繹然杜素真鄧澄遐吳知古皆得妙理傳上清法散於諸州府襲真風而行教朝廷皆命以紫衣充其玄門有秦吳荆齊燕梁閩蜀之士咸來逾紀勤苦奉事師道常謂之曰我無道術何以遠來若此弟子皆曰昔張君居蜀天下之人悉往師之隨其所修各授以道要焉群弟子執奴僕之役久而不去者方得成仙今志是枯骨子孫日遠朽腐思遊經景者度長生願無却惡切也然師道以仁慈接衆言不阻遠隨其性識指以道要若火行靈露

餘潤漬求近羅沉檀香雙體由是居廣院三十餘年有弟子五百餘人而師道胎息已久鍊丹有成一旦告弟子曰適為黑憤來求一符吏告我為仙官所召必須去矣頃之異香滿室雲鶴近庭若真靈所集莫說言別而化弟子殮之棺忽有聲視之若蟬蛻尸既矣復數日自襟章來見之頃一慧角童遙行遺俗多識之咸問何為遠遊曰離南嶽多年今暫往爾所在多泊舊遊宮觀而去半年後有人自長沙來亦如襟章所見復言衡陽路見歸洞靈源去無人言五十年後過此溪道足驗矣詳其由來是二蔡彭謝之傳信也隱化而往純世思望神仙皆然矣

嚴文祥

嚴七七名文祥又名道憲常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不測其年書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會於涇州賣藥時靈善善漢痲癩俱善得藥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即施之於人而常醉於城市間用實於長安識

之尋為涇原節度迎之禮重甚之道術還元之事及實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甯蘭之驚喜遠召之師敬益甚每醉自歌曰解醒須更酒能開頃刻花翠深碧玉調鍾錄曰朱砂實掌杖之悉有驗其於種瓜釣魚若葛仙公術也鶴林李杜鶴花高文餘每春來花爛熳僧傳言貞元年中有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種飾花院顯聞人或窺見女子紅雲籠履遊於樹下有轉珠花折枝者必為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所以人共保惜故擊斃異於常花其花款開探根分數節度使竇家官屬繼日賞觀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以酒樂遊從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廢晝實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寧蘭能開非時之花此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實曰今重九將近能開此日否七七諾之乃前三日往鶴林寺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問此花耶七七乃問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

久即歸蘭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以感妻於是女子皎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或訝花漸凋萎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問實一城士庶異之遊賞復如春夏間數日花城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七七偶到官僚家適值會賓次主與賓趨而迎之有佐酒偶侵共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果為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實於歡笑乃以果地行吳者皆聞異香驚實惟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吳之化作石綴於鼻墜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如奕地相次悲帶粉黛交下優伶輩一時醉舞鼓樂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為衆傳之皆有異香及花細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咸敬事之又七七酌水為酒刺木為脯使人進行止船即住呼鳥自隨噴魚即活撮土置地狀山川形勢折節聚壤變城市人物有人曾經行處見之言歷歷皆似但小狹爾凡諸術不可勝記後二年薛全劉浩作亂實為毒抗

州而實總戎為政刑或無事前上能故陳全格經其境所以以禍亦其盡棄實八十三筋力尤壯女妓百數盡得七七之術復為無辜及金裕作厲一旦怒殛七七劉浩軍變之時甘靈寺為某推落此崖謂墮江死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青藥入蜀莫知所止其稿林花兵火焚捐失根株信歸闍死矣

譚峭

譚峭字景升園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及長頗涉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誦訓以逸士為業而峭不然迺好黃老諸子及周禮漢武茅君列仙內傳靡不精究一旦告父出遊終南山父以南山近京都許之自經於南太白太行王屋嵩華秦嶽連遊歷名山不獲歸掌父馳者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為人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父母以其堅心求道豈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歸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惟以酒為樂嘗醉騰騰周遊無所不之夏則服鳥裘冬則絳布衫或則於風雨雲霧中經

日人為已覺視之氣出休休然父常命之毋違家僮尋訪春冬必寄之衣及錢帛持之且喜復書達家僮乃厚遺之纔去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留人或問之何為如此曰何能者得盜之所竊必累於人不衣不食固無憂也常欣欣然或謂風狂每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靱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杖杖前爾後居南嶽鍊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均亦能隱化復入青城而去

杜昇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莫測其年壽不食常飲酒三斗不醉顏甚悅澤若三十許人叢大方巾破帽冬夏常著綠布衫而言談甚高頗有文學人有與換新巾衫必受之舊者堅不脫得新者出門達人便與常遊城市門解行能沙書好於水梳及盆內以沙書龍字浮而左右轉成也之則飛起高丈餘隱隱若雲露作小龍形呼之復下水中不就人求錢人自以錢與之召人掌持行少頃之間

得錢甚多便散與貧人及酒家如此到處日為之人皆不厭以錢與之錢以術散於眾也冬則卧於雪中三兩日人為殭斃矣或撥看之徐起抖擻雲而行猶若醺酣氣出如夏醉睡醒也杜稽休郊園公琮之子也為蘇門牧或聞可雲在城中極喜乃延入州拜之呼為道翁實家僮屬皆許之稽休日先若出鎮西川日與此道翁深相喜重常來去書齋中時稽休晚年十餘歲今五十餘歲別道翁四十年而裝飾顏貌一如當時乃留之郡齋皆以道術可雲曰但以政化及人惡受為意況今多事尤在保身未能脫屣世塵委家林野宜遠於兵傷道術誰可問也時郡人以錢帛與之阻讓不可出城使散與人稽休故之愈喜可雲或與稽休實僚眾飲有唱和者而可雲出口成章屬聲聲遠多神仙音趣人無以級之後軍亂稽休果為兵傷而死可雲人見亦被傷殺頃之但有青衫一領作三四段斫破痕在地後數日人多見過松江浙江經杭越衢信入江西卒解沙書如故又一年

人於湖而見之問蘇州事虛歷語而笑復言  
魯居南嶽即言去矣詳而究之是得隱形解  
化之道人莫可知也

羊惜

羊惜太山人也以世祿宦家於縉雲明經擢  
第解褐喜州文江縣尉歸縉雲兄所為台  
州樂安今信幽棲括蒼山性唯沈靜薄於世  
榮志尚適道常慕道術一旦妻暴亡曰莊生  
鼓盆認為達者今樂矣葬之不亦宜乎男且  
有業女已有歸永無累也後遊阮郎亭崖上  
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世傳言阮  
肇題復成使匠人鑿石樓搭驗之乃唐李  
陽冰嘗為縉雲今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身何  
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惜  
於亭側與縉雲觀道士數人花時飲酒日午  
忽仆地若斃氣息猶暖乃昇還家七日方醒  
鄉里之人與道士俱往問之惜曰初為一人  
青幘蜂服自稱靈英進入洞府中見樓觀宏  
麗鸞鶴徘徊天清景曠異於人間須臾一石  
宛中有物飛出狀如登青色杓長靈英指之

曰此青靈王也可食之得仙悟覺帆方甚既  
坐於石上食之味甘美俄而都盡靈英曰爾  
風有仙分今日遠得見仙官乃引見仙官戴  
遠道冠裳懷三人文武侍從極多靈英惜惜  
曰一人小布天玉君一人華陽大茅君一人

隱玄天位命君借假拜之成曰有仙骨未能  
乘昇猶宜地上修煉俄而靈英遂出乃括蒼  
洞西門也惜方悟此身復不喜殺氣但飲水  
三升日食百合一盞身輕骨節皆動抖擻如  
竹片及相振聲又多言語吟詠著與人談話  
晝夜不已時或以紙三二百幅書之頃刻皆  
述文字人莫識之惜讀之悉是文章道信好  
事者俸口錄之實亦清解脫句多神仙瀛洲  
閩苑之意如此經年清瘦輕捷有不信者謂  
之妖物所魅及二年漸肥白不香食百合作  
飲水飲酒三年鬚髮如漆而有童顏行步輕  
捷似飛飲酒三斗不解木有楊後南行入春  
明山人莫得見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三下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四  
傳

壙城集仙錄叙

壙城集仙錄者紀古今女子得道昇仙之事  
也夫去俗登仙超凡證道駐降風燈之景  
耳在梅壙柱之齡變泡沫之安同金石之固  
長生度世代有其人綿歷劫年編載經旨玄  
圖秘籙燦然可觀神仙得道之蹤或品昇上  
聖或秩預高真或統御諸天或主司列感或  
騎箕浮漢或隱月奔晨或朝宴九清或徊翔  
八極閭皇已往劫運之前三洞寶書多所詳  
述洎九皇三古之後服牛來為已選皆報天  
府而下拯生靈由仙曹而警司宰制垂法立  
教乘國佐時儒籍史臣備顯其事至有鶴光  
混跡駕景登展或功著巖林邇煙霞而輕舉  
或身離苦濁控鸞鶴以冲虛或躬贊帝王或  
樂居吐俗陰功克就玄德昇聞使雖犬以俱  
飛拔鹿除而共舉光于簡冊無世無之昔秦  
大夫阮蒼漢校尉劉向雖有述作行於世間

次有洞冥書神仙傳道學傳真仙傳精神仙傳後仙傳兩仙傳上真記編次紀錄不啻十家又名山福地之屬括地山海之說搜神傳物之記仙方藥品之文索引姓名別章事跡接於聞見誰可勝言則神仙之事煥乎無隱矣常俗之流或言神仙者必俟身形委謝過識成真而後謂之神仙非是骨肉昇騰此蓋愚瞽未達之甚也何者真經云得道去世或隱或顯證道雖一修習或殊故云神仙之道百數非一途所限非一法所拘也或為真人之友或為天帝之賓發忽而龍駕來迎差而雲駟過邁者則吞者長里青光赤松之例是也或受書靈籙陰景錄形靈內再生前功克愆者則五老上帝四極真王之例是也或精誠不易試難不移自注崑丘心朝大帝而得道者黃觀章道微傳君之例是也况復大洞七變八業三關胎精炁符籙之曲素玉精金液黃水秘符素樹青英環剛降寶白羽皇象九轉八瓊服之而化鳳化龍餌之而為金為玉復有金碧玉佩之訣三皇八景之文華

丹素赤之靈神虎金真之靈靈行之期超虛躡空流金之光攝神利運期則翠羽玄翻控御則垂蓋曲展七十四方之所修齊虧聖髮三十七色之所控漸備羽儀至或降九錫以騰凌踐七試而貞介齊師社談自我心曆象不能易其堅當定不能駭其聽當貴不能感其志聲色不能誘其衷此則我今在我長生自致故古今得者誰可彈論南真云功滿三千白日昇天弘道无已自致不死此之謂也夫神仙之上者雲車羽蓋形神俱飛其次北谷幽林隱景潛化其次解形託象地魄蟬飛然而冲天者為優尸解者為劣又有積功未備累德未彰或至孝至忠至貞至烈或心不忘道功未及人寒棲獨鍊於己身善行不加於幽顯者太上以其有志太極以其惟誠限靈而終塊神受福者得為善奏之鬼地司不到鬼錄不書道運福鄉連舉連志年充數足得為鬼仙然後昇除累之中居王者之秩積功累德亦入仙階矣如此則善不徒施仙因可學功無巨細行無洪纖在立功而不

休為善而不倦也修習之士得不易哉又一陰一陽道之妙用哉成物品物皆有群生主不停新相續是以天覆地載清濁同其功日照月臨晝夜齊其用假彼二象成我三才故本公主於東方金母尊於兌得男真女仙之位所治昭然觀夫籍籍之中國傳所述混同載籍未有解張今按上清七部之經存注修行之事日月五星之內空常飛奔之篇元父玄母以兼行陽號陰名而具著慕彼眾說集為一家女仙以金母為華金母以增城為治編記古今女仙得道事實日為增城華仙錄上經曰男子得道位控於真若女子得道位控於元若此傳以金母為主元若次之凡十卷矣廣成先生杜光庭撰

西王母傳下

西王母者九靈太妙崑山金母也一號太皇九光龜臺金母亦號白金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普道氣凝寂浩體無為將欲舉進玄功生化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焉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蒼靈

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玉公  
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焉金母  
生於神州伊川厥姓緜氏生而飛翔以主陰  
靈之氣理於西方亦號王母皆提質太元毓  
神玄奧於西方妙奉之中分大道純精之氣  
結氣成形與東王木公共理二氣而有養天  
地陶鈞萬物矣體柔順之本為極陰之元位  
配西方母群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  
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所居宮闈在崑山  
之春山西邠之都崑崙宮閭風之苑有金  
城千重玉樓十二瓊華之闈光碧之堂九層  
玄瑩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  
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飄車羽輪不可到  
也所謂玉闈壑天綠臺承霄善琳之宇朱紫  
之房連琳綠帳明月四朗戴華勝佩靈章左  
侍仙女右侍羽童實蓋眷映村新藤庭軒砌  
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萬條  
餘十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然皆九奏八會  
之音也神洲在崑崙之東南故商雅云西王  
母日下是矣又云王母蓬髮戴勝虎齒羊鬚

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  
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萬天元統龜山九光  
之籙使制召萬靈統括真聖監盟證信總諧  
天之羽儀天尊上聖朝宴之會考校之所王  
母皆臨映秀上清寶經三洞玉書凡所授度  
咸所闡預也昔黃帝討蚩尤之暴威所未禁  
而蚩尤幻化多方微風居兩吹煙實露師衆  
大違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焉寐王母遣使  
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  
後得之者勝戰則則矣符廣三寸長一尺青  
瑩如玉升血為文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一婦  
人人首鳥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  
三宮五意陰陽之略太一連甲六壬步斗之  
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速炁寶尤  
於中算剪神農之後誅輪困於阪泉而天下  
大定都於上谷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  
虎之神乘白虎集帝之庭檢以地圖其後虞  
舜攝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又授益地圖  
遂廣黃帝之九州為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  
歡舜皇吹之以和八風尚書帝驗期曰王

母之國在西荒之野昔茅盈字叔申王菓字  
子登張道陵字輔漢伯九聖七真乃得受書  
者皆朝王母於崑崙之闕考時叔申遠陟侍  
太上道君乘九鳳之車控乘此之軒越精石  
之峯濟弱流之津渡白水凌黑波顯躬餘怒  
謁王母於闕下子登濟春三月王母授以瓊  
華寶籙七展素經茅君從西城王君詣白玉  
龜臺朝謁王母求乞長生之道曰盈不肖之  
軀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積朔之期  
王母察其動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  
皇天搏桑帝君授我以玉佩金璫二景鍊鍊  
之道上行太極下造十方澗月咀日以入天  
門名曰玄真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因敕  
西城王君一一解釋以授焉又授寶書四卷  
數方伯周穆王滿命八駿與七萃之士驂騏  
赤驥臨驪山于之乘駕以飛解之輪栢夫事  
車造父為右風馳電逝三千里越剗闌無危  
之鄉犀玉宮池之野昔日甲子駕蒼龜為  
梁以濟弱水而昇崑崙宮閭風之野而賓  
于王母穆天子持白玉童錦以為王母之壽

謂白雲之誥刻石紀述于余山之上面還中  
 土矣世之昇天之仙凡有九品第一上仙號  
 九天真王第二次仙號三天真皇第三號太  
 上真人第四號飛天真人第五號靈仙第六  
 號真人第七號靈人第八號飛仙第九號仙  
 人凡此品次不可差越然其昇天之時先拜  
 木公後謁金母受事既訖方得昇九天入三  
 清拜太上觀奉元始天尊耳故漢初有四五  
 小兒戲於路中一兒語曰著青裙入天門揖  
 金母拜木公時人皆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  
 乃往拜焉曰此乃東王公之王童也仙人得  
 道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公也自非冲虛登  
 真之子莫知其津矣漢孝成皇帝微好養生  
 之道以元封元年登嵩高之嶽慕真真之臺  
 齋戒精思四月戊辰王母使瑤城玉女王子  
 登來詣帝曰聞子欲輕四海之極遠焉來之  
 貴以求長生真子勤哉七月七日吾當暫來  
 也帝問東方朔寧其神應乃清齋百日焚香  
 官中夜二唱之復白雲起於西南飄飄而至  
 徑趨宮庭漸近則雲霞九色蕭蕭震空龍鳳

人馬之衆乘鸞駕鹿之銜社車天馬寬新羽  
 幢千乘萬騎光耀官闈大仙從官森羅億衆  
 皆長丈餘既至從官不知所在王母乘紫雲  
 之輦駕九色斑龍帶天真之策佩金剛靈璽  
 黃鶴之服文彩鮮明金光奕奕腰分景色之  
 絢結飛雲大綰頭上華髮戴太真履纓之冠  
 躡方璫鳳文之履可年二十許天姿奪瑤壺  
 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扶侍二女登牀東向  
 而坐帝拜跪問寒溫侍立良久呼帝使坐設  
 以天厨芳華百果紫芝委黍紛若瑤瑤精珍  
 異常非世所有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取桃  
 玉盤盛七枚大如鴨卵味甘如蜜子四以與帝母  
 自食三帝食桃輒收其核安問何為帝曰欲  
 種之耳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中國上地薄  
 種之不生如何於是王母命侍女王子登瑤  
 八珍之樓重變成吹笙和之笙石公子擊昆  
 庭之玉許飛瓊戲靈靈之瑩婉凌華拊吾陵  
 之石范成君拍洞陰之瑟段安香作九天之  
 鈞法嬰歌玄靈之曲泉聲激朗清音駭空歌  
 畢帝下席叩頭以問長生之道王母曰汝能

賤榮樂卑既虛味道自復佳耳然汝性忌體  
 欲恣亂過甚較伐非法奢侈恣性夫侈者裂  
 身之車也淫者破身之斧也殺者擊對者者  
 心爛積欲則神隨棄穢則命斷以子慕爾之  
 身而宅殘形之賊盜入之材乃攻之者百刃  
 欲以解脫三尸身全身永久不可得也有似無  
 翅之鷄顧鼓天池朝生之蘭而樂暮殺者哉  
 若能蕩此衆亂撥穢易意保神氣於姤府閉  
 淫宮而不開靜身修於寂寞愛養生而不危  
 守慈務規錄教惜精價有若斯之事豈無髮  
 鬢耶若不前者譬如抱石而濟長河耳帝跪  
 受王母之誡曰微不才沉淪流俗承禪先業  
 遂竊世累刑政乖謬罪積丘山今日之復請  
 事斯語矣王母曰夫養生之道理身之要汝  
 固知矣但在動行不息也我師元始天王昔  
 於嚴宵之臺授我聖言曰欲長生者先取諸  
 身堅守三一保靈根去谷華體濯泥珍泯長  
 清精入天門金室宛轉在中間青白分明道  
 說九養液潤精其身神三宮備衛存貯官黃  
 庭戊己無流源徹通五臟十二絡吐納六府

魂魄欣却此百病辟熱寒保精留命永長存  
此所謂呼吸太和保守自然真學道者也凡  
人為之皆必長生亦可役使鬼神遊戲五嶽  
但不得飛空騰虛而已汝能為之足可度世  
也夫學仙者未有不由此而始也至若太上  
靈藥上帝奇物地下陰生靈靈妙莫皆神仙  
之藥也得上品者後天而老乃太上之所服  
非中仙之所實其中品者有得服之復天之  
逆乃天真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遠其效藥有  
九丹金液紫華虹英太清九轉五雲之靈玄  
霜絳霄騰躍三黃東流白香玄洲飛生八石  
千芝咸喜九光西流石膽東清香錢高丘餘  
糧積石瓊田太虛還丹盛以金蘭長光絳草  
雲重處于有得服之白日昇天此飛仙之所  
服非地仙之所聞其下藥有松栢之膏山薑  
沉精菊蕊澤瀉菊杞茯苓葛蒲門冬巨勝黃  
精靈鹿赤板槐膠木吳外麻續斷威靈黃連  
如此下藥略舉其端草類繁多名數有千子  
得服之可以延年雖不能長享無期上昇青  
天亦可以身生光澤返老童顏役使群鬼得

為地仙求道之者要尤為此階漸而能致遠

勝也若能呼吸御精保固神氣精不脫則永

久氣長存則不死不用藥石之費又無營索

之勞取之於身耳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故為

上品自然之要也且夫一人之身天付之以

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氣氣存則生氣去

即死萬物草木亦皆知之身以道為本豈可不

養神固氣以全爾形也形神俱全上聖所貴

形滅神速豈不痛哉一失此身萬劫不復子

其實為我之所言乃我師元始天王所授之

詞也即勅玉女李度孫書出之以付於帝汝

善修之焉王母命駕將去帝下席叩頭請留

王母即命侍女召上元夫人同降帝宮良久

上元夫人至復坐設天廚久之王母命夫人

出八會之書五嶽真形五帝六甲靈飛之符

凡十二事云此書天上四萬劫一傳者在人

間四十年可授有道之士王母乃命侍女宋

靈賓開靈籙之寶取一策以授帝王母親書

起立以付帝王母呪曰

天高地卑五嶽鎮形元真激氣太澤玄精天

回九道六和長平太上八會飛天之成真仙

節信由茲通靈涉降滅實歸長辭微其慎

之教告劉主程畢帝拜授之王母曰夫始學

道受符者宜別於川嶽諸真靈潔齋而做之

焉四十年後若將傳付汝之所有童仲者李

少君可授之爾況為帝王可勸祭川嶽以安

國家檢簡真靈以祐黎庶也言訖與上元夫

人命車言去從官五華將欲登天因笑指方

朔曰此我隣家小兒性多滑稽曹三乘偷桃

矣昔為太山仙官因沉涵于玉酒失都御之

和謫位於汝非洩俗之夫也其後武帝不能

用王母之戒為酒色所惑殺伐不休征遼東

擊朝鮮通西南夷築臺榭與土木海內怨怒

自此失道幸向中臨東海三桐王母不復降

焉所受之書置於栢梁臺上為天火所焚李

少君解形而去東方朔飛着不遠至龜亭起

帝愈悔恨元始二年崩於五柞宮暮於茂陵

其後茂陵所藏道書五十餘卷咸以金箱一

旦出於抱犢山中又玉箱玉杖出於扶風市

驗茂陵宛然如故而箱杖出於人間此亦得



託形尸解之驗也又大茅君盈南治句曲之山元壽二年八月已酉南嶽真人赤君西城王君方諸童童並從王母降於茅盈之室頃之天皇大帝遣繡衣使者泮廣子期賜盈神童玉童太微帝君遣三天左官御史管脩條賜盈八龍錦與紫羽華衣太上大道君遣協展大夫石柵門賜盈奎虎具符流金之針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王志鮑丘等賜盈以四節燕胎流明神芝四使者授訖使盈食芝佩翼服衣正冠帶符握鈴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節燕芝者位為真卿食金闕王芝者位為司命食流明金英者位為司樞食長龍靈藥者位為真伯食夜光洞草者總主左右御史之位子遺食之矣秀齊天地位為司命執東嶽上卿統其趙之神仙綜江左之山源吳言畢使者俱去五帝君各以方面車服降於其庭傳大帝之命賜盈紫王之版黃金刻書九錫之大拜盈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授事訖俟去王母及盈歸西城王君為盈設天廚酌宴歡宴室之

曲宴罷王母携王君及盈省顯盈之二弟各按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君東太霄隱書丹景道經等四部寶經王母教太霄隱書命侍女張靈子執文信之盟以授於盈因及末事訖西王母昇天而去其後紫虛元君魏華存夫人清素於陽洛陽元之臺西王母與金闕聖君降於臺中乘八景輿同詣清虛上官傳玉清隱書四卷以授華存是時三元夫人馮雙樓紫陽左仙公石路成太極高仙伯廷蓋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虛真人南嶽赤松子桐栢真人王子喬等三十餘真各歌太極陰歌陽歌之四母為之歌曰駕我八景輿欲然入玉清龍旌拂霄上虎旂攝朱兵道遙玄津際萬流無暫停家此去留會劫盡天地傾嘗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彼自然道寂觀合太冥南嶽挺真幹玉映輝頓精在任應其事虛心自愛靈臺會絳河曲相與樂未央歌畢三元夫人答歌亦竟王母及三元夫人紫陽左仙公太極仙伯清虛王君乃携南嶽馭華存同去東南行俱詣天台

霍山過句曲之金壇雲水元茅真人於華陽洞天留華存於霍山洞宮玉宇之下界真皆從王母昇還絕臺矣太真金母師匠萬品校領群真聖位尊高總錄幽顯至若蓬閭古躬朝而受道謝自然景侍而登仙故洞玄及自然傳謂金母師即王母也玄經所證事跡益多此未備錄矣

九天玄女傳  
九天玄女者黃帝之師聖母元君弟子也黃帝在昔為有熊之國君佐神農之孫榆罔既棄諸侯相伐干戈相尋各據方色自稱五行之號太昧之復自為青帝榆罔神農之復自號赤帝共工之復自號白帝黃帝乃泰已號黑帝帝起有熊之號自號黃帝帝乃泰已下士側身登槐在位二十一年而黃尤壽畢弟兄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吹砂吞石不食五穀作五虎之形以害黎庶備兵於葛鐘之山不用帝命帝欲征之博求賢能以為已助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以大鴻為佐天老為師置三公以象三台風后為

上台天老為中台玉聖為下台始獲會無不變而熱迎日推箕以封胡為將以夫人賈修之子為太子用張若隲朋力收家光龍行倉頡容成大統春龍象臣以為輔翼戰者尤於涿鹿帝師不勝蚩尤作大霧三日內外皆迷風后法牛機作大車以杓指南以正四方帝月憂憤齋於太山之下玉母遣使被玄狐之裘以辟疫帝曰精思告天必有太上之應居歎曰大霧冥冥畫寐玄女降焉乘丹鳳御景雲服九色彩翠之本集于帝前帝再拜受命玄女曰吾以太上之教有疑可問也帝稽首曰蚩尤暴橫毒害蒸黎四海數載其保性命欲萬戰萬勝之術與人除害可乎玄女即授帝六甲大士兵信之符靈寶五符策使鬼神之書制祇道靈五明之印五陰五陽逆甲之式太一十精四神勝負權機之圖五藏河圖策籍之訣九光玉節十絕靈幡合度之劍靈冠火珮龍鏡霓旌翠華綵輦虬旛虎旂千花之蓋八鷹之輿羽蓋言字虹旌玉鏡神仙之物五龍之印九明之珠九天之節以為兵信

五色之幡以辨五方帝遂復車諸侯再戰蚩尤驅魃雜妖以為陣而師風伯以為衝塵龍首水以攻於帝帝查制之遂滅蚩尤于純轡之野中冀之墟墟分其四肢以葬之由是榆罔拒命又誅之於阪泉之野北逐獯鬻大定四方步四極凡二萬八千里乃鑄鼎立九州置九行九德之臣以觀天地初為重法設欽然復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黃龍下迎帝乘龍昇天皆由玄女之所授符策圖局也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四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五

宣六

傳

梁母

梁母者盱眙人也婚居無子舍選於十原亭客來投憩成若遠家不異住定還錢多少未嘗有言客住經月亦無所厭轟來饌食之外所得施諸貧病曾有少年住經月乘動異於常人臨去云我是東海小童母亦不知小童何人也宋元徽四年丙辰馬耳山道士徐道盛聖至雲陰於時城西過一青羊車車自住見一小童子與徐道士前來道盛行進去車三步許止又見二童子年十二三許齊著黃衣解紫頭上角髻衣服端正世無比也車中人道一童子傳語云我是平原客舍梁母也今被太上召還應道逢某春子壽經太山檢考召意欲相見果得子來靈響飄飄玄崗嶺嶽津驛有限日程三千侍對在近我心憂勞便當乘煙三請此三子見送玄都因泣為我謝東方清信士女太平在近十有餘一

好相閑度過此無憂危也舉手謝去云太平相見馳車騰遊極目而沒道感遠遯林訪之正是梁母度世日相見也

鮑姑

鮑姑者南海太守鮑觀之女善騎常侍焉洪之妻也觀字太古陳留人也少有容譽嗣於幽元沉心冥肆人莫知之觀及妹並先世累積陰德福達於觀故嘗得道姑及小妹並登仙品觀學道經緯後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藏劫君之要行之神驗能使鬼神封山制虜東晉元帝大興元年戊寅觀於蒜山遇真人陰長生授刀解之術系微至黃門侍郎求出為南海太守以姑遺葛稚川稚川自散騎常侍為鍊丹砂求為司漏縣今太方在南海小女及弟無病暴卒太守時對賓客略無悲悼葬於羅浮山峇色若生人皆謂為尸解觀還丹陽卒葬於后子尚復過蒜陵亂發掘無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聞塚左右兵為之屋顧之驚駭中間其刀勿然有聲若雷震之音界賊奔走賊平之復收刀別

復葬之觀與妹亦得尸解之道姑與稚川相次登仙

孫寒華

孫寒華者兵人孫寒之女也師杜真次女白之妻顏容日少周旋吳越諸山十餘年乃得仙道而去

李冥子

李冥子者晉東華太守李忠祖母也不知姓氏忠祖父真節丘園性多慈憫以陰德為事冥子每與一志務於教人大嘗寒東路積稻及穀於園庭恐禽鳥餓死其用心如此今得道而居華陽洞宮中也

韓西華

韓西華者不知何許人也慈愛於物嘗行陰功至於螭魁微命皆愛而護之學道得仙今在高山洞天之中

竇瓊英

竇瓊英者竇武之妹也其七代祖名時嘗以暮栢骨為事以活死為心故詐及瓊英今行女仙在易遯宮中

劉春龍

劉春龍郭叔香並不知何許人也以其先世有陰德故皆得進代鍊養入華陽易遯宮中劉春龍實瓊英妹太華李女字並天姿麗儀宛駉果才識偉傑皆得為明晨侍郎以居洞中侍郎之任以良才舉之不限男女也

趙素臺

趙素臺者漢幽州刺史趙照之女也照少有善行嘗濟窮困救王意等族殊有陰德數十年照得身詣朱陵兒子得遊洞天素臺在易遯宮中已四百年不肯移去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矣也數微服遊行明山澤以自足易遯夫人者乃其品也

傅禮和

傅禮和者此地傳建之女也舉家奉佛禮和常日日灑掃佛前每發願云獨慕仙道常服五星精身生光華得道仙去善為空洞之歌歌則禽鳥翔舞而集飛聚其前以聽之此乃至誠所感而獲道也

黃景華

黃景華者漢司空黃瓊之女也景華少好仙道常密修至要後師韓若校其岷山丹方服之得入易邊宮位為協晨夫人領九宮諸神女亦總教授之

張微子

張微子者漢昭帝大匠張慶之女不知何郡人也微子少好道因得尸解去在太元司命華陽余真量師東華玉妃交服露氣之道云露是山澤水大之華金石靈氣火服之能散形入室與雲露全體微子得之得其仙道也

丁傲英

丁傲英者不知何許人也其教窮之陰德度越阜之急難上感皇人授其道要命為朱陵嬪教遊三清司命亦今聽政也

王法進

王法進者劍州臨津縣人也孩孺之時自然好道家近古觀雖無道士居之其嬉戲未嘗輕侮於華佗見必欽手致敬若有懼懼焉十餘歲有女官自劍州歷外邑過其家父母以其慕道託女官以保護之與授正一誕生錄

名曰法進而專勤香火護持齋戒亦而栢地粒時有感降是歲三川饑餓斛斛相背死者十有五六十多株山羊野葛充饑忍有二青童降於其廬上帝之命曰以汝宿業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今以青童召汝受事於玉京也法進即隨青童騰身凌虛徑達太常之所命以玉盃靈漿賜之飲訖帝謂之曰人稟五行之大體天地之和氣得為人形復生中土善不易也而天運四時之氣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百果以養於人而人不知天地養育之恩輕幸五穀厭捨絲麻使耕農之天紡織之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免寒徒施其勞曾不愛惜斯固神明所責天地不祐也近者地司敬漬日有奏言人厭賤米來不肯未食之本我已勅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今所種不成下民饑餓日示責罰以懲其心世惡惡德曾未覺悟故奉太上所勅以大道好生不可因彼惡民以害眾善雖天地神明罪之惡民亦不知過之所起因無識諸首原之路虛受其苦耳汝當為無工侍童入侍天府

今且令汝下於世告諭下民使其悔罪實受泰靈責教庶事修玉穀百果知大道之養人厚地之育物宗奉正道崇事神明至於水火之用不可厭棄衣食之養儉己約身皆能行此明成天地之神明護之風雨順調家國安泰此乃增益汝之陰功也即命侍女玻璃冥珠雜出靈寶清齋告謝天地法一卷付之齊悔謝一年之內春秋兩為春則祈於年豐秋則謝於道力如此則宿罪可除較父慈母之神為冥堂街也龍虎之早獲當召汝矣命青童送還其家已三箇月也所受之書即今靈寶清齋告謝天地之法是也其法簡易與靈寶自然齋大率相類但人間行之立成獲劫苟成凡塵器物小有輕慢濁者眷奉之人少有不公心者即颶風驟雨壞其壇庭迅霆吼雷毀其宮用自是三川梁漢之人咸皆崇事雖愚朴之士狂暴之夫罔不戰慄兢兢肅恭擊臨知奉其法者或瘞瘞早潦瘡瘡傷農之處果誠有奉勉於修奉之處炷香告官

旦夕響應必臻其祐與不虔不信之徒立可  
執其微驗矣巴南謂之清齋蜀土謂之天功  
齋蓋一揆矣法遠以天寶十一年壬辰歲嘗  
鶴迎之而昇天此乃亦符龍虎之運神人之  
言矣

王氏

王氏者中書舍人謝良弼之妻也東晉右軍  
逸少之復會稽人也良弼進士擢第為浙東  
從事而婚焉既而抱疾沉痾歷年未愈良弼  
赴關竟不果行而加綿篤時吳筠天師遂四  
明天台蘭亭高亮駐筆山陰王氏之族錫而  
求救為禁水吞符信宿即愈王氏感道力救  
獲乃詣天師受錄精修契會寂念獨處靜室  
志希晨處固絕粒噉氣神和體輕時有奇香  
異雲臨映居茅屋窮年降客接靈仙而人不  
知也忽謂其女曰吾昔之所疾將僅十年賴  
天師救之而續已盡之命悟道既晚修來未  
精省考過往愆之未盡吾平生以俗態之疾  
頗懷姑始今猶心閉蔽黑未通於道當須陰  
景鍊形洗心易歲二十年後方得蟬蛻耳吾

死勿用棺器可作棺木帳致尸於野中時委  
人檢校也是夕而卒家人所殯如其言凡事  
儉約置其園林間僅然如麻亦無變改二十  
年有籃登殯棄其形於地隆冬之月帳側忽  
聞雷震之聲舉家驚異馳行者之及舉其尸  
則身輕如空故肌膚爪髮無不具備右脇上  
有折痕長尺餘即再收殮為南嶽夫人嘗言  
得道者上品白日昇天形骨俱飛上補真官  
次者蛻如地蟬亦形骨騰舉肉質登天會為  
天仙不居山嶽矣良弼亦執弟子之禮躬侍  
天師仍與天師立傳詳載其事述矣

花姑

花姑者女道士黃靈微也年八十而有少女  
貌如嬰孺道行高潔世人號為花姑踈履徐  
行奔馬不及不知何許人也自唐初來往江  
浙湖嶺間名山靈洞無所不造輕涉之處或  
宿於林野即有神靈衛之入或有不正之念  
欲凌侮者立致顛沛遠近畏而敬之奉事之  
如神明矣聞南嶽觀夫人平昔渡江併道有  
壇靖在臨川郡臨汝水西石井山有仙壇遂

訪求之歲月且久棲蕪淪野時人莫得知之  
以則天長壽二年壬辰冬十月詣洪都西山  
謁道士胡超而問焉超字拔俗能通神明即  
為指南郭六里許有烏龜原古有石龜尊祀  
田苗被人擊其首折則其處也姑訪之見龜  
之左右雙跡宛然主處當壇中矣於其下得  
尊像油甕鎗刀燈蓋之類因革而與之復夢  
夫人指九曲池於壇南訪而獲之埽均尚在  
景雲中睿宗皇帝使道士葉善信持繡像備  
花未修法事仍於壇西建洞窺度女道士  
七人住持洎明皇顯祭祈禱不絕每有風雨  
或聞蕭管之聲凡是禮謁必須嚴潔不爾有  
地虎驚吼之異時有雲物如鳥群飛垂帶直  
下壇上俄忽西出如向井山前後非一而已  
花姑躬靈通靈有所告曰井山古跡汝須  
崇修俄聞異香從西來姑累得善光射中某  
理行宿洞口聞梵聲之音雖荒裡多時若有  
人接導寓宿林莽杳然甚矣達明入山果遇  
壇殿餘址遂立屋宇闡玄虛仙梵之聲塚壇  
數里有懸樑不特潔者必有怪異之驚有野

象中箭來投花姑姑為拔之其後每春前則  
街道竊以獻姑開元九年辛酉歲姑欲昇化  
謂其弟子曰吾仙程所促不可久住吾身化  
之後勿釘香指只以絳紗羅履上而已明  
日無疾而終肌膚香潔形氣溫煖異香滿於  
廡堂之內弟子依所命指不釘以絳紗履之  
而已忽聞雷震聲身上方光大如錦子指中  
唯有絳履木簡屋上穿透可通人座中其瓜  
數日萎蔓結實如桃者二焉每至忌辰即風  
雲鬱勃直入室內明皇聞而駭之使覆其事  
明日使道士蔡偉編入復仙傳開元二十八  
年庚辰三月乙酉勅道士齋龍聖來馳忽有  
白鹿自壇東出至姑塚間而液即花姑葬空  
棺木簡之處又有五色仙娥集於壇上刺史  
張景快以為聖德所感立碑頌述天寶八載  
己丑以魏夫人上昇之所度女道士二人常  
修香火大曆三年戊申魯郡開國公顏真卿  
為撫州刺史齋跡荒殿闕人住持召仙臺觀  
道士譚仙巖道士黃道進二七人住洞壑觀  
又以高行女道士黎瓊仙七人居仙壇院類

公述仙壇碑而自言之以紀其事跡焉

### 徐仙姑

徐仙姑者隋朝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師奉  
何人已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矣善  
禁呪之術獨遊海內三江五嶽天台四明羅  
浮括蒼名山勝賞無不周徧多宿巖窟林窟  
之中亦常止僧院忽為豪僧歡擊做詞巧言  
姑輒罵之群僧激怒欲以刃刺之詞色愈放  
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善家當求不避蛟龍  
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而卧遽撤其榻  
僧輩喜以為得志也明日姑理策出山諸僧  
一夕皆覆立尸坐者被拘縛口禁不能言姑  
去數里僧乃知故來往江表具人見之四十  
餘年矣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之處畏而  
敬之若神明矣無敢以非正之意戲侮者咸  
通知謂勝白鶴觀道士黃雲陶曰我先君  
任歷州隋以方術聞名陰功及物今亦得道  
故我為福所及亦延年長生耳以此拜之即  
實之才之女也

### 維仙姑

維仙姑者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  
容色甚少於嶽之下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  
十餘年才然無俗增剛多虎狼常人遊者須  
結侶執兵器方敢入仙姑深隱其間曾無所  
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鶴紅頂長尾鹿  
來所居自語曰我高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  
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為伴耳他日又言西王  
母姓維乃姑之聖祖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  
真官降而接道但時未至耳宜勉於修勵也  
每有人遊山必青鳥為導說其姓字及其日一  
皆驗又曰河南樵氏王母修道之處故鄉  
之山也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無  
審勿以為怖也其夕果十餘僧來魏夫人仙  
壇乃是一片巨石方可丈餘其下宛然浮屠  
他石之上或一人以手推之則搖動人多則  
屹然而住是夜舞僧持丈杖乃將言仙姑入  
其室姑在牀上而僧不見既出門即推壞仙  
壇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已顛墜矣而終不  
能動僧相率奔去及明有至遠村者分散九  
僧為虎噬殺一僧推壇之時不同其意竟為

虎害夫人仙壇儼然無損姑亦無恙感餘青鳥語於遠居仙所日徙居湖南為亦隨之而他人未嘗會其語相國文昭鄭公暇自承旨學士左遷梧州牧師事於姑姑謂文昭公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卜隲元疑矣一旦遂去

廣陵茶燒

廣陵茶燒者不知姓氏鄉里常如七十歲人而輕健有力耳聰目明頭髮鬚黑骨元而澆之後者舊相傳見之百餘年類狀不改每持一器茗往市常之市人爭買自旦至暮所賣極多而器中茶常如新熱而未嘗減少人多異之州史以買法擊之於獄燒乃持所賣若器自爐中飛去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五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六

卷七

傳

南溟夫人

南溟夫人者居南溟之中不知品秩之華降蓋神仙得道者也有元微柳實二人同志訪道於衡山結廬棲連歲餘相與遊而南溟州合備縣登舟將越海而濟而抵文陸雞舟岸側遠村人奉神蕭鼓喧卷舟人水工至于僕使皆往觀為唯二子在舟中俄爾颶風斷纜漂舟入海莫知所之幾覆沒者二三矣忽泊一孤島風浪亦定二子登岸極目于島上見白玉天尊像晏然在石室之內前有金爐香爐而竟無人二子周覽俄望見一巨獸出于波中若有所察良久而後俄爾紫雲湧於海面瀾漫三四里中有大蓮花高百餘人華葉旋舒內有帳幄綺繡雜虹綸闔數十尺直挹島上有侍女捧香於天尊像前姪者未已二子哀叩之以求救技願示歸路侍女訝曰何違至此耶以事白之侍女曰少頃南溟夫

人與玉虛專師約子可求而請之也侍女去去有一道士乘彩雲白鹿而至二子哀泣以告之道士曰可隨此女馮南溟夫人也二子受教隨侍女登橋至帳前再拜稽首以深沈之由述其姓字夫人命坐專師亦至環坐奏樂頌之進饌專師曰二客求人間饌以享之饌畢專師以丹篆一卷授夫人夫人拜受訖專師告去謂二子曰有遺氣無尋歸路也合有靈藥相贈子分未合當自有師吾不當為子之師也他日相見矣二子拜辭專師乘鹿而去頃有武夫長十餘丈金甲執劍進曰奉使天兵請道不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趨而役夫人即命侍女示二子歸路曰從百花橋去贈以玉壺曰前程有事可叩此壺也遂辭夫人登橋而去橋長且廣欄干上皆異花二子花間窺見千虬萬龍互相織結而為橋矣見向之巨獸已身首異處浮于波間二子問所送使者斬獸之由答曰為不知二客故也使者謂二客曰我不當為使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也水帶問解合于琥珀與之中有

物隱隱然若蜘蛛形謂二子曰我輩水仙也  
頃與番禺少年情好之至有一子三歲合素  
之夫人今與南嶽郎君為子吳中間迴屬峯  
使者有事于水府吾嘗與子所弄玉環與之  
而為使者隱却頗以為恨望二客持此合于  
於迴屬峯廟中投之若得玉環為送嶽廟吾  
子亦當有答慎勿開啓二子受而懷之又問  
玉虛事師云子自有師誰也曰南嶽太極先

生耳自當遇之須臾橋盡與使者相別已達  
合浦之岸問其時代已十二年矣於是將還  
街山中途餒甚故叩玉壺則珍味互二子一  
食不復飢渴及還妻已謝世家人曰郎君游  
海十餘年矣自此二子益有厭俗之志無復  
名宦之心乃登衡嶽投合于於迴屬峯廟  
息之間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雷折木捲屋  
霹靂一聲廟宇立碎戰慄之際空中有人以  
玉環投之二子得環送於嶽廟及歸有黃衣  
少年持二金合以酬二子曰南嶽郎君持此  
還還者以報君也家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  
塗頂而活既受之而失其使二十歲以膏塗

活其妻後日大雪見一熊曳負童遺棄二子  
寢其老以酒飲之忽見其榜上者大極守送  
禮而為師曰吾得神仙之道列名太極矣太  
上勅我未度于耳因見玉壺曰此吾貯玉液  
之壺二未數十甲于甚喜弄見遂以玉壺獻  
之二子隨大極先生入朱陵宮祀融峯歷遊  
諸仙府與妻俱得昇天之道

邊洞玄

邊洞玄者范陽人女也幼而高潔敏慧仁慈  
好善見微物之命有危急者必俯而救之救  
未獲之問忘其飢渴每當雪凝冰凍鳥雀無  
必求米穀粒食以散之歲月既深鳥雀望  
而識之或飛鳴前道或翔舞後隨年十五白  
其父母願得入道修身絕粒養氣父母憐其  
仁慈且孝未許之也既拜誓以不嫁奉養甘  
旨數年丁父憂憂瘠不食幾至滅性服闋  
詣郡中文官請為道士終鮮兄弟子無近親  
性巧慧能機杆衆女官憐而教之紡織勸勤  
晝夜不懈每有所得市胡麻茯苓人參香火  
之外多貯五穀之類人或問之既不食累年

而貯米麥何也豈非米夜凌晨有飢渴之念  
耶笑而不答然每朝於復殿散米穀以餉禽  
鳥於宇內以餉鼠積歲如之曾無怠色一觀  
之內女官之察機織為務自洞玄居後未嘗  
有鼠害於物人皆傳之以為陰德及物之應  
也性亦好服餌或有投以丹藥投以丸散必  
於天尊堂中焚香供養其而後服之往往為  
藥所苦嘔逆吐痢至於疲劇亦無所怨嘆疾  
緩已則吞服如常其同道惜之委曲指喻丁  
寧揮解而至信之心確不移也苟遇歲饑分

所貯米麥以濟於人者亦多矣一旦有老叟  
負布囊入觀實藥果問之所貴者何藥也  
叟曰大還丹餌服之者長生神仙白日昇天  
聞之皆以為笑叟面目黧黑形容枯槁行步  
僂僂聲緩出口泉笑謂之曰既還丹可致不  
死長生昇天何憔悴若此而不自知耶叟曰  
吾此丹初熟合度人立功度人未滿求仙者  
難得吾不能自服便飛昇神天耳衆問曰舉  
世之人皆願長生不死延年益壽人盡有心  
何言求仙者難得也叟曰人皆有心好道而



不能修行能好道復能修行精神不遺動又其事不被聲色所誘名利所惑豪華所亂是非所牽初心不變如金石者難也百千萬人無一人矣何謂好道也問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有金丹之藥何不獻之今得生長未奇也叟曰天上大聖真人高真上仙與比千七元君輪降人間以為天子期滿之日歸昇上天何假服丹而得道也又問曰既盡知之今天子是何仙也曰朱陽太一南宮真人耳問卷之敘事異於人發言如流人不可測遂

探之洞玄以意於藥囊中取得三九叟曰此丹服之易勝換血十五日後方得昇天此乃中品之藥也又於衣幅內解一合子大如錢出少許藥如桃膠狀亦似桃香叟自於井中汲水調此桃膠令吞大藥叟喜曰汝之至誠感激太上有命使我召汝既服二藥無復易勝換血之事即宜處臺閣之上接真會仙勿復居臭濁之室七日即可以昇天富有天衣天藥自來迎矣須臾而叟不知所之衆女官奉詣洞玄之房問其得藥否具以告之或

嘆其怪誕或歎其遺逸相顧驚駭由是邇來之人有知者亦先馳往觀之於是洞玄告人曰我不欲居此願登於門樓之上願賜之祭樓猶高鐘洞玄告人曰我不於此語猶未終已騰身在樓上矣異香流溢奇雲散漫一郡之內觀者如堵太守僚吏遠近之人皆禮謁焉洞玄告衆曰中元日早必昇天可未相別也衆乃致齋大會七月十五日辰時天樂滿空紫雲霧鬱紫雲繞觀衆人見洞玄昇天音樂導從幡旛羅列直南而去午時雲物方散矣太守築官具以奏聞是日辰巳間大唐明皇居便殿忽聞異香紛郁紫炁充庭有青童四人導一女道士年可十六七進曰妾是幽州女道士邊洞玄也今日得道昇天來以辭陛下言訖冉冉而去乃詔問所部奏函亦駟駟馳至與此符合初其觀為登仙觀樓曰紫雲樓以旌其事是歲皇妹玉真公主成請入道進其封邑及實封由是上好神仙之事踴更動焉乃仍勒校書郎王筠敬之為碑以紀其神仙之盛事者也

黃觀福

黃觀福者雅州百丈縣民之女也自幼不食葷血好清淨家貧無香車指葉栢子焚之香凝然靜坐無所營為經日不以為倦或食栢葉飲水自給不嗜五穀父母憐之聽其率性任意既昇欲嫁之患謂父母曰門首水中極有異物常時多與父母說奇事先往往往信驗聞之因以為然隨往看水果洶湧不息乃尋古昔所製金彩已駭狀觀與女無異水即

澄清如舊無復他物便以木像置於路側號泣驚異而歸其母時來視之憶念不已忽有彩雲仙樂導衛甚多與女伴三人下其庭中謂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過謫在人間年限既畢復歸上天無至憂念也問來三人一一是玉皇侍女一是大帝侍晨女一一是上清侍女姓黃名觀福此去不復來矣今年此地疾疫死者甚多以金遺父母使移家益州以避凶歲即留金數斛昇天而去父母如其言移家蜀郡其歲疫毒黎民雜地尤甚十喪三四即麟後年也今俗呼為黃冠佛蓋以不識天尊像仍是相傳語說以黃觀福為黃冠佛也

### 陽平治

陽平治謂仙妻不知其名九隴屠人張中珪家甚富有茶園在陽平化仙居山內每歲召抹茶人力百餘輩男女傭工者雜之園中有一少年實為摘茶自言無親族性甚苦楚勤頓守畦憐之以為義兒又一女年二十餘亦無親族願為義兒之婦孝美端恪守甚善

之一旦山水汎溢市井路絕鹽酪既闕守珪甚憂新婦曰此可買耳取錢出門十數步置錢樹下以杖扣樹得鹽酪而歸後或有所要但令扣樹取之無不得者其夫術亦如此日與隣婦十數人於河口市相遇為買酒一盃與眾婦飲之皆醉而益中酒不減遠近傳說人皆異之守珪詰問其術受於何人少年曰我陽平洞中仙人耳目有小過謫於人間不久當去守珪曰洞府大小與人間城闕相類否荅曰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方千里五百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飛精謂之伏神之根下照洞中與世間無異其中皆有仙玉仙卿仙官輔相佐之如世之職司有得道之人及積功遠神及生之者皆居其中以為民庶每年三元大節諸天各有上真下遊洞天以觀其所理善惡人世死生興廢水旱風雨預關於洞中焉其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為洞府所統也二十四化之外其青城峨嵋瑤臺慈母繁陽諸家皆有洞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數洞之仙曹如人間郡縣聚

落耳不可一一詳記之也旬日之間忽夫婦俱去

### 神姑

神姑者廬眉娘是也後魏北極帝師廬景莊之後生而眉長且絳則以為名水元年南海太守以其奇巧而神異育於京廬眉娘幼而慧勝能以一絲析為三縷滄彩於堂中踏為傘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像而外列執幢捧仙童不啻千數其間一丈拜之無三數自煎嘗香青伴之則虬硬不齟順宗皇帝歎其巧妙二宮內謂之神姑入內時方年十四每日但食胡麻飯三二合至元和中憲宗皇帝嘉其懿甚因賜金鳳環以東其既久之不願在宮掖乃度為女道士放歸南海賜號曰道遠數年不食常有神人降會一旦羽化香氣滿室將昇舉棺覺輕撤其蓋棺復而已往往人見乘雲雲於海上羅浮李象先作廬道遠傳蘇軾載其事於杜陽編中焉

### 王奉仙

王奉仙者賓州富陸民家之女也家貧父母以紡績自給而奉仙年十三四因田中餽飯忽見少年女子十餘人與之嬉戲久之散去他日復見如初自是每到田中餽飯即聚戲為常矣月餘諸女夜會其家竟多言笑達曉方散或攜奇果或設珍饌非世所有其房宇湫隘來與雖多不以為罕父母聞其言笑疑焉伺而察之復無所見又疑杖懸所或語之甚切必託他詞以對自是諸女不復夜降常晝日往來或引其遠遊凌空返迴無所不至暮乃返仍不飲不食日加殊異一日將夕母氏見其自庭隙竹杪墜身於地母益為憂懇問其故遂以所遇之事言之父母竟未論其本末諸女剪奉仙之髮貯露有復垂玉屑自此數年髮竟不長不食歲餘肌膚豐盈若水雲蟠首頰頤皓明眸靚若天人智辯明悟江左之人謂之觀音焉咸追末相國杜公審權鎮金陵今孤公綸鎮維揚地詩供養聲溢江表其後秦齊諸留於江都展師教之禮高士王父懷異正直調僕疑以為邪詎而

問之奉仙欣然加敬語道累日主父問所論之理頗合言要何復有觀音之目耶奉仙曰其所遇者道也所得者仙也世俗之徒加我以觀音之號耳然項廢社公搜於蓬茅之下欲責於宮殿之內適以斷髮免未容歸侍膝下遂官留寺中問卷不知騰口虛譽主有學香梅燭施寶授金蓋然經年莫知窺見而今日遠其符卷不拘閉於復庭者亦是真仙冥祐斷髮齊頌之明効也得不自以為喜善耳且名之與道兩者無滯莊生云人以我為牛而我為牛人以我為馬而我為馬忘形體直者不以名為累也故亦不鄙人爾且某所見之女年可十八九容貌異常著雲霞縞縷大袖之衣執持者仙花靈草吟詠者仙經洞章所語乃神仙長生度世之事隨其所行逍遙迅速不知其倦所到天宮仙閣金樓玉堂階廊廣庭芝田雲閣神禽天獸珍木靈芳非世間所親過星漢之上不知幾千萬里朝謁天尊天尊處廣殿之中羽衛森列皆奉仙曰汝寄生人世五十年後當還此初左右以玉漿

一盃見賜飲畢成曰百穀之實草木之果食之殺人汝年壽特宜絕之是以不食二十卒矣夫事行化天上教人以道延人以生主宰萬物覆育周徧如世人之父也釋迦行化世上勸人止惡誘人求福如世人之母也仲尼僅典行於人間示以五常訓以百行如世人之兄也世之嬰兒但識其母不知有見父之華故常常之徒知道者務事懷者棄不足怪也且所見天上之人男子則雲冠羽服或非翠青縹女子則金翅翠寶或三葉雙角手執玉笏寶圓光飛行乘空變化莫測亦有龍麟鸞鶴之騎羽幢虹節之仗如人間帝王耳了不見有香塵佛僧之像也因其所供養園增甚多率是天人帝王道若飛仙之狀亦無僧佛之容焉自咸通迄光啓四十年間遊淮南之宛陵所至之處觀者雲集其警俗也常以忠孝貞正之道清淨儉約之言傳身審行之要故遠近瞻敬凡金寶資委之於前所施億萬皆委之去而未嘗顧也雖三莊沸浪四野騰煙棲止自若曾不為意其有擁

梁威得如孫儒趙君畢師錄欲以不正逼之  
白刃憤之及觀其神貌不覺折腰屈膝伸第  
子之禮復與二女弟俱入道居洞庭山先啓  
初邊餘執界千頃山山下之人為棲華宇以  
居之歲餘無疾而化年四十八有實稱異香  
之瑞果符五十年之言矣况其不食三十年  
童顏童服常若處子非金丹玉液之幼豈能  
與於此哉又往往神遊天界端坐逾月或下  
察地府冥關之事坐見八極多與有道者言  
之世人不知以為坐忘耳乃由樞元君及東  
陵聖母之儔侶者乎

薛玄同

薛氏者河中少尹馮徽之妻也道號玄同適  
馮徽二十年乃言素志託疾獨處坐焚香念  
道持黃庭經日三兩過又十三年夜有青衣  
玉女二人降其室內將星有光如月照其庭  
靡香風飄然時當初秋殘暑方甚而清涼虛  
爽飄若洞中二女香曰紫虛元君主領南方  
下敷之籙命諸真大仙於四海之外六合之  
內名山大川有志慕長生心冥其道者必降

而敷之玄同善功為地司累奏簡在紫虛之  
府祝聞女子立志元君尤嘉其用心即日將  
親降於此如是凡五夕焚香嚴盛以供元君  
咸通十五年甲午七月十四日元君與侍女  
群真二十七人降於其室玄同拜迎于門元  
君慈坐良久示以黃庭種神存修之旨賜丸  
華之丹一粒使八年後奉之當逢五女輒車  
迎汝於嵩嶽矣言訖散去玄同自是冥心靜  
神往往不食雖真仙降賜光景燭堂靈風異  
香雲歎約舉乘於其室馮徽亦不知也微以  
玄同別室修道連不可親慮始之懷常加毀  
笑每獲東陵之誠矣洎廣明庚子之歲大寇  
犯關衣履奔竄所在偷安馮與玄同露跡於  
常州晉陵府法不輟益用度泰中和元年十  
月丹行至真瀆口欲抵別墅觀障女伴數人  
乘波之際忽見河濱有朱紫官吏及戈甲武  
士立而序列若儀玄同舟楫之至也四境多  
虞所在冠蓋身人見之驚駭不進玄同曰無  
懼也即移舟及之官吏皆拜玄同指楫曰未  
也猶在春中私第去無速也其官吏遂奉散

去而同身者雖見莫究其由明年去宮二月  
玄同沐浴餌紫虛所賜之丹二仙女密降其  
室促嵩高之行是月十四日示以有疾一夕  
終于私第有仙鶴三十六隻翔集堂宇之上  
玄同形質蒸煖收若生人額中晃然白光一  
照良久化為紫氣沐浴之際玄製重生在長  
數尺十五日夜雲彩滿室忽聞雷震雲霧之  
聲掃蓋飛起在殿中失尸所在空衣衾而已  
異香雲鶴浹旬不去浙西節度使相國周寶  
奏曰伏聞趙夫人登遐之日玉貌如生陶先  
生歌世之時異香不絕何其羽化歸在仙經  
豈謂明時復觀斯事伏以馮徽妻薛氏早地  
塵俗久居玄門神仙祕密之書能採異香女  
子鉛華之膏不挽沖襟非地控如王守真見  
素履聖世無為之化窮玄守一之規不然  
者安得方合啟靈寶齋降正非虛偽疑玄製  
重生雷電顯祥雲霞表異天迴而但聞辭竹  
棺空而唯有衣衾滿案曾佳人問仙去却歸  
天上事傳千古美稱一時雖屬郡之休福乃  
國朝之盛事臣等分優寄輓具奏聞于冒天

延無任戰越喜賀之至是歲二月十五日奏於成都行在勅曰惟天法道著在仙經上德勤修立功是致覽茲申奏頌叶殊祥而魏氏之登仙比花姑之降世先乎即縣煥我國朝宜付史官編於簡冊仍委本道以上供錢於其住處併金錄道場以奉上玄用伸虔感者時駐蹕成都之三年也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六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七

宗八

道教靈驗記

宮觀

真宗皇帝御製數

夫妙道本於混成至神彰於不測經語所以宣契象宮觀所以宅成靈符籙所以備具科齋詞所以達精懇極微應之非一明貯寶之無差誠覺修於蒼際而彰靈於善惡也朕願惟寡昧獲慕陸平荷杜福之成殊揚齊盟而匪懈思揚妙理普示群生自覺杜光庭所集道教靈驗記二十卷其事顯而要其指實而詳今昔所聞靈編而有次殊尤之迹閱卷以斯存其永流傳俾列方版庶資剋竟暢導風直叙厥內題於篇首云爾

廣成先生序

道之為用也無言無為道之為體也有情有信無為則任物自化有信則應用隨機自化則冥乎至真隨機則彰乎立教經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明太上彈其心而

等觀赤子也書曰不獨親其親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天下皆子此明聖人體其道而應育養生也惡不可肆善不可沮當賞罰以評之經曰人之不善何素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此聖人教民捨惡從善也又曰為惡於明顯者人得而誅之為惡於幽闇者鬼得而誅之又曰為善者善報至為惡者惡報至此太上善德勸之旨也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聖人法天道禍福善之或也由是論之罪福報應猶響若影隨不差毫末皇獨奉釋言其言哉抑傷衛書之曰亦久矣宣王之夢杜伯骨侯之夢大厲恭世子之非罪深良夫之無辜化象之報齊侯結草之酬魏氏良宵之殂細帶鄭玄之掉劉蘭之妻不遺良史攸載足可以為罪福之鑒戒善惡之準繩者也況積善有餘福積惡有餘殃幽則有鬼神明則有刑憲斯亦勸善懲惡至矣大道不宰太上好生回惡責於芻狗而示其報應宜以法字像設有所主張真文靈科有所拱衛苟或侵侮必貽罪尤故

歷代已未彭齡多矣成紀李齊之道門集驗  
記十卷始平蘇懷楚玄門靈驗記十卷俱行  
於世今訪諸書舊錄之見開作道教靈驗記  
凡二十卷庶廣慎微之旨以告善之階直  
而不文即記其事

鏡州開元觀神運殿閣過湖驗

鏡州開元觀舊在湖水之北去郭二里巨殿  
層樓迴軒廣廈枕湖有水閣松徑有虛亭松  
竹森疎花木秀茂郡人避暑尋春為一州勝  
賞之所其後道流既少廟廡摧損唯上清閣  
大殿齋堂三門皆在里中民庶多棄於觀地  
中壇殿之外蓋為墟墓矣大中二年郡中夜  
聞千萬人聲如風鳴之響及明見開元殿閣  
門堂四十餘間移在湖水之南平地之內其  
所布列形勢遠近殿閣相去與舊不殊太守  
上聞請易其名額以旌神異詔否依舊為開  
元觀只改上清閣為神運閣別命崇修遠近  
歸心爭捨莫利遂加繕葺觀殿鼎新記云所  
移之地途起二里水越一湖出自神功事實  
聖感是也

洋州馮行裝靈臺靈宮驗

洋州靈臺宮云漢武帝為素靈夫人降真內  
殿於太白之前為祭宮宇即其地也年代遠  
遠遺址僅存我唐高祖既至長安受降卷者  
揮是歲喜素靈夫人云我太白之主也居素  
靈臺以靈殿為合詔訪其地特創靈殿命為  
素靈宮開元中傳天師曾奉詔齋醮於其上  
德宗幸洋欲駕幸其地又加替飾由是材  
石之功最為宏壯馮行襲自金州遠就洋州  
武定軍命其子守之欲毀素靈屋宇以併公  
署工人揭瓦皆有毒地居於甍中莫知其數  
竟無所措手以事白焉馮子恐使更焚之曳  
薪炷火而雷電大震風雨絕至群吏奔散教  
宰死之靈跡臨然無敢犯者

文鉢臺二僧擊救苦天尊像驗

文鉢者長安人也父母令於別業讀書為莊  
前堆阜之上置書堂焉而性本肆誕不崇文  
字但與隣里少年彈射飛鳥捕格野獸以為  
戲樂至於笞笞之具府羅之屬七網置單弓  
矢槌牙帶不置之數年之間殺獲不可勝記

忽有道士見之謂曰子之頭何蓬變也鉢驚

而問之乃引於臺下今其窺井照之自見其  
人形而獸頭長欲求道士悔謝更令熟視井  
中頃刻之間身形不改而頭已百變或鳥或  
獸或蛇或魚鉢見之異常憂懼道士曰萬物  
營營各貪其生至於飛動皆重其命爾及天  
道而殺之當有此報耳每變一頭則受一生  
終前所殺之數一一償之積月累日計甚奇  
限自此之復爾身則死乃歷生異類之中報  
所殺之命百千萬年未有還復人身之日鉢  
號泣求救頭變犬獵之具以謝前愆洗心改  
悔不敢更犯道士見其誠至乃謂之曰我來  
太上之勅歷救眾生之者名曰救苦真人爾  
有昔緣早合遇道此若不救淪陷無期乃以  
道士來與之令其終身修道除功救世廣濟  
物命方見前罪道士即跣身而起去地數丈  
立於金蓮花上左執瓊婉右執柳枝金冠鳳  
履身逾三丈通身有五色之光上連天表照  
耀一川遠迤乃隱文鉢乃焚斷網之具披道  
士天來於其處立殿製所見之像晝夜精勤

焚香懺罪居十餘年又感真仙授以藥訣今  
遊行海內救人疾苦復乃得道而去其俗所  
居處相傳號曰文錄臺而牧者天專之像猶  
在忽有僧數人遊行見之曰既是文錄聖跡  
何得有道士功德因知道士無良侵我方跡  
已多年矣因執得大木椎二僧共擊天專像  
手折耳傷口鼻亦壞力擊其項未能致損用  
力甚固二僧少歇看天專所傷之處並已如  
舊惟二僧口耳鼻項痛楚極甚及看其手亦  
已折矣旬旬號叫告於眾人自述其事良又  
而死

亳州太清宮老君挂賊驗

亳州真源縣太清宮聖祖老君降生之宅也  
歷殷周至唐而九井三楹宛然宮在武德中  
枯繪再生天寶年再置宮宇其古跡自漢宣  
漢相增修葺昇魏太武隋文帝列校境模連  
韶薛道衡為碑以紀其事唐高祖太宗高宗  
中宗睿宗明皇六聖御容列侍於老君左右  
兩宮二觀古柏千餘樹屋宇七百餘間有兵  
士五百人鎮衛官所咸通中麻助據徐州十

道微師揭討長圍時合屬勦惡力不支久遂  
傾徙三千餘人徑來欲奪官所據為營是  
日遊難士摩千餘眾咸在宮內見黑氣自九  
井中出良久昏檢一川老君空中應現麻勦  
徒黨迷失道路自相蹂躪斷水橋斷壘塌死  
水中遂避開露賊黨無子遺長廣明中黃巢  
將領徒伴欲焚其官亦有黑霧逼川迷失行  
路又有草賊遍地自欲焚毀太清宮遂路乃  
往亳州城下圍逼州城攻打彌葛刺史潘  
稠望宮焚香以考神力救護項之黑霧自宮  
中而來周繞城外腥風毒氣聞者頓仆器雪  
交至寒凍異常死者十有五六初攻城之時  
有神鴉無數斫接賊箭投於城中賊軍已加  
驚異既而城內朗晏城外風雲賊人懼此神  
力解圍而去季亦散滅油煙春云自大冠犯  
闕之後群兇殊殄已未大小寇逆前後一十  
八度欲犯太清宮或迷失道途或覩神示見  
終挫兇計官城晏然所庇護居人不知其數  
請移真源縣就官安置初曾恐移縣就官必  
多穢漬縣依舊所宜唯萬年例耳為赤縣仍

降音詞併香靈

周真人居上經堂靈驗

周真人名太玄陶隱居弟子也年三十一而  
得道先於隱居設位其所居即今嵩陽觀處  
茅嶺之前平陸廢垣實為柏地堂側一片地  
稍高如舊屋基而無甃甃蹤跡太玄於其上  
植花木時見有人高冠翠衣或三或二亦有  
介金之士明月靜夜立於其中眾有小兒名  
小豆繞五六歲遊戲其上遠近有人送置庭  
中如是者數回而無傷損一旦問陶君說此  
祥異陶曰昏朝許君有宅乃上經堂基正當  
其地遂作靜室為焚香之所不可褻瀆也太  
玄因問上經所安之地何神明如此耶陶曰  
三洞寶經所在之地萬靈侍衛百神朝揖豈  
可不專之耶太玄曰真經已去其地又虛而  
猶真靈衛之耶陶曰上經所安之地地祇守  
之七百年法宇之地千年正一所安之地善  
神護之三百年經法雖去年限未滿所以然  
耳太玄遂作靜室每旦夕香燈而不敢於此  
室朝拜存偈忘法位高早有真凡之隔爾

魏夫人壇十僧未毀九遭虎噬

魏夫人壇在南嶽中峯之前巨石之上是一片大石方可丈餘其形方穩下圓上平淨寄他石之上常試一人推之似能轉動人多即屹然而定相傳以為靈異往往神仙為人遊歷其上奇靈靈氣彌覆其頂忽有衲僧十餘人素炬扶杖夜至壇所欲害魏仙姑入其居處仙姑在牀上而僧不見乃出諸壇所推壇夫人壇轟然有聲若已顛墜迴燭照之元不能動知其靈異奔逐遁去及明有至遠村者大都不過走十餘里十人同志九人為虎噬殺一人推壇之時不同其惡遂免虎害乃以其事白於村鄉之人遠近驚異焉

嚴誦擬洪州鐵柱驗

洪州鐵柱神仙許真君所鑄也晉朝豫章有巨蛟長蛇水獸肆害於人許君與其師具君得正一新邪三五飛步之術制禦萬藉白澤州井中奮劍逐蛟出於此井君出謂其君曰此井之下蛟蟠所穴若不鎮之每三百年一度為民之害後來復何人制之役鬼神運鐵

數百萬斤鑄於井中溢於井外數尺屹若柱焉於井之下布巨索八條以鑲地脉自是鐘陵之境無妖或之事無起溺之災奪之曰復人壇我柱者城池波泛江波泛溢人皆知之固不敢犯或有漁人敲柱上鐵用墜其網所損頗甚近亦官中禁之嚴誦節制江西信誦毀之詞使人掘鐵柱將欲碎之迅震大擊江波遽溢掘未二三尺城池震動內外驚懼謀方信之焚香告謝而止柱側道院為其所毀近亦奔骨矣

王莽兵行曾毀成龍觀

成龍觀與觀即復周至真觀也基址廣袤四面通街大殿謀堂玉華宮碑碣皆在有王莽者事賴川王於小壩坊創置私第以基地早濕乃使力役者斬觀門土塹及廣掘觀地取土數千車築基址土木未畢已數口渴亡一旦自銜歸宅於其門外見二黃衣人曰為觀中取土事要有對勘應答之間下馬而卒其觀內有鐘樓曰靈學臺有門樓宏壯制度精巧節度使具行營奏移門樓於天王寺折其

鐘樓遺蹟勝賞併為毀傷矣頃年駕在蜀明道大阡尹嗣玄云行魯之吏因疾入冥數日復活言見行魯為鬼吏所驅旋運龍輿村木鐵鑊餐棧晝夜不休木繞積場又却飛去如是捷運不知何年當得恩爾欲求子孫為立觀門蹟其罪于孫貧窘固不及爾

劉將軍取東明觀土修宅驗

劉將軍者諱職右神策軍居近東明觀大第宅於觀內取土築基既整計數千車功用既畢劉忽得疾沉綿旬日稍軟忽如風狂於其塔度之中攫土穴地指爪流血而終不已骨肉扶救之似稍軟定又須臾匍匐穴土似有驅迫之者時聞為物捶擊痛楚之聲但流淚嗚咽而已問之竟無所答日又沉困垂命至醫藥術略無微應偶召醫者筮云求道法款之劉素不信道未嘗有道士過其家妻子既切固詣金仙觀請符理之置符於牀前又焚數道和水飲之劉乃言曰我以無知犯暴違法取東明觀土營築私舍地司已奉天曹罰今運土填階不知車數計我獨力搬運三二



百年恐未可足稱或遲忽冥官考責鞭撻極嚴幸無解免之日言訖嗚咽號呼若有所訴一室聞之俱為嗟痛其妻子就東明大殿上焚香祈乞續買淨土五千車填送所穿坑處設齋告謝求睡竟效疾乃稍定一旦又自言曰天符有劫穿掘觀土修葺私家難已陪填尚未塞責有十二年檢命宜剗奪所違累子孫即可原赦是夕遂死余按道科凡故意凌毀大道及掘地壙塚破流三世今劉生以陪填首謝罪止一身得不為戒爾

南康王夢二神人告以將富貴驗

南康王太尉中書令韋公阜為成都尹相國張公之愛婿而豐深器大舉止簡傲不狎於俗張家妻世相家德望清貴張謀謀輕侮於韋以此見薄亦未之悟也忽夢二神人謂之曰天下諸化領世人名籍吾子名係易增緣食全蜀富貴將及何日濟耶起發行兵異日當富貴無以易贖為忌也由是韋有干祿之志謀於其室室家復勉勵之以鞋套款十萬金資其行計既達秦川屬歲饑又雨日知友

所聘署隴州軍事判官俄而駕出奉天郡守奔難行在阜率土客甲士饋餉軍儲以申邑衛以功就拜防禦使復請赴觀行朝德宗望而器之既平寇難大駕還京以功授校右僕射鳳翔節度使懇讓乞改西川乃授西川節度與張公文代為權師赴任假道尋關以避其鋒既而累年蜀境大穰金帛豐積而詔內附乞為臣去威名益重而責賦不虧朝廷倚法或豐備伏由是請許而詔置留隴院人質子學生習詩書禮樂公文給之美冠於一時南詔得其手筆刻石以榮其國而易贖之事久已忘矣又夢二神人曰富貴而忘所由其何甚耶公夢覺流汗驚駭久之乃躬詣雲林姓香梅福遂命工度未按日待崇作而宮殿閣四十間巨殿前重門邃宇範金刻石知無不為支九隴縱賦於山下列七輪貯樓榭山積丘石雲超自製碑刊于洞門之側上極層樓雙僮七十人以供洒掃良田五百畝以時齋儲在鎮二十餘年封以王爵矣即本命丁卯易馬噴化也

果州開元觀工匠同夢得材木驗

果州開元觀接郡城頗為奧邃以形勝之美選立觀額雖州使旋具結奏而制置之內猶闕大殿州司差工匠及道流將許嘉陵江於利州上游採買材木臨行道流工匠同夢有人云朱鳳潭中有不可以足用如此者三因聚議曰夢兆如斯必有大商貨木沿江而至可躊躇三五日以伺之或免遠道煩以為使一匠曰吾於朱鳳山下江中尋之莫有商筏已到來否即移山下尋求潭水澄澈忽見潭底有木因使善泅者釣求得梓木千段稍成三等殿鐘樓經閣三門廊宇咸得周足又市埽覺壇內有黃赤色者疑其大力未足棄而不用信宿皆化為金起觀之費過於寶寶殿宇既成將塑尊像又於白鶴山觀裡地得鐵款萬斤鑄三尊像像高二丈今謂之聖像遠近祈禱立有徵驗起觀道流何氏家世代豐足今為官族焉至全負販之徒錄刀求利者每以三日五日必詣聖像前焚香析枯或闕而不精信者即貿易無利貨需不售焉

北都潛丘臺崔相國應承得觀驗

北都潛丘臺有古觀焉像設精嚴樓臺宏麗地形顯敞迤出於都城之中制創多年又兼崇華風號兩儀日以傾權相國崔公光昭常夢野夢夢至古臺之下起首仰望其上有紫氣氤氳祥光四照无登躡之路良久復聆

天樂節蕭之音春訪之意獨切但四隅院絕咫尺萬里忽前有金橋如梯層級寬博透攀梯而上中路三四級板閣欄楯踏登不得即見巨千金色引階而接之公拙指未定已登

臺上失徘徊四顧唯古殿欲摧蓋地無波歎嗟數四復到天尊之前認金橋乃座前之橋耳金手乃天尊之手可不復聞天樂之聲亦絕歡氣之像因言曰豈天尊有所付囑耶何變化如此也天尊忽言曰子即居此地無忘

摧殘也俄而驚覺可日投北都留守劉鎮春月恍惚然似有所失似有所疑因令寫眼迹用撫其志聞潛丘臺不遠迤而觀焉唯古殿摧殘深草埋翳乃禮拜天尊見儀像侍衛宛若曾所遊觀徐視座前金橋在焉欄折板斷

矣復觀金臂及指皆醒然頓悟即前之所夢也純俸金募工役葺故之弊鼎新其宇惟殿之且久隨其古制增修而已其餘垣墉廊宇增麗門房園牆丹楹楹臺金翠靡不畢備焉結搆之功香花之獻贊為一時之盛也

相國劉瞻夢天尊言再居相位驗

相國劉公瞻向遭文趾道過江陵既登高井持杖解纜迺道左見像設甚嚴而朽殿傾圮問其名即真符玉芝觀也入門昇階拜手潛祝走夕舟中夢言童前導登天山之上松

徑連延虛嶽奇秀秀芝幽草好鳥靈花煥然在目行一里許見元始天尊坐寶花座上瞻仰拜容乃玉芝殿中天尊也拜祝曰某得罪聖朝竄逐且遠非敢怨望但祈生還爾天尊曰爾之青簡列於方諸矣何憂於世難乎再

居相位而後得道自此齋一旬戒三日則墜陔障海懸魁之鄉無所憚矣庚未巳午與子為期也日星劉公南征至湖嶺間所在落方勞問相繼旋得金帛富信於判帥特別天尊敝齋歷廊宇選籍介焚符之士以居之於是

再做人掌鈞軸伯厭俗妻世果符夢中之言歲及亦無爽矣

李蔚相國應夢天尊修觀驗

李相國蔚惟旆汴州兼太清宮使母慈心古聞思真念道一夕夢野夢郊外荒蕪間見奇

光五色中有天尊像頂光半跌手握玉芝狀如白蓮花而圓質條細芝有八秀歷歷詳記注于心目翌日因送賓出郊顧見有遺像基露問其所即玉芝觀也相國異之迴鑪而禮竭莎莖盈庭藟蒿蔽路披拂而復進所親事

俛與夢同焉雖不握玉芝而名與夢叶遂廣加崇飾焉巨殿森沉飛甍楚飾齊宮謹拜月燭霜壇前闕道街雄臨郭郭為藩方之壯觀秀覽問元皇帝尊祖奉先馳言味道精誠上

徽積既下通得真符於靈峰產玉芝於內殿因勅大鎮重地置觀以真符玉芝為名射太白山為靈應公改華陽為真符縣上瑞已彰於昔日嘉徵復顯於茲辰所以相國名臣皆符言夢夷門漢宮之定奪自非大道虛靈其孰能與於此乎

相國還願修寧州真寧觀狀

寧州真寧縣通定觀即開元皇帝夢二十七  
 真得刻石真像之所置也歲祀寔深旋已推  
 毀遠徵秦墓道流錫修之事自已曠絕夫相  
 國司空鄭公吹登龍之年偶嘗遊經賦詩三  
 十韻以紀其故實亦冥祝曰異日官達必異  
 增修泊入掌絲綸專居鈞軸樞機少綴前願  
 都忘一夕夢遊洞府之中群仙賞觀奏鈞天  
 廣樂以恣嬉遊俄而憶節羽衛自天而下使  
 者一人降曰太上有命徵還上清於是群仙  
 咸控鳴鶴或駕飛龍騰躍而去相國亦欲採  
 秋審飛一仙人迴首笑曰還舉真寧之頌然  
 復可此來爾既覺者憶真寧修觀之事乃輒  
 鼎食之資為梓樑之費併即李尚書伯命都  
 校以董其事十旬而靈觀鼎新矣相國嘗語  
 斯夢以為兩天河羅川之河也群仙者二十  
 七真也驚其忽忘想此巨功信大道之明徵  
 矣

陵相國報願修忠州仙都觀

忠州豐都縣平都山仙都觀前漢真人王方

平復漢真人陸長生得道昇天之所無沒既  
 久基址僅存晉代高先生首為崇奉太元中  
 姚泌再加錫飾其後梁隋共其國朝繼修奉  
 闡湘虛丹曆照日熙荆蜀梓元戎重臣或彈  
 梓登臨必命修葺相國鄒平政文昌殊寓之  
 年還迴味內時因登眺柱香藉首祝於二真  
 曰苟使官達祖祝捷速必有嚴飾之報自是  
 不十歲棟瓦江陵視事之夕已注念及此俄  
 夢二真仙若平生密友引公登江渚之山及  
 頃乃陸君洞門矣二真亦不復見翌日施一  
 月俸錢修觀宇一月俸為常住本錢常俾繕  
 完以答靈祝

樓觀亦先示人以避難驗

樓觀者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在京北盤屋  
 縣神說鄉間仙里居終南之陰觀內有周穆  
 王秦始皇漢武帝所置殿宇及秦始皇躋  
 尹喜靈井老君支葉樹并天臺晉宋鳩板秦  
 漢銘記歷代存焉大唐時受命義師起於河  
 東觀內有赤光屬天者六七夜廣明庚子寇  
 犯長安觀中有光如義寧之歲近車駕幸鳳

細盤屋將陷觀中復有光景之異由是避難  
 士庶多投觀中靈跡綿然人莫敢犯高祖時  
 賜號為宗室觀焉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七

道教靈驗記

尊像見

木天天尊見像驗

木天天尊者開元七年蜀州新津縣新興尼寺四月八日設大齋聚會之次有一道流後至此衆中坐衆人輕侮之不與談者齋畢道流起入佛殿中良久不出人皆異之爭入殿尋求無復蹤跡忽見道流隱形在殿柱中隱隱分明以刀斧削之益加精好其像於殿柱中自然而見高三尺五寸以來雲冠霞衣左手執手鐲右手炷香於煙上冠中有鳥如鴛鴦形足下方頭覆履下蓮花花後荷葉上有神龜之形左肘後有雲片連端光中有青龍之首右肩之前有虎形廻顧於左此外周身光焰如太一天尊眉鬚髮細於鬚白外鏡身有雲葉天花十二處頭光之上有大花如蓋以蔽其身身長丈張敬志具以上聞初內官將臨祝川迎取像柱今作寶與好好

立安至京進於內殿上躬親禮謁三日大齋訖今衛尉寺於東明觀陳設宣送天尊就觀安置大開道場許庶庶瞻禮仍令兩衛大官觀每處作道場七日是時僧等上表抗論云寺中示現必是雜摩訶之像非關道門所有上今宣示曰朕觀像柱之異是天尊之冠非雜摩訶中也僧等既聽於妄奏乃盡有力之士使於東明觀道場中竊之既供養數日人心怠倦力士夜於道場中抱取像柱以銷鑊繫縛負之而出觀院之外歷街坊極遠約十餘坊力疲而坐歇須臾既曉只在道場之前衆逐捕之訊其所以乃西明寺僧召募三十人令其竊取像柱其事密奏明皇不令尋究取像柱於大內其後稱罵胡本堂賜諸道及宰臣焉

漢州什邡縣水得鐵像天尊驗

漢州什邡縣鐵像天尊高丈二三倍謂之鳥金像元在金堂峽中崖壁之下大水石推像仍露現或浮於水上出五六尺其側即昌利化也道果焚香備禮是迎引奉却沉隱不見

精睛又泛泛而出昌利三迎之皆不可數明年夏大水泛濫乃將流至什邡縣與道觀後水脈甚小不知其所來之由邑人迎引上岸初百人引拽已及平地欲置於大殿之中數百人挽之竟不能動因立講堂以蓋之至今頻經亂離雖堂宇盡焚此像不損

青城丈人真君賜錢驗

青城山丈人觀真君像冠蓋天之冠者朱光之袍佩三亭之印以主五嶽威制萬神開元中明皇威夢乃天貯製像送於山中自天國祠宇移觀於今所蓋取春林祭山去縣稍近以天國太深故也數十年金冠之色宛如新製有村人元知以賦稅所迫微促鞭笞一夕走投觀中齎三數錢神香於真君持香告以官稅所切冀遭赦責乞真君頭冠費以充稅曰聽恩夢見真君謂之曰我頭上冠非是純金乃金薄耳貴無所直汝或得金亦為官中所責損汝性命其禍不小山門廟前有十千錢碑傳木書下可以取之官稅之外資汝家產此人禮敬敬謝出山得錢租稅既畢家亦

浙甯自是每月送香油觀中至令其若頭冠  
依倚向前傳云今此人看臉冠非純金所以  
然矣雲頂山鐵像天尊高三四尺亦是則天  
朝造陽匠人摩元立所鑄其山本是仙居觀  
有兩度洞門及盧照碑近無道士住持為

僧徒所奪為寺碑及明穴亦已掩扉推推  
天尊一軀每有僧徒刺意欲毀之立有禍志  
撲擊不堪鉗鉞不傷僧徒託言山神有靈檢  
問天尊之驗遠近莫能知之摩元立初鑄天  
尊之時有紫雲如城其上吐五色以捧於日

架共瞻禮忽有靈鶴數隻引一大鳥翼廣丈  
餘通身赤色其形如鳳乘鶴繞盤盤旋味  
相應大鳥飛勢迅疾徑入爐中眾方驚異即  
有大焰高三五丈其聲如雷遠近屬天逆  
散流溢直逼山上眾人奔駭但聞異香之氣

彌日方歇既鑄成天尊儀相奇妙四方請請  
立萊福祐靈驗如此豈常凡之意可以毀傷  
哉  
金州洵陽縣望仙觀天尊理訟驗

應縣境之人有論訟難理之事公私權竊之  
徒但焚香披陳即有響答有隱情証蔽者即  
夜有神人詣門喚之遠近對會被喚者見官  
關官署在大殿之後別有樓閣十餘間兩廡  
下列曹吏鞠勳一如人間官府矣故有世情

依靈明靈器者亦見送於獄中送獄者於  
此即死對會者但其情狀即復放還由是境  
內畏威各洗心改過而為善矣其邑中失走  
猶大巨細論訟陳狀於殿壁之上動盈百幅  
矣至今常然

張仁未念太一救苦天尊驗

左街道士張仁素勤博多才應內殿謹論運  
機警恭祝款折衝莫能當之也而所履浮誕  
未嘗有由來之言及於倚天險路詭妄人多  
薄之因乘作逾月言不能効奉為可命所攝

步卒騎吏就所居以捕之亦如世上之擒寇  
捕兵爾窺匿無所摩吏將去歷荒徑曠原皆  
荆棘之地未領尋曳其遠如飛水呈叢刺肉  
碎芒棘若不可堪行可三十餘里遠見黑城  
上有煙焰漸近視之乃鐵城也機關街門守

障抗敵皆獸頭人身辨蛇臂蛇之主或四口  
八日或十臂九頭齒若霜雪牙如鋒刃真世  
之所實地保快也入門則珠宮瓊室玉樓金  
殿非當日所親碩異於冥關之中行四五里  
一无所觀待問所驅捕者此何處也與門外  
所見不同或吞曰此太一天尊宮爾過此方

到本司仁素聞太一之名忠記得半常謹祝  
之處多勸人念太一救苦天尊今此乃天尊  
之宮何可不念即高聲念太一救苦天尊十  
餘聲索頓者皆笑曰臨渴穿井非事向在購明

可得也既聞果笑不阻其念更唱十餘聲其  
詞哀楚其音悲切亦及下沾衣如是忽有素  
光照其左右索頓者一時捨去獨在光明之  
中顧盼四方即山川明燭雲物闕顯頌之天  
尊與侍從千餘人現其前矣仁素禮懺悲咽

叩搏稽顙述平生之過頌乞懺悔天尊生五  
色蓮花之座垂足二小蓮花中其下有五色  
獅子九頭并捧其座口吐火焰繞天尊之身  
於火焰中別有九色神光周身及頂光焰鋒  
銜外射如千萬檣劍之形覆七寶之蓋徒有

審本會花照曜八極真人力士金剛神王  
女王童元塞侍衛陰陽太一四十六神自領  
隊從亦侍左右雷車羽蓋遍滿空中天尊謂  
仁童曰人之在生大慎三業十惡三業之中  
口過尤甚一人妄說萬人罪行妄說之人有  
當其罪汝之三業罪無不為吾不救護水論  
幽若汝壽命已盡不當復還本故汝七年榜  
化於世以吾此像廣示於人開引進之門為  
趣善之要勉宜行之即使童子引運疾已瘳  
矣數日後以己之財帛於蒲明觀蓋天尊之  
像東洛關外觀瞻之間傳言其本過今開怡  
仁表日出城於春明門外見蒿棘之中如會  
行之處視棘刺之末有所貫掛衣線紫線及  
絲上微有如瘳果是所道之夕經行其路七  
年而終

李邵實太一天尊驗

李邵者為葭南縣令云其妻亡已八九年昔  
不在京國忽自冬還入京就於三洞觀側客  
院之中偶見其家亡婢自隣居而出熟視之  
果其婢小玉也以名呼之飲酢而玉問其故

即云去隨娘子在此已歲餘矣誓出買物還  
延即四回即與報娘子吳邵待之食項方至  
買果實茶餅之屬奔馳還家良又延邵相見  
所居兩間自有庭除少許既見叙存彼之事  
或泣或悲而類今小玉看時節火之小玉報  
云來矣顏色憔悴掛聲嗚咽請邵請去邵未  
出門有一少年強直而入邵急遂避之小玉即  
引於廬復立立其果出迎少年拜亦不稱謝  
蓋於地化為大鏡水滿大起煙焰達物少時  
即拂少年去大帽即牛頭神人也持又立於  
鏡前以又其妻地於鏡中發叫痛其奈不又即  
爛骨肉分張尋亦火滅以又執其骨排於庭  
中滾蓋而去其妻身亦復舊蘇而徐起泣謂  
邵曰平生罪業今受三年今已一年餘矣每  
日如此痛苦難言邵見其變化苦楚亦深悲  
歎問妻曰今既相見所須何物莫要作功德  
救拔否妻曰適今小玉相邀全無功德相託  
爾此處隣里有貧苦者董太一天尊一身便  
得免罪知之數月無託人處今得君來將有  
離苦之望矣邵即於三洞觀中訪太一天尊

之像殿上有古本刻落厚以金帛召工畫之  
亦就觀設齋來祝只三日內事周畢躬自  
檢校無暇到妻所居功德既了方得往報見  
其所止已空屋爾爾託譚母深荷太一功德  
已得解脫往生矣昨日辰已間與小玉俱去  
也邵每勸人作太一天尊像其福報可以立  
待矣

揚師謀修觀享壽驗

合州慶林觀多年推朽殿宇不修穿漏尤甚  
兩滴太上尊容刺史揚師謀奉太上示現而  
左目有淚痕乃延揚師觀朝禮功德至慶林  
方驗尊像左目前滿滴之痕宛若垂淚因刻  
雕荒蕪以張制慶創而殿二樓裏門遠守壯  
麗華威冠絕一時既畢復夢太上謂之曰子  
以崇葺之功上簡玄府當流化十郡矣其後  
師謀累異符竹日深渥恩凡一十一郡享壽  
九十焉

呂知修觀仙人來往驗

益州唐隆縣大遠觀寺義無元年己丑周  
末權理僧存基址武德中邑人呂細因過其

地遇一道士乘青轆自天而下於觀墓之內  
盤迴指畫良爻昇天呂細與范仲良同受其  
教即日共出金帛特造觀宇有紫微閣高八  
十餘尺尤為宏壯太尉南康王章昇再加修  
飾其側有市城觀在縣西南八里有石像天  
尊一十三身高一丈三尺每至齋月香辰鐘  
或自鳴夜有神燈畫有仙人來往遠近共知  
焉

黑髭老君召代宗遊十洲三島驗

黑髭老君在京左街務本坊先天觀東聖祖  
院夾竹所作功用精能相好周同常作所不  
可及日月角隆起身長丈五六餘左右侍立  
玉童玉女十二人真人八身金剛力士神王  
各四身兩壁畫金甲神王各八人天樂一部  
老君黑髭山水噴黃金九鳳冠凭几而坐帳  
幄嚴備不知所置年月亦不知所製之由代  
宗皇帝常夢為一青童所召混元聖祖命皇  
帝從遊四海之外夢中隨二童至老君所帝  
著錦紗衣平天冠執圭立於老君之復遊十  
洲三島六合四方海嶽山川無不備到歷歷

記之隊從儀衛一無遺忘既覺命畫工圖之  
宣示京師求訪其符於先天觀所驗部仗人  
物與所夢同考勅聖柳客乘五色雲立從老  
君之後還高德道士七人焚修住持內庫及  
度支別給服用齋厨刻石以紀其瑞焉

玉局化玉像老君應夢驗

玉局化玉像老君天寶中觀前江內往往夜  
中有光從水而出高七八尺上赤下白其末  
如煙衆人瞻之以為有寶器之物撈獲求訪  
又無所見明皇幸蜀夢有聖祖真容在江水  
之內果有人見神光於光處得玉像老君以  
進高餘一尺天姿瑩潔真相同明始非人工  
所製窮迴留鎮太清宮其光見處號為聖容  
頃亦是玉女瑣金鈔泉古跡連接矣玉像老  
君自近年以來不知所

自然石文老君降而驗

閬州石壁自然石文老君像中書舍人高元  
格責授閬州刺史是歲大旱元格橋析山川  
祠廟无不周詣忽於玉臺觀前瞻望山東葉  
林之上見有異氣故椽徑往果有黃寶懸泉

在峭巖之西喬木之下有石壁奇文自然老  
君之狀前有玉童泉袖捧爐雙鬢高殊復有  
神王之形恭若總命元格焚香叩祈以紫葢  
為請兩還未及州廿兩大霍照輝而夕遠近  
告足乃蔚華無翳刻為黃宮立碑以紀其事  
於懸泉之下堰為方塘引水注為流杯小池  
植花木松竹蓮花勝實光祿平大駕還京光  
庭奏宣元觀靈詔聖先至今郡中水旱祈  
祝靈驗益彰矣

賴處士預言老君降生作劫主驗

賴處士者江湖人也在橋公玄默門館為客  
十餘年矣不知其道術所習揚公每言禮敬  
之若師友焉多在宅內少有見者揚公時為  
左軍有小判官數人有玉有梁玉則辯博聰  
明人多致款必謂其有非常之位也梁則謙  
然謹靜慎重寡言人多誦之必謂其不肯也  
雅使宅軍時成君常與梁稱神賴處士忽於  
宅門與成語曰致身之道先須識貴人頗識  
之乎成曰吾愚暗何以能辨賴山文教之處  
士曰果大夫貴人也此後當主樞機重務吾

子立身領袖節須在其手善依託焉王大夫雖聽穎如此壽且不永將歿於他鄉此後宗社不寧天下荒亂兵戈競起祚曆甚危太上老君自降玉宮作劫主以扶此難柱樑可以存爾界大天主機務吾子領德方皆在劫主之手可自保愛爾吾自此不復留也數日處士辭揚公而去成異其言禮敬於學文勝甚固俄而楊公罷權位王有罪竄於南方死于道路其言食驗成通十四年秋界為內樞密成為軍使傳宗即位三日對軍日色初出微照增切聖上起更衣未坐果公醒然憶情賴處士之說曰臨增與成語之左軍韓公頌異其私語語之再三界與成以賣白之韓以少主初立中外未安聞此言極為喜喜自是成持節滄州皆知賴處士之說中原紛擾獨亂積年社稷晏安宮城再復駐蹕數年聖德如一傳宗中興之力也

賈湘巖奉老君驗

賈湘巖世好道崇奉香燈課職計司家頗富勝然其修奉勤至人所不及有一幅老君像

慎持以自隨所至之處雖一日一夕亦設焚香之位應感之効不可殫述黃巢既陷長安大駕西幸湘湘地金帛骨肉自東渭檢出道路到掠之人不知紀極其一家百餘人行李無所存遺於龍角山下某居逃難求寇及遠近道流皆投其家各與極結請道流轉道德度人絲不啻焉卷有群賊思圍其家湘入告老君乃出與語賊投刃於地羅拜其前湘問其故賊而不答拜亦不已湘捨而入門群賊猶拜唯稱拜過湘東之持槍單使人與之懸勉移時稍稍而去一無所取自此外戶不高人無敢犯或問群賊有何所見而反拜之曰我見賈湘常侍左右神兵極多皆長數丈呀口瞪目似欲吞嗑不覺亡魂喪膽容恐不得命耳時既歸官聞車駕行還湘於老君前請造道之兆忽見香爐邊有菓面甚茂上有兩穗如風所動葉穗西指乃破產移家路京永興里尋其舊第已廢持有小舍一二十間權為栖止三月駕歸京師方籙草搭宇於基址之下得銀六千兩家產益贖五載亂離力

未嘗闕乃其嚴奉精專太上垂祐使之然也

沈登供養老君驗

吳興沈登嘗奉至道常供養老君於越州剡縣市中有居第時早寇某甫起自襄馭聚集凶徒奔突縣邑素無武備官吏奔竄府田據有縣城詔徵陳許鄭滑浙徐泗之軍以討之八道天軍圍城以攻之海內久無兵戈居人不識征戰師至之日皆潛窺村落登倉惶鑼其外門而逸士馬既至登謀鐘小童一人在舍中却回行門則營幕旆列不敢窺犯而去其後登勝或敗兵勢不常亦時半被焚藝友逆徒所據或家軍所收十餘月日方至誅珍罷兵之後登所居六七間廢鎖如常齋垣完備及開鑄小童笑然問其故云門閉之後有一童子青衣年可十三四云老君令與其嬉戲良久引去一大宅內得飲食果實食飽了却與童子為伴遊戲如平日頃即聞老君令其添香燒炷香了即聞開門之聲登入門時香煙未歇聞其關戰火燭鄰里焚燒為怕之事一無所聞是則十月戰爭比鄰均焚



如同頃刻殊不覺知列肆俱焚其家獨存非  
大聖神通之力孰能及於此乎豈亦自此栖  
心玄門悟真真道將有失往之慶壽離鄉邑  
莫知所之只領此重而去

姚鶴修老君殿驗

台州刺史姚鶴目遊天台山天台觀命於講  
堂後鑿崖伐木創老君殿將平基址於巨  
石下得石函方可三尺發之中有小石函得  
丹砂三兩玉簡一枚長九寸闊二寸厚五六  
分上有文曰海水竭台山缺皇家實祚無休  
歇具以上聞勅曰上天降社稷地呈祥要有  
白簡之靈書出於玄元之寶殿各圖作延洪  
之光示坤珍曆進之符惟此休徵實為上瑞  
宜竹史館頌示萬方乃成通十三年壬辰之  
歲也鶴聖老君像而山中土石相渾求訪極  
難夢香童告之曰殿東文餘所有土如壘可  
以用之求而果得壘太上之容侍衛凡八九  
身土無餘矣既成天儀巖然辟容伊時月食  
日角若戴誕於滿川雙柱三門疑未靈於相  
野泊濯書以贊之則景氣融空奇光輝燁似

間笙簫絲竹之音咸以為休瑞昔桐柏初構  
天尊之室有雲五色浮霏其上三井有異雲  
氣入堂復出者三書於圖史以紀符應清河  
崔尚碑文評為此聖祖殿亦有記

楊闈兒奉事老君驗

成都楊闈兒父母崇道常奉事老君精經不  
怠闈兒在軍伍中於金堂把截為敵人槍虜  
往南山寨中不被傷殺晝夜常念老君願再  
見父安忽夢老君賜雲一朵令童子引之送  
於平地童子曰可以歸矣及覺已出山寨因  
得還家到家之日父母為其作百日齋矣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八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九

宗十

道教靈驗記

昭成觀聖靈天師驗

昭成觀聖靈天師歲月既深彩粉昏剝在迤  
廓之下未嘗有香燈之慮頃政坊內居人姓  
李患病逾年醫不能愈日以羸瘠待時而已  
忽夢一道流長八九尺來至其前以大袖布  
衣拂其面目之上頓覺清涼謂之曰自此差  
矣勿復憂也於是醒然疾愈稍能飲食洎晚  
策杖行繞其家不覺為倦但覺所夢道流猶  
在其前遂欲入昭成觀家人慮其因憊亦頗  
多止之不聽入觀於天師真前瞻拜良久曰  
即所夢也拜禮數四乃命史行聖人劉處士  
聖天師真改葬堂宇旦夕供養人所祈精福  
祥立應其所聖史行真於夾紵內置羅隔布  
肉色綾絲線為五臟腸胃喉嚨十二結十二  
環與古本相應臟內填五色香各依五臟兩  
數當心置水銀鏡一精至與堂聖不同其  
聖中土形移在天文觀金彩麗飾亦皆靈驗

彭城劉存希天師靈驗云自幼以來於唐興觀禮禮天師發心圖寫供養自得精本出入護持雖祇令遠行未使南北未嘗一日聞香火之薦黃巢化關時在內署署禮之際隨駕不及唯捧天師怕棒持而行同伍三十餘人

皆為擄捉或被杖傷獨於衆中得免將入南山夜深村落行次遇遊難人偶語而聞妻在其間因得同往洋州大巖山深處結草寄居況素无骨肉唯夫婦而已既克支離决志林谷不復有名宦之望野原山鹿性已成夫山下居人以其口食不多時亦助其糧儲饋其鹽酪此外拾栢子焚香禮敬天師而已无何舊文宋閣府入掌樞務知其在大山之中強之使出錫以米致加以品位因辭不獲應院從焉又駕出石門因便奔竄投寄城中自匿數月有軍士搜山谷不得安居夫婦素縉帛之夜夜行四十餘里出及平陸遠見馬軍十餘騎兩面交至已擒擄行人數輩存希夫婦驚恐而立馬軍過其側似若不見由是得免後數年未使西川變天師帽而至余亦傳

竊其本存希深山窮谷虎狼之中軍士紛擾白刃之下心常坦然若與數人屠憂懼之際隱隱然若侍立在天師之側亦有感降之事祕而不言

### 陵州天師井填欠數鹽課驗

陵州天師井本傳云天師經行山中有十二玉女來謁天師願奉策策天師知其地下陰神也謂之曰汝等何以為歡將觀汝心厚薄遲而納焉玉女各持一玉環徑皆數寸天師曰所獻一般不可併納吾化此十二環令作一環投之地有得之者即納之焉遂令十二環為一大環徑餘一尺投於地中隨即深陷已成井矣玉女皆脫衣入井以探玉環竟不能得天師取其衣藏石匱中玉女至今只在井內今陵州鹽井直下五百七十尺透兩重大石方及鹹水每年一度洩洗其中須歌唱喧話然後入井不蒸必見玉女裸居井中見者多所不利井既深不可數入或經常斷損皮囊墜落難於天師前炷香良又玉女自與掛之依舊不夫頃年井屬東川有張常侍

主其鹽務於事稍怠鹽課不登欠數千斤交替之後摩留填納未得解去磨人亦亦崇道因與度告天師云張填所欠之鹽家資已盡空此留滯益恐困窮於三五日內願借神力增加所出為其填納與張俱拜祈懇切自每日所煎水數四十五函如常而鹽數益溢五六日內填之果足此後一如舊數無復增減矣十二玉女成亥二人在天雅十人在井所煎鹽至成亥時亦歌天師初以鹽地荒穢无人安居山川亦貧不可耕植化鹽井以救窮民民聚居井傍月口日舉遠置州統之以天師名故曰陵州天師管曰我所化井以養貧民若官奪其利千年外井當陷矣今諸井皆有天師玉女之傳焉

### 李瓊夢過天師告陵州刺史驗

李瓊咸通中為王府長史以勲貴之族不慣食貧居閑力闡警費不得志中夜而寐夢入深山窮谷棧閣崇折流水淅淅如此者不知其幾千百里又見闌離雜遠城闌奕奕飛宇橫樓摩霄蔽日不知其幾千萬家純神近目

然熙自得又出郊甸涉同源荒榛茂草小松  
 巨木間以果林廟以筠籬山巖危峭或迂或  
 平山回遙查抵一小郡茅棘縱橫隘路軟側  
 傍有公署署內白氣屬天其大如屋中有悲  
 歌號呼之聲見一青童引環即路踏危磴步  
 石梯入門甚峻門內古樹芳草若古觀宇考  
 墟素崇玄教頗為慰悅俄而昇殿見像設尊  
 儀笑而謂之曰爾來耶吾待爾久矣入天門  
 歡言泉古人所修也注丹田存白元上士所  
 修也混而合之子其行之陰功及人陰德濟  
 物千百之家待子而字之勉哉勉哉明年之  
 春環再拜稽首受其言而覺是不煩訴於宰  
 執復希入用乃按陝州刺史之任是時經歷  
 山川郡邑神思愜悅皆如常所經行素未入  
 蜀其可知其由也至郡乃謁天師昇階及門  
 至于殿所觀其真像侍衛屋宇布列昭然而  
 惜乃寸其所享矣乃以傳金併天師之堂加  
 以丹雘立為錦碑誌其白氣屬天乃鑿井之  
 所也悲歌之聲乃轉車之人也而內修之訣  
 瓊未得之矣

謝貞精意巧境遇天師檢符驗

謝貞者臨邛工人也善巧境而用意精確錫  
 鳴化天師修道老君降降之所頂上有上清  
 古宮相傳云天師時所創歲月甚多而結構  
 如舊但无破壁壞而已貞貨工為修泥之貞  
 精研查意境飾周寧有道流引二從者觀其  
 功用神彩異常身逾九尺自門而入詣貞曰  
 山中難值修葺願用心以手畫地作一符  
 使貞再三審記之曰此復有疾者雖千里之  
 外行符必効勿多取錢但可資家給餅身本  
 食而貞具記行行之極効大獲金帛家業殷  
 豐鳴鳴踏山无天師真像陝州井中所塑又  
 非世代子孫所傳之真真忽於青城山遇峽  
 中曾蒙得者有天師小憤供養乃是授符應  
 現之真備

道士劉方攝休天師劍法治疾驗

天台道士劉方攝事老君精得今深早佩  
 畢道法蘇常以丹篆教人與同志弋陽縣令  
 劉鋹按天師劍法以五月五日就弋陽葛法  
 鍊劍速劍動符篆水疾者登時即愈嘗於黃  
 巖時修齋動壇以救疾患有見鬼玉者潛狂  
 跡之見鬼神數千奔北潰散如大陣崩敗一  
 縣之疫數日而愈成道東方瀛无疾而終我  
 其門人使與劍俱要其數連之乾符中和間  
 台州帥劉文下押將李生徃從發其墓欲以  
 取劍見其尸赤軟容色不變如醉卧而已顧  
 眄其劍旁吼有聲聲震懼卒不敢取李生  
 命瘞之而去不獨劍之有靈劉方瀛亦陰景  
 鍊形得道之流也

西王母聖像救疾驗

玉局化西王母聖像多年頃自觀宇燒焚廊  
 屋頹壞而儀像不損人稱其靈居人范者道  
 忽患風癩瘡痲既甚眉鬚漸落因入觀於王  
 母前發願但所疾較損即竭刀剪髮是夕夢  
 一玉女手執花籃以衣袖拂其身曰王母令  
 我救汝疾即愈矣數日之間所疾漸退瘡腫  
 皆息眉鬚復生遂造妙德紫金彩通輝兩極  
 嚴潔得奉每月自遠香燈近年方稱不見觀  
 中三將軍亦古之所塑觀而南詔莫燒屋宇  
 摧畫而三將軍塑像不壞起觀之日再於其

上立字宇居人問士林臥疾月餘得將不效  
夢三將軍以鐵揮其身上穿一物去狀如黑  
犬自此疾愈乃捨衣物製紗履重加彩繡矣

歸州黃魔神使水救船驗

歸州黃魔神祠相國李吉甫自忠州陪都五  
月下峽至峽水之中波濤極甚忽有神人湧  
於水上為其扶船三面六手解解髮髮袒而  
怒激風清遠原李公祝而謝曰是何靈神拯  
危救難神曰我是黃魔神也既而歸州駐船  
旬月還地立宇於崇極宮作黃魔堂言是黃  
天魔王橫天擔力之神也刻石紀焉相國蕭  
遺自拾遺左邊峽內徵還京師峽水泛漲舟  
船持沒亦見其神捧船以救之復命修飾加  
其粉飾嚴其宇刻石為誌亦列於次焉

青城丈人同葛瓊化靈官示現驗

青城丈人真君太和六年壬子節度使饒宣  
李公德裕差軍將蔡舉二人就山修齋便令  
訪尋草藥蔡舉於六時巖下忽有勁風自谷  
中出因見二人行虛空中一人在前長丈  
餘著大袖衣平冠一人居後著青木大神捧

一棹書舉驚悸問曰何鬼神也前一人答曰  
我是竹枝老又指其後人曰此是瓊之孫我  
有密語兩總可一一記之錄與尚書今年西  
蜀合有水災以修齊之故我回後山一峯壩  
水向東梓州當秋大水即其應也於是授以  
密語述李公言山未北之事蔡舉一一記之  
歸常道觀錄於壁上果得兩紙休神人之言  
封題送李公書寫既畢併亦遺忘矣是年八  
月東川水漲數丈西蜀元害李公歷問官察  
及道臣解隱語不得李公曰竹枝老丈人也  
此當是丈人真君耳瓊之孫者本命屬易瓊  
化亦恐是化中靈官持此示見以彰靈應也

羅真人降雨助金驗

羅真人即神仙羅公遠也子豫陽羅江填樓  
九隴什那之界在瀟沅化後今相傳號羅仙  
范仙宅修道於青城之而今號羅家山明皇  
朝出入帝宮輔導聖德自有內傳至今隱見  
於朔口什那村深陽新紫新都裝服之內  
人多見之不常厥成或為老嫗或為丐食之  
人每風雨想期田畝曠廢則必見焉疑其仙

品之中主司風雨水旱之事也楊村居人眾  
以早曠將禱於洛口後城李水祠廟無甚怒  
於路隔樹陰之下忽有老嫗而問曰衆人  
欲何往心以祈雨乎谷之嫗曰要雨須求羅  
真人其餘鬼神不可致也言訖不見眾知嫗  
即羅真人也於是見處焚香以告焉俄而風  
起雲布微雨已至眾乃還家是夕數十里內  
甘雨告足乃於其所置天宮塑像為諸鄉未  
得雨處傳聞此說以音樂香花就新官祈請  
迎就本村別設壇場創官室而亦立應如是  
什那綿竹七八縣界真人之官處處皆有請  
禱祈福无不效効忽為乞士於朔口江畔謂  
人曰此將大水滌損居人信我者遷居以避  
之不旬日矣有疑其異者即移卜高處以避  
水災其不信者安然而處五六日暴雨大至  
漂壞廬舍損溺戶民十有三四焉居人以為  
信立殿塑像以祠之金銀行人楊初在重圍  
之內配納財軍錢七百餘千貨家資未支  
其半切事毋以孝母為供軍司運使公託以  
他出恐母為憂於山觀得真人像幀一幅

香燈嚴奉已數年矣至是真入託為常人語其肆中問以所納官錢以何准備其以因嘗言之此人今市生鐵備炭火明日復未燃炭量鐵投之一夕而去臨行謂之曰我羅公遠也在青城山中以爾孝不違親心不違道以此金相助支官錢之外可以肥家復引初往山中時令婦觀初亦得丹藥以奉其親髮白還青老能返壯矣

嘉州開元觀飛天神王像揮威驗

嘉州開元觀後周所創本名弘明觀隋大業中方製大殿於殿西頭塑飛天神王像坐高二丈餘坐二鬼之上初修觀道士呂元暉歎夕夢神人在山頂其形接天或白日髣髴如見郡人有好道者時亦見之或逸夢寐遠高議聖此形像本有十身初製其一而隋末多事中原佛勝不果備就像之靈應郡人所知矣疾瘳之家祈禱必驗其下二鬼青黑者往往見於人家大和中相國杜元頊鎮成都壇場不修開成武守為南詔侵轍本涼川路境上夫人導誘豐登分三道而未獲我不備將

取嘉州去州四十餘里寇乃大驚奔潰而去州境稍安方設備禦有擒得美人視儀者大寇及境何驚而去云三路警寇本欲徑取嘉州謂州中元備去州四十里忽旗幟過山兵士羅立不知其數有三五人大將軍金甲持斧長三二丈聲如雷實立二鬼之上虜諸山兵士奔為指揮自量力不可敵驚奔而去是日寶中主軍曹帥死者三人登國之法行軍有死傷及囊橐旋即瘞處不令露見由是不知曹帥瘞埋之所時衆聞之皆言飛天神王兵示現以全州境自是祈禱極願迨元唐日又嘗有人下峽之時曾詣飛天求包保護至瞿唐水方汎溼波濤甚惡同艚三船一已損夫二皆危懼忽見神人立於岸上如飛天之形使二大鬼入水執船鬼亦長丈餘船乃安定風濤亦止驚迫之際莫知所自徐而思之乃飛天所坐二鬼收其船耳一索一青形與所塑元異成都乾元觀在藍市創自多年頃因用軍焚毀都盡三門之下舊有東事南極西靈北真四天神王像華清宮朝元閣樣聖

於外門之下並金甲天衣門既墜壞而神王无指風雨飄漬亦无所傷邑人相傳頗為靈應時蜀王既寇川蜀移軍收彭州圍州久矣因暫還成都方嘗身月來從將吏所在取便而行大將杜克符先至神王之所見衆人聚觀塑像問其故云聖神皆動克符以器盛水致神手中果接動而水溢出頃之蜀主至覆視而談焉曰若即赴彭州更觀接動之應良久而棟動數四不逾月而彭州城墜於大敵乃施金幣命本邑創制堂宇以崇飾之

楚王趙匡較比帝祥應

楚王趙匡較鎮莫州也州郡舊有比帝堂歲久無毀在管華中一旦楚王寢室之上有物如曳戰皮革之聲元皆震動潛起膝之見黑氣一道自比帝舊基之所至板屋上楚王異之密加虔祝將欲與創堂宇以恭祥應語明勝事之際先嘗選將校五十人伴往管華日給以衣菜屢密指揮教命一無應者楚王疑有異圖拘而訊之得其構害之狀成勳戰考王乃謂人曰比帝靈驗信有徵矣中夜有雲

氣之異語，謂乃森影彰明者，非玄功告示，載有不測之福，遂歸歸堂，庶崇嚴像，投拜竭之士，主其香燭，圍境，瞻情，累獲符應，天

李昌遜誦消災經驗

李昌遜者，後漢兗州刺史之後也。生而秉道，常誦太上寶符，辟玄消災，護命經，而稟性柔弱，每為眾流之所侵，宜忽，因畫寢夢生煙霞之境，四顧而望，能驚虎豹，圍繞周匝，莫知所措，不覺傷歎，何擊成之甚邪？謂積善之元驗，于時空中有一道士呼其名而語之曰：「吾即救苦真人也，汝勿驚駭，吾奉太上符命，與諸神將，審衛於汝，且汝常念者，經云：『演通誦誦，則有飛天神王，破邪金剛，護法靈童，救苦真人，金精猛獸，各百億萬眾，俱侍衛是。』」昌遜既覺，豁然大悟，因知自前侵虐我者，未有元禍，悉殃於誦經之所驗也。

崔畫誦度人經驗

崔畫者，漢汝陽侯仲牟之後，嘗謁白雲先生，學修身之術，先生曰：「汝富貴之子，何思淡泊，崔子避席而對曰：『以財賤人，財有數，而人元

厭矣，以爵貴人，爵既貴而人或驕矣，如何示我，以道得，以普濟生靈，先生曰：『吾道之內，有度人經，在汝可誦之。』崔畫乃作禮，承奉誦誦之，厥後有使者馳一紙，遺崔公曰：『子之先君，今吾持此謝汝，言訖，使者忽然不見，於是啓誠，懇懇果備，認得先君，親札云：『成汝念誦度人經，功德之力量，世之祖，當得生天，自復崔畫一家至今念誦。』

姚元崇女精志笑符老君授經驗

開元宰相姚元崇，昔出官為馮翊太守，有一女名長壽，年七歲，不茹葷，不飲酒，父每常令於玄元像前，焚香，照燈，念經，誦經，見老君有二侍童，二神將，夾侍左右，侍童語長壽曰：『爾之焚香精志，可隨口授汝九天生神經一章云云。』

王道珂誦天蓬咒驗

王道珂，成都雙流縣，南宮居住，嘗信宗，寺蜀之時，常以卜筮，符術，為業，行坐常誦天蓬咒，每人一錢，流布，貨得卜得錢，須銀酒，至醉方歸，其郭門外，有白馬將軍廟，晚夕，有人祈賽，長

垂簾，簾內往往有光及闌火口之聲，以此妖異人，皆競信，所下酒食，悉不見，應以畏懼，无有報，敢正視者，道珂因與酒，四歸入廟，誦神咒，則廟堂之上，悄悄，傍人，醉之，无不驚駭，道珂異日晨，鷄初鳴，忽聞村人，擔麻，赴市，夜行至廟前，忽然倒地，蒼惶之，聞見野狐，數頭，眼如火，炬，衝入廟堂，階之下，聞堂上有人呵責曰：『你何得侍酒入我廟內，念咒驚動我，眷屬，道珂心中，驚持天蓬神咒，遠避，却蘇，蓋緣其時，與擊蒜，同行神，共遠其，穢，吳而不衛其身，遂被狐，擒，伏油，擊，惡人，拋去，道珂心中，想念神咒，即妖狐，便致，害不得，既蘇息之後，遂歸家，沐浴，清潔，却來廟內，大誦而責曰：『我是太上弟子，不獨只解持天蓬咒，常誦道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爾若是神明，只合助道，行化，何以惡聞神咒，我知非白馬，明神，狐，狸，精，怪，得附神，綱，幻惑，生靈，今日，我決定於此，止泊，持咒，為民，除害，遂志心，朗念神咒，至夜不歇，廟堂之上，寂然無聲，亦无透簾，聲，世間，自撰，神卒

之聲至明呼喚鄰近居人聽之唯見老野狐五頭皆頭破血流滿地已斃自後寂無妖異竟絕祭祀廟宇荒廢是知凡持此呪勿得食蟲至甚餽鐵天蓬將軍是此帝上將制服一切鬼神且止誅滅狐狸小小妖怪矣

王清遠誦神呪經驗

王清遠世居北邙山下唐咸通年時多疫疾清遠身雖在俗常服氣行藥誦神呪親自稱是鐵山真人遠孫是時天子蒙塵入蜀兵大不息疫癘大行連州臣縣飢荒為患眾矣清遠佩受神呪經每行符藥救人多不受錢只要少香油供養經籙辦人迎請醫療日夕喧聞清遠有表弟一人為僧名法超起持大悲輪行秘字相清遠之醫道大尊忽一日胃夜來投宿止借以瓶盛拘血傾於清遠道堂內至二更已來忽聞室中有兵甲之聲頃聞法超於床上如有人投機叫譙唯言乞命清遠命燈照之但見以頭自頓地頭面血流至平明不息須臾之間但見兩腳直下如人拖拽奔竄入澗水江內得屍水上圍市目擊元

不驚歎是知神呪真經實有神將矣其守護豈容妖媚庸僧特穢惡之物犯冒所謂為不善於幽暗之中神借而誅之清遠策氣持經陰功濟物壽一百七歲辭世之夕聞境皆聞異香仙樂斯亦證道之漸階矣

忠州平都山仙都觀取太平經驗

忠州平都山仙都觀陰真人鎮山太平經武德中刺史獨孤展取經欲進身行半日有二龍一青一白橫江鼓波船不得進舟人驚懼復濟流還都風即命所由整江路陸行進經時山川之中久无聲歎至是蛇虎當道經使恐懼將經却迴風即備黃練道場拜表上告然後取經以進在內道場供養歷年元年中供奉道士司馬秀雄詔譽縣名山開函取經但空函而已切語道衆疑是勸司隱藏法侶驚懼无謂披雪速焚香告真述武德中經已將去今詔旨搜訪无經上進仰憂責時景氣晴朗野地塵埃忽陰雲覆壓迅雷震擊俄而屠宇溢霽經在案上異香盈空祥煙紛霧獲得昔日所取之經以進會昌中賜恭

道士郭童尤莫玄壽復齋招隴山取經石函之中經復如舊至今鎮觀者備是此經不知何年歸還爾

天台玉霄宮葉尊師符治狂邪驗

天台玉霄宮葉尊師符治狂邪驗  
天台玉霄宮葉尊師符治狂邪驗  
故人娶州居人葉氏其富僥計息中狂督之疾積年不瘳數月沉痾後乃叫號悲哭裸體奔走力敵數人初以鎖索磨繫之俄而絕絆出通衢犯公署不可枝梧官以官室之子不能加罪須有所犯亦約束其家嚴為守衛加持權制假借祈禱神鬼召巫覡靡所不作其能致劫其家素不信道偶有人謂之令詣天台請玉霄宮葉尊師符可祛此疾不然莫知其可也乃備禮帛路入山請符尊師謂使者曰此符到家疾當愈矣无以語辱為用重歸之使者未至三日疾者方作斷經投石舉家閉戶以捍之折關投柵力不可禦如此狂猛非人所遏忽思違欲家自歸其室監院中掃東階鞠足執板折於門內道左其色怕然一察忻喜爭問其故笑而不答但言天使

即未飲食都忘夕不眠寢孜孜焉企踵魁足延頸望風汗流浹背不敢為倦如此二日三夕使者持符而至入門迎拜惟呼踊躍前導得符服之驟然食頃頃已瘳矣由是躬詣山門厚施金帛助修宮宇一家信道實瑞宜道堂旦夕焚香為初玉寶賜二符一已吞之一貼房門之上葉之女使竊酒飲之唯於符下葉見一神人介金鈿數長可三四寸從符中出去焚香拜謝而不見其跡數日親戚家女使近慮風魔疾尚未甚因來葉房之前立且未定怒叫一聲葉見符中將軍如前之形揮劍加女使頭上問其故云適有神人以劍於頭上新下一物墜於衣領中今三女僕捧持驗有蛇頭如指斷在衣領中血猶滴焉風魔之來自此亦愈

### 賈瓊愛童子藤姑

成都賈瓊年三歲其母因看筵席三月三日過龍興觀門乘雲受籙遂詣觀愛童子藤一階十餘年後目女兒有疾母為詣處士吳太玄為人冥看檢救疾之由仍看弟兄弟年命凶

吉鍾者太玄還言疾在江濱求之即差籍中不見有賈瓊之名父母愈覺復請太玄看之時太玄母與人入冥檢事必錄於一屋中安寢而往不復人驚呼候其自醒喚人開門乃聞之歷歷說其中之事有知日擊言必信驗或兩省然後迎爾既再往檢瓊名字云年三歲時三月三日於龍興觀受正一籙已名係天府不屬地司籍中不見名字於天曹實簿之內檢得其名

### 尹吉命陰符經驗

尹吉者修德坊居與明道大師尹嗣言為宗姓之弟常崇道甚喜救救不倦因誦誦玄愛陰符經至誠諱念為其常少記性頗得心神聰真受之數年愈逾萬遍稍覺心力開悟因本今日齋潔焚香念三十遍忽了憶前生之事姓張名處厚在延壽坊居家有巨業兒女皆存記其小字年幾一一明了與其家說之乃往尋訪述張生死年月形色情性無所差異張之兒女聞之嗚咽感認言其今之狀貌與昔不殊但性較舒緩爾自是兩家契為骨

內黃寇紀關之前其二家皆在

### 趙雲受正一籙驗

趙雲定州人開成中為晉安縣令因疾暴卒手足柔軟心上微腫三日乃蘇云初為冥官所追索搜甚急聞其所以但云為欠債抵諱事自思身心無此罪犯必恐誤違行三五十里過一山嶺上有官問索麗人物甚多有一青本童子前來問云汝非道士趙太玄乎云云晉安縣令趙雲爾童子笑曰豈得便忘却耶又一童子續來云太一今喚趙太玄追事人一時散去即與童子到官關中不見太一但見一遺流云汝六歲時為有疾受正一八階法籙名為太玄豈得流於俗官併忘此事耶太一有命便令放還却須佩籙修真行功及物居官理務勿貪資財輕人性命官說不見所疾已蘇遂於思依山參受法籙累置壇場廣崇功德復以法名太玄矣

### 僧法成竊改道經驗

僧法成姓陳不知何許人立性拘執束於本教而矯飾多端因遊廬山至蘭溪觀不遇道



流而堂殿經廚素不闕鑰遂取道經者之符三十口卷往靈法觀樓上誦云其在僧中本意好道欲於此駐泊轉讀道經兼欲製入道人皆善其所言又取觀中經百餘卷日夕披覽每三五日一度下山化種人聞其所說

概與甚多雜證所須計月不闕乃改換道經題目立佛經名字彼天尊為佛言真人為菩薩羅漢對答詞理亦多換易塗抹算統計一百六十餘卷忽山下有人請齊兼欲求可結華僧觀奴一人同去行三二里見軍吏隊仗

訶道善嚴謂是刺史遊山法成與奴下道於於中迴避良久見旗幟駐隊有大官立馬於道中促與地界令捉僧法成未法成與奴聞之未暇奔竄力士數人說林中擒去奴隨着之官人責曰大道經教聖人之言聞汝何事輒敢改易決痛杖一百今其休養併寫進細觀中填了報來別有處分即於道中決杖百下仆於地上瘡血遍身隊仗奔亦不見奴走報觀中差人看驗徹有喘息而已扶界入山數日方輒送出所改換經本呈果道流法成

本有衣鉢穿在江州寺中取來背賣更求乞然華經年修寫經足送還本觀燒香懇謝欲願入道遺流以其無賴凡人許之是夜叫呼數聲如被毆擊耳鼻血流而死矣

僧行端無改五厨經驗

僧行端性頗狂謔目看道門五厨經只有五音呪偈遂改添題目云佛說三停厨經以五呪為五如來所說經末復加轉讀功效之詞增加又句不啻一紙五厨經屬大清郡明皇朝諫議大夫肅明觀主尹惜法云蓋五神之秘言五職之真氣持之百過則五氣自和可以不舍其經第一呪云一氣和太和得一道皆春和乃无不和玄理同玄際開元中天師趙仙術為疏皆以習氣和神為指行端旁附此說即云讀誦百二十遍可以呪水飲之令人不食名為三停厨經詞理鄙淺與尹疏注疏殊不相近改經既了已寫五六本傳於他人於隱下寫經之際忽有神人長八九尺仗劍而來謂之曰太上真經歷代所寶何得輕肆庸愚為改易翻斬之以手拒劍傷落

數指同居僧二人共見其事驚為哀乞神人曰如此元良也解惜命促令速改寫換然後奏聽勅旨行端與同居僧散尋所行之本只得一半餘本已被僧得出闕別寫元本經十本燒香懺謝所改添本香上焚之神人復見曰嘗毀聖天違改不獲不宜見死遂巡頓仆而卒其所改經至今往往傳行諸處覽觀其義自可曉焉

崔公輔取寶經不還驗

崔公輔明經及第歷官至雅州刺史至官一年忽覺精神恍惚多悲急指急往往惡忘舉家異之一旦无疾而終心上猶腫三日再蘇亦即平復謂其察佐曰昨為冥使齎帖見追隨行三五十里甚為困憊至城關入門數重追者引到曹署之門立於屏外遠遮有官人看排執版至屏迎之先拜公輔驚曰甚為帖所違乃罪人也官人見迎致拜深所不安官人曰使君因隱忘之矣甚是華陰縣押司錄事巨簡使君初官曹獲伏事庭應近奉天符得鄂都擇地司所奏使君任鄂都縣令之日

於仙郡觀中取真人陰若寶經四卷至今不  
運天符今道生魂勸責使君一魂日夕在此  
對會恐使君不知故欲面見具此語述以報  
往日之恩耳使君頗覺近日俗惡慈悲精神  
遺忘若此是生魂被執擊故也於是引至廳  
中良久言曰此有奉飯不可與使君食食之  
不得復歸人間矣但修一狀請置黃籙道場  
懺悔所犯兼請送經却歸本山即生魂釋放  
矣因本司檢使君年祿遠近遠延有吏款某  
云崔公輔自此猶有三任判史二十三年壽  
言訖公輔留手欲官人差吏送還乃於成都  
及雅州紫柏宮忠州仙都山三處修黃籙道  
場者送經還本觀公輔平復如常其復歷官  
年壽皆如所說此事是開成年中任雅州判  
史也

### 劉蕡之語天蓬呪驗

彭城劉蕡之儒家子借蘇學外常事此種香  
火不懈多寓京師少而神氣性懦每驚屢往  
往不悟嘗遇蘇門道士劉大觀校以天蓬神  
呪令持誦千遍載之勤而行秀絕靈應卓香

大逆標之中亦奉奉借而自是元復屢傳矣  
冠帽長安在宣揚里為寇所虜乃仗勞苦之  
事素許其所能稍或違行必承之以劔柱命  
憂迫在頃刻而密構神呪以求其祐是夕  
有一人如軍士之飾謂之日勞役之事吾為  
子免之此有徑路可以脫禍可相隨而行也

蕡之疑為寇所執辭焉此人引其手若騰躍  
於空中良久覆地是夕月光如晝但見山川  
宋楚泉聲激激已在巨石之上驚異之際有  
村者前引入洞府中宮閣深嚴層城煥麗金  
樓玉堂奇珍木周遠數十里有榻者罕冠  
袂袖云太帝君今於賓宇思息俄賜酒饌仙  
果二仙官與之宴飲盡之間太帝君所主何  
圖甚來朝拜怒奉恩勅深所憂懼仙官曰  
太帝是北斗之中紫微上宮玄卿太帝君也  
上理斗極下統黔都陰境者君乃太帝之所  
部天蓬上將即太帝之元神也吾子冥心此  
元尊奉神呪而值此危難特降鋒鑄太帝閱  
籍當在驅除之伍仰軫聖慮已奏章太上還  
勤瘁之心延壽三紀使還於故里爾頃之得

朝謁太帝叩額謝恩於闕下命二童送之食  
頃已達泗州其友人謝良奉事行朝具詳其  
事載之今猶在江表是則太帝之昭鑒天蓬  
之威神不遺毫分之譽也

### 姚生持黃庭經驗

姚生者華原人也幼而好道持黃庭經光啓  
中僖宗昇幸陳倉遠近驚擾姚為賊所迫夜  
走墮枯井中傷足求出來得乃身有掌穴隱  
於其中晝夜念經日不憊渴足疾亦愈時暮  
土既平大駕歸闕鄉里人戶稍復有遊軍夾  
宿井側見井中有光極而出之具述經靈驗  
遂為道士居華原西界觀中焉

###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九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

宗二

道敎靈驗記

虔州青田縣清溪觀古鐘自踏驗

虔州青田縣清溪觀古鐘自踏驗

夫其所在有聖者青田字人或記焉其後溫

州島嶼山下水中舟人時聞鐘聲幽而不遠

一旦有人悉見水中一物如半鐘之形側露

水上遠望視之既近即覆矣露其一平認其

模範之跡滿中形乃鐘也以物觸之沉於

水中矣與人語其異好事者乘舟者之天氣

晴霽亦時一見州寺僧結彩舫具幡花致齊

迎之或短宿水上道場禮懺而請或得見之

尋又沉去道門亦備幡花舟舫香大迎之見

而不得清溪道士時亦在迎鐘乘中持首杖

之曰此州觀寺皆有鐘唯清溪觀無鐘多

年極是闕事遠地不辨香花丹心而已鐘若

有靈願濟流自往某旬日即歸於觀前溪中

奉候眾聞其說皆笑之十餘日道士歸青田

鐘已在觀前潭中矣黃香迎之汎汎就岸重

千餘斤數人挽拽懸掛若百許斤爾日後時

亦飛去旬日却迴今以大鉛擊之不復去矣

其上墨書青田字久在水中宛然不滅并邑

老人詳認其字乃觀中舊鐘也

青城山玄宗觀銅鐘不能損驗

青城山玄宗觀古跡銅鐘三千餘斤隱瓦大

飛仙幢節之狀工甚精好劉開據成都風管

內銅像大鐘鑄兵器及錢此鐘差無人挽拽

下山磨其上隱起花文欲盡類以巨石捶擊

終不能損拽至江干持入竹筏力敵萬斤竟

亦不動縣狀中開闢異之今送山中三二十

人牽送上山繞若一二百斤爾既復懸掛時

或擊之立致雲雨至今見在

溫江縣太平觀鐘道士得道驗

溫江縣太平觀有任事師者於市中每日戶

乞一錢鑄錢萬斤數年鐘成尋師年已八十

餘矣作大齋兼讚扣鐘數百下辭決而去即

大曆年中也其後劇遭僕射權說而川觀寺

鐘上皆鐫刻施羅尼咒至是任事師復歸傾

巧工於呪達刻云觀家銅鐘不合長刻佛呪

別立華詞數句而人見任狀觀益少壯於當

時信是得道者

眉州故彭山市觀有大鐘重千斤觀云州二

十餘里每扣鐘之時聲應州郭頃年僧車

陳文狀云觀无道士鐘在草中當用運之時

官无正理遂移於州寺懸掛上鐘之時折匠

人之足人以為靈驗寺當州門和擊之聲不

聞州內群僧別鑄大鐘此鐘不運至觀費與

嘉州寺中下樓之時傷其二匠斷足折腰入

船出岸皆有傷損聲俗不以為靈驗至今流

俗未遷良可惜也

洛莫赤木古鐘水洗瘡驗

莫赤木古鐘開元中所進云赤木莊在玉山

之下時聞地中隱隱然有鐘聲尋求莫能故

一旦赤木患瘡痂且甚醫不能祛夢一青童

曰得浴鐘水洗之即愈赤木就近觀寺中以

水洗鐘用器盛之歸以水洗瘡微如痛刺乃本

人於常聞鐘聲處聽之果聞鐘在地下振數

尺而得形上有坐師子為鼻鼻下平闊其頂

圓大周三尺餘六七寸頓小如腰鼓形向下復大身丈餘鐘萬狀千名迥非鐘範所作既得以水浴去泥土取其水洗淨即日浴愈夜有光影或自鳥為隣里所異不敢戲隱奉未進雲狀鷓鴣觀黃巢前此鐘猶在寶應中盤度縣居人耕地亦得古鐘百餘斤上有伏虎形為鼻自鼻以下橫大數寸而小較之如是再較三成共高一尺八九寸偏身天花雲葉工用殊妙比亦木所得圓厚而重既得夜夜有光或飛於空中聲韻清越雲表上進詔送玄真觀久之取留內殿

渝州南平縣道昌觀古鐘奇巧驗

渝州南平縣道昌觀有古鐘志以二獅子對立捧花座坡端為鼻坡尾分繞仰之足盤於鐘上鐘形再較三成如盤屋古鐘之狀於其殺處細花文五條當中一條黃色噴淨紫紫若味實焉次珠珠之外作花片之狀層曲相縈又外一重雲雲繞繞跟跡奇巧工甚固細若非人工此外周身有花不可細說云是湘東王送與隱居陶貞白近因亂鐘已遺失

黔南雙井古鐘多年無毀鐘驗

黔南雙井中因樵獲修墓得古鐘長三四尺中細而實如腰鼓足腔之狀兩頭圓厚扣之皆有聲昔年老與常鐘異在雙井多年益加光曜無毀蝕之弊時有金色精明異常節度使信公留鎮府庫焉

天台山玉霄宮古鐘傳倫而卒驗

天台山玉霄宮古鐘高二尺重百餘斤制度渾厚形如鐸上有三十六乳隱起之文亦甚精妙相傳云夏禹所鑄蓋云是越王樂器頃年於空中夜夜飛鳴人皆聞之志隱於高廟內藏之府庫綿歷七八十年累有名僧來請欲彰其異而皆嫌問不與成道中左掌侍李館為浙東觀察使請玉霄某事即得香爇蘇於便宅立壇出此鐘以擊之既而水部員外郎顧自京得老君夫於像高三四尺聖相身妙乃重裝修作蓋頂寶帳以白金香鴨香龜數事送於玉霄亦便留鐘壇內供奉舊單李館命實為鐘銘具以歲日刻於鐘上并老君像皆送山中所刻之處燦然金色為殊

寺僧頌求此鐘不得既知錫勒銘篆已送天台計无所出乃揚言曰天台所得古鐘乃真金也匠人所刻之末是數兩金況於鐘乎又有香鴨器豆計其所宜多矣因有神僧與不遺華十餘人夜入玉霄宮伏於殿閣之下中夜踰欄干而上於道場中取香鴨香龜金龍遺其寶於臺中廣鐘於背出門呼而去尋師知之不許徒弟退之僧等約行三十餘里憇一大樹下良久天明只在蘭柱之側眾小師往視之背鐘者已殞死矣其鐘徒堂藏僧疑然不辨人物鐘及金帛一无所失事師咒水灑之良久僧亦稍醒辭賊乃蘇發願立誓乞不聞於官乃重釋之扶昇病僧而去僧至山下乃卒

開州龍興觀鐘奇完驗

開州龍興觀鐘七八千斤未有鐘樓懸於殿上而已相傳云州中有鼓吹之徒遺失之物諍訟不決之事沉滯抑屈之情發者扣鐘立有明効至有日徒刑獄推鞠不得其實者即入款請擊鐘便可分明白余頃駐泊觀中

忽見官吏押領自徒來於鐘前雙香亭接  
杖將擊之俾有人抑止之更令取款如是款  
口都不擊鐘論訟已得其理矣因問其故云  
累有公案不決者請擊此鐘擊鐘之復旬日  
之內詎謂兜押於人者必暴病而死情有相  
宜事有連累者一年之中无子遺矣有理被  
抑之人宛然无苦由是刑獄大小无敢有欺  
以鐘為進的也雲安白鶴觀鐘亦類於此遠  
近傳焉

杭州清江郡開元觀鐘見事驗

杭州清江郡開元觀有鐘焉其形能古用輪  
為鼻以系於屋狀若鞋靴扣之初則清音纖  
遠俄而震然響聞數里然不知何代之器也  
初有郡民牧羊於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  
地中發民與牧童數輩聞之皆驚走辟易其  
後民熱病旬餘多一丈夫衣青縑告之曰汝  
違在於開元觀民亦不悟其言又到田間再  
聞其聲如前而審聽其地即以事白於郡守  
郡守封君怒曰此民昏妄緣以不急之工  
我耶叱去之是夕民又夢青縑者曰吾委跡

於地下有年矣汝不遠出者必有大欲民大  
懼及曉與其子皆往鑿其地深丈餘得此鐘  
色青如所夢丈夫色也遂再白郡守置於開  
元觀是日辰時不擊自鳴震擊連郡人俱  
異而歎之郡守以其事上聞明皇詔絕於國  
史復命宰臣李林甫寫其奏以頒示天下矣

洪州進惟觀鐘官獲取入寺驗

洪州進惟觀有二鐘一是觀司持初所鑄一  
是許真君修行鐘歷代傳之在其君殿前小  
於觀鐘節度使嚴謀創置節制威令風行  
素重細徒長老增修其院長老欲取許真君  
鐘嚴令官吏取而投之道士皆不欺論其曲  
直取鐘之日雷風震擊是時大設齋經費用  
極廣風雨暴至曾不弛張頃刻水道數尺及  
扣其鐘如擊土木並無音響長老謂嚴曰此  
州道士例多妖法必是禁鐘使无聲爾嚴怒  
捕諸道士所在禁繫責其邪幻將加重法官  
史長威無敢諫者嚴怒況然思寐夢見許真  
君與二從者來至其前謂嚴曰無知無道謹  
取我鐘又加法於道士若不送鐘還觀禮謝

大道本侍者斷其頭來即見投劍於侍者嚴  
驚覺汗流而侍者持劍擊嚴在其前遂釋許  
道士送鐘還觀自詣進惟觀焚香致謝迴觀見  
持劍侍者謂之曰汝為不道加害於人上帝  
所責斷頭之事恐將不免言訖而去不久已  
聞江事敗斷歎而死

天師劍愈疾驗

天師劍五所鑄狀若生銅五節連環之柄上  
有隱起符文星辰日月之象重八十一兩嘗  
用誅制鬼神降咒咒昇天之日留劍及都  
功印傳於子孫誓曰我一生有子一人傳於  
印劍及都功錄唯此非子孫不傳於世項上  
有朱髮十數莖以來奇相千个二十一世矣  
其劍時有異光或聞外吼存乍亡燭影靈  
應至十六世天師好以慈惠及人憂射於物  
以神劍靈功每有疾苦者多借令供養即所  
疾族杜隣家夜產性命危切亦以此劍借之  
既至產家有神光如燭閃然照一室之中墮  
地而析經數十年十八世孫患欬性溫和守  
謙退與物无競俗機世務茫然不經其心人

有所言雖謬詐者亦皆信用略無疑慮一旦有人羣布囊入雲錦山仙居觀周行廊廡之下瞻禮功德云解磨鏡釘鉸門人令其鑲銀小銅鎖子師見之問曰我有折鉸解銀得乎此人請劍者之云可矣請別稱一室須臾數斤反扇其門以巨石為礮燃炭鎚擊聲聞于外門人皆股慄心戰憂此鉸碎於其手師殊不為慮頃之鎚銀聲絕工人執劍以呈果完經如舊所鑲之處微有黑痕如絲髮斷師以錢半千酬之此人得錢媿謝致於老處前買香囊而去出門數步尋失所有識者疑是天師化現降於人問自續其劍不然何得重新蓋此而鎚擊不傷完復如故

張讓黃神印救疾驗

張讓家于桂州客遊湘鄂間因得心疾初則迷忘在途忘行在室忘坐或於昏曉迷其東西累月之復復多狂惡詬責鬼神凌突於人至於裸露馳騁不知避忌履水火冒鋒刃不為憂慮時亦燒灼客之傷剝及之道士末歸真新刻黃神起章印歷驗方屢試為效香依

法以印印之印心及背讓正狂走執而印焉昏然而睡歸真知印之効也復淳丹姓香再印其心儼然疾愈有物如鶻從其口中飛去數丈之外墜於地上衆往視之乃大蝙蝠耳背上印字宛然讓乃平復如舊語其持此印所在救疾大獲靈驗

范希越天蓬印祈雨驗

范希越成都人也事北帝備奉之術雖天蓬印以行之祭醮嚴潔逾於常法廣明庚子歲三月不雨五月愈望人心熾然數椽將廢願

於萬歲池試行神印為生雲祈雨於是詣呈真觀致齋是日庚辰以戌時投印池中陰風遽起雲物周布亥時大雨連號及辰大雷迅電驚震數而至已少霽乃得歸府昇速橋水漸及馬腹羅城四江平岸波溢蟬蛭之屬洩漬皆死自是有年矣駕驢成郡上知其道術召對問以逆寇誅鉤宮城魁復之令持印於內殿奏醮稱雨之中雲霽月朗是夕夢神人示以誅寇復城之兆上大悅授太常寺奉禮郎累遷主客員外郎衛尉少卿賜以朱紱

黃巢搜至果符聖夢之旨特加寵異自言初居黃牌巷印篆初成而變寇寇突屠人奉敬徽印於堂屋瓦中擊去之後四隣焚燼其所居獨在疑印之靈也

越州上虞縣鍾時為地中驗

越州上虞縣郭郡間有陳地數畝時聞鐘鳴地中咸遠年縣令夏侯頌心崇道以縣邑元觀買其地創造觀宇掘地獲古鐘百餘斤上有文字曰正觀是冬賜額以降誕節祝壽所奏賜名延慶觀焉

王讓據蜀隋文帝黃絲齋剋平驗

隋文帝開皇之初千戈不絕東海克定雅王讓後周舊臣勳名貴重惟隋祖恐禍及身遂據三蜀以圖變帝出師征之頻戰不克兵士多病死者相枕乃於內殿營黃絲道場祈天請祐三日夜夢神人降曰帝王上承天命下順人心天人合符然後有國今陛下華同立隋天所命也一方之力何以敵於四海之力乎帝曰刻蜀弔民蓋不覆已但王帥疲羸以此為憂爾神人曰疲羸者北人不堪獲委

所以多病壞中法水可救德先說偏師乎即見神人取壇中禁水向西南灑之曰雨至即愈元頃聖慮也子日逸軍必當剋蜀旬日軍中奏甚夜當雨灑營壘之上三軍疾者皆蘇無復疾疫矣其後王謙傳首三蜀底軍果是子日也

青城丈人授黃帝龍蹕降雨驗

青城山黃帝詣龍蹕真人善先生受龍蹕履得御飛雲之道乃封先生為五嶽丈人戴蓋天之冠著朱衣之袍佩三庭之印為五嶽之上司與潛山司命廬山使者為三司之身勅五嶽神一月再朝虛中灑水以代點滿其後歷代帝王雖置祠齋祭未再加封號係宗皇帝中和元年辛丑七月十五日詔內臣宋易簡判史王茲縣令崔正規與朕詣山併無封為五嶽丈人考夷其君是時縣境亢旱苗穀將燥封照之夜龍吟於觀側溪中風雨大至枯苗再茂縣境乃豐以事上聞編于國史矣

天師葉法善設醮攝鬼驗

天師葉法善括州人也三世為道士皆有神術攝養登真之事法善符籙尤能劾鬼鬼神顯慶中高宗徵入內道場恩禮優盛時駕幸東都法善於凌空觀作大壇設大醮城中士女咸往觀之俄有數十人奔投火中哭皆大驚救之而免亦無傷損法善曰此人皆有魅病為吾法所攝及問之果然盡為劫之其病皆愈法善自高宗中宗則天睿宗明皇五朝來往名山累召入內先天二年拜鴻臚卿越國公贈其父欽州刺史焉

范陽盧府君命驗

范陽盧府君冠舉進士有日者言其年壽不永當宜照本命以增年格府君素崇善夫勅於符照未嘗輒秀年二十五寢疾於東都逾月益困忽夢為親友所招出門乘馬其行極速疑為冥司所攝有一人乘馬奔來所在留滯必為攝解遂教言懇切及到所司此人又懇為請託因得却還部署行里有如親吏焉所運道中見兵士數千初頗疑懼此人曰此皆他日郎君所主兵士也將至所居自後極乘虛而入徑及庭中有門旗麾斡武器之屬

崔園修黃籙齋救母生天驗

崔園者坊州中都人好遊獵馳馬於野中獵次為忽不行獲箭數下亦不連園怒下馬欲射之馬作人言曰吾是汝之母也不得相害曹竊取汝三千錢私與小女為娼賈不告於汝吾死冥司罰吾與汝為馬八年今限已畢吾將死矣園聞之舉身自撲慙慙良久悲告母曰兒之不孝致令我母見愛如斯罪焉亦讀淚曰吾為馬身報汝來丁更罰與汝為瞽目之婢仍復啗啞園聞之號哭言曰如何免得此罪雲母曰吾聞罪障重者須作黃籙道場懺悔即得免苦言訖而死園收葬其馬焚射獵之具請道流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

至第三花園開扣門之聲甚急出看乃是其母遠現本形立於門外謂其夫婦曰人生世間顛作善業勿為惡事冥司報應一分明母用子錢尚被責罰如此況他人非己之物豈可偷盜乎母受此罪苦痛萬般不可言說頓欲夫婦為吾修無上黃籙寶齋功德一切吾乘此功德已得生天故來相別於是乘虛而去爾自此知罪福必應大道可依夫婦指王屋山同志修道矣

### 赫連寵修黃籙齊解父冤

赫連寵者靈州定遠縣人也父悼領軍於邊上殺降兵一千餘人武德二年八月死於邊上冥司論對受諸罪苦寵總不知寵為靈州押衙貞觀八年奉使入京因與友人遊終南山行至炭谷口有道士楊景遠詣寵修行三百餘歲寵醉飲塵前謂景遠曰吾飢有何所食景遠書不飲食笑而不對寵令左右取火焚其廬景遠曰汝父屈殺生民見受罪地府不能修善救父更害於吾寵曰何以知之景遠曰汝坐於此吾與汝喚令汝見之言訖

書一符擲於空中遠延有黑雲至於塵前雲中有二十餘鬼領一人枷紐鎖械來景通前曰汝子不孝不能救汝寵見之果父悼也悲泣謂父曰何故受者如斯父曰吾殺降兵故他冤訟於地獄下受諸罪苦汝何故更毀真人今吾轉罪重寵乃匍匐悲泣懺悔謝過乞捨己身之罪救亡父之魂景遠曰汝要免父之罪修黃籙道場可以救汝必得償父生天免此罪報遠返父被諸鬼領去寵乃禮謝景通入城於三洞觀設黃籙道場七日七夜至第五日見父乘雲氣而來謂寵曰吾奉天符乘黃籙功德已生天堂凡是所殺冤魂皆已託生人世

### 唐獻修黃籙齊母得生天

唐獻者秦州平興縣人也年二十三隋大業四年授導江縣尉寵侍婢春紅不規官務公事數聞春紅風勞又未痊癒母曰我兒狂疎疎病皆婢所致也母今貸此婢婢告於獻獻恨母擬貸其婢與婢為計遠燒其母母死月餘獻亦暴死三日心曠家人不敢便葬

忽即起活曰我有大罪毒母之過也冥司令我生受罪報自是每夜有二鬼使領我又數人昇大鏡於堂中良久火起滿堂夜叉又獻於鏡湯之中痛楚號叫至五更方息知此三年萬般捨施功德終不能免忽有曹慈靈道士獻問其方術道士曰衆生罪業重大無過黃籙道場祈告天地三日三夜燒香散花懺悔掃蓋歌讚禮願懺悔技罪敬度亡魂掃除冤對最為勝妙之法爾獻遂請道士置黃籙道場三日之後鬼使夜叉不復更至身心安愈無復憂患忽見黃衣使者一人曰昨奉天符以許齊之力母生天堂汝大逆之罪亦已原赦唯罪如春紅今齋齋三年爾自此春紅果惡三年方愈獻棄家於甘州平角山請為道士志修道矣

### 李承嗣解妻兒冤修黃籙齊驗

李承嗣者鄂州唐平人也家富巨萬而娶妻魏氏有子年十歲仍患脚水嗣常惡之乃娶小婦曰人終日夜舉酒醉小婦佯言與魏妻一百千錢令其離異妻欲詣官訟之



因此方克承嗣遂與小妻為計夜飲之次以毒藥殺其妻及兒葬後旬日以來每至午時即見二鳥來承嗣心痛不可忍雖之不去迷悶於地久而方定如此一年萬法不能救青城道士羅公遠遊淮泗問承嗣請命至家問禮教方術公遠曰究理所為皆上告天帝奉天符來報人間方術不能免之只有修黃籙道場拜表奏天可解斯罪爾承嗣速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二日之後鳥鳥不復來其妻與兒現於夢中曰汝枉殺我母子二人併命毒藥我上訴於天帝許報汝克今以黃籙善功太上降救我已生天受諸福報與汝永解冤結留一玉合于可收之覺後於寢室中得玉合于一枚承嗣捨於鄂州開元觀大修道門功德塑像其理觀宇以報道恩夫

吳韜修黃籙齋却兵驗

吳韜者汴州開封人也家富為魏大將軍領兵三萬浙江入蜀至戎州值蜀將關羽總師五萬拒之與韜水陸大戰韜素好道嘗持黃帝陰符經是日陣敗告天曰吾聞符陰符者

危急之日有陰靈助之喪敗如此願勝救護言訖有二白來謂韜曰汝自入峽縱意殺人幽魂皆怨致此亡敗韜曰危既如此何以克之二神人曰汝速為克理告天發願請修黃籙大齋拔贖亡者如此當克失利韜如其言即為發願關羽亦已收軍韜收合敗卒直至夷陵屯寨乃修黃籙道場三日二神人復見謂之曰克理並已託生諸方汝亦沾此餘福神兵審衛必得大勝慎勿殺人夫天地生萬物一草一葉尚欲其生長成遂況人命至重上應星辰豈可非理致殺恣飲冒標也古今名將不及三世者為其心計陰謀殺人利己雖立功為國亦須道在其間善分逆順不枉物命使功過顯明即必征伐有功神明祐助令蜀不久坐見敗亡矣旬月關羽兵至攻夷陵交兵之次風雷震擊大雨忽至羽兵潰散關門納降得蜀兵三千擒其裨將關羽領兵却還自詔蜀亦削羽矣

公孫瓚修黃籙齋懺悔宿冤驗

公孫瓚者雍州高陵人也武德二年為華州

司馬年四十餘飲酒肉荒淫財色常令家童漁釣弋獵恣殺物命甘其口腹忽夢千餘人持刀劍弓矢入其家擒瓚殺之瓚汗驚懼因成瘡痂遍身有瘡皆有口及舌日夜楚痛求死不得瓚表兄華陰令賈宣古見其所疾驚曰未嘗見有此瘡當是殺生太多宿業所致然也華山道士姚得一多記神方可使人一往求問也瓚俸教令其長子到華山具述所疾深泣求救得一曰此疾是殺生害命衆克所為可修黃籙大齋懺悔宿冤疾翼可愈當爾其子以此告瓚便於所居修黃籙道場七日至第五日瓚夢青童二人引至一處門闕宏麗有如府署良久天上有黃光如日直照地司其門大開即見魚龍鳥獸踏羊牛馬奇形異狀者千百頭從門中出來此黃光旋化為人飛空而去遠遊化童青童曰此是汝之所殺克理今天存既下秉功德力託生為人汝罪已除瘡痂亦愈旬日之間瓚乃平復遂入華山禮謝姚師看覽雲泉隱慕幽境直至日晚得一曰山中無食可以延爾長者

若住宿官必恐僕從飢餓此有徑路可以還家取一春仙經擲之展於崖上化為一橋二青龍負之故五色光其明如畫送續與僕從此而去續更到家明日差人入山致謝已失得一所在續家傳遺居於華陽山焉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一

雲工

道教寶驗記

胡尊師修清養驗

胡尊師名宗自稱曰權師居梓州紫極宮嘗沿江入峡道中遇神人授其仙之道傳博該藝文而多能齊熊之事未嘗不冥心瞻慮以祈感通持之連師皆賢相重德莫不盡皆時英碩才知周相國李義山畢加敬致禮其志亦泊如也洎解化東蜀顯跡浩茂方如其地蟬之蛻得道延承爾持益寡開閉自王法連受清養之訣俗以農鑿所務命感斯教必相率而營焉至有白來之夫編履之侶往往冒科禁而風事者固以為常矣有郡人劉松慕師之道德請於別地以致齋焉師謂之曰夫講傳信命備友者當須正席拂足登連况窮奉教以成禮嚴信以致事或懼其詞讓責其不勤況感降天真精求福祐豈可沈然而買罪乎俗之怠惰有日來矣予可訓焉子果必精必虔乃可為爾在承命誓泉深已率先

而根香花備壇師然復往猶丁寧戒誨既昇壇展禮思神之際有黑雲垂起旋頡入座披其二柱飄其竹席投其籙蓋於十步之外而後卒事而融風熙熙祥象盈野師詰所投之物其二柱雷聞於家園之上竹席籙蓋於產婦之室籙蓋垂於蛛絲之家其不投者皆物之潔矣師曰器用不潔神明惡之況爾之心乎心苟有疵行苟有玷雖百宰陳千屠凡都矣千庭通足以濟神明延大禍爾人之修心必使平言行相脗內外坦然明不媿於人豈不懸於鬼神可知爾反於是者豈言行之足徵哉士君子里巷之人聞師之言各聳聽焉善矣

崔玄亮修黃籙齋驗

崔玄亮素業道學登龍射鶴金印銀車踐鶯鷺之庭列珪組之貴奉玄越道之志未嘗息也實曆初除湖州刺史二年己巳於紫極宮修黃籙道場有鶴三百六十五隻翔集壇所紫雲連物祥風塵徐興之俱自西北而至其一隻來頂皎白光復玄翻者棲於虛皇

董上自辰及酉而去杭州刺史白居易聞其風而悅之作具興鶴讀曰

有鳥有鳥 從西北來 丹頂火尾 白翎雲間

運水一去 歸山不回 噫其異耶 孰為來哉

實曆之初 三元四齋 當白晝下 與紫雲借

三百六十 拂壇徘徊 上昭玄殿 下屬仙才

誰其尸之 太守姓崔

崔公常持黃庭度人道德諸經未嘗曠矣其後以感通之主彌加萬勵去世之時入靖室

諱黃庭無疾而化時葬棺輕若空衣焉

武昌人鱘水驗

武昌人富居蜀之青城其邑每歲修竹茅之

堰以隄川防水賦稅之戶輸供其役武昌是

歲籍在修堰之內邑吏第名分地以授之自

冬始功訖歲而畢所受之地當泗水之充新

有礙往基址不立雖運石以塞之負土以實

之一夕之後已復深矣主吏疑其龍神所為

也求陀羅尼幢三四人投於其中侵陷彌甚

重動夕勞不離其所儲家有鱘而獨未定其

址頗以為憂乃備禱醮之禮撰詞以告焉其

大音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先人依神以

安寧神依人而變化芻蕘之田時既廣租賦是

資所修堤堰二百餘里或少有息廢則壅澗

為災歲苟不登則饑寒總至人或失所神何

修焉况復漂陷為憂論者是懼有一於此則

乘風不供椒漿莫給春祈秋報何所望於疲

民哉當使封貯克完浸淫息慮地租天賦无

曠於德常東作西成克彰於幽贊矣如是濯

其器用置其禮物掃地而祭焉是夕參衆人

紛紜擁齋荷囊雜擊擗孩若遷於他所明日

投石以實之水乃退洄遠成其堰八月之後

方復推陷濟為泗潭焉

徐書為父借黃庭齋驗

所鍾爾道門所謂宿業非是疾者前生之業

乃先人之罪殃彼復有也若家先世當有酷

於刑法暴於捶楚為官不恤牢獄不矜囚徒

意生法外殘毒害物遂使子孫受其報爾書

注然波淨曰實然先父為官當則天之朝世

亂獲勝誅錮李氏諸王屠宰宗室朝廷德望

必設法以陷之殘刑以毒之誅勳考掠不勝

其毒者陷於穽牢死於繫械故不可勝紀如

武懿宗來俊臣周利貞李義府之徒惡淫陸

異回天轉日天下畏之以神怒慈惠者為憐

夫以強復忍酷者為能克仁憫道是貞正事

墮勢使然也先父雖位卑威薄時稱能官累

案大獄宰無枉抑今日之報信而有徵將祛

此罪雖此冤案何道士曰故先世之方官借

靈寶解厄齋教存歿之苦當得黃庭齋勿怯

金寶一避天付竭財向善孜孜不倦可以謝

其罪爾者還家大修黃庭道場三日第二日

夜時方齋醮中夜聞門外車馬人物之聲甚

眾出門視之則白光如晝天兵千餘人官吏

數百羅列門外者有所使良久氣息暫物互

北而來中有三人柳錄被縛鬼神數十人傾之列於官吏之前一人即者父室之也俄而黃赤光一暈自西北來照地上草木屋宇人物之形皆若金色異香盈室光中神仙一人青童十餘人二力士執節前引其一一人武弁朱衣執金軍去地三丈許眾官拜迎神仙俯揖武弁者稱太上之勅讀金札曰徐言之儉法害人宜加考請以其子精修黃籙功簡上去宜赦宥同惡延遲遂為原除於是神仙復去官吏皆隱即見其父素麻屨未謂者曰吾不知罪福但恐宵禱法外害人又被究訪考責已十八年同官屬吏皆均其罪猶有十二年殃者報託方履急道痛苦之狀不可具言賴法歸向法門精修此福太上降赦前罪併除寬宥之人先已解脫延累之罪自此亦銷香得生天去矣勤於香火以報達恩乃飛空而去者之三子旬月之間殘病者完復肉項亦銷更得黃籙數十壇廣為存設仍令小子於山觀入道未來者煖者終身高閣不窺棘刺常持誦真經時亦錄氣絕壯

張仰妻陸錢納天曹庫驗

成都張仰妻死三年忽還家下語曰聖駕在蜀之時西川進軍在興平定國案以討黃巢其時鄰家馮老父子二人差赴軍前去時留寄物直三十千在某處馮父子毀陣不回物已尋破用却近怒於冥中論理甚被追魂魄對會經今六年近奉天曹斷下云自是毀陣不歸非關巨索故用今陸錢三十貫即得解免緣臘月二十五日已後百司交管又須停住經年其銀項是二十五日已前就玉局化北帝天曹庫子送納一張港作一貫其餘庫子門司本茶一一別送與人問元其光化三年臘月二十三日就北帝院奏前件錢託是夕妻夢中告謝而去又成都縣押司錄事姓馮死十餘年其煙為冥司誤連到縣馮怒所迫吏救其姓自縣後門倉院路而還見路兩畔有舍六十餘間云是天曹庫收貯玉局化所奉錢

蘇州鹽鐵院招商官符神呪道場驗

蘇州鹽鐵院招商官姓王其家巨富貨殖豐

積而疾苦沉痾逾年不痊齊供像設至醫符呪磨不同語莫能錫除王至觀道士陳道明專勤清齋拜章累有微驗而招商素不崇道聞之茂如也改理所疾費財萬計矣日以羸疾候時而已其親友勸勉俾請陳道明章

然祈禳不獲已而召焉道明為於其家符神呪道場疾方綿焉不俾且夕促以焚壇當茶壇之際疾士冥然容春親文相顧失色茶壇既畢道明持劍水指房內外噴水除穢疾士曰請專師就此噴水可否道明就卧內責之忽然起坐撞首頂禮曰深謝神功我疾有瘳矣乃求來命机隱坐而喜曰一生錯用心不知有大道今日方祈天兵之力也徐與親友妻子言曰我初困頓絕甚謂今夕死矣專師開道場之時靜不醒悟但聞空中有言大帝下降傾天兵討逆如是即黃光如日照均速近即見千乘萬騎天兵神騎圍繞此宅惡物邪怪並已擒縛去矣方見大帝太一乘七寶車對行前引侍衛儀仗如人間帝王忽令召甚至太一前令神以水噴面清涼徹心無復

痛楚但氣稍蘇蘇即云元始下降乃見大帝  
 太一對望迴拜降伏倍於前曾倍多矣元始  
 天尊者先一道下照著身令則氣力亦似勝  
 任矣速備盥洗自要臨拜壇前親友而恐其  
 未任勸俟來日懇要盟激更求扶杖而立良  
 久捨杖而行便於拜跪數四家人扶策揮手  
 柝之因坐觀法事素若無疾飲食氣力遠是  
 如常自是三日祈壇炷香虔對略無警覺乃  
 獨修劉玉芝觀講堂大殿三門遠廡齋廚還  
 院前及官河開街廣四十餘步土木之用像  
 設之製製林祀器五服玩庖厨凡計錢數百萬  
 二年之內單周備焉自茲氣爽神清智識明  
 敏乃乞解所職養道閑居

相國杜幽公發實錄卷免閣羅王驗

相國杜幽公發實錄卷免閣羅王驗  
 皆再領之年九十餘薨於刑渚是夕中使楊  
 魯同自五嶺使進止於傳舍一更之後風勢  
 可懼鼓噪擊柝若兵甲之聲人人股慄莫知  
 所以魯周騎騎所傳事亦成籛四衛之內師  
 旅充斥不進人行問其故皆曰迎閣羅王今

夜四更去又問王是何人曰此州大將官高  
 年長者既覺召驛史問之時公不念年月  
 矣官高年長首冠衆人疑其必有楚變是夕  
 四更果去世矣魯周詰此事於侍女問自是  
 京師亦有知者明年春女妓間有暴殛而蘇  
 傳公之命云我今居閣羅之任要作十壇黃  
 籙遣場以希退免今送錢二百萬圓暮各二  
 百事於開元觀古栢院詣沖真大師胡紫陽  
 嚴修齋法齋畢前傳命之姚復暴殛如初云  
 我已奉上帝之命為他國之王免冥官之任  
 矣官罪福之報信如影響不可不戒也凡修  
 黃籙遣場表奏上帝上帝降命無所不可

南康王韋華修黃籙遣場驗

南康王韋華修黃籙遣場驗  
 太尉中書令南康王韋華節制成都於萬里  
 栢隔江創置新南市發掘墳墓開拓通街水  
 之兩岸人逾萬戶閉門樓閣連屬宏麗為一  
 時之盛然每至昏暝則人多驚悸投磚擲石  
 鬼哭為咽其喪失墳壙平刻墟墓無所告訴  
 故俗謂之虛耗焉居既不安事亦不甚完某  
 韋公知之請道深置黃籙遣場藉伸懺謝主

第三日鬼哭之聲頓息居人亦安韋公夢神  
 人曰所營南市開發墳塚使幽鬼之類失其  
 所居喪其骸骨相與悲怨為分野之災類  
 黃籙之功為其遷徙上帝勅窮魂三萬餘軍  
 皆乘此福託生諸方居人自此安矣勿復為  
 憂也公深異之自製黃籙立於真符觀

李約妻黃籙遣場驗

李約妻黃籙遣場驗  
 李約者咸通十二年為諸衛小將軍妻王氏  
 死已逾年忽一日還家約勤大小幹當寒事  
 言語歷歷一如平生初一家甚驚及旬月後  
 亦已為常矣約罷官二年力甚困闕頗入中  
 書見宰相求官未有成命妻忽謂約曰人間  
 命官須得天符先下然後受官近見陰司文  
 字五月二十五日方得符下必受黃州刺史  
 可用二十三日更入中書投狀也約如其言  
 二十三日入中書求官時相侍中路嚴住甚  
 強正早聞其妻還魂之事又聞二十五日必  
 除刺史適會其日路公知即因會話之際已  
 與諸廳有約云李約祇妻之言固不可聽事  
 已斷意不與除官矣至二十五日路公知即

黃州刺史有關路遠致多時未欲就擬忽下  
筆與黃州刺史亦總不知勅下之復方復  
醒悟乃歎曰此天道也豈人力可爭乎約持  
赴任妻亦隨之發日及上旬日皆其妻所擇  
到任旬月妻獨約曰我人間世限盡與若生

死之決所以未去者為天司與一主持慶日  
限未即赴任又以平生過咎未得原免不居  
官之際可為作少功德也約問要何功德妻  
曰請修黃蘇道場三日約素不好道意甚疑  
之問何故須修黃蘇道場曰天上一地下一切

神明無處無顯無小無大皆屬道法所制如  
人間萬國連東帝王爾靈蘇齋者亦存亡  
消解寬結懺謝罪犯召命神明無所不可上  
告天以拜求陳詞如世間求泰帝王即降明  
勅上天有命萬神奉行天符下時先有黃光

如日出之象照地獄中一切香燭俱得停歇  
救濟扶賄功德極速故須修黃蘇道場為急  
矣約問曰佛家功德甚有福利何得不言妻  
曰佛門功德不從上帝所命不得天符指揮  
只似世間人情請說囑致而已神鬼無所違

稟得力極速雖云來世他生亦恐難得其劫  
約聞之乃備法物置黃蘇道場三日三夜其  
兒女復為母氏於紫極官則得一壇亦三日  
三夜當時妻於壇前設位奉香觀聽法事既  
畢謂約曰此官二十九箇月即當除管稅金

吾小將軍但動心奉公濟世貧弱矜憫孤獨  
踈薄財貨重人住命案矜刑獄崇奉大道清  
靜身心勿食珍鮮勿衣華美即為上矣勿以  
久貧而貪財罪人生各有定分勉之思之此  
去檢一職任足以自安無以辱屬為念也長

子後宰昌明亦在道鄉中子一財不足學願  
小子當今人道以來者九十年之內四海多  
事善自保焉言訖不復影響約更焚香虔請  
竟無言矣後三子及約官任皆如其所言

盧責修黃蘇道場驗

盧責者邠州三水人也晉永和二年為道州  
司法參軍性強暴凡雜語刑獄輒嘗抽楚人  
不勝酷死者甚眾忽一日廳前地裂有二鬼  
昇一大鏡置於庭中發火煎之水已沸清數  
人上廳搶寶投入鏡中煎煮痛叫喚手日

餘乃擊出於地上諸鬼乃去醒後渾身猶如  
火色官吏共見如此半年每日受苦無方狀  
拔羅浮山道士孟和微因遊州境貴延請到  
家告以斯言知微曰此乃枉害良善現告於  
天乃受斯報身修黃蘇道場得天符放赦寬

魂生天此罪方免遂請道士修黃蘇道場三  
日禮謝至第三日夢三十餘人有鬼吏引之  
謂責曰國之刑律自有常科訊獄詳刑案矜  
而勿喜賞宜從重所以示恩也罰宜從輕所  
以示仁也憂人之情惜人之命常兢兢而慎

之豈可肆汝心胃法外加罰若毒陸楚害及  
於人非罪而死者其魂告天幽冥不能制鬼  
神不能拒上帝有命許其寬宥所以收受其  
苦今黃蘇懺謝救彼冤魂既生天寬即解  
矣此三十餘人各執蓮花秉香氣從道場之

嶺山修道矣

嶺今言修比帝道場誅休懸驗  
樊今言者汴州人也茲在外縣日晚歸莊僕  
從行遠其馬驟疾不覺獨行三十里道傍

見一少女悲泣駐馬聞之睹其妖態遂回不  
去遂與此女同入道側數里之間到其居處  
屋宇宏麗侍從繁著如公卿之家矣是夕女  
之母約與今言為婚留連飲宴親有皆集不  
覺已三日矣懇欲還母亦不從者車將侍  
女數人使其女隨往在所欲嬉樂彌日移

時今言日以瘦削因而成疾未及林枕體弱  
氣衰唯無是務不接有友惡見於人時多  
志怒心神恍惚偶自臥還家數里下馬頓預  
總息於店中遇一道士自言是終南圭奉社  
大明熟醉今言謂之曰子之邪氣貫心疾疾

已作百辟奔散五臟虛勞若不救理死亡無  
日矣吾之山童善於雜術子可還還與此童  
償往可密室之中作此帝道場今夕當有其  
効勿為驚也如此即性命可全形骸可保矣

今言異其說奉其教素亦時疑復與此童還  
在市中掃道客室備香火善凡其婦望而怒之  
曰信邪妄之言行非正之事禍由自投非我  
本所知也伯晚有十餘人將鷹犬大獵之具  
從室中而下徑入室內殺其婦及女僕凡七

八人既死皆化為林矣今言驚懼投密室中  
不見童子但留朱字一行曰太上命北帝厲  
大軍誅與今言家害人孤魁之鬼如符命自  
此今言所疾日瘳心力日益神氣充溢年八  
十猶如少童則天時為東臺御史

解子甫為解竟修黃道場

解子甫者鄧州南陽人也屬隋朝末亂年三  
十七時勇多計謀在戶一百餘人初即自衛  
鄉里奉乃攻劫近討汝鄧荆襄之間大為劫  
奪殺害戶口侵掠行人至此德初南陽縣雙  
手痛瘡如被燒者三日一聞夜狀莫嘗焉甚

子醫了不能救捨數百千錢作功德徒亦無  
所應乃入京尋醫至藍田與道士同店止宿  
因話所疾道士曰此竟換殺人業報使然也  
急詣官觀修黃道場可以濟拔耳遂置家  
置黃道場三日三夜手不復痛平復如常

有十餘人或來或嘗或實或虛去禮百餘步  
於東北隅剪髮而現使人致謝於南甫往見  
之欣然款語曰君昔以無辜殺我實抱沉冤  
上訴於天乞報其酷皇天降命得以相憐君

忽復神仙示以玉道修宮經聖典開黃道  
場奏承九天垂恩大宥非止我等之身君之  
九祖亦同得生天矣齊功重大聖力顯明所  
有寬對自此永解十華真人奉太上命下校  
善功但當修福勿復念惡也爾捨錢三千餘  
貫廣修宮觀補葺葺像施及貧病救厄濟危

實德玄為天符軍追承秦堂免驗

於鄧州修觀立碑具紀靈驗之事  
郡水使者實德玄貞觀中奉詔於淮浙名山  
檢括真經於汴河上逢一使者脚痛途幸甚  
為艱難欲託船復謂從者曰事速道行使脚

疾愈甚中程有限又難駐留欲寄船後聊歇  
三五十里不知可否從者白於德玄德玄亦  
以體中疲見深有所憫之心因令船復安泊  
日給茶飯且過淮口將息已較歇辭德玄出

船方問其行止曰甚大山使使者非世間人也  
奉天符往揚州追實德玄耳聞之極驚詰天  
符一看知人間符牒不敢問之因問曰甚郡  
水使者實德玄也既是事速何須待到揚州  
耶使者曰王不識其人但據文字行耳所到

之處下天符之後當處土地同共進收來到之開固不合委洩於天機也既若是都木與陣中事同數目存解之思理須奉報款免此難可但詣揚州王遠知仙伯拜章求請去即未下天符待上章了必有勅命爾此外不可樣之也德宮至揚州主客參迎護軍使詣王仙伯具述怪命之惡懇乞拜章仙伯曰甚速速自修不替章表既有冥數之惡故不奉為也乃與自寫章拜之是夕使者復來白章已達奏太上有利更延三十年位為左相其復年壽官秩皆如其言矣

### 馬敬宣為妻修黃籙道場驗

馬敬宣者懷州武陟人也開元六年春授司農寺丞移家入京妻亡有二男一女亦皆幼小後妻姓謝前室兒女多被押控衣食不足鞭撻異常敬宣皆不得知因夜作煎餅前室女方七歲飢甚茹而食之謝氏俄敬宣不在以熱大筋刺其手掌不經旬日女乃致死數日謝亦無疾而卒心上微腫三日却治敬宣問其所見之事曰汝前妻訴我為大筋之事

冥司罰我生受爛足之報今乃雙足痛苦不可堪思敬宣遠者之足已爛矣腫血淋漓痛楚極甚敬宣初不知大筋刺女子之事及是聞之甚加痛恨謝之所病三年求死不得醫藥獨善廣作功德亦無濟益敬宣於永穆觀燒香女冠杜子霞頗有高行因此事問之子霞曰解冤釋結除宿報之災惟黃籙道場可以徹放冤魂生天疾病自損過此不知也遂於景龍觀修黃籙齋七日七夜謝夢前妻及亡女曰以功德故捨汝大寬天符下臨不得久住今則受福於天堂去矣足疾速愈敬宣夫婦常修齋戒歸心妙門矣

### 秦萬受牛尺欺人罪併黃籙齋驗

秦萬者廣州羅縣人也家富閑未起經年之肆常用長尺大千以買短尺小千以賣雖良友勸之終不改悔元和四年五月身死冥司考責了鴉為大蛇身長丈餘無日在山林中被諸小蟲日夜噬食疼痛苦楚無休歌時記夢與其子具說此苦云按明日於南山二十里林間看我與少水與廣遠功德其子夢覺

語之一家悲數坐以待旦及明徑至城南林中果見大蛇無日被衆蟲食鱗甲血淚異常醒後一家見之號泣以水於盆飲之飲水飲喜果身竭屈若有所告其子廣求收獲歷問於人紫極宮道士霍太清曰可併黃籙道場三日懺悔必可清拔其子即於宮中併齋三日三夜至第二日見一大蛇在道場中香案之下與林中蛇大小無異忽復不見是夜妻夢見萬著白衣坐紫雲中謂其妻曰深愧併此道場已蒙天符釋放爾罪併盡今使生天上更可捨三千貫錢大符道門功德以救貧病自此子孫不得輕釋小千短尺狡度欺於平人受無惡報毒之報此事顯然如影隨形爾非黃籙大齋懺拔上達天宮太上有勅天符赦汝此罪萬劫不可卒除吾有金葉割瓜刀子留以為驗夢覺果得此刀乃是棺中隨驗之物信知生天非誣齊早却往林中不復見大蛇矣乃施刀子入紫極宮大符宮守立碑標載其事

### 杜鵬舉父母得南斗延生靈驗



京兆杜鵬舉相國鴻漸之兄也其父年長無子歷禱神祇乃生鵬舉二三歲間終年多疾十歲猶延方怯懦父母嘗以為憂太白山道士過其家說陰陽休咎之事因以鵬舉甲子問之道士曰此子年壽不過十八歲父母大驚曰年長無子唯此一兒將以紹續祭祀如其不永杜氏之鬼神將有若教之餘乎相辭濃涕請其保護之法道士曰我有司命延生之術但勤而行之三年之外不獨保此一兒更當有異門族居大位者父母拜而請之曰

授以醮雨斗延生之訣使五月五日依法祈禱然後每日所食別設一分若待賓客雖常饌亦可設之如是一年當有嘉應父老鵬舉無聞致醮之夕有物如流星墜屋中一年之外忽有音來史二人過德其門留連與語史曰主人每日常饌亦設位致響何所求也具以前事白之史曰司命知君竭誠明年復當有一子此之二子皆得看壽其名有一違者鳥向下懸鍾者當居重任必為相國所食目此無煩致享明年果有此子兄弟俱充盛無

疾自是兄名鵬舉終安州都督弟名鴻漸為國相四川節度使並壽逾九十終身無疾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一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二 李三

道教靈驗記

衢州東華觀監齋醮常住驗

衢州東華觀物產殷贖財用豐美主持綱領多患隱欺有監齋一人其過尤重不知禍福不信神明或聞罪福報應謂之虛記嘗曰道士用常住物如子孫用父母物耳何罪之有以此故教誨所不及矣辯於飾非給於應對人有交通者率引之以為語端如俗中之說徐六侯白耳既死數年一旦遺侶三五人觀步園林遊春肆日坐石藉草之際觀中牛十餘頭飲飽於生倒一人偶日牛監齋常能辨斥罪善不信報對量其積過莫在群牛中否爽方言笑一牛直踏衆前驅之不去試以牛監齋呼之跪而兩淚垂呼名必隨應為道信然之為拜章修齋謝過遂設二日夜高步致謝言宿過已赦程神性生莫三夕而牛斃

婺州開元觀葉判史復常任驗

婺州開元却竹小坡形勢高與元置之地四

西通街其後居人所侵基地漸次大殺之後便通居人私舍亦有州司勢妻占地造宅道士明知其事未嘗救言主觀道士夢天上官吏三五十人自空而下集於殿前即喚此道士問觀地疆界答云未復生晚長自主觀來紙據見在而已據老人所言此觀元置為容四面通街以防水火今去街極遠盡隔人家官人照頭曰實然又見一人云是地司所說亦同有朱水吏一人進曰此事不煩親指記但處分判史渥暉即特急見令人往傳處分言託昇空而去明日刺史忽入觀行脚登尊殿上顧空問道流此觀形勢布置不合隘窄如此何得倒這便有尸人居住道流迤邐未敢相對溫郎中曰固應難說即令懸榜發遣居人四面以官街為界併還常住所侵

杭州餘稅上清觀道流隱欺常住駐驗杭州餘稅上清觀田私改環常任豐實主持道流每歲魁隱欺以私於已雖教門鈴轄官中舉明必廣實金帛以請託於局吏賄貨既行多覆蔽其罪掩蔽其惡由是州文史縣曹相知同員積弊又失殿中程政者燈燭絕邊客經過略無投足之所有敢者為之寒心愆惡者有為之扼腕固有日矣會昌中人家併產兒女五六輩皆形骸不具瘡痍皆受教或有白華師自金華山至駐留旬日住持道流曰詰其事華師促令召之親至恐然曰汝何得作此重業犯負大道致茲耆耆邪謂觀中諸道流曰此奴婢輩皆是此觀前輩道流隱欺常住恣為罪業不唯祇受此報方欲更覆諸苦未有解免之期即次第呼其昔日姓名一問之數輩亦以晚悟免身之罪嗚呼嗚咽聞兒於地華師令其家各備香油為之焚香懺謝求乞赦宥常住亦為辦齋食供養如是三日華師冥心靜定經宿方起曰太上有明科常住法物供養三寶傳於無窮之世固不

可輒有隱盜侵欺之者罪及七世生受荼毒死履諸苦或為賤人富額以償昔債雖三元八節天地律教此罪不在可赦之例吾以慈物之故適為昌榮上十天府此輩已得止此一報即生身得於善處矣三旬之後相次有應此後主持者當明為鑿成勿履此轍也月餘瘡醫醫者相頤而死惟覺者足稍能履十餘年後平復如常白華師言此奴罪名稍輕即當赦免此奴免之日諸輩皆釋其西半已果如其言以此奴平復能行為其中赦宥之明爾

李賞研龍州牛心山古觀松栢驗  
龍州牛心山古觀即大唐通祖祖西李龍邊梁武陵王蕭紀理益州使遷羅城於此所居既凌昇於山側鄉里立祠號李古人廟武德中改為觀其後武氏篡國欲革命勒鑿斷山脈其崗斷處水色變赤其腫如血天寶末明皇幸蜀駕入劍門有老人麻壇迎駕奏曰龍州牛心山園之祖墓因李古人名遂為州名古老相傳皆有靈應陛下今日榮慶之禍

乃則天稱聖所致請御水一壺藏於山脈斷處修葺舊山必有聲如此則免復兩京回鑿臺有日矣明皇異其言即命內使齎御水國信祭山修葺刺史應避准詔以近山四鄉百姓故明于租稅仍功修墳遷使如舊山果有聲如牛

明年諫諍山復宮闕至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詔曰江油舊墟境帶靈山自狩已畢屢昭感應春莊郡邑含有增崇可并龍州為都督府賜號應靈郡長慶四年中使張士謙王元賓判史府選銳修之寶曆元年三月內使閻文清又奏請祈禱倍守朝宗于李特立復以前事上奏請修觀及廟夏金蘇道場乃搜特立龍州錄事參軍與內使高品王考忠就山修飾委東川節度使楊師立還高法道士袁道常等開黃蘗道場懸山祈福山亦有牛响之聲明年諫黃巢復京邑靈應復 初中和三年詔并江油為望縣其復東川修造特李實實過山觀見貞松古柏皆可材用因修五廟著蜀國其功不奉使司指揮程往望林採伐山臨江游使於運載所祈材

水捷運未半日夜常有神人詣責之責歷歷聞所語之聲莫如報謝之路既而以賦賄發露為衆所怒今相國鄂郡公新之於都市

蜀州新津縣平蓋化被盜毀伐驗

李通得道之所且像存焉化有五八長一丈見則天下太平殿左有五丈泉水深三四尺飲之愈疾化之上當山之平有樹木樹徑六七尺居人常聞其下有若楚號呼之聲莫知所以大順元年丁未山下居人何六者性本凶悍不懼罪禍因值于化化中無道流積止乃毀折屋宇採伐林木為薪薪以貨之因有日矣一旦諸山前增舍中夾水漿以救其渴之僧素與相識聞其聲晨切出門呼之見其仰面及于如被縛縛喉口喘急流涕於口問其所復答曰我為毀平蓋化屋宇祈伐樹木今有黃水使者追捉擊斃將性得木樹下地獄中考問去渴之說甚乞少水相救耳以水與之良久但去死於樹木之下鄉里共所知焉又有人取水來側古跡摩挲二五女以為

奇說傳於人間既無五女之像泉呼小舍亦被人毀折近化居人見擒取置五女人生魂入化中其人遂風瘋焉

嘉州開元觀門扉為火燒驗

嘉州開元觀在層崗之上下眺城邑俯野江山二水紫雲臺基環抱頗為郡中之勝舊有高閣臨崖崇樓切漢制度宏巧遠近稱之火噴華修樓已摧壞官收其材用之餘者為馬廐為有古制門扉堅朽不盡亦置於木樓之旁既而夜有光炯然可鑿以其為怪乘而不用及遷於紫極宮宮元殿內有小赤蛇蟠殿門楹之上累日不去雖眾人聚觀以物驅斥宛然猶在淨身之外不知所之爾

成都景雲觀三將軍堂柱礎驗

成都景雲觀舊在新北市內節度使崔公安置新市遷於大西門之北觀有三將軍堂此頗靈應觀殿撤之後唯柱礎一枚穿榻不得置手足於其上熱愈於火迫逐處心側近居人有化觸者立有祥應至今猶存

成都卜肆支機石驗

成都卜肆支機石即海客攜來自天河所得  
織女令問嚴君子者也若平卜肆即今成都  
小西門之北福感寺南嚴真觀是也有嚴君  
通仙井園徑謂之最仙井及支機石存焉大  
尉敬煌公好奇尚異多得古物命工人所取  
支機一片欲為器用以表奇異工人鐫刻之  
際忽若風警墜於石側如此者三公知其靈  
物不復敢取至今所刻之迹在焉復令人穿  
掘其下則風雷震驚咫尺昏暈遂不敢犯

成都玉局化洞門石室驗

成都玉局化洞門石室昔老君降現之時玉  
座局脚從地而湧老君并座傳道既去之後  
座隱地中陷而成穴遂為深洞與青城第五  
洞天相連天師以為玉局上應鬼神不宜開  
穴通氣將不利分野乃刻石以閉之因局石  
室高六七尺廣一步中鏤玄元之像焉即度  
仗史文章化兼噴蘭元中編修觀宇崇顯靈  
迹欲開洞門使人究其深淺發石室之際情  
景雷震大風拔木因不敢犯

漢州金堂縣三元觀轍迹驗

漢州金堂縣大廳前有雙轍迹與三元觀殿  
前相連入昌利江際而絕無窪陷之狀與平  
地一般但隱隱然土色稍異實跡之異跡似  
黑夜跡之異色似白月中看之亦帶黑色屈  
曲行勢遠近相合兩轍即先乾雲即先消此  
最為異跡歷歲年雖斷斷跡其迹常在頃  
因離亂主兵者斬人於其廳前微許其迹所  
行之處微不相續爾青城山天倉峯側地中  
亦有此迹陷地四五寸闊一尺雖年歲更移  
其迹依舊得雲仙都山溫州仙巖山皆有轍  
迹或轍石上或在平地與此轍迹靈應無異  
矣

玉局化九海神龍驗

玉局化九海神龍會稽山處士孫立直也乾  
符庚子年九月庚辰辰時下筆已時已畢端  
擊跪縮者七十三尺壁廣一丈八尺許噴雲  
鼓波頗為奇狀然國公劉景宜因夢神龍降  
於玉局遂畫其像額川王陳公敬瑄濟并於  
其前遠近居人皆有禱祈者半言有應一旦  
川境亢旱有一捷步者持酒酌於龍前并欄

之上慢罵曰天旱如此用汝何為以大石擊  
靈龍之脚其後而在既還來足疾惡甚痛不  
可忍使人焚香告謝竟不能解於是數日而

青城絕頂上清宮天池驗以特水

青城絕頂上清宮有天池為距宮之下東南  
十步深三尺廣亦如之水常深尺許滯雨不  
加積旱不減每春遊山致齋者多則一二百  
人少或三五十人飲用其水亦無涸竭夏  
露靈無人汲水水亦不亦或人所行輒止致  
竭焉頃因遊禮有府中健步一人隨余登山  
令以瓶汲水誤投足於其間頃刻即涸數月  
經雨竟亦無水余宿於上清宮焚香祈謝一  
夕復舊矣昔黃帝命竇若為五嶽又人敬神  
一月再朝虛中灑水以代刻漏陽時則嘖然  
而下陰時即無晝夜凡六時灑水故號六時  
水為其所出處在天倉巨巖之前崇玄觀之  
南三時壇側其下有明皇御容碑水所落處  
側石為六角池闊三四尺以貯之為上無泉  
源亦無流注應時懸降勢若暴雨人或炷香

執鐘祝而引之自來自西隨香而灑可移數步之內訖符已亥年觀未與修水常如舊思有飛赴寺僧竊據明皇真碑會中擬使占靈境創為佛院其水遂絕半歲餘僧為飛石所驚蛇虺所擾奔出山外縣令崔正規執照入山開鄉間所說艾羅其下焚香以請水乃復降至今不絕

葛噴化丁東水驗

葛噴化岡回巖密左右嵌穴地靈境旁遊絕諸山故有二十四峯八十一洞為觀下有砥泉源在谷底沒之井便此宮之西過崖巖十五季巨石之下有丁東水出於崖腹滴入窟石竅中積而不加久旱不竭人或汚之立致枯涸中和年刺史安金山准詔授龍郡縣奉從者三百餘人忽有汚觸其水者頃刻乃竭安公與道流頗為善懼夜至泉所拜手焚香叩析良久消消而滿雖從時之衆食之充足每年三月三日簪市之風輿逾萬人宿止山內飲食之外水常有餘

金堂縣昌利化玄元觀九井驗

金堂縣昌利化玄元觀南院玄元殿前有九井為平陸之上境深一尺或方或圓大者五六尺小者三尺相去各數步泉脉相通而水色皆異其味皆香蓋醴泉之屬也無水早增減之變常溢岸不溢蜀王討東川之早岐隴之師赴投乘鏡漂入來屆金堂江側江水泛濫雷兩異常遂不免濟師驚而遁時以盛暑探騎十餘人入昌利化見井而喜繫馬解水將赴泉以浴忽大井中有馬絆蛇騰湧而出首如白虎大若車軸嗔氣噴毒勢欲噬人騎卒見之奔避而去又每歲三月三日露市之辰遠近之人析乞嗣息必於井中探得石者為男先碑為女古今之所勿驗焉

仙都山陰君洞驗

仙都山陰君洞欲昇天謂門人劉玄遠曰此山孤峙勢若龍蟠其首東向必當吐雲送我言托有五色雲從地湧出乘雲昇天出雲之處呀成洞穴水早析構立有感道大曆九年七月十五日邑人宇文萬年女人阿什等一十五人以元節之辰奉香花於洞門禮拜思

見洞中波濤湧溢出一金手一玉子其大如扇良久乃隱水波亦不復見長慶元年江陵人傅幽聞洞中雷吼之聲咸適初道士王芳芝聞洞中聲如群鳥飛異香紛郁偏於山頂鄉人常占於威鶴翔必致於年豐鷹鳴必致於歲歉不棲凡鳥每有二鳥廣明辛丑歲劉吏陳休修置道場有祥雲天樂之感曾靈法於叢林龍拓窠夷中和甲辰年賜紫大德會用言唯詔齋醮有卿雲瑞雲之祥時旣畢黃練道場未撤門暴有神人見曰靈山齋醮必命神祇主張多即近廟之神差衛壇靖齋功既畢門暴水結基不致報還本廟道泉聞其言睹其異遂拆門暴其神是形媿謝而去茲山靈應今古昭彰傳於眾多非可備述

嘉州東觀尹真人石函驗

嘉州東十餘里有東觀在群山中石壁四擁殿有石函長三尺其上鑿鳥獸花卉文理纖妙鄰於寇工城隍固泯然無毫壞之隙相傳云是尹善真人石函也真人昇天之時以石函付門弟子約之曰此函中有符籙慎不

可開犯之必有大禍耶人遠近咸所敬之大  
曆中清河崔公為太守惟剛果自持聞有異  
人石函笑謂官屬曰牛坦平之詐見矣即詣  
觀辟函使破其鎖道士曰曰異人有遺教啓  
吾函者必有大禍幸君僕無犯仙官之約崔  
怒曰尹喜死且千年安得獨有函在促命破  
鎖而堅不可動即以巨索繫函身以數牛拽  
之鞭驅早日石函乃開但有符籙數十軸黃  
素為幅丹書其文炳然如新矣崔觀畢謂道  
士曰吾向者謂函中有奇寶故開而閱之今  
但符籙而已於是令緘錄如舊復既歸即是  
夜暴卒三日而蘇官吏將佐且訝且賀崔謂  
其衆曰吾甚大愚未嘗知神仙之事無何開  
函尹真人石函果有紫衣真人直入寢門曰  
我實吏也奉命召君君不可拒拒則禍益大  
矣始聞甚懼不覺隨主侍去出郡城五十餘  
里至一官署其冥官即故相呂公謹也謂吾  
曰子無何開尹真人石函乎今奉上帝命則  
君之禍若果如何哉即召吏案各名符吏曰  
崔公有官五任有壽十五年今奉上帝命削

五任官削十三年壽壽有二年在矣於是魂  
崔還生崔與呂公友魯泣告呂公曰君之罪  
固不可逃上帝之責固非三教所及矣適自  
已摺苦心受責知復何言然故人何以為教  
乎公曰折壽削官不可逃矣吾為足下致一

早假職使其極廉用削吾子之托耳崔拜謝  
即為吏所導還郡縣中見其身射于欄妻子  
環而哭之使者命崔詣縣其尸魂神愈然相  
令即蘇為問其家已三日矣奉郡以白廉使  
崔即治築蓋室之成都具以事告節制軍  
署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萬累二年而卒矣

九嶷山女仙會妙與石靈鐵日驗

九嶷山會妙與女仙傳道之所妙與居山修  
道自山門漸遠就高深峯巖之地每居作一  
麓林蹤跡皆在妙典初居山北無為觀中士  
何侯宅舜壇三二里後居第一麓林已在山  
上去舜壇五里其居所有宮鏡一面闊三尺  
次作第二麓林又直北上山三十里有石  
盆可廣三尺長四尺自有神水而不加澀早  
不滅耗飲之不竭又有鐵臼重二百五十斤

延唐縣令王翺令人強取藥曰行未及縣王  
翺家舉二十餘口兩三日中相次俱死舉曰  
今在潭州麓山寺中寺中有犯者輒病死者  
重驗

吳宗皇帝御製天寶護命妙經序

夫妙本難窮至善難可道而非常道無為  
而靡不為是以禮簡瑞尚而表數寶誠靈威  
策威演秘文標示明科形容造化所以宣揚  
博利仗助洪鈞為善教之鑒跡道合靈之耳  
目朕獲膺元命茂育群黎真廣真隆濟實庶  
品以天重護命經者

太清帝語金闕真符寶有前徵攝於別錄其  
或洗心誠誦結念持固可却癩癩邪毒和  
致壽頤氣固之立東山贊神明同夏禹之除  
杖不違懸懸愈凶災於六極無戰戰於百禱  
因撰寫以領行乃攝題而散列於期冀滄共  
樂生成云耳

太上天童靈驗錄

益州西門內石笋街百姓李萬壽者年五十  
餘某攝元年壬子歲三月中值亂城門盡閉

東邊聲為觀者二十餘口悉皆流洩萬壽一身窮碎其月城開之後遂往漢州投託親知行至新都縣覺目已獲單乃更前至玉皇黑無處止息遂見西山之下隔嶺似有人居茅齋四面圍林森聳萬壽且門扣扉良久一女子出半晚及并息見萬壽甚驚問曰君是何人因至此萬壽曰欲往漢州至此抵夜顯奇一宿帶不離阻女子曰君宜速去此不可住萬壽再三懇告乃曰妹夫奸非人也萬壽堅問其故乃曰妾夫即行病鬼王也嗟會主人莫知其數妾即新都縣監浚行內王萬回家女也偶然被攝至此無由歸得萬壽曰不至此山路險惡去亦死住亦死願得一處藏匿必可免難當為娘子通報本家令知在此女子良久欣然遂引萬壽入火窰中以物蒙之萬壽既喜又懼不敢鳴息但志心密誦太上天童護命經四更以來忽聞大風拔樹走石飛砂俄見鞍馬無數隊隊寬輿入於堂內須臾而風止俄又聞軒轅之聲喧嘩建於屋外夜未曉女子潛至窰間語萬壽曰我

王與解鬼驢失然王問妻云適來忽見它四面金剛力士遍滿空中紫雲之內白鶴仙童羅列前後音聲悉歸復還一老翁四目部領兵仗三十餘萬遂吾至天鐵圍山吾奔遂寬避直候兵散崎嶇至此今大困之豈是有術人至此否妻但答云此無人也君必有密術那為妾言之萬壽曰亦無所能適但至心密誦天童護命經耳女子曰君試誦之我願聞也萬壽遂密容聲誦經一遍女子稽首跪聽移時復默乃曰豈非此經靈驗否言訖復入室內忽寂然無物但有空房四面尊竟絕無影響但聞香風飄飄覺在土穴中仰見天色皎然遂奔至窰所驚告萬壽同奔香氣而出天色漸曉方知身在大古墓中相顧慄懼萬壽遂引女子至新都縣奉其本家父母乘族悉告問其事由遠近人民傳說驚歎以錢十萬莊一所贈萬壽即於嚴真觀入道其女子之父王萬回即於萬壽處傳受天童經於玉皇觀中入道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二